歷代碑誌叢書

第四册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

歷代碑誌叢書第四册目次

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一）　〔清〕王昶撰　清嘉慶十年經訓堂刊本 …… 一

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一）

〔清〕王昶撰

清嘉慶十年經訓堂刊本

宋歐趙以來爲金石之學者衆矣非獨字畫之工使人
臨摹把翫而不厭也跡其裒括包舉所不備凡經史
小學暨於山經地志叢書別集皆當參稽會萃竸其異
同而審其詳略自非輪材末學能與於此且其文亦多
瑰偉性麗人世所罕見前代選家所未備是以博學君
子咸貴重之歐趙所採止於五代後之蒼錄者取以爲
法爲然歐公上至五代僅及百年金石錄以劉跂作序
之歲數之亦百有五十年耳而宋末遼金迄今至歷五
百餘年之久其未可引歐趙之例斤斤以五代爲斷明
矣且宋遼金三史皆成於托克托之手卒以時日迫促

載者有所弗詳重者有所未備方藉碑碣文字正其是
非而可置而不錄與古金石之書具目錄疏年月加攷
證焉爾錄全文者惟洪氏隸釋隸續爲然而明都氏穆
近時吳氏玉搢等繼之然洪氏隸書之外篆與行楷屏
而不載都氏止六十八通吳氏止一百二十餘通愛博
者頗以爲憾焉余弱冠即有志於古學及壯游京師始
嗜金石朋好所藏無不可也蠻陬海澨庋可致無不索
也兩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巫柯而
北以至往來青徐充豫吳楚燕趙之境無不訪求也蓋
得之之難如此然方其從軍於西南徼也詘書篋於京
師往往爲人取去又游宦輒數千百里擔以行閒有失
者失則復蒐羅以補之其聚之難又如此而後自三
代至宋末遼金始有一千五百餘通之存夫舊物難聚
而易散也後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瑰偉怪麗
之文銷沈不見於世不足以備通儒之採擇而經史之
異同詳略無以參稽其得失豈細故故於是因吏牘之
暇盡取而甄錄之缺其漫漶殘剝不可辨識者其文間
見於他書則爲旁注以記其全泰漢三國六朝篆隸之
書多有古文別體摹其點畫加以訓釋自唐以後隸體
無足異者仍以楷書寫定凡額之題字陰之題名兩側

之題識皆詳載而不敢以遺碑制之長短寬博則取漢
建初慮虩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數使讀者一展
卷而宛見古物焉至題跋見於金石諸書及文集所載
則其繁複悉芟於編前賢所未及始援據故籍益以鄙
見各爲按語總成書一百六十卷名金石萃編嗚呼余
之爲此前後垂五十年矣海內博學多聞之彥相與摩
挲參訂者不下二十餘人咸以爲欲論金石取足於此
不煩他索也然天下之寶日出不窮其藏於嗜古博物
之家余固無由盡覩而叢祠破冢繼自今爲田父野老
所獲者又何限是在同志之士篤我續之已矣嘉慶十

金石萃編序

年仲秋青浦王昶書時年八十有二

憶自乾隆壬寅之夏少司寇述庵先生方丁內艱里居適浙中大吏重修西湖志請先生總其成館寓湖上就莊友人項君金門爲先生問字弟子談讌閒齒及文藻姓名遂詣就莊晉謁獎許過當旋俾文藻與分纂之列每執卷商榷之餘輒咨論讀書稽古詩文格律從源泝流皆切要實學逾年先生奉

恩命起復直隸臬使道移關中公事之暇蒐訪金石書來致屬謂文藻館武林所交皆藏書家凡山經地志說部文集有涉金石題跋悉爲採錄以資考證因隨見隨鈔每積數百條即附陝客緘致迨先生移節滇南道遠洽甚摯是冬先生假滿入都甲寅春蒙

恩予告歸里棹經任城時文藻尚館黃小松司馬署中獲侍杖屨至州學摩挲漢碑酉連竟日互相唱和而別先生嗣是林泉清暇發篋陳編取所錄金石摹文詳加考訂閱數年而次第成編嘉慶辛酉歲主講武林數文書院文藻候問出示所定初稾百餘鉅冊尙須刪汰訂定招文藻襄其役是夏即携具山齋與嘉定錢君同人共晨夕明年春先生辭講席歸漁莊仍令文藻與錢君

供其事旋付梓人校寫校刊迄于今始竣葢文藻之常得親炙先生言論丰采者五年于茲矣竊幸文藻畢生能窺金石之美富殆有天焉先是客京師寓大學士韓城王文端公邸第值文端充續西清古鑑館總裁得見內府儲藏尊彝古器摹本三百餘種後客任城小松司馬署得見濟寧一州古今碑拓數百種遂手自摹錄成濟寧金石志繼客濟南赴阮中丞芸臺先生之招時稽攷先後刻潛研堂金石跋尾四集頗爲致林愛重而親學山左遍蒐碑碣得見全省拓本千數百種贊成山司寇亦據生平所得宗歐陽文忠公遺言繫以跋語繼左金石志刻以行世今又得見先生所藏寰宇碑墓幾欲仿洪文惠公隸釋隸續之例寫錄全文綴以前人論一千餘種刻成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夫拘墟寒士雖議一一訓釋而證明之葢爲專書用示後學卒以史牘

有金石之好欲購藏則無貲欲遠訪則無事茲文藻前後所見多至四千餘種自幸以爲海內嗜古之士企及此者亦難矣文藻年逾七旬桑榆景迫快覩鉅編之成爰詳叙顛末以誌忻幸之私懷云爾嘉慶乙丑秋仲仁和朱文藻跋

侗世父詹事公博通經史光燮蒐羅金石文字少與賈浦少司寇王述庵先生同學長而同發進士第凡讀書疑義無不相與參互攷訂勉爲名山不朽之業司寇與世父嗜好既同歷歷中外四十餘年足跡幾遍天下所至輒喜訪求金雄遺文雖山陬海澨窮幽極險悉能基而致之故兩家所蓄亦相等世父中年解綬得以從容稽攷先後刻潛研堂金石跋尾四集頗爲致林愛重而司寇亦據生平所得宗歐陽文忠公遺言繫以跋語繼欲仿洪文惠公隸釋隸續之例寫錄全文綴以前人論議一一訓釋而證明之葢爲專書用示後學卒以史牘

旁迄宋之成也歸田後屢主書院講席又以事往返京師者再亦無暇悉心撰次迨嘉慶壬戌侍郎家居乃盡出篋笥所藏拓本自三代迄金幾一千通重釐舊稿刪其繁蕪補其漏失以倒侍世父年久前聞政暨以來諸家之書招攷三卷世父卒後因偕仁和朱先生文藻同堂商榷司寇據爲詳定凡三易稿五易寒暑始竣事而後付之梓人蓋其體大思精海涵地負集衆說之異同正史文之譌缺實爲嚮來金石家所未有而侗等得以皮傅淺學厠名簡末誠厚幸矣所可憾者是書至今年冬剞劂甫竟而世父先於去冬辭世未

由一見其成此則司寇不能無伯牙絶弦之感而倘之所爲退而泫然者已時乙丑十一月門下士嘉定錢侗敬識

金石萃編目錄

卷一　周

周宣王石鼓文

卷二　夏　殷

岣嶁碑

比干銅盤銘

散氏銅盤銘

卷三　周

焦山鼎

壇山刻石

召鼎銘

高克尊銘

卯敦銘

仲駒敦銘

豐宮瓦當文

卷四　秦

嶧山刻石

琅邪臺刻石

瓦當文字共四種

卷五　漢一

魯孝王石刻五鳳二年
鴈足鐙款　建昭三年
大泉五十笵　新莽居摄
孔林墳壇石刻二種　居摄二年
開通褒斜道石刻　永平六年
虞侯銅尺　建初六年
王稚子二石闕　元興元年

卷六　漢二

永初洗文　永初元年
祀三公山碑　元初四年
嵩嶽太室石闕銘　元初五年
嵩嶽少室石闕銘　延光二年
開母廟石闕銘　延光二年
延光殘碑　延光四年

卷七　漢三

孝堂山石室畫象題字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永和二年
仙集圖題　漢安元年
北海相景君碑　漢安三年　有陰

卷八　漢四

敦煌長史武班碑　建和元年二月
武氏石闕銘　建和元年三月
司隸校尉楊孟文頌　建和二年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永興元年
宛令李孟初神祠碑　永興二年六月

卷九　漢五

孔謙碣　永興二年七月
孔君墓碣　永壽元年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永壽二年　有陰有兩側
郎中鄭固碑　延熹元年
蒼頡廟碑　延熹五年　有陰有兩側并額題字
桐柏淮源廟碑　延熹六年

卷十　漢六

泰山都尉孔宙碑　延熹七年　有陰
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
華嶽廟殘碑陰
禹陵窆石題字

卷十二　漢八

執金吾丞武榮碑

沛相楊統碑
竹邑侯相張壽碑
衛尉卿衡方碑 建寧元年
高陽令楊著碑 建寧元年
郭泰碑 建寧二年正月

卷十三 漢九

晉相史晨祀孔子奏銘 建寧二年三月
史晨饗孔廟後碑 建寧二年
孝廉柳敏碑 建寧二年十月
淳于長夏承碑 建寧三年

陳德碑 建寧四年三月有陰

卷十四 漢十

李翕西狹頌 建寧四年六月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建寧五年
博陵太守孔彪碑 建寧四年七月有陰
豫州從事孔褒碑 無年月附此

卷十五 漢十一

太尉楊震碑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熹平二年二月
繁陽令楊君碑 熹平二年三月
司隸校尉魯峻碑 熹平二年四月有陰
熹平殘碑 熹平二年十一月

卷十六 漢十二

武都太守耿勳碑 熹平三年四月
石經殘字

卷十七 漢十三

閻憙長韓仁銘 熹平四年
豫州從事尹宙碑 熹平六年
校官碑 光和四年

白石神君碑 光和六年
尉氏令鄭季宣碑 中平口年有陰

卷十八 漢十四

郃陽令曹全碑 中平二年有陰
蕩陰令張遷表 中平三年有陰

卷十九 漢十五

魯王墓石人脚前題字二種
仙人唐公房碑
魯相謁孔廟殘碑
竹葉碑

朱君長題字
殷比干墓題字
子游殘碑
劉君殘碑二石第二石有側
元孫碑
正直碑
卷二十　漢十六
武梁祠堂畫像題字
卷二十一　漢十七
武氏左石室畫象題字

武氏前石室畫象題字
武氏石室祥瑞圖題字
周王齊王畫象題字
孔子見老子畫象題字
寶應縣孔子見老子畫象題字
朱長舒墓石室畫象題字
大風歌
卷二十二　漢十八
瓦當文字三十三種
卷二十三　魏一
上尊號碑　延康元年
受禪碑　黃初元年
孔子廟碑　黃初元年
黃初殘碑
十三字殘碑
膠東令王君斷碑
卷二十四　魏二　吳
廬江太守范式碑　青龍三年　有陰
王基斷碑　景元二年
李苞通閣道題名　泰和六年

天發神讖碑　天璽元年
禪國山碑　天璽元年
葛府君碑額
卷二十五　晉　秦附
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泰始八年
齊太公呂望表　太康十年
關中侯劉韜墓志
保母磚志　興寧三年
廣武將軍口產碑　秦建元四年　有陰
卷二十六　梁

蘧鶴銘天監十三年
井牀殘字天監十五年
始興忠武王碑天監十八年
有陰
蕭公神道碑額
卷二十七北魏一
洛州鄉城老人造像碑太和十七年
孝文弔比干墓文太和十八年
有陰
始平公造像記太和廿二年
孫秋生等造像記景明三年
比邱法生造像記景明四年
石門銘永平二年正月
銘後摩崖
嵩顯寺碑永平二年四月
比邱尼法衍造像記永平三年
仙和寺造像記永平四年十月七日
司馬元興慕志銘永平四年十月十二日
安定王造像記永平四年十月十六日
劉洛眞造像記延昌元年
張相隊造像記延昌二年
卷二十八北魏二
司馬景和妻墓誌銘延昌三年
尹靜妙造像記延昌四年
松滋公元萇温泉頌有側題名二行
楊大眼造像記
魏靈藏造像記
齊郡王祐造像記熙平二年七月
刁遵墓誌熙平二年十月
賈思伯碑神龜二年四月
有陰題記
趙阿歡等造像記
卷二十九北魏三
高植墓誌神龜二年
司馬昞墓誌銘正光元年
張猛龍清頌碑正光三年正月
有陰
袁口等五十人造像記正光三年九月
比邱慧暢造像記正光三年
陸希道銘側題字
元寧造像記孝昌二年
李和之造像記永安元年
懷令李超墓誌銘永安二年
路僧妙造像記普泰二年
任寄妃等造像題名

田僧敬造像記
高貞碑正光四年此碑新出搨本未備編中未錄
卷三十　東魏一
中岳嵩陽寺碑天平二年四月八日
比邱洪寶造像銘天平二年四月十一日
司馬昇墓誌銘天平二年十一月
王方略造須彌塔記天平三年正月
比邱尼暈會造像記天平三年五月
高湛墓誌銘元象二年
敬史君碑興和二年有陰

卷三十一　東魏二
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興和三年有陰有側
李洪演造像頌武定二年
邑主造像訟武定六年
張保洛等造像記武定七年二月
義橋石像碑武定七年四月有陰
卷三十二　東魏三　西魏
太公呂望表武定八年有陰
強弩將軍造像記
僧演造像記大統四年

曹續生造像記大統五年
吳神達等造像記大統十五年有側有陰
歧法起造像記大統十六年
魏氏造像碑
焦延昌造像碑
李早生等造像殘題名
智超等造像記
卷三十三　北齊一
西門豹祠堂碑天保元年有陰
風峪華嚴經石碑天保二年
劉碑造像銘天保八年
道胆造像記天保十年
夫子廟碑乾明元年
在孫寺造像記河清三年
朱曇思等造塔記河清四年
卷三十四　北齊二
姜纂造像記天統元年
合邑諸人造佛堪銘天統三年三月
宋買造像碑天統三年四月
造丈八大像訟天統三年五月有陰

隴東王感孝頌武平元年正月廿二日
董洪達造像銘武平元年正月廿六日
映佛巖磨崖武平元年
邑師道略等造神碑尊像記武平二年
馮翊王平等寺碑武平三年八月
邑義主一百人等造靈塔記武平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趙桃口妻造像記武平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卷三十五北齊三
臨淮王像碑武平四年
殘造塔銘武平五年
金石萃編目錄　十三
道興造像記武平六年有治疾方
孟阿妃造像記武平七年二月廿三日
馬天祥等造像記武平七年二月廿八日
吳洛族造像銘
卷三十六周一
王妙暉等造像記武成二年
七級浮圖記武成三年
王貪生造像記保定四年
同諦氏造像記保定四年六月
聖母寺四面像碑保定四年九月
華嶽頌天和二年
李男香等造像記天和二年
張祥造像記天和三年四月
裴鴻碑天和三年八月
王某造像記天和四年七月
顏那米等造像記天和四年八月
宇文達造像記天和五年六月
譙郡太守曹祐樂碑天和五年十月
費氏造像記天和六年
卷三十七周二
李男香等造像記天和二年
張祥造像記天和三年四月
裴鴻碑天和三年八月
王某造像記天和四年七月
顏那米等造像記天和四年八月
宇文達造像記天和五年六月
譙郡太守曹祐樂碑天和五年十月
費氏造像記天和六年
卷三十八隋一
廢造像記開皇三年五月
王伏女等造像記開皇三年
楊遵義造像記開皇三年十二月
王忻造像記開皇六年七月
龍藏寺碑開皇六年十二月有陰
趙芬碑開皇十年
口昭禮造像記開皇十一年正月十五日
張景略銘開皇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設立僧尼二寺記開皇十一年六月

杜乾緒等造像銘 開皇十二年
卷三十九 隋二
曹子建碑 開皇十三年
陳茂碑 開皇十四年
王女暉等造像記 開皇十六年三月
賀若誼碑 開皇十六年八月
安昌公李君碑 開皇十七年
卷四十 隋三
洛州南和縣澧水石橋碑
邢州南和縣澧水橋後碑
開皇銅佛像記
同州舍利塔額 仁壽元年
寧州舍利塔下銘 仁壽元年
鄧州舍利塔下銘 仁壽二年
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記 大業元年
唐高祖爲子新疾疏 大業二年
郭雲銘 大業三年
雷明府石像碑 大業五年
陳叔毅修孔子廟碑 大業七年七月
姚辯墓誌銘 大業七年十月
李靖上西嶽王文
智永千字文
寶慶寺瓦當二種
卷四十一 唐一
秦王告少林寺主教 武德四年
新建觀音寺碣 武德五年
宗聖觀記 武德九年二月 有側
孔子廟堂碑 武德九年十二月
卷四十二 唐二
寶室寺鐘銘 貞觀三年五月
等慈寺塔記銘 貞觀三年閏十二月
涿州昭仁寺碑 貞觀四年 有陰
卷四十三 唐三
房彥謙碑 貞觀五年三月 有陰有側
化度寺塔銘 貞觀五年十一月
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六年
卷四十四 唐四
汝南公主墓誌銘 貞觀十年
裴鏡民碑 貞觀十一年十月
溫彥博碑 貞觀十一年

皇甫誕碑
卷四十五唐五
張琮碑貞觀十三年
姜行本碑貞觀十四年有側
伊闕佛龕碑貞觀十五年
段志元碑貞觀十六年
卷四十六唐六
陸讓碑貞觀十七年
蓋文達碑貞觀十八年
太宗祭比干文貞觀十九年
晉祠銘貞觀二十一年
卷四十七唐七
淤泥寺心經幢貞觀二十二年三月
彌勒像碑貞觀二十二年四月
孔穎達碑貞觀二十二年六月
太宗哀冊文貞觀二十三年
太宗賜孫眞人頌
孫思邈福壽論並附太宗手敕
王師德等造像記永徽元年
馬周碑永徽二年
卷四十八唐八
高士廉碑有側
褚亮碑
卷四十九唐九
慈恩寺聖教序永徽四年
集右軍書聖教序
王行滿書聖教序
同州聖教序
卷五十唐十
房元齡碑
萬年宮銘永徽五年有陰
韓仲良銘永徽六年三月
卷五十一唐十一
薛收碑永徽六年
張允碑顯慶三年
李靖碑顯慶三年有陰
王居士塼塔銘顯慶三年十月
卷五十二唐十二
尉遲恭碑顯慶四年四月
紀功頌顯慶四年八月

蘭陵公主碑顯慶四年十月
卷五十三唐十三
千百濟國碑顯慶五年八月
朗空大師塔銘附
口令賓墓誌顯慶六年十二月
岱岳觀碑顯慶六年
兩面兩側
卷五十四唐十四
六祖墜腰石題字龍朔元年
訶洛仁碑龍朔二年
杜君綽碑龍朔三年二月

道因法師碑龍朔三年十月十日
濟度寺尼薩法願墓誌龍朔三年十月十七日
卷五十五唐十五
季文墓誌麟德元年
贈泰師孔宣公碑乾封元年二月
有陰
卷五十六唐十六
于志寧碑乾封元年十一月
紀國陸妃碑乾封元年十二月
敬善寺石像銘
令狐熙碑乾封二年五月

卷五十七唐十七
令狐德棻碑
張開彊尹氏女造像記乾封二年九月
郭君碑乾封二年十一月
道安禪師塔記總章元年
李孝同碑總章二年
碧落碑總章三年
卷五十八唐十八
李義豐造像記咸亨元年
張阿難碑咸亨二年

王知敬書金剛經咸亨三年
鄭惠王石塔記咸亨四年
大德寺造像建閣碑上元元年
孝敬皇帝敕德記上元二年八月
阿史那忠碑上元二年十月
卷五十九唐十九
明徵君碑上元三年
淮南公杜君墓誌儀鳳二年
有陰
李勣碑儀鳳二年十月
李方通造像記儀鳳三年
令狐熙碑乾封二年五月

開業寺碑開耀二年
卷六十唐二十
天后御製詩書碑永淳二年
述聖記文明元年
奉仙觀老君像碑垂拱元年
王徽君臨終口授銘垂拱二年四月
夏侯口造像記垂拱二年五月
木澗魏夫人祠碑銘垂拱四年
姜原神泉詩碑垂拱四年
有陰
卷六十一唐二十一
李暐碑永昌元年
乙速孤神慶碑載初二年
姜遐斷碑天授二年
獲嘉縣浮圖銘如意元年
萍府君碑長壽年
小石橋碑證聖元年
卷六十二唐二十二
封祀壇碑萬歲登封元年
梁師亮墓誌銘萬歲通天二年三月
馮善廓造浮圖銘萬歲通天二年四月
呑寃君銘神功元年
王仁求碑聖歷元年
潘尊師碣聖歷二年二月
卷六十三唐二十三
昇仙太子廟碑聖歷二年六月
有陰
渭南令李府君殘碑聖歷二年十月
造雙像記聖歷年
子大猷碑聖歷三年
卷六十四唐二十四
夏日遊石淙詩碑久視元年
秋日宴石淙序大足元年
大雲寺碑大足元年五月
順陵殘碑長安二年正月
卷六十五唐二十五
漢紀信碑長安二年七月
有陰
信法寺碑長安三年七月
高延貴造像銘長安三年七月
王璿造像銘長安三年七月
梁義深等造像題名附
韋均造像銘長安三年九月

姚元之造像銘 長安三年九月
李承嗣造像銘 長安三年九月
蕭元睿造像讚 長安三年九月
僧德感造像銘 長安三年九月
杜夫人墓誌 長安三年十月
姚元景造像銘 長安四年九月
百門陂碑 長安四年九月有陰有兩側
法門寺千佛碑
金剛經
卷六十六 唐二十六

陁羅尼經幢三十一種 起天 宋乾大和八年
卷六十七 唐二十七
陁羅尼經幢三十五種 起開成二年訖唐末
卷六十八 唐二十八
鄭仁愷碑 神龍二年二月
竇門姜氏女造像記 神龍二年七月
聖容寺造像記 神龍二年十二月
識法師頌 盧公清德文 神龍三年五月
盧正道勅 景龍元年十月十七日
口部尚書卢德記 景龍元年十月十八日
史公石像銘 延和元年
邛州刺史狄公碑
卷七十 唐三十
馮本紀孝碑 先天元年十一月
契苾明碑 先天元年十二月
周公祠碑 開元二年
少林寺戒壇銘 開元三年正月十五日
劉君幡竿銘 開元三年正月廿八日
醴泉寺誌公碑 開元三年二月
馮氏婦墓誌 開元三年四月

胡佺墓誌 開元三年十月
卷七十一 唐三十一
法藏禪師塔銘 開元四年五月
賀蘭氏墓誌銘 開元四年十二月
棄有道碑 開元五年三月
姚彝神道碑 開元五年四月
尹尊師碑 開元五年十月
正覺浮圖銘 開元六年七月
移置唐興寺碑 開元六年九月
于知微碑 開元七年
修孔子廟碑 開元七年十月 有側有陰
王仁皎碑 開元七年十一月
李思訓碑 開元八年六月
華嶽精享昭應碑 開元八年
卷七十三 唐三十三
本願寺舍利塔碑 開元九年二月
北岳府君碑 開元九年三月 有陰有側
吳文碑 開元九年十月
郭思謨墓誌 開元九年十一月
卷七十二 唐三十二
李文安石浮圖銘 開元十年四月
奉先寺像龕記 開元十年十二月
尉行忠造像記 開元十一年五月
珪禪師塔記 開元十一年七月
娑羅樹碑 開元十一年十月
卷七十四 唐三十四
少林寺柏谷塢莊碑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
少林寺賜田勅 開元十一年十二月
御史臺精舍碑 開元十一年 有陰有側
沁州刺史馬公碑 開元十一年
卷七十五 唐三十五
高延福墓誌 開元十二年正月
淨業法師塔銘 開元十二年六月
虢國公楊花臺銘 開元十二年十月
涼國長公主碑 開元十二年十一月
華山銘殘字
乙速孤行儼碑 開元十三年
鄫國長公主碑 開元十三年
述聖頌
卷七十六 唐三十六

漢鄭康成碑 開元十三年
紀太山銘 開元十四年
北嶽恒山祠碑 開元十四年
卷七十七 唐三十七
虢國公造像記
陳憲墓誌銘 開元十四年十一月
思恒律師墓誌 開元十四年十二月
端州石室記 開元十五年正月
雲居寺石浮圖銘 開元十五年二月
道安禪師碑銘 開元十五年十月

少林寺碑 開元十六年
卷七十八 唐三十八
興聖寺尼法澄塔銘 開元十七年
麓山寺碑 開元十八年九月
大忍寺門樓碑 開元十八年
東林寺碑記 開元十九年七月
支提龕銘 開元十九年九月
堅行禪師塔銘 開元廿一年
代國長公主碑 開元廿二年
裴耀卿書奏 開元廿三年二月

元宗批荅裴耀卿等奏
景賢大師身塔記 開元廿三年八月
卷七十九 唐三十九
華嶽題名三十段 起開元廿三年迄大歷十三年
華嶽題名四十二段 起興元元年迄唐末
卷八十 唐四十
北嶽神廟碑 開元廿三年
牛氏像龕碑
龐履温碑 開元廿四年二月

鄭會碑 開元廿四年五月
大智禪師碑銘 開元廿四年九月 有陰
張昕墓誌 開元廿四年十月
左輔頓傑西嶽廟中刻石記 開元廿四年十月
裴光庭碑 開元廿四年十一月
卷八十二 唐四十二
臨高寺碑 開元廿五年四月
進法師塔銘 開元廿五年七月
無畏不空禪師塔記 開元廿五年八月
比邱尼惠源誌銘 開元廿五年九月

周尉遲迥廟碑 開元廿六年 有陰

卷八十三 唐四十三

貞和上塔銘 開元廿六年七月

任城縣橋亭記 開元廿六年閏八月

元宗御注道德經 開元廿六年十月

易州鐵像頌 開元廿七年

記石浮屠後 開元廿八年

易州田公德政碑 開元廿八年十月

卷八十四 唐四十四

裴道安墓誌 開元廿九年

洞清觀鐘欵識 開元廿九年閏四月

夢眞容勅 開元廿九年六月一日

石壁寺彌勒像頌 開元廿九年六月廿四日

唐儉碑 開元廿九年

金仙長公主神道碑

內侍省功德碑

卷八十五 唐四十五

李秀殘碑 天寶元年正月

盧府君碑 天寶元年二月八日

褒封四子詔 天寶元年二月廿日

告華嶽文 天寶元年四月十七日

充公頌 天寶元年四月廿三日 有則

卷八十六 唐四十六

元元靈應頌 天寶元年七月

慶唐觀金籙齋頌 天寶二年十月

隆闡法師碑 天寶二年十二月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天寶三載二月

范氏夫人墓誌 天寶三載四月

卷八十七 唐四十七

石臺孝經 天寶四載九月

趙思廉墓誌 天寶四載十月

淨藏禪師身塔銘 天寶五載

贊居士碑 天寶六載二月

周夫人墓誌 天寶六載十月

遊濟瀆記

宴濟瀆序 並天寶六載十二月

卷八十八 唐四十八

金剛經殘石幢 天寶七載三月

北岳恒山安天王銘 天寶七載五月 有陰

潛智昭墓誌銘 天寶七載七月

章仇元素碑 天寶七載十月
靈運禪師塔銘 天寶九載
拜比干廟文 天寶十載
卷八十九 唐四十九
中嶽永泰寺碑 天寶十一載閏三月
多寶塔碑 天寶十一載四月
楊珣碑 天寶十二載八月 有陰題名一行
劉感墓誌銘 天寶十二載十月
香積寺經幢 天寶十三載
卷九十 唐五十
孫志廉墓誌 天寶十三載六月
劉元尚墓誌 天寶十三載十一月
高乾式造像碑 天寶十三載閏十一月 有側
東方朔畫贊碑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有陰
哥舒翰紀功殘碑
卷九十一 唐五十
張安生墓誌 天寶十四載二月
少林寺神王師子記 天寶十四載八月
張希古墓誌 天寶十五載四月
房史君題記
惛忠寺寶塔頌 至德二載
思道禪師墓誌 乾元元年
通微道訣碑 乾元二年六月
縉雲縣城隍廟記 乾元二年八月
卷九十二 唐五十
郭氏家廟碑 廣德二年十一月廿一日 有陰
李光弼碑 廣德二年十一月廿七日
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
白道生碑 永泰元年
李寶臣碑 永泰二年
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嵓壑銘 大歷二年六月
王訓墓誌 大歷二年八月
會善寺戒壇牒 大歷二年十一月
三墳記 大歷二年
捫先塋記 大歷二年
顏魯公祖關二大字
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會善寺戒壇碑 大歷二年

扶風夫子廟殘碑 大歷二年
義琬禪師墓誌 大歷三年
趙叡沖碑 大歷四年
大證禪師碑 大歷四年
逍遙樓三大字 大歷五年正月
庾賁德政頌 大歷五年九月
臧懷恪碑
臧希晏碑 大歷五年十月

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麻姑仙壇記 大歷六年四月
三教道場文 大歷六年四月十五日
大唐中興頌 大歷六年六月
田尊師碑 大歷六年十月
觀身經銘碑 大歷六年十月

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宋璟碑 大歷七年 有側
李陽冰書般若臺 大歷七年
八關齋會報德記 大歷七年

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李陽冰書謙卦
李陽冰書黃帝祠額
李陽冰書聽松二字
元結墓碑 大歷七年

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黃石公祠記 大歷八年七月十五日 有陰有側
丁思禮竪心經碑記 大歷八年七月廿一日 有側
文宣王廟新門記 大歷八年十二月 有側有陰
干祿字書 大歷九年正月
盧朝徹謁嶽廟文 大歷九年三月
朝陽巖銘 大歷九年八月

卷一百 唐六十

王忠嗣碑 大歷十年四月
眞化寺尼如願墓誌 大歷十年七月
裴遵慶碑 大歷十一年
王履清碑 大歷十二年二月
高力士殘碑 大歷十二年五月
李元靖先生碑 大歷十二年五月

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無憂王寺寶塔銘 大歷十三年
段行琛碑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

茅山紫陽觀靈寶院鐘款識大歷十四年六月
殷府君夫人碑
顏氏家廟碑建中元年　碑後額有題字
不空和尚碑建中二年十一月
顏魯公書朱巨川告身建中三年
顏魯公奉使帖興元元年
吳嶽祠堂記興元元年十月
大岳山銘貞元二年

張延賞碑貞元三年

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李元諒頌貞元五年
姜嫄公劉廟碑貞元六年
李抱眞德政碑貞元九年
張敬詵墓誌銘貞元十年
諸葛武侯新廟碑貞元十一年正月
會善寺戒壇記貞元十一年七月
鹽池靈慶公碑貞元十三年八月
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貞元十三年　碑有陰

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鄭楚相德政碑貞元十四年
董晉碑貞元十五年　有陰
無垢淨光塔銘貞元十五年
徐浩碑貞元十五年十一月
晉太原王公碑貞元十七年
軒轅鑄鼎原銘貞元十七年　有陰
李廣業碑貞元二十年
楚金禪師碑貞元廿一年

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張說夫人樊氏墓誌永貞元年
柳宗直等華嚴巖題名元和元年三月
賈竦謁華嶽廟詩元和元年十月
乘廣禪師碑、元和二年
韋臯紀功碑元和三年四月　有陰
孟再榮造像記元和三年七月
竇叔向碑元和三年十月
諸葛武侯祠堂碑元和四年二月
雲居上寺詩刻元和四年四月

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解進墓誌 元和五年
修禪道場碑 元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晉周孝侯碑 元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保唐寺燈幢贊 元和七年五月十五日
無垢淨光大陁羅尼呪石刻 元和七年五月
裴耀卿碑 元和七年十一月
李輔光碑 元和九年四月
盧公夫人崔氏墓誌 元和九年十月
使院石幢記 元和十二年
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柳宗元龍城石刻 元和十二年
憲超塔銘 元和十三年
李光進碑
南海神廟碑 元和十五年
皇甫湜浯溪詩刻
朱孝誠碑 長慶元年
梁守謙功德銘 長慶二年
李良臣碑
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修浯溪記 寶歷元年
李晟碑 大和三年四月
牀嵩高靈勝詩刻 大和三年六月十日
處州孔子廟碑 大和三年六月廿五日
東郡懷古詩刻 大和四年六月
吳達墓誌 大和四年十月廿日
湘中紀行詩刻 大和四年十月廿五日
甄叔大師塔銘 大和六年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大和七年十二月一日
寂照和上碑 大和七年十二月
林放祠記 大和八年
落星石記 大和九年正月
修龍宮寺碑 大和九年四月
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開成石刻十二經 開成二年
開成石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開成二年
卷一百十 唐七十
石刻十二經跋一
卷一百十一 唐七十一
石刻十二經跋二
卷一百十二 唐七十二

石刻十二經跋三
卷一百十三唐七十三
馮宿碑開成二年
大泉寺新三門記開成三年
苻璘碑開成三年
元柴塔銘開成四年
基公塔銘開成四年
道士邢口等題名開成五年六月
李光顏碑開成五年八月
馬恒郝氏二夫人墓志開成六年
重修大像寺記會昌元年五月
元祕塔碑會昌元年十二月
薛行周題名會昌二年
處士包公夫人墓誌會昌三年
王文幹墓誌會昌四年十月
尹府君朱夫人墓誌會昌四年十一月
周文遂墓誌大中二年十月
周公祠靈泉記大中二年十一月
陸君夫人孫氏墓誌大中四年
卷一百十四唐七十四
郪官石柱題名考
卷一百十七唐七十七
湯華墓誌大中十二年十一月
杜國告石刻咸通二年
福田寺三門記咸通三年
龍華寺窣堵波塔銘咸通五年

後魏昌黎馮王新廟碑 咸通八年
劉遵禮墓誌 咸通九年
曲阜文宣王廟記 咸通十一年
重修北岳廟碑 貞明二年 有側
孔紆墓誌 咸通十五年
魏公先廟碑 附咸通末
謁昇仙太子廟詩刻 乾符四年
武安君白公廟記 乾符五年
李克用題名 中和五年
撫州寶應寺鐘款 大順元年
萬壽寺記 景福元年八月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 景福元年十二月
吳承泌墓誌 乾寧二年
賜鉄鏐鐵券 乾寧四年
王審知德政碑 天祐三年
尒朱遠墓碣
眞空塔銘殘石
大德禪師碑額
鏡銘六種 以上並附唐末

卷一百十九 五代一 梁唐

匡國節度使馮行襲德政碑
鎮東軍牆王廟記 開平二年
重修北岳廟碑 貞明二年
贈太尉葛從周神道碑 貞明二年十一月
刺史折嗣祚碑
重修法門寺塔廟記 天祐十九年
重修定晉禪院碑 天成四年
賜長興萬壽禪院牒 長興三年
張希崇華岳題名 清泰三年
贈張繼祚勅

贈太傅羅周敬墓誌 天福二年
溪州銅柱記 天福五年
義成軍節度使贈太保史匡翰碑 天福八年
移文宣王廟記 開運三年

景福寺重修思道和尚塔銘 乾祐二年
羅漢口陁羅尼幢 廣順三年
虎邱陁羅尼經幢

廣慈禪院殘牒 唐順三年
衛州刺史郭進屏盜碑 顯德二年
永興軍牒 顯德二年
廣慈禪院記 顯德二年
中書侍郎景範碑 顯德三年 顯德六年
大岳山寺准勅不停廢記 顯德
卷一百二十二 五代四 附十國吳 南唐 前蜀 後蜀 前漢 吳越 北漢
閩

大安寺鐵香爐款識 吳太和五年
龍壽院光化大師碑銘 吳天祚二年
諫公安公構造殘碑記 南唐
大明寺殘碑 南唐保大七年
龍興寺鐘款識 南唐乾德五年
本業寺記 南唐乾德五年
停空鏡銘 前蜀
毛詩石經殘本 後蜀
西鐵塔銘 南漢
東鐵塔記 南漢
金塗塔記 吳越
天龍寺千佛樓碑 北漢

鳳翔府停廢寺院牒 建隆元年二月
慶唐宮延生觀勅 建隆二年
太一宮記 建隆三年正月
重修文宣王廟記 建隆三年八月
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 建隆四年
陁羅尼經幢三種 乾德元年三月
正定府龍興寺鑄銅像記 乾德元年五月
重修中岳廟記 乾德二年

夢英篆書千字文 乾德三年
京兆府重修清涼建福禪院記 乾德四年二月
三體陰符經 乾德四年四月
篆書千字文序 乾德五年
摩利支天等經 乾德六年
張仲荀抄高僧傳序 附乾德末
新修唐高祖廟碑 開寶六年七月
新修局武王廟碑 開寶六年十月
新修唐太宗廟碑 開寶六年十月

新修光武皇帝廟碑 開寶六年
新修嵩岳廟碑 開寶六年十二月
新修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卷一百二十五 宋三
重修龍興寺東塔記 開寶八年
福州重修忠懿王廟碑 開寶九年
常清靜等經碑 太平興國五年二月
上清太平宮碑 太平興國五年四月
扶風夫子廟堂記 太平興國七年
兗州文宣王廟碑 太平興國八年
金石萃編目錄 四十四
上清太平宮鐘記 端拱元年七月
新譯三藏聖教序 端拱元年十月
鎮州龍興寺鑄像修閣碑 端拱二年
潭州鐵塔柱文 淳化元年
拜文宣王廟記 淳化二年四月
西京白馬寺記 淳化二年
四皓廟碑 淳化二年
卷一百二十六 宋四
贈夢英詩碑 咸平元年
昭應縣文宣王廟碑 咸平二年
梁顯李易直題名 咸平三年
保寧寺鐘欵 咸平三年十二月
高紳韓見素等題名
高紳等題名 咸平四年
西岳廟乳香記 咸平六年
鳳翔府萬壽禪院記 景德二年
龐奎築三籙壇題記 景德二年十二月
口仲卿祭岳廟題記 景德二年
勅脩文宣王廟牒 景德三年正月
卷一百二十七 宋五
金石萃編目錄 四十五
謝天書述功德銘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廿七日
元聖文宣王贊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
封祀壇頌碑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十五日
社首壇頌碑
封禪朝覲壇頌碑 大中祥符二年七月十五日
天貺殿碑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永興軍文宣王廟大門記
晉國大長公主設醮題記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沙門靜己書偈碑

華岳題名八十六段起大中祥符三年迄建炎初
卷一百二十九宋七
重刻旌儒廟碑大中祥符三年五月
汧陽縣普濟禪院碑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
藍田縣文宣王廟記大中祥符四年二月
龍門銘大中祥符四年三月
老子度關銘并四字贊大中祥符四年
石保吉碑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
石保興碑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
卷一百三十宋八
中岳中天崇聖帝碑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七日
賜陳堯咨勅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九日
北岳醮告文大中祥符八年
北岳安天元聖帝碑大中祥符九年
朱昂等送陳曙赴任詩附大中祥符末
保寧寺鐘樓碑天禧二年
敦興碑天禧三年五月
中岳醮告文天禧三年九月
摩騰入漢靈異記天禧五年正月
杭州放生池碑天禧五年三月
卷一百三十一宋九
增修中岳廟碑乾興元年六月
永定陵采石記乾興元年八月
號縣重修至德常寧觀記天聖五年
勸愼刑文
愼刑箴天聖六年
文安公牡丹詩天聖九年
絳州重修夫子廟記天聖十年六月
解州鹽池新堰箴天聖十年十月
卷一百三十二宋十
零陵縣華嚴巖詩刻四段明道二年五月
重脩昇仙太子大殿記明道二年六月
玉兎淨居詩明道二年八月
會聖宮碑景祐元年
永興軍牒景祐元年
永興軍中書劄子景祐二年
文宣王廟講學堂記景祐四年
零陵縣華嚴巖題名八段景祐四年
浯溪詩詞刻四段景祐五年
衛廷謂墓誌寶元二年

栖霞寺碑　康定元年
卷一百三十三　宋十一
興慶池祓宴詩　慶歷二年
褒城縣文宣王廟記　慶歷二年
普通塔記　慶歷五年
潛山巖題名六十段　慶歷七年
飛白七字　慶歷八年四月
慈恩寺塔題名二十二段　慶歷八年九月
富平縣李太尉祠堂記　皇祐元年六月
改賜終南山宮觀名額牒　皇祐元年十一月

重修北岳廟記　皇祐二年正月
有陰
傳應法師行狀　皇祐二年五月
江寧崇教寺辟支佛塔記　皇祐二年八月
重修仙鶴觀記　皇祐二年九月
重修仙鶴觀寶錄　皇祐二年九月
復唯識屏院記　皇祐三年
岱岳觀題名四段　皇祐四年
張遵等峴首題名二段　皇祐五年
李參等草堂寺題名　皇祐六年
京兆府小學規　至和元年四月
玉華宮詩　至和元年八月
零陵縣朝陽巖題名六段　至和二年
范文正公神道碑　至和三年二月
柳子厚祠堂記　至和三年二月
白水路記　嘉祐二年
文潞公宿少林寺詩　嘉祐五年
萬安橋記　嘉祐五年
祈眞巖題名五段　嘉祐五年
潛山巖詩刻二十四段　嘉祐六年
李屯田勸農示　嘉祐六年
蘇文忠獨遊南山詩　嘉祐七年
韓愷墓誌銘　嘉祐七年
石林亭倡和詩　嘉祐七年
昌黎五箴　嘉祐八年二月
妙德禪院明覺殿記　嘉祐八年六月
仁宗飛白書帝字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日
韓國華神道碑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畫錦堂記 治平二年
宋球玉華山詩 治平三年
張珣玉華山詩 治平三年
游玉華山記 治平三年
浯溪題記十四段 治平四年
白龍池題記二十一段 治平四年
温泉箴 治平四年
義田記
題觀魚軒詩

卷一百三十七 宋十五

周元公題名二段 熙寧元年
壽聖禪院勅牒 熙寧二年
江夏黃鶴樓雜詩 熙寧二年
瀧岡阡表 熙寧三年
湯陰縣嵇公廟記 熙寧三年
觀褚書聖教序碑題名七段 熙寧四年
善感禪院新井記 熙寧七年
唵字贊 熙寧十年
表忠觀碑 元豐元年八月
海公壽塔記 元豐元年九月

卷一百三十八 宋十六

渾王廟記 元豐二年
渾王廟牒 元豐二年 有側
龍井記 元豐二年
閻使君祠記 元豐三年
郭恕先神在二大字 元豐三年
孫眞人祠記 元豐四年六月
東坡集歸去來辭詩 元豐四年九月
興教寺玉峯軒記 元豐四年十二月
温泉雙皁莢行 元豐五年
謝卿材僥益寺題名 元豐六年
方圓巷記 元豐六年
第一山字
李伯時陽關歸去來圖并浮休居士詩 元豐七年
韓魏公祠堂記 元豐七年
栗子山題名 元豐八年
惠明寺舍利塔銘 元豐八年

卷一百三十九 宋十七

薛紹彭書樓觀詩三段 元祐元年

東坡書上清詞 元祐二年
寶月禪院龕銘 元祐三年四月
猴氏重修泰山廟記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
贈李方叔賜馬券 元祐四年四月
游師雄題六駿碑 元祐四年五月
奉天縣渾忠武公祠堂記 元祐五年三月
謁太史公祠題記 元祐五年四月
鄆州學田記 元祐五年九月十五日
京兆府學移石經記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日
唐凌煙閣功臣畫像并讚 元祐五年

金石萃編目錄

涇陽縣孔子廟記 元祐五年十月

卷一百四十 宋十八

草堂寺題名二十七段 元祐五年十月
遊師堃寺閣題 元祐五年十二月
觀音像并讚 元祐六年六月
伯夷叔齊墓碑 元祐六年六月
豐樂亭記 元祐六年十一月
蔡安持靈巖詩 元祐七年十月
魯公仙蹟記 元祐七年
鄒陽縣學記 元祐八年正月
曹娥碑 元祐八年正月
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元祐八年四月
游師雄玉泉院題名 元祐九年

卷一百四十一 宋十九

蘇軾雪浪石盆銘 紹聖元年四月
昭陵圖記 紹聖元年五月端午
高陵重修縣學記 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
石門題名十八段 紹聖二年二月
草堂寺詩刻二段 紹聖二年九月
王公儀碑銘 紹聖三年

金石萃編目錄

關山雪月詩 紹聖三年
蘇氏墓誌 紹聖四年十月
游師雄墓誌 紹聖四年十月

卷一百四十二 宋二十

鄒陽縣戒香寺碑 紹聖五年四月
韓宗厚墓誌 紹聖五年九月
眞武經 元符二年正月
韓宗道墓誌 元符二年七月
州學二大字 元符二年七月
鄒縣利師塔記 元符二年十月

永泰陵採石記 元符三年五月
二陵採石記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三十六峯賦 建中靖國元年九月
卷一百四十三 宋二十一
梅澤詩并題記 崇寧元年三月十四日
劉晦叔等題名 崇寧元年三月十七日
修唐太宗廟記 崇寧元年七月
淨相院詩刻 崇寧元年九月
楞嚴經偈 崇寧元年十一月
玉盆題名十二段 崇寧元年
武功縣學碑 崇寧二年四月
遊終南山雜詠 崇寧二年六月
褒城縣學記 崇寧二年六月
乾陵無字碑題字十二段 崇寧二年十二月
靜應廟記 崇寧三年九月
靜應廟勅告 崇寧三年十月
逍遙栖禪寺詩刻 崇寧三年十一月
無湖縣學記 崇寧三年
卷一百四十四 宋二十二
元祐黨籍碑 崇寧三年
元祐黨籍碑本末 總論
卷一百四十五 宋二十三
淨安寺鐘欵 崇寧四年十月
感德軍五臺山倡和詩 崇寧四年十二月
張大亭米芾等題名 崇寧五年
長興萬壽寺閣岡并記 大觀元年
大觀聖作碑四種 大觀二年
孫鼛草堂寺詩刻 大觀三年
修三白石渠記 大觀四年九月
李梃過臨潼詩 大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河瀆靈源王廟碑 政和二年
崇恩圓陵朱石記 政和三年三月
范子嚴墓誌 政和三年六月
浮邱公廟靈泉記 政和四年五月
牛鼎銘 政和四年八月
孫漸遊驪山詩 政和四年十月
左丞侯蒙行記序 政和四年十月
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 政和五年

卷一百四十七宋二十五
折克行神道碑 政和六年
上官革等賓雲寺題名 政和六年
謝彥温泉詩刻 政和六年五月
重修薦福寺塔記 政和六年五月
重修光濟寺碑 政和六年八月
王郜等啓母殿題記 政和八年五月
崇佑觀牒 政和八年九月
升元觀勅 政和八年閏九月
桂林洑波巖還珠洞題名 宣和元年
重新緱山仙祠題記 宣和二年九月廿四日
八行劉先生詩 宣和二年九月廿四日
宋京太清閣詩刻 宣和三年四月
季季梵仙詩刻 宣和四年四月
朱濟道詩 宣和五年二月
妙空禪師二頌 宣和五年八月
宣和重修東岳廟碑 宣和六年三月
賈炎饒益寺二題名 宣和六年四月
淳化縣吏隱堂記 宣和七年
太史公廟記 靖康元年四月
祺極觀記 靖康元年八月
卷一百四十八宋二十六
建康府嘉惠廟牒 紹興二年
岳飛送張紫巖詩 紹興五年五月
岳飛墨莊題字 紹興六年
高宗御書石經 紹興十三年九月
蕪湖縣新學記 紹興十三年十二月
龍骨塔銘 紹興十四年
勅封盧惠侯詰 紹興十七年
卷一百四十九宋二十七
李龍眠畫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 紹興廿六年
七十二弟子姓氏爵里異同考
妙喜泉銘 紹興廿七年
亦樂堂銘 紹興廿八年
澱山普光王寺拾田碑 紹興廿八年
四十二章經 紹興廿九年
溧水縣正顏廟碑 乾道元年
漢中新修堰記 乾道二年
楊從義墓誌 乾道五年
卷一百五十宋二十八

韓蘄王碑 淳熙三年
潼川府學泮橋記
魏城縣通濟橋記 淳熙七年
友石臺記 淳熙十六年
卷一百五十一 宋二十九
漢陰鳳凰山神碑 紹熙二年
山河堰落成記 紹熙五年二月
石門道題記 紹熙五年四月
顏魯公送劉太沖叙 慶元五年
寧遠記 嘉定元年
澱山會靈廟碑 嘉定七年
羅池廟迎送神辭碑 嘉定十年
建康府教授西廳記 嘉定十六年七月
治平寺藏輪殿記 嘉定十六年正月
鄂州重修北榭記 嘉定十七年
卷一百五十二 宋三十
句容縣五瑞圖并題記 紹定二年
龍壽禪寺復田記 紹定六年
太學靈通廟記 端平三年
嘉熙題名 嘉熙三年
理宗道統贊 淳祐元年
太常大樂編鐘欵識附 淳祐末
太學忠顯廟勅牒 景定二年
景定鐘欵 景定五年
朱子書易繫辭
困齋銘
橋亭卜卦硯銘 附
卷一百五十三 遼
涿州雲居寺四大部經記 清寧四年
暘臺山清水院藏經記 咸雍四年
行滿寺尼惠照建陁羅尼幢并記 大康元年
京西戒壇寺陁羅尼幢并記 大康三年
憫忠寺石函題名
憫忠寺舍利函記 大安十年
涿州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 天慶八年
慈悲巷大德幢記 壽昌五年
卷一百五十四 金一
慈悲巷石幢 天會九年
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 天會十二年
沂州府普照寺碑 皇統四年

長清靈巖寺寶公開堂疏皇統九年
浦公禪師塔記天德二年
京兆府重修府學記正隆二年
卷一百五十五金二
乾州思政堂記大定十一年
莊嚴禪寺牒大定十六年
疑眞大師成道記大定十六年
三清觀鐵盆銘大定十七年
禮部令史題名記大定十八年
重修漢太史公墓記大定十九年
九陽鐘銘大定二十一年
博州重修廟學記大定二十一年
有陰
卷一百五十六金三
重修中岳廟碑大定二十二年
靈巖寺滌公開堂疏大定二十三年
華州城隍神新廟碑大定二十四年
同官縣靈泉觀記大定二十五年
淳化縣重修岱岳廟記大定二十七年
蓮峰眞逸詩刻大定二十八年
雲寂院鐘欵大定二十九年
卷一百五十七金四
三官宮存留公據碑明昌二年
高曼卿增修宣聖廟記明昌二年
武亭鐘欵明昌三年
高陵縣張公去思碑明昌五年
劉仲游詩刻明昌五年
靈巖寺詩刻明昌五年
安陽縣重修唐帝廟記明昌六年
太一靈湫詩明昌六年
靈巖寺記明昌七年
有陰
太平院石幢明昌七年
重修文宣王廟碑承安二年
有陰
承安鏡文承安四年正月
圓覺禪院鐘欵承安四年四月
驪山詩刻承安四年十一月
卷一百五十八金五
綏德州修學記泰和元年
泰寧宮鐘欵泰和六年
三原縣后土廟記泰和六年
眞清觀牒大安元年

大安碑刻 大安二年
貞祐寶券 貞祐二年
楊振碑 貞祐三年
濟州李演碑 貞祐四年
進士題名記 興定二年
程震碑 正大元年
京兆府學教養碑 正大二年
全真教祖碑 正大二年
温泉風流子詞 正大三年
重摹唐太宗慈德寺詩 正大四年
濟瀆靈應記 正大五年
重修濟瀆廟記 正大五年
卷一百五十九 金六 齊
改建題名碑 正大七年
黃華老人詩刻 以下附金末
楊奐碑
國書碑
重置饒益寺石刻記 齊阜昌二年
孟邦雄墓誌 阜昌四年
勅祭忠武王碑 阜昌五年

禹蹟圖 阜昌七年四月
華夷圖 阜昌七年十月
卷一百六十 外國南詔 大理
南詔德化碑 贊普鍾元十四年
有陰
崇聖寺鐘款 建極十二年
崇聖寺中塔題字
石城碑 大理明政三年
地藏寺梵字塔幢
護法明公德運碑贊
嵇肅靈峯明帝記 元亨二年

興寶寺德化銘 元亨二年
淵公塔銘 天開十六年
失目
泰山刻石 卷四
甘泉山漢刻殘字 卷五
周公輔成王畫像題字 卷二十一
李行之題名 卷一百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周宣王石鼓文

鼓凡十每鼓約徑三尺餘其第一十一行行六字第二九行行七字第三四皆十行行七字第五十一行行六字第四皆十行行五字其七八十三鼓剝蝕過甚行字數俱不可紀今在國子監大成門左石

第一鼓

□□□

□□□

□公謂天子余及如□□害不余及

第十鼓

前闕 [illegible] 闕 [illegible] 後闕

吳人慕亟敬 載卤載北勿□勿 而用大

祝曾享 釗寓逢中 闕孔□□鹿□避□其□□

□□□

者十有七句凡六十字

田車既安鑾勒馬○撥詩傳輔車田獵驅逆之車取其迫廣韻音條紹頭也但偏旁从馬鬬左邊當有重文或作駣　避眾既簡簡也　左驂旛右驂驌驦詩騋騵是驂傳驂兩驌也車駕四馬云旛妨圓反旌旗總名旛取其輕舉貌驌居言反爾雅驌驦馬黃脊或云紀偃反壯健貌　避旨隮升也遹古文作聿原字下同　遹○戎舊有疑作陟　止陟陟疑作陡　宮車其寫秀弓寺○戎字　射弓也穀梁傳弓繡質質靶也戎弓繡其質示武中有文言田符之時宮車寫而不用戎弓用之於射也寫讀如卸　麋豕孔庶麀鹿雉兔所獲多品　其遹又旃詩未詳其○趯○鄭氏云趯今亞古孝經作惡蓋二字通用　大○出各亞○○吳○吳末詳辭氏作昇字鄭氏云疑即思字碧落碑思作旦郭

氏云恐是吳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白澤獸名　執而勿射多庶趯說文趯踢也鄭氏云與躍同或云郎谷反行志奚倫遹叙皆古攸字　君子遹樂遹辭氏作迺鄭氏作攸所也按漢書地理志酆水遹同

右三　辭氏施氏次居三鄭氏次居四可讀者十有五句餘不成文凡六十三字

○○鑾車郭氏云大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聲按經史多作鸞左傳錫鸞和鈴詩八鸞瑲瑲本蕃蔆舫舟西遹陽陽戶二十餘字今皆不存　攀敕眞○攀施氏云呼胥反疾也辭氏作華字鄭氏云拜字並見義雲章眞鄭氏云即填字亦作鎮說文軟即策字或音速　弓孔碩彤矢○○按彤弓彤矢天子以賜有功諸侯詩彤弓弨兮書文侯之命及春秋傳彤弓一彤矢百是也說者謂彤弓朱弓碩大也　四馬其寫六轡○驚鄭氏云驚疾也　辻駿孔庶廊○宣搏辻即徙字駿鄭氏云即酋字詩鄭作廊鄭氏云音駿廊或云即廊字辭鄭作廊　囷車載衍菌鄭氏云囷車載衍輜車鬱爛田狩之車

也鄭氏云載衍即道字　戎辻如章遹澤陰鄭氏云今作濕辻徙也如章言戎徒整布如文章然遹高陸也隰畔也濕也言高畔向背皆有陰陽詩公劉相其陰陽度其隰原　趠六馬射之矰鄭氏云趠即趣字有重文七走反詩踧踧周道趣趣調和閑習也六馬天子所駕也矰箭文簇有重文疑借作鏃　○如虎獸鹿如○○○○多賢迎迎鄭氏云今作徇

禽○○○○允異

右四　辭氏施氏次居五其文可讀者僅七句言田獵之事凡五十三字辭氏曰允異之上舊有禽遹兔三字今按禽字下闕四字

○○○靈雨○楙鄭氏云霝亦作零詩東山零雨其濛樹今省作流下同見說文○○○深○皆磨滅不可辨唯深字今僅存其半余家藏墨本尚二十餘字剝落不可考　○○自廊辻駿○○隹舟以衍或陰或陽水北爲陽南爲陰或從水之陽或從水之陰皆可歸也或字下今闕陰或二字陽字僅存其半余家藏墨本尚有之極深㠯○○于水一方極辭氏云即邁辭氏作迺鄭氏作攸所也氏云即禍字　○○○○○○其奔○○○○○○叟施氏云叟古文事字見說文今僅存下數畫

右五　辭氏次居九鄭氏次居八舊說言邁狩而歸可讀者僅三句餘皆磨滅不成文凡二十六字墨本蕃蔆舫舟西遹陽陽戶君子即涉流汸殷洎湄二十餘字今皆不存

獻乍邊乍○籀文乍與作通鄭氏云遹字施氏云按古文孝經治作嗣與此小異　帥敘彼陟舊音序或曰阪字　○葬葬辭氏云恐是莽莽草之相居蚪反鄭氏作莫未詳孰是　爲丗里丗三十也文曰爲三十里以三十爲世書家謂之會　○徵徵辭氏作徵鄭氏云徵未詳音義　卣罍臬辭氏急蘇合反非世字也　○徵徵作栗尚書作粟與此相類說文省作棗與　柞械柞械皆木名詩作棫其拔　其○檄鄭氏云檄作檠

或作㯳疑古楔字　格音各又音舊　膺辭氏作庸鄭氏云庸鳴未詳音義或云遵字○亞箸鄭氏作著又若字　其箕辭氏作華又音夫　○爲所斿鄭氏作叀今作婁　盩鄭氏云從日作盩徵音對○音鄭氏云疑即畜字鼓文作音恐聲字古从五

右六辭氏次居七鄭氏次居二舊說言治道涂也凡四十一字每行四字而上皆闕二三字蓋五代之亂散落民間穴中以爲白故今所存肯辭缺不成文鄭氏乃以臆作原作導遒我治除帥衆脅鄭氏云即古里十六字爲成辭蓋鄭氏所見不可辨莫爲世用過墨本摹刻者而不知每行之上有闕文也

而以文理推之而字上當有闕文師○○○○滔滔下有重文　是戴施氏云按說文古燹字與此相類　○具奪磨滅不可辨　○○後具肝音旰肝鄭氏作肝○○○○樂天子○○○○○○○○皆不可辨

右七辭氏次居一鄭氏次居九舊有弓矢孔庶左驂二十字今剝落不存有四字皆不成文其寫矢具來。子來。嗣王始古我來

敉敉說文微同

右八辭氏次居六鄭氏次居七按施氏墨本所錄有叔走騎騂馬蘇晢若雅立其一之心十四字余家藏舊本止敉字今漸剝落僅存矣

避水既○避衛既平避○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施氏云丙申下二字尚可辨　避其烋衛○馬既申敉○康鴞申重也敉戒也○○○左驂騑驂有重文施氏云五到反馬怒也○○○如騋有重文騋鄭氏云籀文騋從飛

騋讖○○○○如騋有重文騋鄭氏音遂不○○○○輸輸鄭氏云籀文輸從飛霧辭氏作霸郭氏云霸恐是籀文霾字○○○○公謂天子○余及如如汝○○害不余及

計見存三百八十六字

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之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遂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至今在燕京國學大成殿之廡門之左右豈物之顯晦自有時耶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敢妄議然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爲臣下祈祝之辭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伯冕畿內諸侯

從王于狩臣下述其君語天子之言呼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秦漢已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宗也迪自爲諸生往来鼓宥十餘年向傳師求於民閒得之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既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傳

大夫國子司業潘迪書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國子祭酒歐陽脩奉詔承事郎典簿尹忠承直郎博士黃溍奉議大夫助教祁君璧從仕郎助教劉閶承務郎助教趙璉從仕郎助教康若泰同校

府學生某亮刻

獵不能作也歐陽修集古錄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于奠鼎武事刻于鉦鼓征伐之勳表于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蹟啓世諸儒以石鼓爲無所據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徵詞紫事或可得之而韓愈章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愾讋夷夏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爲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于書田獵雖城行之至于天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公後世以爲絕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實蒙以爲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岐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籍之則有據矣然爲諷爲不見道固宜獨怪愈于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于詩不得見之石鼓之嗚自杜甫尚嘆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耶曰繼之桑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

一時所訓非禮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攷于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我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董逌廣川書跋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爲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又已訛況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文謂之獵碣其文不止三公也吳曾能改齋漫錄

爲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知徐浩何據也韋左司應國朝崇寧中蔡京作碑雍取十鼓置堂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胡世將資古紹古錄

古蹟記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剝苔澁蘚澁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鼗嵯峨戞戞牙讀難聱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爲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于所當行止于所當止今位置窘澁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畧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寫惟字參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益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于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翟耆年籀史

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考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爲宣鼓而當爲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杜預之爲若言也雖不曰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卽石鼓所質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爲車攻之辭亦已明矣鼓辭既不爲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既能明記岐蒐爲成王

之覩則其不能明記此覩之有鼓雖爲不備若較之專用籀體定爲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　古今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皇之讀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以曰爲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前若夫伐石爲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衆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托物爲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後漢橋元之廟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爲銘辭則曰是用鏤石作兹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勳焉邕之

謂勳者甚橋嘗尅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間用器而三器同爲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必專爲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勳爲明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　紹興壬子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冠難以來不知何在莆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與昂同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文多不錄　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摽棧疑鄭本不眞也　程大昌雍錄

温彥威使三京得僞劉銅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于白水遂西狩岐陽　姚氏寬語修作集古錄設三疑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歐陽修作集古錄設三疑鄭樵指以爲秦鼓馬定國指爲後周物近人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爲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墓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之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爲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蔓草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眞卿干祿字刻於大歷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爲衣食業摹拓爲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

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
謂金石遺文淵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爲
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爲融鄭元
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
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沈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
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錄於隋氏而指爲近世僞物也
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
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於世
及觀蘇勗敘記尤喜予言之爲得也則夫隋之不錄
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爲甚備而學者不敢

爲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
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爲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
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
小篆之作本於大篆丞陘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
丞字從山取山高奉丞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
始於秦也唐初去字文周爲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
耳使文帝鑄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
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緯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
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其鼓
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

頑類今人爲碓磴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
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
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
司馬池知鳳翔復聚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
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口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詔
以金塡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
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
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
知則拓本留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
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

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異同并攷覈字書
而是正之書於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
洽君子而質焉（王厚之復齋碑錄）

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
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
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
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石之
質頑性堅若世爲碓磴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
謂是秦篆因其以殿爲也見於秦斤以丞爲烝見於
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可爲帝亦可謂

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殷盻字正當從山取奉盻高憑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尹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彥威使三京以爲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爲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能書如斯亦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

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爲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修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趯趯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蓋即石鼓趯趯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他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即我其用道之謂也曰之子于苗即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遵徒嚣嚣徒御不驚即徒騑孔庶避从既簡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悠旆即其旂鼎旂之謂也曰赤芾金舄即葦勒壎壎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即來繹天子之謂也曰決拾既饮弓矢既調即秀弓孔碩彤矢翼翼之謂也曰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即左驂旛旛右驂騤騤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我麃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遻遻之謂也曰佌佌俴俴即翼翼田若反之謂也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秀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滺沮之從即于水一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敺其特之謂也又況石鼓漫滅者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爲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錄遽以是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爲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時洪武乙丑夏五月趙古則書

朱存理鐵綱珊瑚

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

後歸于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馬定國定爲宇文周時所造元天台劉仁本爲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子謬妄固不俟言跋復謂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繆稱如是而以其言爲可信于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爲遼闊勗眞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眞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爲史籀書嗣眞高宗時人而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爲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

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于近見傳師跋乃知第十鼓其先益嘗有僞爲者至傳師而眞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邪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塡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資古錄

四字本益亦未見此也（楊慎升菴外集）

岐陽石鼓文有謂爲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皆鑿鑿有據其言眞如岳峙不可復撼第廣川有其學有其識有其辯而無其筆故不勝藤葛糾纏確論反晦耳鄭樵謂爲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瞽說迷謬不足與辯韋應物謂爲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眞如少君古强之徒會目睹其事也馬子卿以爲宇文周時作益可笑（郭宗昌金石史）

石鼓文據楊升菴金石古文載其全文謂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家予讀而驚歎已錄于京師古石考中

然陸文裕深謂石鼓經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訪靡餘力咸存斷缺歐陽公集古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貢古所錄僅多九字孫巨源于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近世吾衍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諸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爲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諸作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如楊用修之所從來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爲奇固不若闕疑爲愈今細讀十詩古致翩翩恐非用修所能辦然用修謂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懷麓堂稿絕不道及何也孫承澤庚子銷夏記

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眾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眾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口驀句驀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驀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謂兩上古文苑有藩藩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爲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川修舟盆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聚或友悉舉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何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口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攷資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黎氏格鬬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治埃裨海獄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艱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僅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大用修之本既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譌苔蘚澁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

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見立夫詩亦云岐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攷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朱竹垞曝書亭集序

石鼓古文苑云周宣王狩於岐陽刻石鼓文十篇風雅逸編云石鼓詩周宣王獵碣也鄭樵謂文是秦篆温彦威以爲西魏文帝所作王厚之趙古則皆力言其非斷以爲宣王之時史籀之書乃丹鉛錄又云岐本周地平王東徙以賜秦襄公自此岐地與東山極相類或即是周公作耳益當時始紬殷命歸此益追述歸時道路之艱苦有勞人恨士之思焉以耀兵講武其云告於太祝即周禮太祝之職所謂軍歸獻社則前祝是也且周公無逸以嗣王稱成王立政又云告嗣天子王矣則所稱來嗣王始尤爲成王無疑諸說又何紛紛歟毛先舒古堂集

古文籀文學者不能盡通諸家釋音不無傅會之失如君子員員邁邁員旂鄭潘說皆不了按古文旂游本一字云蚑員亦相通楊讀爲君子云獵云游益得之矣漫有魚潘氏讀魚爲鶩疑漫有重文愚意魚當是小魚二字小魚合爲魚字猶小大合爲尖字

也鐵大斯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古文苑所載石鼓文乃韋樵取薛尚功鄭樵王厚之施宿諸家之說集錄爲一編潘迪撰音訓多所採取而搜羅最備者莫如朱竹垞尊之石鼓考附于曰下舊聞之後同時有南豐劉凝撰石鼓文定本所摹篆文以搨本爲之主而參以薛尚功鐘鼎款識其例凡搨本全者用圓圈識之仿佛者無圈搨本所無以薛本補者用方圍并雜採詩文薈萃成書成于康熙乙巳在石鼓考之先視朱考稍畧然亦精審惟其用方圍處取今所行鐘鼎款識校之亦不全合款識係崇禎癸酉所刊恐非善本然定本亦未可盡據也又從舊帖中檢得胡正言所摹縮本石鼓文石刻乃本其師李登所輯薛尚功楊升菴二家之本細校之不但與今本款識多互異之處即較之搨本亦有數字不同又金石圖列鼓形高廣次第皆備然七八兩鼓仍同音訓而與今位置不合且其所摹間有數字全缺而今搨本反分明可辨者亦有全存而今無一畫見者且有筆畫與搨本異者大抵諸家著書或但據舊本傳寫故覓無一書與今搨本脗合者朱文藻跋

第一鼓避歐其口薛鄭皆作孫字云今作饑未詳音義云鼓作皷猶槩之省爲近鼓同邑吳東發云鼓作皷尾

其鎡鄭云鎡大斯也音臺其猶潘云或作猶字省白耳以水切嘉定錢竹汀云按詩並驅從兩肩籀文或从豕耳潘說是吾遭字說文次即汧水耳

汧殹鄭云讀如繫錢云秦斤以殹當也字按汧殹字不應作處字訓從水名不應作處字訓從郭云讀如繫錢云秦斤以殹當也字按汧殹字兩見尋繹上下文當是水名

即古池字春秋曲池池亦作陂虵池古通用池亦有移音燕昌按爾雅汧水篇出自不流郭注水泉出自停成汧池可證淳淵燕昌按水經注汧水篇其水東流歷澗注以成淵正合盃眾淳淵之文又云潭漲不測出五色魚正合下鰒鯉處之鮪云魚鰒鰒黃帛其鱗又鮪二字錢云當是小魚二字錢可廬云句法與潛有多魚相同燕昌按爾雅鮥小魚鮪小魚也郭注家語曰其小者名繩此鼓既有小者名鮥又曰小魚又曰鮪是大小並陳應從錢氏釋小魚爲得也

其鎡鄭云鎡讀作盛與俎豆之俎同說文側魚反乞及反博雅膚謂之脏鄭作胾吾邱云郭云鎡吾邱云當是筵字說文次即筵字筵與筵通籀文加皿又加一水耳

第三鼓止陕施云鄭本下有陣止二字今攷碑本戊此二字上下相承不容有陣止二字于其間又陕字鄭云今作陸薛作唋疑爲跌字潘云陕疑作陸吾邱云右邊乃矢字合作陕木詳句曰我戍止陕爲陸近是鄭漁仲以陕爲陣又顛倒其文疑陕爲跌字下章升道則以止字譌世字施武又子又溢出與鼓文不合矣

第四鼓飤衍章云則可錢云此字兩見前協原濕陰陽當讀戶郎切即古行字從彳亍口燕昌按此字今闕自宋以來模本俱作六字玩家藏宋搨本剝蝕中後協或陰或陽或當讀戶郎切即古行字從彳亍口燕昌按此字今似作嵗與弟九鼓驏下一字作嵗相同乃知作六馬者非也況上文既曰四馬其寫又曰六轡口則六馬之文天一閣本依古文苑釋文於別此處斷無六馬之文天一閣本依古文苑釋文於別本割一六字補入其割裂之跡可按也

第五鼓深昌口薛鄭本旦下有戶字俾磨

滅不可辯同邑任文田云戶卽扈字古戶與扈通徐鍇說文引春秋傳作扈蕩扈之吳鬼牀云此處戶字當是扈從之義上林賦從橫馳騖上林賦扈從橫馳曜武揚威上下文似言畋狩將歸而遇霖雨從臣多有阻水濟涉之事至以驪背貨物扈從遠渡深水故曰極深以扈出于水一方也第六鼓微口薛釋微章釋徵有重文吾邱云未詳趙魏云石本作徵或作徵或作徵存以俟考吳東發云此疑是臧字廣韻甫一切芳夔薛作集韻音秩說文歪也此从彳與走通用芳夔薛音合鄭云疑卽俞字音譬施云上雖磨滅上从音尚可追尋云今作夔錢云卽游優與優游義同首薛云从𠂤从目蹈凡夫云二非从合也潘云恐是晤字古从𠂤从口蹈凡夫二日五日並合文當格加秦盟和鐘銘小子西夏四方昌宜及他欽識二日三千之類並二字合格○章云薛鄭本吾下有孫字吾邱云眞本及古者並無孫字在吾字下不知薛鄭何以增入必有誤燕昌按石本無之蓋亦割裂本語也○燕昌又按施氏曰此鼓乃向傳師間所搜訪而得之者每行惟存四字自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之由故今四字而上磨滅者傳師皇祐間所搜訪而得之者每行惟存四字自

所存者皆斷續不成文今按石上截鑿作曰無傳師跋及見天一閣本後有傳師跋云舊傳石鼓其數有十乃韓文公謂具載其文亦不相類遂尋訪於岡里獲一鼓雖湮沒既久文形半壞驗其書體眞得其跡遂場而置之其數方備皇祐四年七月日記凡七十八字與雍錄及金薤琳琅所載相同乃知傳師所得者是第十鼓非第六鼓也施氏所傳闕之謂耳又梅堯臣石鼓謂有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闕沙又失行近人偶見安碓牀云鼓作曰剝中央心喜遺象猶在旁以曰易曰庸何傷之句則施氏所謂第十六鼓也第七鼓尖章云石本作尖施云是小大二字小大具來卽魯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之義鄭作矢固非薛作尖尤謬第十鼓勿口章云石本作龜鄭云見龜多二畫與此不同代字則薛本所書最顯也燕昌按諸模本作伐天一閣本作代疑是勿蓋勿伐盥咊東發云石本作龜通作掩禮曰大夫不掩羣伐過殺也書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註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所以戒其貪殺也燕昌按章云石本作勿伐薛氏作龜相似勿伐作水薛作天一閣本有剝蝕與

代鄭作伏朱云勿龜勿代疑是勿翦勿伐盥咊東發云勿龜多二畫與此不同代字則薛本所書最顯也燕昌按諸模本作伐天一閣本作代疑是勿翦勿伐盥咊東發云勿龜勿代疑是勿翦勿伐盥咊鐘文謹案石鼓文相傳以爲成周獵碣自古著錄家如書斷書後品述書賦注元和郡縣志法書苑法書要夢英十八體書金石錄鐘鼎款識諸道石刻錄復齋碑錄風雅遜編能改齋漫錄九朝編年備要古文苑止齋集伐檀集嵩山集洛古要論金薤琳琅弇州文稿升菴外集金石存諸書並稱爲宣王大狩所作其形諸詞賦者自韋韓蘇而外如侮聖俞宛陵集蘇轍欒城集張耒宛邱集洪适盤洲集

揭傒斯秋宜集吳萊淵穎集宋濂潛溪集及文翰類選載李丙奎賦燕都游覽志載羅曾賦亦以爲宣王之詩董逌程大昌郭宗昌孫和斗毛先舒諸家則斷以爲成王時所作鄭樵因其文往往與秦器相合因指爲秦刻楊慎丹鉛總錄從而和之全祖望遂謂此鼓必不出于秦前而馬定國創爲宇文周時之說和之者又有溫彥威劉仁本焦竑顧炎武萬斯同諸家陸友仁據北史亦以爲元魏時所刻集古錄籀史二書則并疑其僞論斷紛紛殆如聚訟玖其文與車攻吉日相類故指爲宣王時

者最多集古錄謂韋應物以爲文王時刻今韋詩尚在實作宣王且云宣王之臣史籀作則并非傳寫之譌歐氏誤以韋韓異也左傳成有岐陽之狩竹書大狩史記曰推之是月無丙申郎與鼓文不合足破千古之惑而博雅如顧萬諸公偶然失攷亦附會時石理亦可通至謂爲秦周魏三朝之物則妄誕殊甚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云陳倉有石鼓山而其說皆儒者好奇之過也鼓文歷久殘缺韓蘇二歌已有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糢糊半已似瘢胝詰屈猶能辨跟時之語歐陽氏所見四百六十五字趙夔所見四百一十七字胡世將

後成周二千餘年僅據文字之間妄生異議楊愼和之適與升菴外集自相矛盾其謬奚待言哉金史馬定國傳謂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攷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今其辨不可得見然既云引據傳記而史不稱述僅云以字畫攷之其萬餘言中茫無實據亦不問可知且定國以西魏大統十一年十月西狩岐陽見之于史爲宇文時物據周書太祖本紀魏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十三年太祖奉魏帝西狩於岐陽高祖紀保定元年狩於岐陽天和三年行幸岐陽事凡四見至謂鼓文仰蘇綽所作則大統十一年綽方爲度支尚書踰年即卒使鼓文果出綽手當在十一年之上何以十月無疑今攷第九鼓有曰惟丙申之文近人海寧俞君思謙以南北史記曰推之是月無丙申郎與鼓文不合足破千古之惑而博雅如顧萬諸公偶然失攷亦附會其說皆儒者好奇之過也鼓文歷久殘缺韓蘇二歌已有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糢糊半已似瘢胝詰屈猶能辨跟時之語歐陽氏所見四百六十五字趙夔所見四百一十七字胡世將所見四百七十四字薛尚功所見四百五十一字潘迪所見三百八十六字孫巨源所見四百九十七字吾邱衍所見四百三十餘字劉梅國廣文遴所錄與潘迪同馬騊所見三百二十字高士奇所見三百二十五字牛運震所見三百二十二字吳玉搢所見三百十餘字張養浩詩則以爲僅餘二百七十二惟都穆得見宋拓本有四百二十二字多寡亦不一也鄭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最爲完備然亦止四百六十二字楊愼乃謂曾得唐拓本有七百二字之多馮惟訥古詩紀遂採入逕

詩中陸深金臺紀聞始疑其妄自補綴迨庚子銷夏記曝書亭集反覆辨之而其僞迹益顯近海鹽張君燕昌又以北宋本參放甲秀堂本上海顧氏本重摹于石儀徵阮中丞元督學浙江時亦取天一閣本重刻于杭州府學於是好古之士得以家置一本心摹口誦益以見楊氏唐拓之說欺人甚矣今就家藏現存拓本摹錄得二百八十三字半參放宋拓暨諸家摹本補釋闕文共得四百六十四字抱殘守闕期于徵信而已益石鼓自鄜餘慶重遷之後流徙無定元明以來久

列國學乾隆五十五年

高宗純皇帝臨雍講學見石鼓原刻懼其歲久漫漶爲立石欄以蔽風雨別選貞石摹勒十鼓之文俾海內士人便於椎拓

御製重刻石鼓文序從韓愈詩定爲宣王時物洋洋

聖謨昭示萬古臣昶仰蒙

恩賚得瞻全帙誠

熙世之隆規藝林之盛事也臣謹敬仆裴藏諸家塾爰以石鼓冠是書之首志榮遇焉

又按音訓中間有攷證舛誤者如第一鼓茲邑寺射義同其來大即案鼓當是持字與下文秀弓寺射義同其來大字下尚存半字作氵中即字皆書作𠂤而宋本大字下尚存半字作氵則非即字第二鼓君子漁之案周禮漁作獵廣韻獵同漁漁字疑即獵獵二字省文籀文加水爾其字當从攴篆文与與司相似此云籀文漁从寸牘說也第三鼓田車既安既字當从宋本作孔其口趚口趚字下石本並無空字第四鼓彤矢□□矢下止應空一字當是重文成句第五鼓柬口至自廩中空十二字宋云墨本舊有薆薆迄湔盈濟君子即涉流汧殴泊泊薆薆舫舟西遹湯湯戶二十

餘字今按宋本作柬□□疑是字□□□汧殴泊薆□□舫舟□遹湯戶自廩中有二十字迄湔之前亦無薆薆二字遹上作𠂤釋爲西字恐亦未確第六鼓獻乍桑作盤衛三行之上既知其闕二三字則並應別一空格又除師叔旁今本旁猶作阪第七鼓首行而字上應空數字後字之下具胖之上應空二字第八鼓末云施氏墨本有馬麋晢若等字按麋字宋本作麛說文麛獸之所食艸也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此云馬薦當是馬食之艸下二字應就艸言義故三字皆從艸說

文艸部末附諸字云左丈大篆皆从𠂇此鼓扁蓋二字及第五鼓葬字並从四屮與許愼說合益信此爲大篆無疑也第九鼓丙申下應空二字驗下應空二字驗下今石本尚存半字作𠂤則非識字第十鼓載北之下尚有勿口勿代數字釭窒朱本窒作寓口鹿口口避口其口口轡鹿下應空一字其下應空四字此類皆繙氏之誤然其所釋較前人爲長況石刻久與十鼓同列國學後人藉以攷驗茲故附錄而條辨之其餘摹錄訓釋諸家傳于今者譌謬尚多不及深論也

金石萃編卷一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夏

峿嶼碑

諸家刻本高廣行字不等

峿羕自兖州湏獵納淢

萬門黃印龍州狀周

黍禹貢兖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玄纁璆鐵銀鏤砮磬東夷厥貢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青州厥貢惟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厥絲貝厥包橘柚錫貢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璆鐵松怪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峿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玉貢厥包橘柚浮于淮泗達于河海岱及淮惟青州厥貢惟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厥絲貝厥包橘柚錫貢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璆鐵松怪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峿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玉貢厥包橘柚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鞏幹羽毛齒革惟木楩柟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瑤琨篠簜惟箘簵楛浮于江沱潛漢逾于雒至于南河豫州伊雒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瀦豬道既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雒達于河厥貢惟金三品梁及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厥貢璆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侖

暗歌遲眠卽夙訖冬次岳麓異音陌裂音析鼯音教罔墮躍往求出竅華恒泰衡嵩陲事裒獻稃挺禪鬱溶墊徙南暴幅員節別界聯魑魅夔魖窳舞蒸螽音磷

右長山刻本釋文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書侈分蠆書匾刻韓退之詩峋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益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

崔融所云則似見之益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也宋宋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益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峋嶁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中後倶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於嵩麓書院者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升菴集

酈道元水經注云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通水理也或曰此卽金簡玉字之文云升菴外集

余來爲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於地中卽欲往觀之而未能又明年爲嘉靖乙未之秋楚士有摹神禹碑來遺者快觀而諦觀之旣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石帝禹刻四字考韓昌黎峋嶁山詩劉禹錫寄衡州詩及盛宏之荆州記云南岳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岳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岳文云高四千一十丈由數說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岳登祭而刻石此山卽此碑無可疑者湜若水甘泉文集

禹碑釋文楊殿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游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釋之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僞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釋之耳如較廬山紫霄峯刻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欠釋及以此二字楊釋爲人旅非古文語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郎瑛七修類稿

按峋嶁碑非篆非蝌世多疑其僞然路史云述異記
空同山有堯碑禹碣淳化閣帖云有禹篆二十字今閣帖止出令聶子星記齊其
尚九字羅氏不知何據輿地志江西紫雪峯下石
室中有禹刻篆文七十餘字止鴻荒漾余乃攝六字
可辨又云夏禹撰真靈之要集天官之寶書以南和
繩封以金英函檢以元都印原禹之先得元女之法
開鑿洞天盡立五岳名山形擬靈寶文是則禹嘗閱
在名山者最夥今所見僅此雖已再模亦可寶貴庚子
銷夏
記

按夔門觀中之本今已無存然僅七十二字則較嶽

麓本少五字嶽麓本乃自前明張季文僉憲長沙得
之蜀士未詳其名而後人遂以明之蜀士訛爲宋之
蜀士也周櫟園云嘉靖甲午長沙太守潘鑑得於書
院後小山草莽中即宋人摹刻者其說不同未知孰
是至衡山本則自明嘉靖間發於地中在今峋嶁峯
下雷祖殿後湛若水有記或云此亦摹本其眞者在
一山洞內須人仰臥撝之而知之者少故無流傳者
雖有此說其是否莫可定也至釋文亦不獨楊升菴
本尚有沈鑑釋者其中字多不同如以洪流爲漁池
以永奔爲烝奔之類又有楊時喬釋者則不同處尤

多前半多以三言爲句因之用韻亦異又有郎瑛釋
者蓋升菴與沈異者十一字沈與郎異者二十二字
至楊時喬所釋同者僅十八字或云衡山本即取岳
麓本翻刻其言出自潘稼堂果爾則其爲宋刻耶不
應得自山中而又刻諸山中且爲明刻耶不應同在
嘉靖間而既刻之既埋之又即發之湛記中何茫然
不知也恐稼堂亦是臆度耳汪師韓韓門綴學

按昶所藏峋嶁碑有四一在雲南昆明一在四川
成都蓋皆楊慎所摹慎謫蜀人又謫戍雲南故也一
在長沙不知何人重勒據顧璘跋乃明嘉靖初太

守潘鑑所得今在書院之旁一在西安康熙中毛
會建所刻昶皆親至其下摩挲審視拓而藏之後
見一拓本乃明安如山筆依楊氏本所摹其石閣
在紹興禹陵石墨鐫華及金石存謂楊時喬嘗刻
於棲霞嗣後容瑞刻于甘泉張襄刻于新泉精舍
見甘泉文集又有高氏刻本見墨林快事及縣刻
本見黃叔璥重立峋嶁碑記康熙中通江李濬刻
于黃縣亦見所撰記則不止五石矣攷夏帝王
皆嘗南巡故舜葬蒼梧二妃沈於瀟湘洞庭閒而
今辰州大酉山爲夏禹藏書之所水經注亦謂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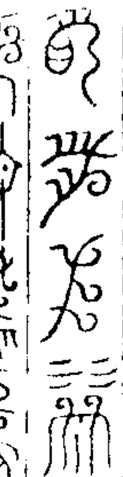
得玉檢於衡山證之昌黎道人登山偶見之語是峋嶁禹碑無可疑者第此碑自南宋始出故歐趙皆不著錄後來攷據家如楊慎楊時喬安如山郎瑛諸人深信不疑餘皆斥爲僞物今亦究無確證唯古今樂錄載禹治洪水上會稽山作襄陽操云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荅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煩下民云云其文與此碑大旨相似然會稽衡嶽地既懸隔且三代樂章類皆後人附會未可據以爲憑也益唐虞時去古結繩未遠周禮所載三皇五帝之書其形制已不可攷即較之科斗籀文亦當有異以四千餘年後之人欲辯四千年以上摧殘剝落之字豈能別識而好古者或附會穿鑿或途改竄點致失本眞仍所不免是書姑依時代編次其釋文以楊慎本爲正

沈楊郎三家各有所長參注於下又近日錢唐袁氏家藏無名氏刻本按李濬碑記知石刻在濟南長山後列釋文當即楊時喬所釋之本與諸家異者五十餘字則不能逐一分注附著楊釋之後以廣異聞

殷

比干銅盤銘

石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四寸四行行四字下刻周愚宸跋今在汲縣比干墓上



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資

書曰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若銅盤銘則傳曰汝刻久矣元延酺閒衛卿路學正王公悅曾臨摹石上推官張淑記之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資是宜也按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有石題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後魏孝文帝南口覩幸弔祭刻文墓上又云一在

偃師唐開元中縣人耕地得銅盤篆文奇古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爲是實則是墓有二而文不同然亦未嘗無辨也大抵衛爲殷墟本商王所都比干葬此地里不遠無論漢魏以來歷代追崇而夫子亦嘗口而識之曰殷比干墓今石刻尚存則此墓爲無疑矣而況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即設若有墓則魏孝文之祭弔何于此而不于彼夫口銅盤以立疑似之口豈若求古來之墓爲眞耶即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因銅盤以立信然哉今觀

斯墓前有土岡右有泉源則延祐石刻之釋文地形得之特字畫與汝刻稍異而剝落失眞斷碣已臥荒草閉矣若藏茲二字據字形當從志釋此不必強爲之說今並載之而重摹石上皆萬歷十五年夏五月

周思宸跋

比干銅盤銘張淑釋其文爲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寧於焉是保高似孫緯略以右爲左左爲右前後二字亦如之靈爲寧保爲寶據篆文求之高說當不誤獨靈字當從張淑益篆文微近齡字齡之與靈寶之與保古字多借用耳

次景集

銅盤銘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似非三代語第銘字頗類漢淮南王故宮所出古戈銘而輒謂武王封比干墓抑何據耶余故集金石古文彝器外斷自岐陽石始而不以鼓名他如衡岳壇山比干季札墓題諸書皆妄自附會不能隨人悲笑也

金石史

衞輝府志曰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畫失眞萬歷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薛尚功鐘鼎欵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一作前岡後道藏一作靈一作寧茲一作於寶一作保今考之張邦基墨莊漫錄曰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稚唐李朝儒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欵識一十六字獻之於朝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儒退出其盤然則此碑之得自鳳翔不自偃師即其爲何代之物不可知而比干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也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比干墓在汲縣北十五里宣尼題字或出後人傅會魏孝文唐太宗碑文具在可證其不在偃師而薛氏遂題爲封比干墓銅盤系之周時毋乃信之太過乎張邦基又謂政和中得自鳳翔按汝帖刻于大觀已丑已載此銘政和紀年乃在大觀之後其不足信明矣元延祐閒衞輝路學正王公悅臨摹汝帖刻于墓上推官張淑記之公悅秋澗之子也墓之有此銘實始於元時今所傳者明萬歷中重摹本又非公悅之舊矣此銘文字奇古自非漢以後物其以爲封比干者則無確證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諸書傳比干墓在汲縣而太平寰宇記云偃師縣比干墓在縣西北一十五里疑已誤傳鳳翔之墓尤

謬其文頗似李斯傳國璽繇密茂美當是秦漢人所爲亦必非商物也（畢沅中州金石記）

按一統志及金石志以爲偃師有比干墓銅盤銘所謂比干墓者非殷比干乃漢何比干也偃師志何比干汝陰人漢武帝時廷尉墓中以銅盤爲誌出于唐開元中後傳自汝刻延祐開王公悅墓石張淑記之明周思宸又重摹上石皆在汲縣是誤以何比干故李濂通志以爲孔子手書梅鼎祚以爲武王所作皆非事實且啸堂集古錄金石古文皆作右林左泉而汲縣石刻作左林右泉以爲按地形改正不知右林左泉本地形不得妄改左林右泉從汲之地形也釋文集古錄作萬世之寧一統志作藏金石古文作靈集古錄作于焉是保餘俱作茲焉是寶（河南府志）

億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建元二年有大理信見表自此以下至後元二年凡爲廷尉者十九人皆不見何比干名字未審縣志何據（武億偃師金石遺文記）

億按何比干事附見後漢書何敞傳云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縣志引此脫正字敞傳注引何氏家傳惟載爲汝陰獄吏決曹掾後爲丹陽都尉又載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家傳鋪揚事

盤高八寸五分深四寸五分開六尺四寸銘十九行每行十九字今藏揚州徐氏

散氏銅盤銘

用大嬴游𠂤用田𠂤自濶沇以南至于大沽一𠂤二𠂤至于衆木𠂤自濶沇以南至于邊柳𠂤自濶沇雩殷雩殷𠂤于𠂤𠂤于𠂤𠂤于𠂤

用江云淵下同大𤰞孔樊江並云僕汪云鄰江云說文擭放獵字或作獵古从鼠字多作葛𤰞與葛形亦相似江說是也**散邑迺卽**樊云散用田既誤**散用田**自漕文江云季娟鼎凌作峯此孔云觀樊云爵有重文二或非重文下並同**厥**鉉第四行第九字皆緻二孔汪並云濾樊云漕江云漬說文漬邑中溝古尚書作濶下同**涉**樊云洮汪云沛恐誤下並同**呂南至于大沽一𢦏**表江云小雅毛作外陽裏在內陰箋云濁不得父皮胞乎說文夷上衣也从衣从尸或从舟从又右又通接說文古文播吳云牧古文播从手从田从禾从又右手也說文述古文作𨑨此从辵从彳亍在反文與此銘同**𢦏**孔云散說文古文播吳云牧江云黎史黎作𥫱此从攴當亦若或从卩从邑云垣墉者籀文城作𡍮垣作𡎴堵作𡎴也此𡍮字反文卽及字與若同說文及从卩从又手也象形江云从艸从又右又通接說文述古文作𨑨此或若字从右省口說亦通也**漸**江云說文从水斬聲一曰水名出東郡東武陽侯國北入海樊云漸東武陽侯國北入海汪云漸水出東郡東武陽侯國北入海**林**柴誤樊云**木𢦏于受**及**尊**內陸

采加八疑是述字按此字左旁从彳與辵通孔云述樊云堵並誤下同**受**及**𢍏**說文从舟从又从𠬜舟相承也从𠬜从又與爭訓相反故从舟从又相付也**尊**內陸**𢦏**尊東**𢦏于**𢦏**𢦏**尊**東**疆**右二文還从彳反**𢦏**尊呂東**𢦏于**𢦏**𢦏**尊呂南**𢦏于**御**𢍏述樊云孟誤**尊呂西至于**雁說文雁鳥肥大雁雁作个當是單字**尊𢦏于原**樊云厚誤下同**尊𢦏于**𢦏作圜孔吳並云周**尊𢦏于**𢦏樊云降下並同**二𢦏至于**徼石鼓文有此字薛氏釋爲徼孔汪並云說文徼循也樊云徼巡也**亦**江云說文襲也从人从夾夾亦聲一曰从大孔云从大从夾夾亦聲樊云从大从夾夾亦聲**此**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汪**江云說文汪深廣也从水王聲樊云汪大也**邊**樊云漫**亦**此从𠂤與下乙非同吳志虞翻傳注古大篆卿請爲柳古柳卿同字本柳字後借爲辰卯字詩召南鼒與鼎也疏引春秋元命包鼒之言而古鼎制聲一音與味谷或作柳谷是卿脉作絣**𢦏**復古从辵从卩卩之字通用**涉濾陟雩**濾邑作㵎說文虞取也从又虞聲寅鼎許子鐘俱釋作敢許子鐘作娥从又在反文與此銘同**𢦏**孔云散說文古文播吳云牧**涉**樊云陵江云从舟从又右又通接說文述古文作𨑨此或若字从右省口說亦通也**雩**樊云敷江云黎史黎同**呂西𢦏于𢦏**孔云散說文古文播吳云牧**鬯**遷**陟**

也孔云卽鴻字 癸云那江云毛 癸云雍誤下同 莫 癸卽鄭 慶井 癸云那江云毛 父敦那作井 邑田自揖 攝未高父簋高作曾孔云石 木尊 大 左 至于井邑步 尊 癸誤 大 左 邑西一步 戰 還 邑東一步 戰 還 步涉剛三步 井 呂南步于凰 咸江云師 同 癸云右並誤 尊 涉州剛 彝 登 麻降粟 栔 癸云國誤 二步 大人有 闢 司江云說文司變理也 慶田姜 義汪云魏郡有姜陽鄉墨 翟書義 从弗說文弗从ノ从ノ云左戾ㄟ云右戾是姜卽姜也下同 敗 徵江云妙也妙眇古通玉篇引書序側徵曖也嫄氏 戚 癸云孔云是玄字汪江同癸云玄字借 西宮 廣韻西宮穢姓 贏 褱 見何氏姓苑 逎 卑 俾 義通汪云斷誤下並同 慶田姜 義汪云說文司變理也 慶田姜 義汪云說文弗从ノ从ノ云左戾ㄟ云右戾是姜卽姜也下同 敗 徵江云妙也妙眇古通玉篇引書序側徵曖也嫄氏 戚 癸云孔云是玄字汪江同癸云玄字借 大人有 闢 司江云說文司變理也 麻降粟 栔 癸云國誤 二步 涉州剛 彝 登 麻降粟 栔 癸云國誤 二步 涉州剛 彝 登 大人有 闢 司江云說文司變理也 慶田姜 義汪云魏郡有姜陽鄉墨 翟書義 从弗說文弗从ノ从ノ云左戾ㄟ云右戾是姜卽姜也下同 敗 徵江云妙也妙眇古通玉篇引書序側徵曖也嫄氏 戚 癸云孔云是玄字汪江同癸云玄字借 西宮 廣韻西宮穢姓 贏 褱 見何氏姓苑 逎 卑 俾 義通汪云說文司變理也 慶田姜 義汪云魏郡有姜陽鄉墨 翟書義 从弗說文弗从ノ从ノ云左戾ㄟ云右戾是姜卽姜也下同 敗 徵江云妙也妙眇古通玉篇引書序側徵曖也嫄氏 戚 癸云孔云是玄字汪江同癸云玄字借 西宮 廣韻西宮穢姓 贏 褱 見何氏姓苑 逎 卑 俾 大人有 闢 司江

顯倒登師氏右（尾行補遺七字接）及左執彝史正中（十行第三字接）見小門人奚唯二字（并）原人嘼寒淮（錯入前行第十四字以下五字補接）人與丂襄貞（十六行第四字接）傳誥之義且爵旅則誓迺畀西宮和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濕田牆田余有爽䆮爰千罰千西宮和武父則誓乃卼圖（十行十三字接）司工虎之子（二文并）和豐父雩乃有司刑考田（此字旁已漫）井十有五夫正楀二大舍散田司土若羇司馬單罶易生（二文并）入司工馳君宰德父散入小子楀二田戎敗父教棄父夔之有司包州京攸邁罶皿（字形側）散有司十夫（接首行）用太僕（尾行補遺末二字接）畫

卼陟二封至于徼柳復涉濾陟雩虘原陖以西封于斁城虣木封于若迹封于若道內涉若登于厂源封都柝陖陵上岡柳封于單道封于原道封于魯道以東封于疑東疆右還封于楀二道以南封于卻迹道以西至于鴻莫楀上邢邑田自槁木道左至于邢邑封道以東一封還以西一封陟岡三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岡登柳降棫二封大入有司楀二田

且代祖字　或同國　爰同鍰　雩同于　彝代法字　丂同考　濕同隰　牆同壯肥也　爽古謨字　厂同崖　鬲同鑊　工同空　鴈同鴻　楀二乃境上兩字　土同徒　馳同馳　君同羣　嘼同獸

右古盤銘文疑者四字黃疑顓麻疑庠愛疑豪牆疑莊不見字書者二字沖騄文凡六章章末繫以分題與文開連書之曰二表曰十又五夫曰十夫曰義和某旅則誓曰西宮襄武父則誓凡經傳篇內分題繫章下題或別簡其不別簡者如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爲世子也句鄭君注云題上事教世子周公踐阼注皆云題上事又荀卿子賦篇宋禮等漢書禮樂志桂華美芳之類皆不別簡俗儒乃謂說衍字何證之此銘益可以識古書而祛其未睹矣此益小邦諸侯壤接而相與爭田亦若虞芮之爲者既而得請于

是正別疆域而盟焉盤則獻以祓血者文字遂古且記曰殷人作誓其亦殷季物與汪曰殷疑殷
銘文十九行三百四十八字欽方輔君任云器重四十斤銘在腹中德量校銘文多不可強通其略益虞田邢邑田片散氏之田西宮襄兼祖敬二人始侵而復歸之散氏因表正疆域聚兩造之人於九月乙卯僤西宮襄兼祖敬誓而銘于器散氏未侵二人田故散氏無庸誓也自首至降棨二表記表田之事白濱涉至虞乃虞田邢邑田至降棨二表乃邢邑田就其銘文迹之益虞與邢邑壞接中界剛麻邢邑殆在虞之北虞田南至大沽西至黎城枉木北至剛麻東至粉邢邑田南至城道西至槁木東至道以東北不可知曰涉涉水也曰邢曰涉降登隊皆原阜也虞田曰吕南吕西吕東東疆右還邢邑田曰左曰吕東曰還吕西曰吕南即銘文反覆互證隱然可尋自大人有司至十夫記莅盟與盟之人兼祖敬西宮襄以下十五夫侯田之人是虞人大舍散田以下十夫皆散氏之人益兩造也唯王九月辰在乙卯記其時大僕以下記二人之誓辭舉爲圖大王于豆記表正田界之圖籍于器新宮東廷記其地末云執齎史益記作器之人散氏西宮武父皆氏也益周畿內大夫因輯諸君釋文閒有所見條記存之其不可識者不敢傅會求合也江德量跋

按銘中數見表字云一表二表三表益立木爲表即周禮土圭測土深正日景之法散于氏族不知其所出文有云散邑則以邑爲氏者也是銘爲散氏表正疆域而作故文中詳紀地至其見子經史者曰濱漢志干乘馬車濱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水經注濱水今淄水也今在樂安縣曰樂安縣地曰樂安屬勃海今鹽山縣地曰鄚漢志作鄳屬沛郡說文及江統徂淮賦作鄚與此同今永城縣地曰黎屬魏郡今濬縣地曰東疆疑即棗疆屬清河即今棗疆縣曰鄚屬涿郡今任邱縣地曰槁常山有鄗王子侯表作敲後漢書注今高邑縣也今柏鄉縣地曰槀漢志山陽槀莽曰高平今高平臣瓚音拓後漢書東平憲王傳作槀按州郡志高平前漢亦名槀莽易爲高平當以槀高聲近則槀字乃槀字之譌瓚音非也今鄒縣地曰高屬平原今德州地曰濕即漯字又作隰左傳哀公十年趙鞅伐齊取犁注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二十三年晉伐齊取犁邱注犁邱隰也今臨邑縣地漢志干乘又有濕沃今蒲臺縣地皆在齊魯燕趙之閒又井邑字凡兩見井通作邢邢國亦即今寧鄉縣地其餘諸名雖無從考見然總在近地可知若益是時諸侯封域互相侵奪故表正之以播告于衆殷人作誓此其證矣江

氏以爲周畿內大夫所作周都鎬京安得畿內有此地名乎孔吳樊汪江五家釋本皆就文著釋惟江本較爲精審茲並採之吳顥芳釋本以己意旋轉句讀謂古人文多如此然按古器款識往往有合并及左右讀字此商周簡易之識則然若文至數百字斷無淩亂參錯如此者至謂洛誥武成所以難讀則緣當時方策不一故前後易于倒置不得執以爲例也此說昶未敢信特其釋字亦有精確不可廢處因附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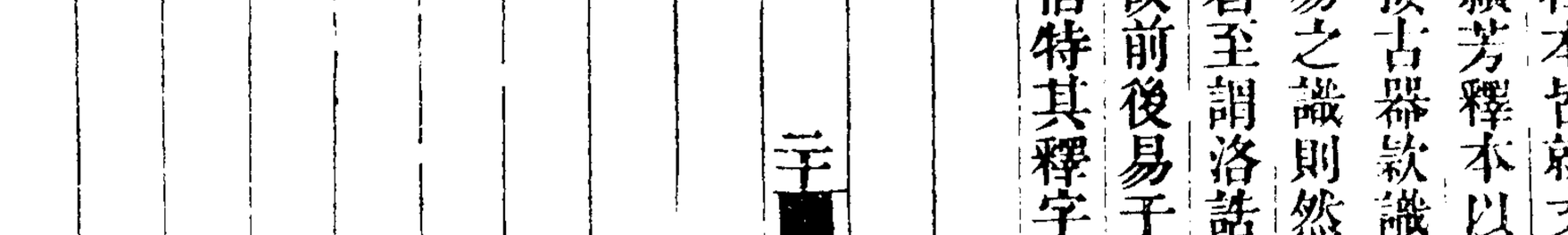
金石萃編卷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周

焦山鼎銘

鼎高一尺八寸深九寸一分圍一尺九寸六分銘十行行九字十字不等今在丹徒縣焦山寺



周說文周密也从用口　顧炎武曰周从用从口　程瑤田曰周从用从口　庸也　程云宣子　治徂徒程云疑征　南中　仲程鄒並云古作古格字程注及還二字江云還鄒云如並誤　于佳惟　九月既望十　甲戌王雨各古格字程注及還二字江云還鄒云如並誤　于周　說文周密也从用从口　顧炎武曰周从用从口　程瑤田曰周从用从口　庸也　程云宣子　桑于圖　徐云室嗣司程疑周云室嗣司　冰甲也隸昇甲食于

古文孝經孔傳云空顧鄉黨云佐案此乃紅字古與工治作嗣紅通見漢書酈食其傳董仲舒傳兩注嗣紅者治工也一說司空也王懋竑徐云道顧鄉並云頗側則反徐云民顧以程顧鄉汪並云作沪錫女汝公爭衣當申帶束二字諸家釋為東帶並誤倒也戈周珱戠說文踐有枝兵也讀若棘也亦讀若棘二字音義同戠古通古勒字古矢字見古孝經敦攷攷古通攷敦同攷攷敦同攷攷敦同攷

伯內門立中庭右見于邢敦永叔釋之謂中其庭立而祝與邢皆在其右此二語明晰甚矣穆公入右戩立中庭北嚮見于戩敦入右牧立中庭見于牧敦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庭北嚮見于伯姬鼎宰忽入右彔立中廷呼號中入右見于何敦宰宏右頌入門立中庭見于周司成頌寶尊彝諸如此類有一足以知右之文對中庭而言之也益立於王之右者宣王命者也入門北嚮立于中庭者承王命者也立于王右者有宰有司徒有公有伯有內史不必其一人也立于中庭者則惟玆作器之人爾立中廷之上一字其爲內門二字合寫無疑矣而亭林乃從諸家釋爲僉是衆人皆立于中庭豈不思大宗伯祭統之文與歐陽集古跋尾是器也可以昭見周家假廟祝冊之儀式補經訓所未言不特篆文之足寶矣內門既爲二字若依釋者又謂丙子爲二字則是銘凡九十五字也末行周篆周字旁作勹形則匕向內之文象主鬯執匕之義益亦持刀立戈之類非別有一字也故錄諸家釋而備論之林吉人得徐與公家藏釋文所釋惟寶字顯然非是餘則程汪所釋皆不遰也程穆倩釋本於時最著而及還字作遻字皆顯然之誤金石文字記惟佑字僉字顯然之誤益亭林必先見諸家釋爲僉而遂仍之耳　汪堯峯釋文惟還字顯然之誤

寺中石刻鄒氏釋本內如字佑字甫字顯然之誤　翁方綱焦山鼎銘考

宋人好辨識鐘鼎文字此銘獨未著於錄其出於何時何地不可得而知矣古器銘多用僉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僉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草薛尚功王俅諸家皆釋攸爲僉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僉勒即詩所云偁革也詩偁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或云轡首垂毛公則訓偁爲轡草爲轡首說文無偁字而有僉字訓爲轡首銅也明乎僉之即偁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靼勒也詩如鳥斯革韓詩作勒明乎勒之即革也詩偁革有鶡爲金飾古文偁从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合孔疏謂以偁皮爲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毀敦並有縞必字薛氏釋必爲縪案攻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讀如鹿車縪之縪是必縪古文相通此銘亦作必與康成注合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昆守鎮江之明年拓此鼎銘呈覃溪先生跋月先生以銘攻相示且曰卷中於詩僅箴種錄數首者以其有關攻據爾若薛鉞歌云千年自鎮隱君山一銘猶識宣王字郭梅歌云維昔宣王振周紀頗側弗作天顏喜湯之龍歌云憶昔周宣中興年吉甫爲作崧高篇方

叔召虎得見否圭瓚秬鬯今猶傳嘉爾世惠有成績用作尊鼎藏圖室太史遂以冊命虎端冊跪陳詞九月既望惟甲戌是竟以此鼎爲宣王時作矣今年夏袁州李奠基進士謁選來京與其論此奠基博稽羣書謂此九月既望甲戌是成王初年而愚終弗敢信也子盍爲我攷之昆不敏因述來書語以爲跋乾隆三十八年謝啟昆焦山鼎銘攷跋

按鼎銘九十五字其文有司徒南仲牛氏以爲宣王時物翁氏耆焦山鼎銘攷論其非是初攷常武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毛傳誤解太祖爲命將于太祖之廟故漢書以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數詩爲宣王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所作古今人表遂以南仲與召虎方叔並列宣王之世蓋其沿誤已从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尚書大傳四年伐犬夷逸周書文王五祀西拒昆夷備玁狁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後漢書西羌傳及通鑑前編引衛氏詩序云昆夷玁狁之難命將遣戍皆文王時事足與鄭箋孔疏相證又出車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亦與采薇詩序鄭箋吻

合則毛氏之說矛盾顯然其爲文王時人無可疑也是銘釋者甚多林佶得于徐炯家者不知何人所釋程氏遂本見池北偶談汪氏琬本見堯峯集顧氏炎武本見金石文字記鄒氏儀周本刻于焦山寺合翁氏鼎銘攷中釋文共有六家今並採注于下又有寺中重摹本字畫訛謬之處不可悉舉則翁氏已詳辨之矣

壇山刻石

石高　尺　寸廣　尺　寸共四字右刻李中祐記額題吉日癸巳之記六字正書今在贊皇縣學

吉日癸巳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狀地口口口口數千年鮮有知其奇古而往寓目者雨激風射日銷月鑠幾何其不遂堙滅廣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自亳社之鎮陽趙其扈郡也過趙日嘗訪此字於士大夫間郡守王君使縣人尋訪得之巖石之上令劉莊者因督工鑿取輦置歸我時人始驚口觀者日盈集又從而摹寫者亦何可支哉噫在寒山絕壁昧昧然人不知識埋沒口千年因宋公一言令遂出幽晦取愛重于時石雖不能言其亦感公之知口口口德矣中祐

昔閻其妙近幸權守于此而覩其眞且懼經歷久遠
一旦圮剝或墜于地前古妙絶之迹迺俾闕石糊
厥括以堅木鏡廳事右壁而陷置之覆益固護庶永
存而無他時五年孟夏二十一日權郡事李中祐記
并題額
嘉祐己亥歲秋七月丁未望日口石于部之麗口壁
令趙口口誌
吉日癸巳
匠人王和刻字

右周穆王刻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
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
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
不云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士人謂壇山爲馬跑山以
其字形類也集古錄
右吉日癸巳字相傳周穆王書案穆王時所用皆古
文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又穆天子傳史記諸
書皆不載以此疑其非是趙明誠金石錄
吉日癸巳四字趙明誠以筆畫類小篆爲疑今用周
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
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
石鼓爲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邪濂既手摹刻
於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宋濂潛溪集
吉日癸巳四字余從博古堂得一紙乃政和以前搨
本後又得三紙一爲贊皇翻刻本一爲中書謝從寧
刻本一爲吳恭順惟英刻本閒朱景濂曾刻于浦陽
書院未見其本庾子銷夏記
晉衛夫人謂李斯見穆王書七日興歎益卽此也宋
仁宗皇祐四年九月尚書宋祁自亳社之鎭陽遣人
求取此字郡守王君使人尋訪得之岩石之上州將
劉莊因鑿取以歸龕置廳事壁間宋吳興施宿謂舊
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則今所存者乃皇祐五年
權軍事李中祐所刻別本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宋公
祁在鎭陽嘗摸此字今按李中祐記則摹石者乃李
中祐非宋祁亦在皇祐中非慶歷也又顧炎武金石
文字記謂石今移置儒學戟門西壁乃中祐所刻石
非原石也襲于泉南泰太史道然齋閣見其所藏舊
本謂是穆天子舊刻雍正辛亥春蔣繡谷出一紙見
示吉日癸巳正與泰同而前有李中祐記記石平正
而吉日癸巳四字石多鑱損始知向時所見乃是李
本不復可得矣王澍虛舟題跋

按石刻本在贊皇山後爲劉韭輦至趙州廨李中
祐陷置廳事記中述之甚詳而集古錄以爲宋祁
所得葢誤讀李祐二字爲宋祁遂稱爲宋尚書潛
溪集又稱爲宋景文其輾轉傳譌如此中祐所刻
石今亦不存世所見者南宋重刻本也穆天子傳
載當時刻石有云升于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
石郭璞注謂銘題之文傳紀癸巳日凡二癸巳
至於羣玉之山一癸巳孟秋癸巳天子命重鴳氏共食
天子之屬以其地證之皆與今刻不合傳又云乙
酉天子西絕鈃隃注卽鈃山之阪一云癸巳游於

井鈃之山吉日癸巳皆注
去贊皇尚遠其一云癸巳以下當是後人商榷之
詞非當時別本有如此者且傳稱吉日不一如天
子命吉日戊午吉日辛酉天子升於昆侖之邱吉
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吉日甲申天子祭於宗
周之廟吉日丁酉天子入於南鄭吉日丁亥天子
入于南鄭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皆以四字成
文卽使傳有吉日癸巳之句亦與前後諸吉日同
例不必因刻石之後始爲此語也遍檢傳文皆無
確證惟云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東至於房注云

習鼎銘

鼎高二尺深九寸圍四尺銘三節二十四行行十七八字不等今藏鎮洋畢氏

房子屬趙國地有嶺山按嶺卽贊皇也漢以後皆
爲房子屬常山隋開皇中始析屬趙郡爲贊皇縣
至今猶仍其名壇山刻石當卽斯時其紀日不同
者是時穆王方於圃田爲苑囿置虞守盤游無厭
淹留逾月計丁丑至癸巳不過十有六日或如弇
山故事題石紀跡而傳偶略之歟

佳惟王元年六月既望古朔望字從臣望遠字從臣不同此用正字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太口口此行十八字蝕兩字許慎曰籀文叒字有仲
叡漢書古今人表作仲習許慎說文解字無習字有冒字習應亦冒字古文更乃且祖考覲冶卜事易錫習赤金古爾雅以爲即環字說敎作𤰞同
口口同上用事王才在遷此字上從省文曲中作夾又從卩從辵辵亦從彳從卩從辵未能析辨或即古文遷庶居井鼎家皆以井爲邢案周公子所封邢侯字從井從井者爲鄭地邢亭二字不同攷穆天子傳有井利秦有井伯是古有井氏應讀本字叔易錫習赤金古爾雅以爲即環字說敎作𤰞同即瑗字三采玉名習受休口口同上王習用絲金𠂤作朕文孝考字通用叡解字有究云古文作叡此從究從穴叡收收與又同義當即攷字之異文臼伯龔玉篇云龔煮也亦作薰案解字有薰然則龔即薰字古文牛鼎習其萬口此行蝕一字用卲紹古字作不子子孫孫其永寶

右共八十一字蝕者七字存七十四字疑者一字

佳惟王三四月既生霸霸字從月從革所謂月始生霸然也經典多借覇魄字爲之此用正字辰才在丁酉井叔才在此應是地名字事𠂤玉篇云小子𣪊應是徹字古文及書皆異而義總同以限訟于井叔我既賣賣女五口口同上父用斤馬幽絲限訟曰比則具我賞古無償字即用賞馬效口口此行十七字蝕兩字具復乃絲口此字蝕效父匝訟徹徹曰于王參門口口此行共蝕三字本枝用責徃徒賣賣絲五夫用百爰即鍰字鍰者鋝也古者以二三鋝鄭康成注許慎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蓋案尚書呂

刑其罰百鍰鳥孔安國傳六兩曰鍰陸德明音義馬融云二十兩曰鍰俗儒以鍰重六兩鄭玄說俗儒以鍰重六兩周官物重九鋝以鋝重六兩鄭不用六兩之義故以許書及東萊云爲證許氏之學即出于達故達亦以六兩爲俗說馬融則直用之矣小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亦承馬融之說史記周本紀鋝作率是借字又平準書有白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亦並即鋝字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鍰鍰亦與選字同罍鍰即選選率即鋝罪每云鋝亦云鍰此小子罍與井叔作罰罪之詞故亦用此爫即別字耳

叔曰才在王口此字蝕匽賣賸口口此行共三字不迮造从従

受兹王存乂切韻以爲即兹字五口此一未詳曰龍曰口此字未詳曰相事爰以告比匽畏口此行共兩字以

眉尊迺仲倗父鼎有登云古文及字與此同羊兹兹三爰鍰用到兹兹及

眉匽每借爲薛字于比口口此字蝕兩字口口蝕字舍轂散夫五

秉曰才在尚畏處處乃邑田比則畏復令命曰呰諾

右共百有八十二字蝕者二十一字存百有六十一

字疑者一字

眚古文鋝歲匡眾及臣厶私夫寇眉禾十秭韓詩曰陳錫數億及萬爲秭解字曰以匡季告東宮匽曰龙乃及乃弗迺尚書我興受其敗解字引作迺女匡罰大匡匽簡首于眉用五田用眾一夫曰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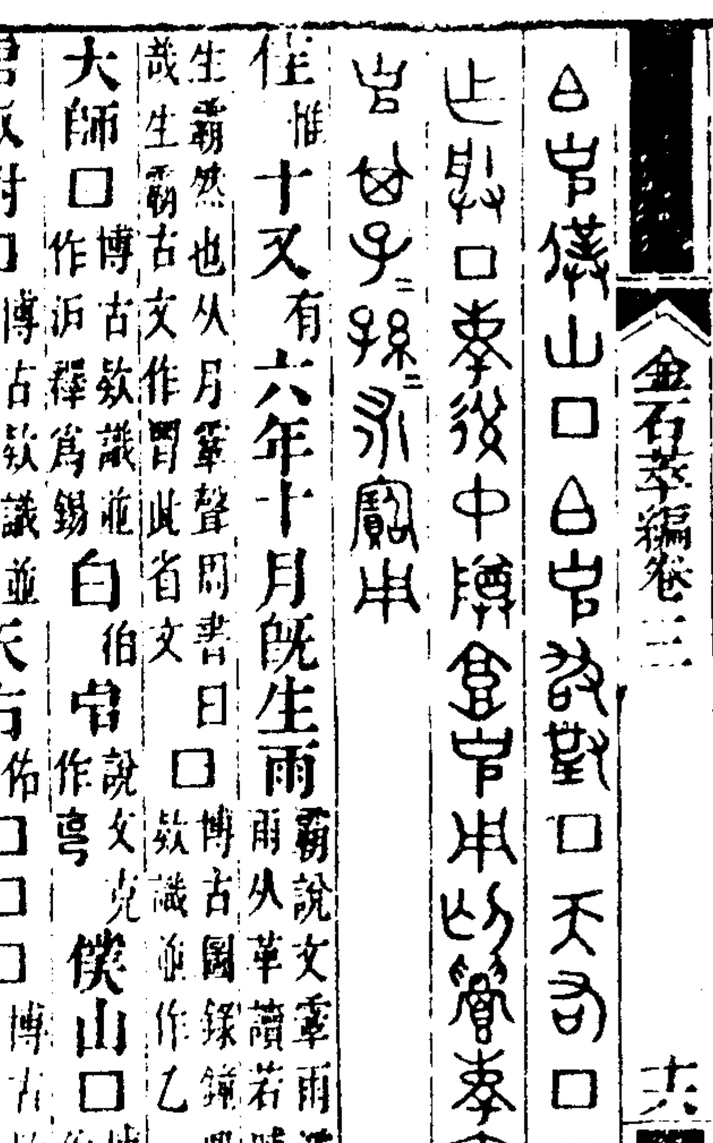
簡益字解字有嗌云猶文作棘漢書百官表倗益字亦作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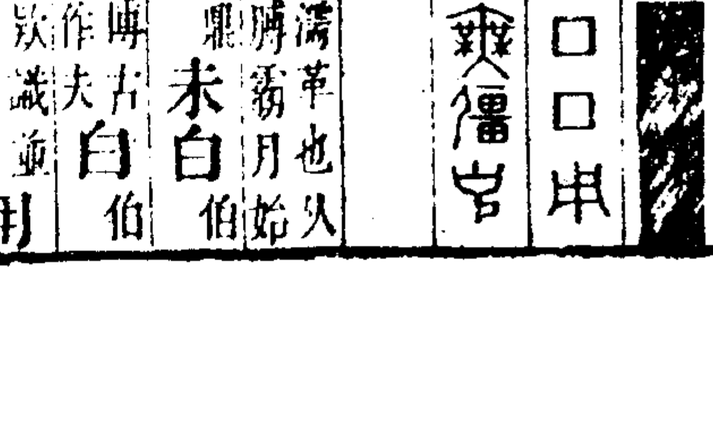
眞莫又古文以爲即鄭字用臣曰尊專口朗恒曰三四夫鮐首曰令即余字解字云余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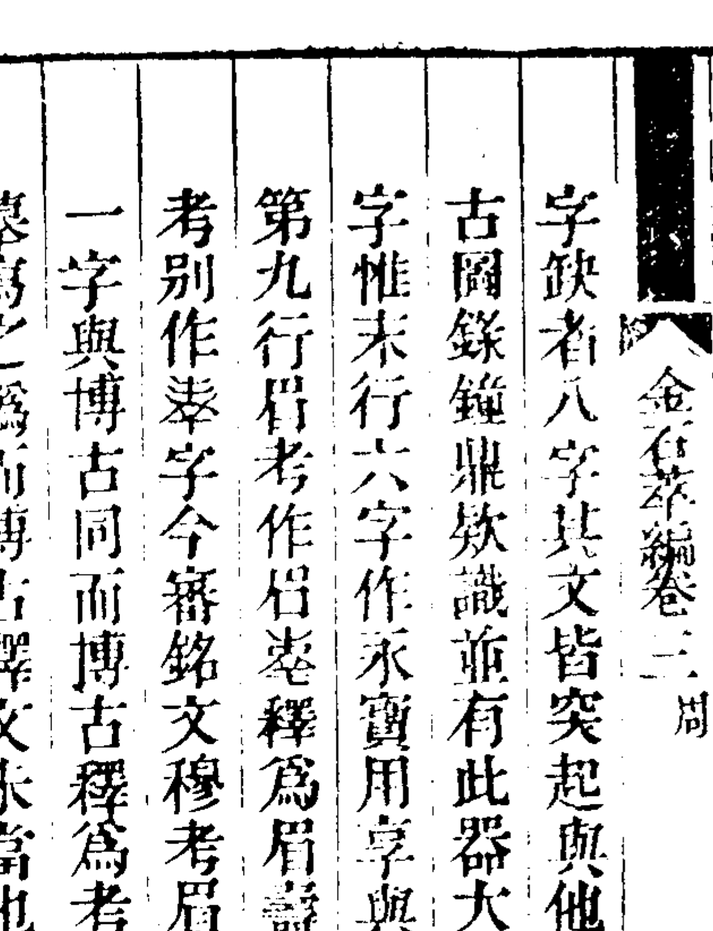
也邑田下尚有田字釋文闕第三簡案是季字非尤字言歲時有季嘗卽償之卽則女匡之罰大也朔從心從月恒之省文不從止丰疑非在字東載弗償古瘠字作瘵東是瘵之省文言歲歉不能償釋文以東爲秭以歲爲或非是一山山皆在秭夫字上皆其數目卽十二三四字也釋文一作十是矣至于山作私山山皆云未詳是不然矣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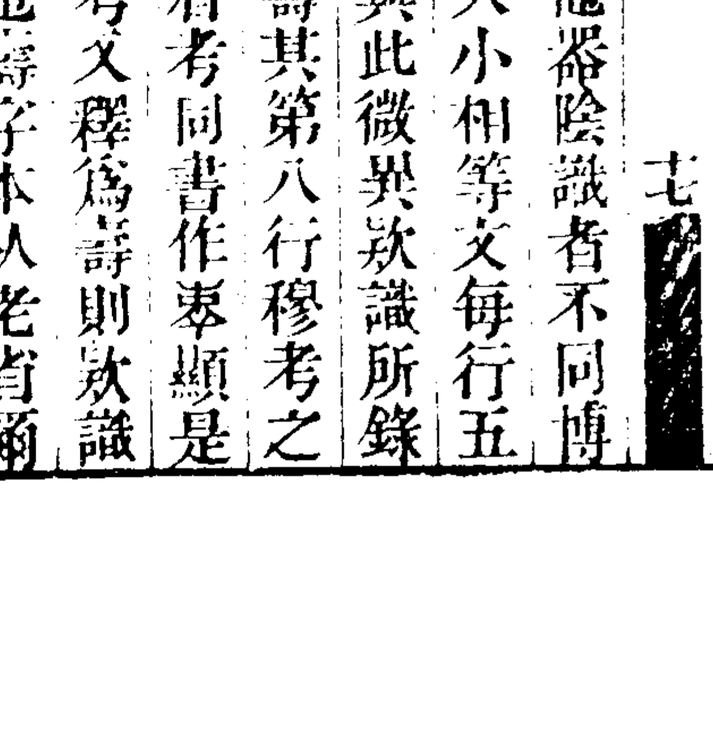
高克尊銘

尊高二尺一寸深一尺八寸五分圍四尺銘十一行行五字









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此文公謂鄭文公也是時狄入伐衛鄭衛隣國懼其來侵故使高克禦狄閔三年左傳鄭人惡高克注高克鄭大夫也博古乃以克爲衛人斷爲衛物其誤顯然欵識引其說遂改衛字爲鄭信有据矣鄭文公卽位在惠王之世去周初不過四百餘年亦非周末也古器銘首誌年月多有惟王二字否或云惟某月某日此尊紀年而不稱惟王當是鄭文公之十六年後克帥師河上止四年耳克後奔陳或在陳所作亦未可知

卯敦銘

敦高一尺四寸銘十二行行十二字　深一尺

隹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巳王在周康穆宮旦王各大室卽立中廷北向尹氏受王冊命卯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土于奠還自五侯五十又五邑甸人鄙人五夫用事・余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奠還自五侯五十又五邑甸人鄙人五夫用事・錫女赤市朱黃・用事・錫女鑾旂・用從王征行・錫女戈琱戟・厥彤沙・厥盾・用大正・錫女用兵・用政事・小子小臣・錫女鬯一卣・金車・奉・用宮御・錫女敜縣・旅・用事・小子小臣・錫女貝十朋・用作寶尊彝・卯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卯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仲駒敦銘

敦高一尺六寸深九寸二分圍五尺一寸銘二十二行行四字　器並四行行四字

隹十又一月王在成周旦王各大室卽立中廷北向尹氏冊命仲駒父曰更乃祖考事于大正・易女赤市朱黃・用事・錫女戈琱戟・厥彤沙・厥盾・用大正・錫女用兵・用政事・小子小臣・錫女鬯一卣・金車・奉・用宮御・錫女敜縣・旅・用事・小子小臣・錫女貝十朋・用作寶尊彝・仲駒父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中尊・仲駒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叙旁中仲駒父乍作中仲姜敦子孫永寶用享孝
仲駒父其國氏及世次皆未詳功臣表有騶侯駒左
傳有駒伯爲卻克軍佐則駒其姓也若曰齊景公卒
冬十月公子駒奔衛則駒其名也豈非公子駒以伯
仲而曰仲駒父耶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稱
周道也子生三月父名之二十而冠尊其名而立其
字五十爲大夫則尊其字而呼以伯仲也仲姜者益
仲駒父之母或祖也或以爲仲駒父妻則禮曰夫不
祭妻是以知其爲母或祖也按春秋凡婦人皆以字
配姓伯姬仲子季姜之類是也仲姜亦字配姓也齊
許申呂皆姜姓此則未詳其何國女夫器有用器有
祭器凡銘有享孝追孝祈禱者皆祭器九嬪職云凡
祭祀贊玉盞而玉盞之制不見於傳注今宗廟中乃
與珊璉是爲閟器豈鄭元所謂敦瑚璉簋皆黍稷之
器者歟宣和博古圖錄鐘鼎彝器款識錄薛尚功鐘鼎款識
按前後二銘文字相同前銘在蓋者皆反文左讀
後銘在敦口內者則正書也正書中駒字作鴟與
夷鼎同此器流傳頗多博古圖錄鐘鼎款識有三
品其二蓋器皆全　西清古鑑亦有此敦又有仲
駒尊銘文並同唯大小輕重不等耳山左金石志
載此敦云是方式則形製亦異矣仲駒之名不是
經傳博古圖錄引駒幾駒伯公子駒爲證是姓是
名不可遽定古者以字爲氏仲駒公子駒之後即
可氏駒襄十四年左傳將執戎子駒支注云駒支
戎子名國君之名未必命氏且下文姜戎氏注云
四岳之後皆姜姓仲駒齊之公子亦出于姜同姓
無婚姻之禮則仲駒不得爲仲姜作敦當非齊戎
二國人也

豐宮瓦當文

瓦當徑六寸四方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四形中一字今藏嘉定錢氏

嘉定錢君既勤得古瓦作𤰞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
甚奇古可愛並爲之考曰周豐宮之瓦𤰞即聲引鄭
康成大射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豐豐
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从𠂤說文曰豐豆之豐
滿者也从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
豆山象形𤰞聲說文曰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
亦誤矣當云豐行禮之器也从豆山象形并聲二徐
尚不知𤰞之爲聲宜更不知并之爲聲因而刪改耳
鄭君大射儀注云豐字从豆𤰞聲此正鄭君椅于六

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君舊說鄭引之也何以明蚌之爲聲也孝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字同一部古音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夬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末點鎋薛皆同爲一部詩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丰字雖未見於詩而害字從丰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八章悶宮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體濃體最近則豐字之从丰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秉部次于丰部許云从木推丰元謂此下亦當有丰亦聲三字徐氏不知而刪之耳秉與豐亦同部相近也从丰得聲者尚有夆玤二字從玤得聲者有蠭字契韌絜忲六字皆與豐字同部豐豐从豆拜蚌皆

聲口凶爲象形口凶與拜蚌原可不相聯屬故古文豐字無口明可省去又說文豐字上六畫皆當左低右高作拜形今本作拜平畫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數證質之既勤審定之庶無蔡中郎不分豐豐之訛

乎阮元揅經室文集

金石萃編卷三終

金石萃編卷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秦

嶧山刻石

石高八尺八寸廣四尺三寸十一行行十一字後刻鄒文貴記正書今在西安府學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剖判天下兼并諸侯海內賀平遂定六暴強戡亂禁止暴行振直方伐臣奮誅經時一過討厥威動四海莊義威德誼及臣下臣下修飭各竭其誠盡其忠事皆精潔施於後嗣化及無窮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世從土畫羊因開理功戰曰北滅亟

秦相李斯書繹山碑跡妙時古殊爲世重故散騎常侍徐公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節獲繹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己之舊跡焚擲罄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邑登繹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怊悵于榛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寵輅遠方登于繹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烟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

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模拓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爲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按史記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金石錄）

直長者爲眞本橫刊者爲摹本有徐氏門人鄭文寶依眞本式長刊者法度全俗可近于眞但攸字立人

相近一直筆作兩股近李處巽于建康新刻甚謬邱

右嶧山碑青社本斷裂多矣余得之習禮檢討寓見

陳思考論嶧山翻本次第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

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

縣第七然余於蜀中本未之見也楊士奇東里續集

唐封演謂魏大武登山排倒此碑有縣宰取舊文勒

于石其後徐鉉得模本鄭文寶刻于長安自此刻者

甚衆評者謂長安第一鄒縣最下而杜甫詩又云嶧

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據此數說則嶧山

舊石亡在開元之前其翻本或以石或以木矣則未

知鉉所錄者縣令所刻石耶抑即肥失眞之本耶而

鉉自謂得想于天人之際何也余所收二本一爲鄭

文寶本正臨自鉉者僅存形似無復神情其一本則

至元間翻刻據跋元祐中縣令張文仲又刻之矣此

又當居文寶本之下原文二段後段乃二世詔文都

元敬謂宜在石之傍文寶誤錄爲一而至元刻跋以

爲皆二世頌始皇語尤可笑趙嘲石墨鐫華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皇刻石之旁

子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不見秦刻其所刻乃徐氏

摹本故牽聯誤書然此碑非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

再見文寶可謂有功於字學者而宋史列傳不言其

能書殆以政事而揜之耳都穆金薤琳琅

嶧山石刻其文有云功戰曰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

功二字通用齊侯鎛鐘銘擊敏于戎功作攻用禮肆

師凡師不功則助牽王車故書功爲工鄭司農讀爲

功古者工與功同字金石文字記

前始皇詔一百四十四字後自皇帝曰以下二世詔

七十九字微小較然分別都太僕云鄭文寶不見秦

刻牽聯誤書非也史記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

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

臣從者名所謂盡刻始皇所立刻石者始皇六刻石

各異其文二世刻此七十九字之詔于六刻石其文

同也碑云親輿遠方即親巡又云陀及五帝即他字

惕升菴金石古文作施及五帝右旁他施雖相似而

左旁方卑則不同宜從他爲近又云燀害滅除害字

上無點象形似周金薩琳瑯誤以爲周非又云刻此

樂石封演見聞記曰刻此樂石人都不曉顏師古謂

以泗濱浮磬作碑是也又云功戰曰作功攻通用顧

亭林已論之余所收證者只五字又二世詔曰丞相

臣斯左丞相也臣去疾右丞相也去疾徐廣曰姓馮
御史大夫臣德其姓則不傳也按周史籀作大篆籀
文秦李斯增損大篆異同籀文作小篆亦曰秦篆張
懷瓘書斷曰李斯小篆之祖也當李斯覇秦滅六國
學荀卿而性敝刻上書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
姓其造書變古成一家法蔽絕後賢掩滅先軌使已
得專精獨擅也斯秉政嚴酷卒被五刑其書雄傑竟
爲百代典型太史所謂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而其
傳則固有不朽者在也予又考始皇本紀三十四年
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襍燒之觀此則博士
官所職者未嘗燒又陳倉石鼓亦得免于煨燼二者
乃前人所未發並附記之　陳奕禧金石遺文錄

始皇嶧山石刻在二十八年而碑詞有廿有六年上
薦高號之語與史不同按始皇紀始皇二十六年初
并天下議帝號稱成功號曰皇帝故曰廿有六年上
薦高號也至廿八年乃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而立石
焉上鄒嶧山爲始皇東巡之始立石嶧山爲始皇立
石之始而史獨不載其辭不可解也　盧舟題跋
竇宇記李斯所刻石嶺名曰書門始皇乘羊車登
金石文字記云古人功攻二字通用予又按荀子議

兵篇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惕倧註攻當爲功國
語辨其功苦韋昭註功與攻同　吳玉搢金石存
史記繹作嶧金石刻因明白矣作刻石因明白矣中
動作勫從童與婁壽碑因不勫心字同又校官碑董
並衕彈碑以府承董察古文尚書董之用威董皆作
葦檀弓鄰重汪踦注重當爲童張公神碑仙僮即仙
童古重與童本通也戒作戎从十十古文甲字戎早
等字因之攸作攸說文解字曰攸行水也從攴人水
省秦刻石作攸今此作攸蓋用水省之意優於許而
與攴則不相合矣親巡作窺軿說文又曰窺至也軿
車約軿亦古字通也又強作強上變口專作專中變
田建作建下變匕數作數譌車爲冐襲作襲諠皀爲
皂者作習省石筆德作德省中筆此皆于六書之正
不合或是古本磨泐鈔臨寫時以意增故未可知又
壹作壹金作金氒作氒極作極遝作遝此離五異猶
未失籀篆之正者也碑於明時中斷　黃汝亨沈閬中金石記
拔嶧山在今嶧縣東南十里水經注始皇觀禮于
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頴名曰書門大平
寰宇記李斯所刻石嶺名曰書門始皇乘羊車登
之其路猶在即刻石所也原石久毀世所傳皆後

人摹本東里竇集載陳思考論嶧山翻本有七今止存西安鄭文寶本江寧李處巽本紹興中屠駉本而已數者相較惟鄭模本尚餘古意因依其文錄之而二本從略爲思孝所稱青社本後有金人題字云嶧山泰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摹本贊皇李建中傳寫得之遺余會祖金紫公傳子孫四世踰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繼舊藏文籍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命善工勒於青社郡舍阜昌甲寅河南李仲虎志共八十餘字載于欽齊乘楊士奇猶及見之祕屢詢土人屬其訪求是刻卒

撫可蹤跡也吳氏玉搢又云曾見李陽冰書嶧山碑較鄭本差小而力綴筋懈與陽冰他書絕異疑好事者轉臨鄭本假托陽冰耳今亦不知其處

又按鄭文寶記稱是刻模本徐鉉晚年所得鉉校定說文末附篆文筆迹相承小異者十三字其中親言彳无無長六字皆引李斯刻石爲證然所載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集古錄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真宗皇帝東封此山兗州太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模刻于石歐陽公載于集古錄者皆同蓋碑石爲四面其三面稍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四十字而已既旁作丂而說文作丂必傳寫之誤

泰山刻石

已大觀間汝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于是秦篆字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輦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後世而碑作陲于後嗣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昆嗣史云施于後嗣而碑作親輦遠黎民大義著明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輦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後世而碑作陲于後嗣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昆嗣史云施于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書足以正史氏之誤碑既出斯立模其文刻石自爲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云金石錄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歷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剝摹石於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隣幾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於縣廨按其文泰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叙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竝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

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考其詞親音親輦音鄰遠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陲于後世史作理順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輦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後世而碑作陲于後世皇帝躬聖史云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格內外或謂爲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陲爲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

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君祠之東巋石高四尺四面廣狹不等載始皇銘辭及二世詔書世傳爲李斯篆字徑二寸五分宋人劉跂親爲摩拓得字二百二十有三近年摹本僅存臣斯以下二十九字末有明北平許口隸書跋乾隆五年廟災碑遂亡元藏舊拓本筆意同瑯琊石刻惟字形較大首端界一線中有裂痕首行上泐二字下泐一字四行請字下有分書兩行云岱史載秦篆碑僅存此二十九字余至泰山頂上從榛莽中得之恐致湮沒因口之口口以口口古之遺跡云北平許口并題字徑一寸其城內嶽廟一

石乃從此翻出者眞優孟衣冠也山左金石志

按始皇刻石之辭具載史記本紀石本頌詞久蝕惟存二世從臣名四行後并殘石遭火矣昶得舊拓本摹之其第二行止琊死言三字第四行提起作臣請具刻云云與瑯琊刻石連接者不同疑當時此處石已剝泐不能直書故爾金薤琳瑯又云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即此碑也從臣姓名五大夫制曰可諸刻異矣

琅邪臺刻石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制曰可

右秦琅邪臺刻石在今密州其頌詩亡矣獨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尚存然亦殘缺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盧江文勛模搨刻石側此碑也從臣姓名五大夫作夫夫泰山秦篆亦如此或以謂古大與夫同爲一字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款識有周大夫始鼎及秦

權銘黙首大安皆用大字蓋古人簡質凡字黙畫相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別無它義東漢時碑刻尙多如此金石錄

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以工部營造尺計之後言尺寸皆用此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袤寸許前知縣事泰州宮懋讓鎔鐵束之得以不

頹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字徑二寸其首行五夫二行五夫楊樛皆二世所刻從官名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少異石上下各刻一線爲界每行八字二行與三相間少違詔書與從臣名不相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別有熙寧中

蘇翰林守密令盧江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莒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山左金石志

按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凡七十二句末云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云云張守節正義言王離以下十八從始皇咸與

始皇議功德于海上立石於琅邪臺下十八名字並刻頌今石刻頌詞全餘二世詔書之前惟存二行一云五大夫一云五大夫楊樛據本紀則首行闕處是趙嬰名也蓋十八人之名每行一人趙嬰以前尙有八行皆始皇立石時與議之人非二世從官所謂石旁著大臣從者名者卽李斯馮去疾臣德之名與此無涉且以後十一行字迹亦頗不類證之史記正義其與頌詞同刻顯然史載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泰山登琅邪二十九年登之罘三十二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旬祓之間

立石頌功事凡六見二世效之不旋踵而已亡天下功德固安在哉自秦至今閱數千年之罘碣石之刻久已無傳嶧山會稽皆出後人重摹泰山石又毀于火而此石巋然猶存且一石中倂存始皇二世之跡金石不朽信有徵矣然安知非造物者屢留此刻以爲萬世好大喜功之主戒也

又按梁書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范雲爲主簿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今觀嶧山刻石及史記載泰山碣石頌詞皆以三句成韻與會稽同而琅邪臺刻石獨以二句且其詞冗長至有三十六韻之多亦與他刻有異

又按漢書藝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今大篆有石鼓文尚存史籀之跡趙高胡毋敬諸作久佚不見世所存李斯書惟此數碑而已衛恒書勢江式論書表墨池編載庾元威論書唐旋度論十體書並以小篆爲李斯所作與藝文志合顏師古漢書注獨云小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謬矣書苑精華載羣籍五十六種書小篆有二一曰周時所作漢武帝作汾陰鼎即其文也一曰李斯摹寫始皇碑敘皆用此體亦曰繆篆又有細篆書云亦秦始皇時所作夫既分小篆爲二又析李斯書爲二種并合繆篆小篆爲一鑿空牴牾莫此爲甚附辨其誤於此

右瓦當文字 共四種

瓦當徑七八寸各種自一字至十二字不等

右瓦得之阿房宮東北土中其文僅一衛字按史記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又長安志云瓦作楚字者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

以別之今衛字瓦當是秦爲衛國作宮室之瓦考史記索隱六國與宋衛中山爲九國又臣瓚云秦并六國衛最後亡漢書地理志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衛雖後亡當於六國並作宮室衛之爲衛猶楚並爲秦瓦朱楓秦漢瓦圖記朱氏云衛字瓦當秦爲衛作宮室之瓦也予得一片字殊不佳制作亦劣友人處獲觀其五大小精粗亦不一且有庸劣而近隸體者祖龍之世不應簡陋若此按漢書朱央長樂甘泉建章諸宮皆有衛尉卿一人掌宮門衛士公車司馬令大誰長令衛士令衛士寺近在宮掖亦應各有題字豈精者爲秦作衛國公室之瓦餘爲衛士屋宇之瓦歟申兆定涵眞閣秦漢瓦當圖說

長衛侯衛司馬旅賁令丞尉主簿等二十二官皆屬焉考宗正都司空上林農官之屬皆有瓦當則衛尉

右衛字七瓦秦漢瓦圖記云云敦疑爲不然若衛字爲秦宮瓦當得自咸陽北阪不應得自漢城又不應七瓦爲字大小及輪廓文飾各異攷漢百官表衛尉

并宮內周垣下區廬瓦也故形製不同如此程敦秦漢瓦當文字

蘭池宮當

右瓦得之漢城西考水經注云渭城縣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雍勝器云咸陽縣二十五里有蘭池宮故定爲秦瓦其曰蘭池宮當當字未詳按三都賦云玉扈無當注云當去聲底也今當作底解未知是否再各志有上林儲胥亦爲漢瓦儲胥潘籬也宮底之與落籬義亦相倣存以俟考秦漢瓦圖記

三秦記始皇引渭水爲長池築爲蓬萊山刻石爲鯨

長二百丈是爲蘭池元和志秦蘭池宮在咸陽東二十五里以地考之此蓋其宮室之瓦也涵眞閣秦漢瓦當圖說

右蘭池宮當趙文學得自咸陽考漢書地理志渭城有蘭池宮不言何帝所起又楊僕傳云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蘭池宮在渭城文選李善注云咸陽縣東南二十里周氏陂南一里有漢蘭池宮據此則蘭池宮乃漢宮非秦宮也而三輔黃圖因史記始皇本紀有逢盜蘭池之說遂與阿房興樂並列而曰爲秦宮矣本紀云爲微行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夫曰微行曰夜出則不在宮中可知又曰逢盜蘭池

則無宮可知正義引括地志云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亦不言有宮然則史言蘭池者特著逢盜之地漢乃因池以建宮耳烏得爲秦宮哉黃圖又云蘭池觀在城外此則別近漢城之觀與同名非此

蘭池宮也　秦漢瓦當文字

右長生無極自咸陽以南濱渭而東直抵驪山北麓廢堡陂垣間在往得之故士人目爲阿房宮瓦其文大率與首三瓦相同而長作常極作極者則不多見

自急敕也從羊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唐韻己力切故極字可從敬得聲　秦漢瓦當文字

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近時士人得之太學得於咸陽篆法圓渾古妙諸君皆斷爲秦瓦或

阿房宮故基　涌眞閣泰漢瓦當圖說

右瓦三其二宋學博錢別駕得於長安市肆其一俞

當然與　秦漢瓦當文字

金石萃編卷四終

金石萃編卷五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一

魯孝王石刻

石高一尺五寸廣二尺三寸三行十三字
後刻高德裔記正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五鳳二年曾世四年六月四日成

魯靈光殿基西南卅步曰太子釣魚池益劉餘以景帝子封魯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　詔修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側有文曰五鳳二年者宣帝時號也又曰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五鳳二年者宣帝時號也又曰魯卅四年六月國鑄第四呂大臨

曰成者以漢書考之乃餘孫孝王之時也西漢石刻世爲難得故予詳錄之使來者有考焉提控修廟朝散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曼卿記

魯孝王刻石今在孔子廟中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爲史者則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泰誓十有三年者何自周人書之也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解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殆未讀史記漢書者矣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獻鎧銘曰周陽侯家銅三斛獻鎧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

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者曹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樂資鐘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金石文字記

按德裔題記以此書爲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鳳二年摶一出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摶埴之歲月則又以爲摶又其書極古質今雖模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爲篆皆不可曉　王澍竹雲題跋錢竹汀云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嗣則五鳳二年

當爲孝王之三十三年方綱按魯共王餘以孝景二
年立爲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此魯共王餘
之二十八年者漢武帝元朔元年也史表書曰元朔
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則是安王光未逾年改元
也準此度之則孝王慶忌自必亦以未逾年改元矣
既以元朔元年爲安王光之元年則自應以征和四
年爲孝王慶忌之元年而自征和四年計至五鳳二
年正是三十四年矣史表書曰後元元年孝王慶忌
嗣者據各國赴告之文書之非孟堅之失也蓋孝王
上承安王之制未逾年改元而其赴告於朝則曰後
元而爲此赴告之詞漢朝未能核正之耳

元元年嗣位若逾年改元也者此或魯國臣下諱言
未逾年改元而實逾年改元也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按漢書諸侯王表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嗣三十
七年薨則五鳳二年當爲孝王之三十三年與石刻
不合予因取表與本傳反覆校之如魯共王餘以孝
景二年立爲淮陽王二十八年薨表與傳並同計其
薨年當在元朔元年而表乃以爲安王光之元年表
稱文王唆十九年薨而傳作十八年則魯諸王嗣封
年歲史文固多牴牾此刻出於當時宜得其實也潛研

鴈足鐙款

鐙高六寸其槃圜一尺五寸建昭至故家四十五字
旋于槃下今陽平十三字六行橫列槃側後大厨三
字在底
之側

建昭三年考工丶輔爲內者造銅雁足鐙重三斤八兩謁護建佐博嗇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　中宮內者

向舍初省中富者弟五　故家

今陽平家凡畫一至三陽朔宮賜

徭小威

建昭三年考工丶輔爲內者造銅雁足鐙重三斤八兩謁護建佐博嗇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　中宮內者

弟五　故家

按此石以金明昌二年出土盡章宗明昌元年三
月詔修闕里孔子廟二年春興廟工據後方記乃
知提控修廟者卽高德裔也靈光殿搆于景帝之
子共王餘此石乃餘孫孝王慶忌時刻不知其所
用金石錄補謂周亮工宮山左時有人翻刻此石
易原石而去亮工所得拓本較俗本迥異今審石
本古質可愛定爲原刻其說益未確也近人高鳳
翰嘗鉤摹舊拓本餘姚張氏鐫之于木字畫譌誤
殆無足取

今陽平家盡一至三陽朔元年賜後大厨

乙巳秋陝西按察使王述菴祖札來以所得漢銅鴈足鐙款文拓本見寄或云此鐙卽揚州馬氏家所藏屬樊榭詩所詠也予按其文與樊榭所詠馬半槎藏竟寧元年之鐙迥不相同其非一器無疑且以證予曩辨樊榭釋文之誤所益爲不少矣　薛尚功鐘鼎款識載漢銅雁足鐙二行鐙二內者鐙一鹿盧鐙一耿氏鐙一其款文皆止年月一條未有更起年月爲二文者獨是鐙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之中有西漢文二焉尤重可寶也　後大周三字著其所賜之家此二文益皆其庋置之地故家二字筆如鐵綠亦與陽朔元年所補鐫也詳驗故家二字筆如鐵綠亦與首文微有不同　予今得王述菴所寄建昭三年一鐙拓文以半槎所藏鐙拓本形模尺寸比較規圜相去不遠而建昭一鐙其盤樣徑圜視竟寧者稍弱耳固知竟寧之鐙三斤十二兩建昭之鐙三斤八兩無可疑也若依樊榭所釋四斤十二兩則二器不應如此懸絶致使後人必有疑漢世權量不符者矣又漢世官名有卒史而無衣史且此字拓本尚極分明是

卒字也此器之文凡五十一字而樊榭所釋乃誤其四可不慎乎且鐙槃下刻字記年與工名者第可謂之款識亦不得謂之銘　戊申冬述菴調江西布政使予適以試事在南昌借此器來諦觀古光凝澤槃仰庪覆中承以膞下卓三趾以建初尺度之其槃凡爲圜二重外一重圜逕五寸內圜逕二寸其周輪高八分厚一分底橢而微長前近趾處微寬後近跟處微殺橫度之則前寬三寸一分後二寸六分也通計高六寸云以今營造尺度之通高四寸四分耳然此款文云重三斤八兩而以今權權之重一斤八兩則

漢權之較今權殺不及半而漢度之視今度殺不及十之八此予親見其器而得其權度之槩如此者兩

金石記

案元帝建昭三年造此器至成帝陽朔元年始賜陽平家陽平王鳳也鳳以永光二年嗣父陽平頃侯禁歷二十四年薨則銘云陽朔元年鳳子是時實被賜也考工二輔古者物勒工名制器之不苟如是漢有書佐今云律佐亦史闕文

武億授堂
金石跋

案隸銘所云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武帝更名爲考工中書謁者黃門鈎盾尚方御府永巷內

者臣官八官令丞皆屬焉漢時制器有屬尚方者世傳尚方鑑尚方劍尚方故治帳構銅三輔黃圖所稱作室上方工作之所是也有屬考工者臣瓚所謂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元康鐎斗所識考工工賢女及此器是也內者名附見少府下甘泉鐙內者宇凡二見外戚傳稱許廣漢女嘗爲內者令毆侯氏子婦王莽傳天鳳元年莽欲行巡狩之禮詔內者行張坐卧飾古注宣帝紀內謁者郭穰曰百官表云內者署屬少府是內者卽內謁者省文黃圖云署在未央宮續漢書云掌宮中步帳褻物薛尚功云內者有令丞奄人之職知漢時服御器物皆由內者傳宣銘故云爲內者造兼以避至尊也護建佐書無明文級和壺有護級掾元康斗有建護長疑當時鎔冶之職隨時而設故第見于諸器嗇夫之名不一外戚傳有暴室嗇夫張釋之傳有虎圈嗇夫韓延壽傳高陵有縣嗇夫王莽傳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齊安爐有典宮嗇夫元康斗有繕作府嗇夫當時在在有此職故表不遍載右丞宮令屬衛尉銘末云省者卽上林鼎監工之義綏和壺曰寶省太官壺曰永省元康斗曰義省其旨同曰輔曰博曰福曰光曰相者所謂物勒工名

以考其誠其例較周秦爲尤備已爲銘所云陽平家者鐘鼎款識有周陽侯家鍾武安侯家鈁西漢多此稱謂案恩澤侯表陽平侯有二陽平節侯蔡義昭帝元平元年封以宣帝本始四年薨陽平頃侯王禁元帝初元元年封永光二年薨成侯鳳嗣成帝陽朔三年薨侯襲嗣又孝成帝紀卽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陽朔三年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據銘所云按之宣帝紀詔賜丞相陽平侯義者時爲不合而鳳之沒又在陽朔三年洵爲王氏所刻無疑矣外戚傳載王氏之盛自鳳始成帝特重懿親斥先世之器以遺之銘云凡一至三是所賜不止一器而鳳遂鏤識以榮君賜後大厨三字刻以志所藏之地猶孝成卽言長安厨好時鼎言供厨金也飾以厞足揩始宣帝時鍾鼎款識有黃龍元年造者一永始四年造者一邠江馬氏有竟寧元年造者一

大泉五十笵

面徑四寸底三寸七分
左右列大泉面背各二

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

既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鐘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大錢範竊疑排纂譜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範形正方中央輪郭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曝書亭集）按錢範之稱不見于古舊唐書作錢模與範同義說文笵法也通俗文云規模曰範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此卽大錢之範以今所存莽錢較之大小分寸悉合前代著錄家如洪遵董逌諸人皆未之見也兩漢金石記載大泉範有四器底皆有字一曰宜泉吉利一曰吉利史方一曰大吉一曰金銀錫而此器底平無字別是一種蓋錢貨六品中大錢鼓鑄最多於此可見

孔林墳壇石刻二種

一橫廣七寸八分高六寸四行行三字

祝其卿墳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一橫廣九寸五分高六寸四行前二行三字後二行行四字今並在曲阜縣孔廟

上谷府卿墳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金石錄）

趙氏有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曰上谷府卿墳壇一曰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造趙云上谷郡名祝其縣名王莽時官名日易史家不能盡紀不知府卿祝其卿爲何官予嘗於廣漢屬國造橋碑論之矣應劭所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漢隸有吳郡府卿又沈子琚縣竹江堰碑云縣丞王卿則居攝墳壇所刻乃上谷府丞祝其丞也子未獲此二碑因說王莽候鉦故并及之（洪适隸續按隸釋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跋云漢志屬國置都尉一人丞一人又注引應劭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者命卿二人錄刻有武開明碑終於吳郡府丞其子榮碑中書爲吳郡府卿沈子琚碑有云縣丞王卿爲王卿諱某字季河琚史及碑則漢人蓋有稱其丞爲卿者此題不顯題辛君爲都尉而謂之明府則季君稱卿蓋是屬國丞也又錄續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跋曰碑有丞什加王卿尉縣竹傷卿姓名應劭云小縣一丞一尉所謂卿二人此碑丞

尉皆稱卿與廡說合

二石龍龍椁四圜而鑿其中刻之於內祝其卿龍崇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龍崇二以爲鑿崇以其三爲兩椁之崇十分其龍廣三而殺之以爲鑿廣鑿深上谷府卿龍崇與廣厚如祝其之數惟鑿廣十分其龍廣而三之六寸也他形制從同同在曲阜縣孔子墓前雍正十年廟官陳百戶移置孔子廟西齋

金石萃編卷五　漢一　十一

張埙曰祝其縣東海郡新莽天鳳改名曰猶亭山此在居攝時故猶曰祝其非左傳杜注夾谷即祝其縣泰山郡之萊蕪者也方網按漢志祝其縣東海郡下泰山郡則無之蓋左傳之祝其非漢之縣名矣兩漢金石記

近有以卿作鄉者謂漢時官制有鄉侯亭侯此省一侯字不知二篆實作卿非作鄉也古人省字義原顯明若鄉侯省侯字而止曰鄉則不詞矣山左金石志

趙德甫著錄跋此不知府卿祝其卿爲何官洪氏推爲郎府丞縣丞水經注載陽嘉三年碑云府卿規基經始予以丞卿漢人通名之故蓋亦有自周官太宰立其兩註兩爲兩卿丞疏以其兩卿丞副其長先鄭以後代之官況之故云兩丞也然則丞卿品秩皆相比從古則云卿依漢制則云丞近人爲文好用古官名稱知府曰太守知州曰刺史亦猶是也若漢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丞什邡王卿尉綿竹楊卿此又丞與尉並得云卿矣趙氏又云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案宋玉招魂所言像設居室及抱朴子云汲郡塚中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故司空張茂先撰博物志亦云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據此則像設用土木古已有是矣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五　漢一　十二

開通褒斜道石刻

石橫廣一丈二寸寬前段三尺二寸五分中段四尺五寸後段五尺五寸其十六行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今在褒城北石門

乃平大率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已郡使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大守鉅鹿鄗君部掾治級王廟史商茂張南韓岑等奚功作大守丞廣漢楊顯將相用始作橋格六百廿三口大橋五爲道二百五

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
九十四所口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
餘人凡廿六萬八千八百
附　宋晏袤釋文及碑陰題記
漢郙君修褒斜道碑字　南鄭令晏袤釋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走二千六
百九十人口通褒余口太守鉅鹿郙君部掾治級王宏
史荀茂張宇韓岑弟興功作太守丞口口楊顯將隃用
始作橋格六百二十三間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八里
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

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五廿六萬九千八百四器用錢
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
至京師去就安隱
漢中郡太守郙君修橋格碑凡百五十有九字漢明
帝永平六年刻拾褒余谷中其紀號先已官鐵盆銘
一歲紹熙甲寅三月甲子南鄭令晏袤从堰口口口
褒谷獲此刻於石門石門高丈餘側斷崖中先是糞田夏
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晏字畫始見口灣奇致古雋有
餘與允茲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
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

人起敬矛暇咎高皇帝興王漢中出褒入秦道由子
午蹉路崖籍自秦取蜀之石牛漸開通石門史雖不
書圖帝建寧五年衡宜掾仇審頌太守李翕郙閣碑
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勒石門錐基於秦
而開於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
鐫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楊君孟文从諮
書鑒通石門勳又從而廣之通道矣又十年至安帝
永初元年西夷虔殘橋梁斬絕復值子午凡十五年
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復通褒余
則此路自秦漢从來通塹屢矣今碑刻於永平六年

載漢中郡从諮書受廣漢蜀郡巴郡走二千六百九
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郙君部掾治級王顯史
荀茂張宇韓岑弟興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始作橋
閣六百廿三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
成就刻石紀之器錢粟米數於崖壁中去石門不百
步惜乎崖廣碑斲字有亡闕今所鑿栈道石窾具孝
通知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畫崴郙君楊君治閣
道於六年冬歲而王以建和二年紀石門之功已
不及此橋格事今乃遇口臺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
物之顯晦蓋有定數如此郙君楊君爲民興此閣道

三年而後成曾不肆勞而史逸其名非苔蘚封護至今又爲風雨所剝此名邕交摩滅余敬書碑陰俾来者有以取信焉更四月旬有六日臨淄晏東書

宋紹熙甲寅帥章德茂始得此刻故晏氏字原載之而隸續不及載也　晏所題記之前拓本尚隱隱有字蓋別有晏所釋文一段也所謂九年四月成就云云者當是其釋文之末一行而今拓永平刻文止有一百廿四字較之晏所記者一百五十九字尚少其三十五字又以今所見釋文末一行得見其末之十有七字則尚少其十八字然晏記中又尚遺失原文是所紀歲月也表文中似又有永平九年四月字樣晏表始得之爲文記其事然其地崖壁斗峻沿蘚阻深自晏令作記後六百餘年罕有津逮而摹搨者今巡撫畢公撰關中金石記乃搜訪而錄之文字古朴東京分隸傳於今者以此爲最先焉郡本晉邑以邑爲氏郡君惜未詳其名字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開通褒斜閣道摩厓字徑三四寸體界篆隸之間甚方整而長短廣狹不一余所見漢人書若諸城縣著

數字而以卅爲廿又引楊孟文石門頌出散入秦語作出叡入秦亦誤也晏既謂此文刻於永平六年又云九年成就所以婁氏字原載此刻云永平九年立此則非拓得其全文不可而今此拓本亦已艱致無由而臆斷之或婁氏九年之說有所據依耳　鄜君不著其名廣韻漢有東海太守鄜熙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因官居焉望出東海者也橋格即橋閣字然閣字本非其義格則枝架之名此格字當爲正也　兩漢金石記

右碑歐趙洪三家俱未著錄宋紹熙末南鄭令臨淄

內延光四年刻石亦此類也其文共計一百二十四字合之宋晏表所云一百三十九字其少十一字富

余橋閣作格並古字通　關中金石記

按是刻祕官陝西時所拓從前著錄家皆未見之

磨厓後有宋晏表釋文并題記晏所釋全文可讀知今本後尚有三十餘字爲工人遺拓蓋鄜君受詔興工在永平六年迄九年四月始成就也兩漢金石記云晏記前尚隱隱有字九年四月當是釋文之末行是翁氏僅見題記而不見釋文疑所謂九年四月者即晏所題年月故所撰年月表次此碑於永平六年耳褒斜道即今之褒城據縣令倪

學珠云自褒城而西南凡三百餘里懸崖絶壁漢唐題字隱見於叢莽間連綿不絶益宋以前路通興元棧道俱在山半故漢唐遺迹最多今棧道移而漸下遂不可摹拓矣又韓城朝邑河東山壁上石刻亦多而石淙南北摩崖尤不可勝紀又族弟敞昆云嘉陵江南北山壁上題字亦數百處然此種石壁古苔雜樹斫伐爲難必須長梯巨架所費不支并恐工人顛墜多傷民力皆未能羅致也并書于此以告後之訪碑者

虡虎銅尺

尺寸如其器今在曲阜衍聖公府

虡虎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虡哺銅尼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國子監博士孔尚任字東塘曲阜聖裔博雅好古丙寅丁卯間從故工部侍郎孫岷瞻在豐治下河在江都得漢銅尺一上有文字曰虡虎云孔自作漢銅尺記周尺攷周尺辨三篇極精核王士禛居易錄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末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當浙尺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孔東塘云漢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與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頒郡國謂之漢尺此或其遺數又引郎瑛云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自注云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爲尺謂之後漢官尺疑其非漢武也按隋志列十五尺一周尺即劉歆之銅尺建武之銅尺祖冲之之銅尺荀勗令劉恭所造之尺謂之晉前尺者是也二晉曰爻玉尺則世說所稱王敦所得舜祠下玉尺而爻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者也此比晉前尺爲一尺七釐矣四漢官尺即以文學爻景所得舜祠下玉尺而度之與始平尺同此則比晉前尺爲一尺三分七釐末嘗明言得周玉律以爲尺謂之漢官尺也王海所云相傳謂之漢官尺是後人謂之非漢人自謂也然建武銅尺即晉前尺漢官尺即晉始平尺今所見建初此尺則固可據以證建武及周尺者耳　後漢書郡國志虡虎縣并州太原郡前漢地理志注師古曰音盧夷建初六年爲章帝即位之六年辛巳上距建武五十餘年矣然于寄準此尺以度王莽時貨布及漢時諸器無不脗合者以此知建初尺與劉歆尺建

武尺皆不相遠而周尺之制亦可因以類推明矣

曲阜桂未谷馥云許祭酒鄭司農尚不能定周尺沈冠雲乃居然据以分田制祿殊爲武斷江寧周幔亭榘云曲阜孔氏所弄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兩面廣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沈冠雲周官祿田考尺同沈卽以此爲周尺且云沿傳十五等尺較之當以此爲眞周尺一切周官分田制祿悉以此推用矣愚按二君於沈氏之說疑信不同蓋稽古以闕疑致愼爲主桂君之言自不可廢然沈冠雲著周官祿田攷所繪古尺圖實與此建初尺無二冠雲云右圖

摹宋秦熙鐘鼎款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一周尺漢志錙斂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按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爲周尺卽此也蓋此於後人所定周尺中爲近古且最著云愚按冠雲所摹初非此建初尺而今驗其圖正相合則建初尺之卽建武尺尤爲足信矣 陾漢金石記

按隋書律志載漢尺凡三一王莽時劉歆銅尺一後漢建武銅尺一漢官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蕭吉樂譜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爲尺今聖府所藏造於建初六年或卽用奚景所制未可知也梁武帝鐘律緯稱祖冲之用古尺較今尺一西京銅望臬一金錯望臬一古泉一建武銅尺惟西京望臬微窊其餘皆同荀勗晉前尺以葬時貨泉依漢書食貨志尺寸積十枚校驗此尺適合十寸知後漢之尺與莽尺無差矣王制云周人以八寸爲尺蔡邕獨斷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是三代度量不相沿襲鐘鼎款識謂周尺與建武尺同友人沈彤用秦熙所棚計算周官祿田多與古制合者此尺校建武尺豪釐無爽則亦與周尺同也得周尺而夏殷之尺可以攷見矣昶嘗謂度量權衡皆有所起而莫不應黃鍾之管故漢書律歷志云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周宣帝時達奚震等議稱嘗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員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

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圖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臧動取滿論理亦通宋鄧保信縱累百黍定爲樂尺丁度等言據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員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黃鍾管內秬黍千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侖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皆同復將實籥秬黍再累者校

之即又不同朱載堉律學新說又云累黍有三法曰橫黍一黍之廣爲一分曰縱黍一黍之長爲一分曰斜黍非橫而首尾相銜近胡彥昇樂律表微辨之云劉芳依漢志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即橫黍之說公孫崇變古以一黍之長爲一分即縱黍之說元匡更出己意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乃是用一黍半周之廣爲一分初無斜黍之說據此言之則累黍一事從無定準良由古法鮮傳眞黍難得且黍亦未必定中者即有中黍亦復稀不齊難于考驗故衆說紛紜若是晉乎朱

載堉之言曰上黨秬黍佳者縱累斜累橫累皆與大泉合得此等佳黍然後可用若或不滿九枚錢之徑者愼勿誤用歷代造律而致樂聲焦急其失坐在黍不佳也世有深明樂律之原者訪得羊頭中產積累求之使無毫釐差忒以按古制庶不惑于繆悠之論乎因著錄是尺輒攷前人異同說畧于此以俟復古者擇焉

王稚子二石闕

二石下闕存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一寸碑陰宋人題記殘字一行正書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紹公王　君稚子闕

一高廣與前闕同舊並在新都縣此闕今亾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紹公王　君稚子闕

上闕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吏□□□□□□□□□□□□□□□□□□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下闕右雒陽令王稚子二闕王君名渙其字稚子廣漢鄲人也東漢循吏有列傳渙舉茂材歷溫令兗州刺史侍御史洛陽令以和帝元興元年卒今成都新都縣有渙墓此墓前之雙石闕也趙氏云本傳稚子嘗爲溫令而碑作河內令乃史之誤其說非也溫者河內之邑河內是郡名無令也碑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

尊益謂河內之縣令爾卽溫也先靈之稱宅碑所無
碑中縣字反系作縣洪适隸釋
崇禎十三年太倉黃翼聖知四川之新都縣余案祿書其陰曰西漢循吏云
釋以二闕字屬之至十七年解縣事歸出此爲贈云
二闕已橫卧榛莽中各失其下半截矣此後四川兵
戈雲擾人煙斷絕正不知二闕尚存否也洪趙所藏
二闕俱有全文故知其名湮歐陽所藏止刺史一闕
而又失去王君下二字遂不知爲何人止據碓字去
水加佳爲光武以後字定爲後漢人耳苟非洪趙兩
君子則今之見二闕者何從知其爲稚子哉丁酉正
月顧苓記嚴均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漢王稚子石闕載洪趙二錄甚詳崇禎庚辰余之官
新都卽古郪縣道傍二闕儼然在焉癸未余量移彰
南命工搨數本以歸中間殘闕共十一字據葛君常
云吳中藏本皆同其漫滅自何年已不可攷矣歲次
屠維大淵獻如月望日搨於六老人識同上

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高一丈五尺闊
三尺厚二尺五寸字逆三寸五分東向按王君稚子闕有
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
雍正九年沒於漳水中金石圖

新城王文簡泰蜀驛路後記所錄西闕正面曰漢故
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隸書其陰曰西漢循吏云云
行楷直下書又云石闕闕字中書已失之矣然此陰
以今拓本驗之乃是維陽令一闕之陰非河內縣一闕
之陰也文簡蓋偶誤記耳兩漢金石記
拓本楷書二半行乃王稚子闕之陰殘字也　國朝
成都通判陳耨漁祥裔蜀都碎事載此文劉涇所爲
也今錄於左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
吏稱王稚子葬于郪縣卽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
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
憐歷曲漢千二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
亭亭勞參峨嵋氣稟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子下風
以幸教旁薾而至有未及者其不躋如此予訪古石
類得秦石犀石笋漢石室石柱石闕凡物五若犀笋
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
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
尹莆陽蔡公爲維子作犀書榜以昭昏昏按闕面有
錄字三十一法度功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
歌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于顧陸并以告來者

此文以今所得殘拓本依其字數度之當是十一行行二十三字也東都事略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熙寧六年進士元符末除職方郎中卒有前溪集爲米元章畫友同上

王文簡所記王稚子二闕此其東闕也云此闕下方上銳疊石如累碁其巔如蓋覆之望之如翠堵波狀疊石凡五層二層刻人物之形三層象虎海馬五層師子也又記後人題字今錄于此

宛丘李昇符季士宏鄒膚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口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戩岷江張剛汴西馬中行同泛大尹清源口行楷橫書在第三層

唐安張察先至

紹興八年秋八口伯疆口漢同徐八分橫書在第四層

建安吳栻口赴鎮明年二月口皆謁漢循吏王口城東喪同之激口行書直下在第五層

若渾筍與桂口也於是新都口大尹莆陽口桂恐是桂之訛渾當是犀行楷書直下在第五層

金石錄云按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爲溫令而石刻爲河內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卒然則闕蓋和帝時所立也朱竹垞云漢書河內郡有溫縣無河內縣所謂河內者謂河內郡之縣令也史未嘗誤方綱按洪氏隸續已云謂河內之縣令爾卽溫也碑中縣字反系作線令以所見舊拓本驗之信然同上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錄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卷皆各爲之圖一闕其闕式一闕其畫象也又其第二卷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置維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子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刻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愚案此六字卽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卽衺字之

譌耳又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詳錄闕上題記之文按文簡此記作於康熙廿五年丙子在黃子羽爲新都令倩工拓碑後之五十一年而其時不但雙闕具存且闕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師子之形及逐層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更可知矣然此拓本漫漶太甚蓋出於工人之鹵莽若州字中直之岐出河字下點令字上半皆屬描失且其上數層之文皆置之不拓誠可憾也然洪氏所得拓本又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謂歲爲置則其剝泐已久又可知也前年門人陳和軒觀察入蜀

以拓本見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闕後陰之二半行耳然其拓法轉勝於此本以是欵善本之難得而此冊雙闕具存尤可貴也予既重感秋盒所獲之不偶因爲遍考前人著錄之文臨寫于後翁方綱跋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王君有二石闕先靈一闕沒於溝水今二拓本並存又有文柵顧苓題記可貴也曰河內縣令者君先爲河內郡溫令也曰故兗州刺史者由溫令遷也曰先靈者猶言故也曰侍御史者坐考妖言不實罷刺史又徵拜侍御史也雒陽令者由侍御史還爲令也合

二闕而書君居官乃備予斷之曰此溫與雒陽二縣民各爲君建一闕故各題其縣不然何以一人有二闕一闕只追書前官而不書卒於其位之官也華陽國志曰明廉侍御史洛陽令王渙字稚子鄴人此只書卒於其位之應爾也書河內縣令而不書溫者雲漢正義引定本作縕是晉雒陽令書法之不應爾也予故曰先靈一闕是溫縣民之所建也君之在溫也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君不以字行而二闕題曰王君稚子者矣君以元嘉元年病卒於洛陽民立祠安陽亭西柱歌以薦食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罔人盖又人人無不呼爲王君者矣乾隆乙巳大雪前七日石公張塤同上

黃小松所藏舊拓本字尚顯存惟緑字損剝趙德甫釋緑作縣謂稚子嘗爲溫令而刻石爲河內令者益史之誤洪氏指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益謂河內之縣令耳卽溫也予以字証之溫通作縕隸釋所存緑字卽縕字之轉今此拓本緑旣全沒益當宋時必亦有殘蝕遂致誤認爲縣案詩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傳少溫藉義並與縕

藉同則石刻舊必作縕也稚子見古樂府亦言渙從溫補洛益證史爲非誤雲漢正義溫字引定本作縕　授堂金石跋

漢王稚子雙闕今只存漢故兗州刺史雒陽八字餘不可得惟此雙闕拓本尚存二十字久在江寧龔鹿樵家乾隆丁酉董小池雙鉤一本寄贈易數頓石友求取原本越八年乙巳之夏駿嚴侍讀道甫爲易作緣遂歸小蓬萊閣子羽令新都時值蜀中雲擾讀蓮蓀居士集中寇警諸詩想見干戈戎馬之苦幸得歸老江南優遊泉石其手拓片紙自覺可貴今復爲黃氏所有亦一奇也錢唐黃易識於祥符寓館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按二閟已亾其一相家藏舊拓本先靈一閟尚存全蝕者惟四字耳稚子爲河內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作謠云王稚子代相令金石家皆釋爲河內縣令曲爲之說武君儀獨云線卽緼字緼與溫通其論甚核隸書盈字作昷與皇相似石刻剝落遂釋緼爲線指爲縣字反文謬也商周器物文閒有偏旁互爲如駒作𩵦鄙作隨之類不可勝數漢魏甎瓦款識亦多反文者良以字出模范易於顛倒漢碑皆出當時鐫刻應無此誤且漢人題名大率郡縣並書碑陰中此例尤夥其有郡縣同名不嫌複出如孔彪碑博陵之

類從未見縣名之下復加縣字者益足見諸家所釋爲未確也蘊緼溫古並同聲詩小宛云飲酒溫克箋云猶能緼藉自持以勝正義云定本及箋皆作溫字舒瑗毛詩義疏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緼中作溫者益古字通用方言蘊崇積也說文蘊積也引春秋傳云蘊利生孽今本昭十年左傳作蘊利又昭二十五年左傳蓄而不治將蘊蓄民將生心顏氏家訓引郭璞三倉注云蓄積爲蘊藻之類也以蘊蓄爲緼蓄緼藻爲蘊藻皆緼溫相通之證東觀漢紀稱涣除河內温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爲作謠云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益涣得民心如此

甘泉山漢刻殘字

石三段一豎兩橫據搨本豎者高二尺許廣八寸橫者一廣尺許高八寸一廣二尺許高九寸文各三四字體兼篆隸徑四五寸不等從甘泉山出土今散置揚州府學

中厨黃廿

右一石四字若廿作二十讀則五字

黃

百卅

右一石二行橫列三字

口廟下疑保字

歲疑歲字

廢疑庶字

厥不可識其文如此

右一石四行文俱漫漶難辨摹其影迹姑識疑以俟詳攷

先世墓廬在雷塘形家以爲甘泉山之支脈倘於廬北溯二十餘里至山山有惠照寺中多古石尋得三石其有筆蹤可辨者一曰中殿第廿一曰第百卅其一漫漶姑釋其文以俟考江鄭堂云此漢廣王胥塚

中石也甘泉山舊爲屬王墓今土人尙呼爲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屬之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鼙鼓歌云中殿宜皇子中殿與東宮義相近然則更可證爲胥之物矣若然則是西漢之石攷其時當在五鳳後四年在墳壇之前矣因海內西漢石少而江南更不可得得此甚奇函爲捐寄述庵先生補萃編所未備阮元跋

金石萃編卷五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二

永初洗文

洗徑一尺一行五字

永初元年造

按永初爲漢安帝年號帝以清河孝王子入繼大統午方十三卽位之初卽頒明詔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林之用者皆宜停止是器造于其年其爲宗廟園

林之用無疑亦黃司馬君劉啓爵饋惠

祀三公山碑

碑高六尺九十五分廣二尺九寸十行行約二十字今在元氏縣

口初畧常凶相離司馬君劉啓爵饋惠
土漢口惟三公洛淑語凶三涂列祠迥在領
冏野民禱祀鄉雲雩寸偏雨凶雜遭離美祠
雄早魯我民流遺荒醪祠丞閑口首瓦於由
是土来和氣瓦鎮乃来遺男本祖冏原引
三公息廣冏靈文祠庶祠遺親孝土者難
卜擇吉口佰東龍澈凶起堂垣雙闕次

門豐戾牲納禮以[illegible]寧[illegible]興祀祀嘉興位曰
雨廩餘報知景譽國界大豐穀什三錢
民無疾菅宗保其[illegible]長史曾國顏悅玄宮
掾閻福尸蘭曹史紀受將作掾王翁元氏令
常里成吳音往掾郭[illegible]掾[illegible]尸蘭曹史翟福
工宋高等刊石紀焉

此與洪氏隸釋所載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光和
碑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此則云隴西馮君又
其長史令丞之名皆與此不同知非一時所立也碑
首惟初字可辨杭人趙晉齋靚跋此謂通鑑永初二

惠廣其靈尤神處幽道艱存山者難卜擇吉與治東就
衡山起堂立壇雙闕夾門薦牲納禮以寧其神神嘗其
位甘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大豐穀斗三錢民無疾苦
永保其季長史尋國顏口五官掾閻福[illegible]曹史紀受將
作掾王翁元氏令弊匡丞吳音往掾郭[illegible]掾[illegible]曹史翟福
工宋高等刊石紀焉

此與洪氏隸釋所載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光和
碑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此則云隴西馮君又
其長史令丞之名皆與此不同知非一時所立也碑
首惟初字可辨杭人趙晉齋靚跋此謂通鑑永初二
年先零羌寇河內詔常山作塢堠以禦寇云云然此
是後漢書西羌傳之文在五年春非二年也碑首初
字之上隱隱尚露其半諦視是元字馮君到官承蝗
旱之後乃是安帝改元元初四年丁巳之歲下距光
和辛酉乃有六十五年之遠以此知隴西馮君與南
陽馮君非一人明矣趙君又謂嵩山泰室石闕銘作
於元初四年此刻當與同篆同時按嵩山泰室石闕
銘乃元初五年非四年而此刻雖是篆書乃是由篆
入隸之漸減篆之縈折爲隸之逕直又不必以嵩山
石闕爲徵者矣碑中有三條云云與白石神君碑同
三條云者當是兹山之實事而今莫可攷矣趙氏金
石錄云三條莫曉何語此自是闕疑之義而洪氏乃
引尚書正義北條南條中條之說以實之近人刻金
石錄者又以爲紫飾之辭皆非也　河朔訪古記云
三公神廟在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胸曰天
台三公之廟廟有漢三公山碑一通縣西故城西門
外八都神壇亦有三公山碑一通漢光和四年常山
相馮巡所立按此所謂廟有漢三公山碑一通者即
此碑也　碑以凶爲四領爲嶺竝爲不叢爲薦禮爲
醴熹爲喜偏省其亻疾省其丿趙君云文中三公之

下疑是御字愚按三條下疑是別字酰祠下是希畢口奠四字三錢上是斗字非外字又弟三行酰字之左半弟七行廣字之下半兼帶行卿之勢是篆隸所絕無者兩漢金石記

乾隆甲午三通館方輯金石畧長吏搜古碑上之朝關西王君宰元氏得此刻在城外野坡石高四尺二寸廣二尺字泐幾不可辨吳興楊君鶴洲詫其奇命余辨識得一百九十字闕疑六字知爲漢口初四年祀三公山文書法勁古與開母少室諸篆刻相類是東漢中葉書集古金石二錄有漢三公山碑乃隸書立於光和四年碑今不存此刻在隸碑之前尤可貴黃易跋

漢元氏有名山六三公其一焉後漢書郡國志常山國元氏注云有三公山碑集古金石二錄載有三公山碑隸釋存其文凡六百四十餘言額旁又有封龍君靈山君六大字碑立於光和四年元氏左尉上郡白土樊瑋子義所立頌中兼美舉將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時馮君相常山故也碑中已有德配五岳王公所緒四時珪璧月酌酒脯之語蓋三公得法具見無極山碑而樊君僅以得應廉選貢名王室感恩立銘故不序三公詔祀知二年以前當有禋祀之者特無明文可考耳今年春吾友貢君小松貽予元氏古篆碑乃祀三公山文出光和前讀之驚且喜也首云口初四年常山相馮君後列長史魯國顏校及工宋高等九人名按西漢有太初東漢有建初永初元初諸號西漢遭新莽碑石無存者且名例有禁碑中皆單名知爲東漢無疑考通鑑漢安帝永初二年先零羌寇河內百姓多奔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趙常山中山作塢堠六百所以禦寇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多內郡人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時連旱蝗飢荒而馹騠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不可勝數今碑曰飢衰之後曰遭離羌寇蝗旱而元氏又隸常山皆與鑑合殆無可疑永初之後改元初計馮君到官在四年距羌寇後僅六年耳特文中三公字之下二字疑作御語而後文治東字之下又似作龍衡光和四年碑有封龍靈山字無極山碑有龍靈字求之似皆不合豈今古異名耶漫漶嵩嶽太室石闕銘

貧在光和二年二月戊子詔書出其縣錢給四時祠

趙魏跋

銘高一尺三寸廣四尺六寸五分二十八行行九字
惟第三行十字額題中嶽泰室陽城□□九字篆
書陽文今
在登封縣

○惟中□□崇高神君冢土□□位氣
寔純泰生萬物膚寸起雲潤施源泳鴻濛
沛宣血天四海莫不蒙恩聖朝肅敬衆庶
所尊帝試奉祀戰慄盡勤以頌功德刻石
紀文垂顯□□以傳後賢元初五年四月
陽城□長左馮翊萬丰呂常始造俗也石
闕時□□○潁川太守京坻杜陵朱寵
丞□夏□陵□□監□府掾卩□□□□

丞河東臨□□□□臨□張嘉□□易
□□史□□□□□鄉三老嚴壽□□□□
佐石副垂崇高亭長蘇重時臨少陽翟平
陵亭部陽陵格王孟功□車卿王文□潘
□□□□□共□□陽□□□□□陽□
□君□□脩□□□□人庸□□□□□
□□□人諸師□□□□□眇下闕

闕在中嶽廟前漢安帝元初五年陽城長呂常造闕
左有八分書字雖剝落尚可半識蓋銘詞也按通志
金石畧載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註云熹平四年或

卽是銘而時久剝落書人名氏並月日無可考矣子
嘗遊闕下屢摹搨之自惟中至後賢凡八行八分書
世傳漢篆而八分書亦復遒勁如此可寶也景日昣說嵩
太室石闕銘今在登封縣中嶽廟南百餘步銘八行
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完好未北而其文剝蝕
殆半若少室啟母二所卽闕亦隨矣　竝天普天也

金石文字記

按銘詞崇高神君句金石文字記作嵩高按前漢書
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爲崇高後漢書靈帝熹平五年
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則安帝元初五年崇高爲是說
嵩又作帝君□寸起雲句說嵩寸作方聖朝肅敬句
說嵩肅作齋□誠奉祀句金石文字記說嵩俱作奉
今搨本祇有首行中高三行春生寸起雲潤四行源
流五行莫不肅入行顯賢九行四陽十行長始十二
行川十三行朱十五行臨十八行詩副十九行崇亭
蘇監少二十行陽亭部陽陵二十一行卿主二十四
行君三十八字依稀可辨額凡九字三行前二行尚
存中嶽奉堂陽城六篆字未行三字似磨損黃叔敬中州金
石攷

丑虞山始見程孟陽所藏宋本繫跋其後然謂至正時其石已毀今其闕歸然在中嶽廟前則知虞山之說非也今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銘八行行年月職官姓名共十三行顧南原隸辨因之余以雍正九年七月得新搨一紙於郃陽褚千峯首有篆額兩行銘八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十行則知二顧亦未嘗親見全本其謂共十三行者亦非也然謂陽所藏紙墨精古信是舊搨而剜剔殆盡今余所得乃是新本且的是一石而字之存者十得八九蓋不可解又可知顧氏之云剜剔殆半者亦非也　虛舟題跋

按太室闕銘金石文字記惟中下闕二字則銘詞皆四言經眼錄及說嵩惟中下闕三字則銘詞首句五言餘皆四言隸機云史記載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句而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瑯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每稱年者輒五字嘗見泰山祠石本則書爲廿有六年及得史記宋本皆廿字此後人傳寫譌耳容齋隨筆嘗辯之韓文公作孔戡墓志銘孔世世八人吾見其孫亦皆四字句俗本作五字句皆譌今太室銘詞皆四言而經眼錄摹每行皆九字對列整齊及得傳搨本每行有八字者有

之而吳山夫金石文存有少室開母二闕獨無太室闕牛空山金石圖概以爲每行九字殊多舛誤顧氏金石文字記所載太畧王虛舟改正皆祀二字甚允若弟四行源流下一字王所錄亦未確也弟二行冢字王亦未敢遽信今方綱諦審似是冢土二字然究亦未敢質其必然也　誧即普字誠即戒字崇即嵩字顧氏錄作嵩非也按說文有崇無嵩徐騎省新附字乃有嵩字注曰中岳嵩高山也从山从高亦从松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息弓切　南漢金石記

見止十三行其釋文誤以崇作嵩祀作起近罪氏翁氏所釋較為詳審子諦視第十三行丞下似是江字夏下似是西陵字第十五行河東臨下似是汾字而第二行翁釋冢土岱氣四字未敢信其必然也少室闕題名有將作掾嚴壽此有鄉三老嚴壽蓋即一人由鄉三老碑掾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嵩高字作崇見漢時尚無嵩字地理志有密高縣云古文以密高為外方山也國語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昭注崇崇高山也據此知經典有作嵩或作崧皆後人所改矣故說文音以竝為聲徐鉉刪聲字于五音同為羽也故說文音以竝為聲徐鉉刪聲字徐鍇繫傳本有云傳寫誤多之非也地理志密高有此闕以考其遺阯云（中州金石記）

太室少室山廟賴有此闕以考其遺阯云（中州金石記）

按闕陰銘詞崇高神君余至闕下觀闕陽題有中岳太室及嵩高數篆字皆顯然無訛則當時嵩高崇高蓋兩稱之韋昭注國語崇嵩字古文通用是也又中岳泰室今指為奉亭亦字形之訛闕後兩石人埋土中僅露其首視之漢製也疑下胸背間必有銘刻屢告當事者為發出竟不可得此一憾也（授堂金石跋）

嵩嶽少室石闕銘

錦高一尺三小廣五尺九寸二十二行行四字額題少室神道之闕六字篆書陽文今在登封縣

上闕口黃綵苾上闕綿曰巳而上闕一行三巳三日上闕郡陽城縣上闕鄉治神道闕一行上闕君盛雲騰氛霧辟政五官掾陰綵戶轉掾嚴壽故盟願掾幸述長西河圖陽馮賓丞漢陽龔秘俊廷夏效監廟掾辛述長西河圖陽馮賓丞漢陽龔秘俊廷行詩舜非掾嚴壽廟佐向猛趙始

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廟佐向猛趙始此為族兄登封令封字慕虞家舖西可摹者二十一行郡陽城縣推之郡字上似應倘有潁川二字丞零陵以下與啟母闕題名參考之雖大同小異竟無闕文皆在漢安帝時但有題名而亡其銘詞其芝林至三月三日似為所題之尾而郡陽城一行則起手處也予將搨本校拔跋語不可解者有三蓋可摹者二十一行今缺三行一也闕之勒字處恐不止四字之高郡陽城上應尚有字曰月上定有紀元或即在前所泐一行二也銘詞有無雖

不可考而與治神道郎建闕之詞似以三月三日爲治道之日未必爲所題之尾三也且末幅張字下全闕則此闕之泐者多矣（葉九苞金石錄補）

闕在少室東那家舖西三里許闕左亦大篆書銘盡泐不可辨僅一石存諸人爵里姓名數十字與啟母廟闕姓名相同蓋亦朱寵所建者嵩書曰兩闕石鐫山水鳥獸之形古拙特甚若出一手所刻銘與題辭文既簡質字體復毫髮不失古意固知非唐以後人所能辨也舊志不載而嵩人亦無知此闕有字者予磨洗得之喜而且歎史書載漢安帝建光元年大司農朱寵因祖上疏爲鄧騭訟冤詔許騭還葬次年改元延光闕稱延光二年頴川守朱寵造寵或白內謫外者與說

此闕有銜辭而今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又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亦亡其上一層矣（金石文字記）

闕建於漢安帝延光二年三月與開母廟石闕同時碑亡其年而知是延光二年者以開母廟題名考之皆同則其同爲一時所立無疑也碑後太室石闕五年題銘名同者唯嚴壽一人嚴壽在當時爲鄉三老

右漢少室神道石闕銘今時拓本少最後三行恭壽先生本首行多一蔡字次行多一縣字則又葉顧二家所未及見者也嵩山三石闕太室以繇開母少室以篆繹泰刻石而後此篆爲最古且係原石非他傳摹者比（金石存）

蔡伸褒字說文新附字蔡麻蒸也从艸取聲一曰蓼也側鳩切然非此字（兩漢金石記）

地里志嵩高有少室山廟唐楊炯少室山少姨廟碑云少姨姊者則漢書地里志嵩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即此闕陽不作闕見漢時無闕字說文所以不載闕字从闕此作欯从艸資字从缶今从尒漢人不拘六書如此

中州金石記

顧亭林云此闕有銘詞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曰口口林芝口日月余案林字上實爲菔字曰字上實爲綿字又戶曹史張此行下仍問一行字過損脫不可諦識跳行乃接詩字今顧氏連張詩爲一行非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卽金石圖所謂西闕凡六橫額與文並在第二橫額下第三橫畫走馬人第四橫畫兩螭龍文下第三橫畫踢蹋及坐視者共四人自詩將作掾以下三行在闕之側亦居第二橫後畫蟾兔杵臼形其文大半剝蝕今止存二十二行每行亦止四字耳昶以文義接之其闕第一橫當亦有字與下接連今上橫殘闕已甚無一字可見然口菔林芝及縣日月而二行斷是銘辭中空一行者或上橫尚有數字銘文已終因提行別書年月下文興治神道一行亦此例也君丞一行倘是提行直寫以後諸人題名乃於第二橫旁綴而下與開母石闕銘居兩橫而題名止在下橫者其例相同並無缺字也諸家題跋以嶰林二行爲所題之尾而云銘詞全泐且云紀年已見開母故不復書皆曲說不

口口開母廟闕口神道闕時水南口口米廬西南口水陰薛政卿及坐視者共四人自詩將作掾戶曹史臺一人騎揚鞭隔牖長言河窗陽馮翊掾六山對於口口文學納土山章祭史閔三口口人處勤斯民心史滿欨口口正紀繒澥醫予讀歐亭於蕭牆神編消飛雉口北陰陽駢清鄉祥瑞顯予經生口口口口莫庭原祥雲開雨口口口丞庾口不復書皆曲說不

福祿來崇相扈我君孝秋舉祀子子孫孫
孫永福無疆銘功昭既後昆心依
二孝　重曰
元德優□□□

至廟下視此石闕井叔所謂闕四句者今又得四行二十餘字以文多不能容故轉而刻於其旁仍亡其上一層也（金石文字記）

漢避景帝諱改啟爲開史記啟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尚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呂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列女傳美其彊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爲熊塗山氏化爲石石破生啟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母廟前有石闕存焉也武梭宗爲兄造

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狀顧啟母廟豐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隸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曝書亭集）

郃陽褚峻于峯爲余道太室少室諸石闕刻文畫像之蹟甚詳至太室石闕者去中嶽廟前百步在登封縣東八里中嶽太室之神道闕也闕有二其一東闕高八尺濶六尺厚一尺有六寸六分闕以元初五年四月建其一西闕高八尺濶三尺三寸字徑一寸闕後題名可覩也由太室石闕而西過登封縣十里又西南三里許有兩闕巍峩東西峙田間西闕三面皆有刻文北面刻曰少室神道之闕知是少室石闕也少室廟今不可見存此闕云刻額高七寸濶七寸五分字徑二寸三分刻額下畫兩人走馬而舞爲角抵戲又畫兩螭龍一龍人於穴中一龍逐而銜其尾亦不知其所謂也銘與題名刻於闕之南面及西側凡十九行橫濶二尺八寸前側爲四尺四寸縱高一尺字徑一寸四分銘文可識不可讀疑有斷文也西

側畫一環月爲蟾兔杵臼搗藥之形南面畫案毬而蹋鞠者二人坐而睨視者一人跪者一人東闕去西闕五六步東闕畫一獵犬逐兔兔趯趯然可及也又畫一獨角獸一人左手引之而右持鉤鉤象者畫像下有一石刻高一尺濶六寸刻二十四字可見者十九字字徑一寸二分所謂少室東闕題名者也刻文寢下前人皆未及見見而表之者雒陽董金甌相函金甌好古士善篆隸東闕刻文畫像之蹟皆北向凡少室東西兩闕高厚濶之數皆相等高八尺五寸濶五尺五寸厚一尺八寸凡兩闕畫像七人二馬一犬

一兔一象一獨角獸二螭龍及月中玉兔蟾蜍之屬
諸像極古拙崇福觀者在登封縣北十里觀東二十
步相傳爲開母廟舊址開母石闕者延光五年造題
名而銘禹蹟銘文四言重曰以下六言儷如賦語別
又有四言銘爲季度作所謂季度銘是也闕高八尺
五寸濶六尺厚一尺六寸開母銘刻於其陰及東側
高二尺三寸字徑一寸八分季度銘刻於開母銘下
高七寸五分濶二尺三寸字徑一寸五分開母銘及
季度銘刻文皆北向褚峻云開母石闕亦有東闕如
太室少室雙闕者東闕無刻文非金石事所重故弗
云則文耀以消搖不从辵按詩河上乎逍遙釋文云

本又作消搖據此文則漢時尚不从辵後人改亂經
文也云九域必其修治說文必少也讀若輟不知其
用意所在廣韻脣清也必蓋脣之假音音固不必有
義惟漢魏人知之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元年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見夏后啟
母石應劭注啟生而母化爲石文穎注在嵩高山下
元和郡縣志云登封縣東北七里今廟中鑿石像其
石漢安帝延光三年立今崇福觀在縣北十里觀東
二十步世傳爲啟母廟舊趾其石存也又按安帝紀
云延光三年穎川上言木連理今文云木連理於竿

條即其事也但紀言木連理乃在三年元和志亦言立石在三年今石刻作二年甚明未知其故又唐崔融啟母廟碑記云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記以爲陽翟婦人即太平御覽引嵩高山記昔有婦女妊身三十月生子五歲便入嵩高學道神明爲母立祠號開母祠者也據此則非啟母然石銘稱述相鯀及禹治水之事其說又古不得爲非豈後世之事有適相合者邪中州金石記

銘詞已剝落僅存數十餘字惟前題名時太守下闕兩字下書朱寵案後漢紀朱寵字仲威杜陵人爲潁川太守今兩字缺文蓋宜書杜陵朱寵與下丞掾史爲一例又紀載寵表孝弟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遵明經高行者則此銘所記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臾效監掾陳修長西河圜陽馮寶丞漢陽襄秘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伍左福金石刻伍作佐文字記作伍據以少室石闕所列丞薛政等與啟母廟同顧亭林決爲一時之遞也嵩陽石刻記云同爲漢安帝年間物無疑措語自不苟顧氏引作一時所立失其指矣今案之啟母闕題名有監掾隙修而少室銘作監廟掾辛述伍左福又作廟佐向猛趙始蓋其異

拔啟母石兒于漢書顧野王等有陽翟婦人之說蓋後人不攷漢時避啟爲開之旨有此附會耳楊炯啟母祠碑云郭璞所謂陽城西啟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啟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則啟母有廟其來已舊是時興治神道立闕置銘觀此文益信輿地記嵩山志之未確矣銘字多剝落同年畢君沅巡撫河南時命工精拓之尙能識其十之七八從前諸家所釋舛譌不一如題名中陳修之陳王洞誤爲修銘中□□□□□□□防百川葉封釋作□□□工防範百川今審石本似當作

乾防百川然防上止存車字半旁不敢遽斷爲乾也震驚之驚牛運震誤作冀江山之江顧炎武黃叔徵及葉本並誤爲漢三口口人之人葉誤爲人王誤爲又杞繒之繒王誤爲繒獮彼之獮牛本及吳玉搢並誤爲掘原祥之原葉誤爲貞靈支之支葉誤爲芝相肩之肩葉誤爲宥表碉之表葉誤爲金黃誤爲念重曰之曰葉誤爲曰芬茲淋于圃疇葉誤作芳花樹于圃疇淋字顧王皆誤爲楙累熹之累葉誤爲景又如口口口口化此句化上石本全餘葉云慕化黃云恭化二者要有一誤皆由未見善本也翁氏兩漢金石記所摹最爲精確然杞繒之繒亦誤爲繪翟同翟姓之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鄫漸替其爲借用字無疑王氏且於繒下注云疑即柏字何其疎歟碑又以柏爲百以歇爲蝎

延光殘碑

碑高四尺二寸廣二尺五行字數不可紀今在褚城縣

上闕　昱吾宇茹都　下闕

中闕　維惠鳳居廿年　中闕　萬業其功　上闕　元好語光四年

月四日甫成告

文五行第一行起處尚似延光四年字中間有琅邪二字下云是吾字安都第二行上半有子字下云維惠居廿年第三行首一字應從牛氏金石圖是都字下半云拜都官中謁第四行上云子少口長少中間有平字下半云萬業其功譽恒第五行依諸城志可見者十四字示好延光四年八月廿一日庚戌造右漢延光殘碑諸城志云康熙六十年修超然臺得自土中移置縣治宅門外亦弗能珍也乾隆十二年壽光知縣官懋議勘次至縣辨爲漢隸惟拓以去越二十七年官君來知諸城乃嵌於內堂之東垣搆小亭護之而碑顯矣碑字徑二寸或長或短填其格無餘地其上橫三字則篆體矣蓋額也揣其文義似吏民頌長官之辭而不辨何者爲姓名可惜也方綱按其上有橫畫一線此上是五字非三字也又按是碑與近日元氏出土之三公山碑字勢相似蓋在篆初變隸之時是謂兼篆法之古隸碑額亦同諸城志獨以篆目其額何未盡也又按漢安帝延光四年乙丑以安帝本紀是年三月戊午朔驗之通鑑目錄所載二月戊子朔六月丙戌朔九月乙卯朔皆合則八月廿一日必非庚戌矣然延光年與庚戌字皆極分

明月日亦皆無誤則又何也存以闕疑可矣南漢金石記

元得舊拓本中間泐處尚有可辨者如第一行是吾上二字似神君第二行維恩上問二字是延平下一字作卜頭左旁从卜又下一字左旁亦作卜玩其文義此君之父卒於延平初其母寡居至延光四年適符廿年下稱口我都官乃吏民頌述其子之辭惜姓氏無傳耳此碑類嵩山延光殘刻屈曲古勁若符印文所謂繆篆是也碑額橫書首似孔字山左金石志

金石萃編卷七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三

孝堂山石室畫象題字

石室三開在肥城縣畫象共十幅石高廣尺寸不一今分注各幅之下無字者不錄其圖說已詳諸家跋中亦不贅述後皆仿此

第三幅高二尺廣八尺題字二處

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十月廿一日敬來觀記之

胡王

第六幅高廣尺寸與第三幅同題字二處

安吉

乎原濕陰郤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来過此堂叩頭謝賢明

第七幅高三尺七寸廣八尺四寸題字一行

城王

第十幅高一尺四寸廣六尺八寸題字一行

大王車

郭巨墓石室說見金石錄跋北齊隴東王孝感頌之文共文曰隴東王者胡長仁也武平中爲齊州刺史

道經平陰有古冢詢訪者舊以爲郭巨之墓遂命僚佐刻此頌焉墓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小山項上隧道尚存惟塞其後而空其前與札預所見邢山上鄭大夫冢無異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爲余自青社如京師往還過之屢登其上按劉向孝子圖云郭巨河內溫人而鄙道元注水經云平陰東北亞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何人之冢不知長仁何所據遂以爲巨墓乎今以畫象拓本合趙氏此跋驗之則畫象題字所謂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未識其果爲郭巨墓石否也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未見隴東頌額遂據其文直題曰孝子郭巨墓碑則尤失於考耳　郭巨墓石室畫象題字平原濕陰云廿六字又隸書安吉二字永建是漢順帝年號其前其云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似是邑人故吏過而感誦之詞中間又有安吉二字亦過此者所刻視其安神之義也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濕水所出也濕陰前志作漯陰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師古曰漯它合反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徐鍇曰漢書

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㬎午合反故从㬎聲也濕俗作漯字此與燥溼之溼迥不相同韓勑修孔廟禮器碑有平原濕陰馬璪元嘉韓勑後碑有平原濕陰王宣元威皆即其地也　右畫三人中一人沖幼端拱而坐左右二人夾輔拱向益周召二公也按周召分陝之事或曰成王時或曰文王時史記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此成王之說也樂記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氏曰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故此經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此武王之說也鄭氏毛詩譜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只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偏之周西偏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

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此文王之說也方綱嘗綜合而考之孔疏以爲周東召西事無所出則別無可證之條也而周書君奭正義又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此條正與史記燕世家成王時分陝之說相合矣乃其爲詩譜疏則引樂記之文曰五成而分陝樂記之文固未嘗有陝字弟云周公左

召公右而已弟云周召之治而已蓋特舉以文止武言之而未嘗詳及於分陝之職至於書序乃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馬融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而孔疏又曰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則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据此則周召之分左右東西實在輔成王之年其樂記於武王樂言之者乃統合前後以文止武之義而詩譜分采邑乃其始事耳孔疏引樂記誤多陝字故辨之如此或曰此据大戴記云太公左召公右也此說亦通

第一幅在石室南向正面之東畫像自右而左右刻方勝文錯綜如篆次橫直二邊刻錢文二枚三枚相間以線貫之次界橫直二線峯樓二層左右各有阿閣二層瓦櫛上俱綴鳥獸而左閣畫一鷹搏兔狀鱗瓦直文皆作曲筆樓之上層九人相向而坐下層中縣弧矢左右執版立者十二人右閣中層二人執版下層四人執箭策俱左向立左閣無之又左峯樓二

層形制同前稍存舊柱一邊上中下及柱外人物全存者十二人半存者三人最下一層車坐二人後隨一馬車前已闕樓下層縣弧矢處有定州王郡孫字左閣下柱有十二月十五日字左樓下柱有全文字蓋皆後來遊覽者所刻也　第二幅在石室南向正面之西似連前幅而左右仍分列也右邊樓下有孫相二三字左有室弋主三字右閣下柱有王字左樓下層七人中間有王回字左閣下柱有建字壁字左邊有而字生字亦皆後人題之　第三幅未詳所向畫自左上層中列五人俱戴冠盛服右三人左

八人皆執笏侍左首四人後有小八分三行題云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十月廿一日敬來觀記之頗有褒斜道碑筆意如長戟快刀互相撐拄也又開一人內題小字一行惟山陽二字可辨又左一人冠服立左侍三人右侍四人又左闕下半惟左右向者五人可見中層營帳數重皆有兵士執弓向左立又有乘騎出帳射者帳外坐一人背題胡王二字類曹全碑此與後幅成王相大王車確是初畫像時所刻餘俱後來續題也胡王前有一人執笏向跪旁有甲士三人相向坐中置一几各執二笏上有物如珠餘皆作戰馬交馳戈刀擊刺狀又左一人右向坐三人反縛跪向之若鞫訊狀旁置一架插二斧縣三人頭旁有執刀立者下層畫出獵狀四人荷畢驅麇鹿一人在前似搏虎虎後一豕左二人乘車捕之一張弓一持戈又左殘闕但存左六人及簷柱形而已其後人題字則上段中幅有不辰牛字左三人內有汜字又有庾其連幢乃歸等字最左有北十里字　第四幅無題　第五幅在石室東間西面東向畫升鼎故事中間河道甚寬兩岸各四人曳繩岸側壘方石爲磯一舟二人一執槳坐一持竿升鼎作傾側狀有足有耳左耳繫繩貫於河口植木之上穿闕楔孔而出四人曳之右耳已斷其耳尚在繩端穿於石岸木上四人曳之則竭力矣又有三舟舟各二人左右舟皆持槳間坐惟舟中作捕魚狀磯左飛一鳥又一鳥落地二人對坐中置弩弓磯右二鳥二獸鳥有雙頭有三人頭者獸有二人頭相對有二、頭在首尾相背者其上一樹花葉相交二鳥飛翔一人射之人旁題字一行云景明二年□月十二日□□景明爲北魏宣武帝年號磯上平頂處右立二人左俯三人下層三車三馬皆無蓋右行車各立二人左俯三人下層三車三馬皆無蓋右行車各坐二人有執符者後從二人一騎一步前道三人二騎一步又一人執版向左俯迎步道二人後題一行云景明二年十月左邊從騎之後存一王字　第六幅在石室西間東面西向中畫大橋有闕闕左右各植一竿竿頂方斗各集一鳥旁有數鳥隨之上銳處有二龍首下垂中坐一人周遶裏氣始神佛也橋正中一車右行顛歷一馬一人曳其繩衣冠者御者各一人俱墮橋下河中四舟舟各二人並舉篙向上作救援狀舟旁群魚繞之作上馬前更有一無鞍馬背行益兩馬駕車而逆其一也橋右三騎向左行左五

騎向右行一人執戈步從五騎中執戈者三人橋下
左邊題永建四年八分書七行字徑一寸永建漢順
帝年號題云來過此堂則堂之建立已久矣橋下石
題八分書安吉二字筆意同上亦一時所刻因見墮
車者已得救援祝其安神之義然則畫象非永建時
所刻明矣上圖堂內有後人題細字一行云山東濟
南府濟南衛劵有郭祥字濟南稱府白金始也其右
有南陽張宇橋右闕有南陽字有尚字其右三騎上
有安宇有泰山安德興宇　第七幅在石室西閒東
向橫列五層上一層二人向右一執物一兩手上舉

皆有雲氣繞之執物者右一人端坐又右左向二人
手執物右向二人舉手者左有四人右向皆執物二
層屋一楹簷口聯弧中坐一人執弓左柱內外二人
相向立在內者手執物屋左一車右行中坐一人手
執雙物如鉞其端有孔車上一索貫四星下覆車前
四人曳行又一人足一屈一伸兩手執器而吹器作
一彖八刺狀車後四人隨行內一人兩手與盆以頭
承之盆中栽物如蘭葉一人荷物如劵餘漫滅屋之
右柱外二人執版向左立又二人手足桎梏右向其
右四人皆相向有執刀者第三第四層從左起兩車

兩馬向右並行車中各坐二人騎從步從皆二人騎
導步導皆四人又前一駝一象駝左立二人駝後立
一人象左立四人俱執物如鉤象項下繫物如簞駝
象前二人執弓步導四人騎導俱右向又前二人執
版左迎內一人首題八分書相字與前幅胡王筆意
正同此後又有執戈者四人執版者四人俱左向立
第五層中一人正立上題八分書成王二字與上層
相字同其右執劵分左右相向侍者十七人左執劵
右向侍者八人十七人之右又一人彎弓右向劵立
二童子其前一人負畢向右行又一人皆綴禽魚此

下尚微露車蓋馬蹄及庖廚傳雞魚影迹惜拓本未全
其第二層四人曳車下有尻日二字三層車馬前有
王璩璋曰十至六字四層二人執戈前導中有先天
二年十月廿五日九字可辨五層成王左有來觀字
人字又間三人有侯泰興口興二年三月三日字
第八幅無字　第九幅中畫二車各二馬車中各坐
三人二騎前導十二騎後從有佩弓矢者有吹器者
後一騎執物似鎚馬上復植一器後車前各有一飛
鳥後車前題十禾二復三月等字皆後人所為也一
第十幅一車駕四馬有桯有蓋鏤刻工細車坐一人

一人執轡車蓋左題曰大王車輿前成王諸題同騎從四人騎導十二人步導手各執物近車二導騎之前有一車駕二馬一人御車廂歁口如箕中坐四人各相向如作樂狀車中植一柱擎物似鼓下繫二鈴旁各立一人舉物作跳舞捆鼓狀柱端有蓋二帶下垂此車前後亦有後人題小山上紆及來遊等字　以上石室畫象凡十幅皆前秦安令江君清次子鳳彝親至祠下手搨以歸并繪圖記之有未詳者蓋偶略耳郭巨埋兒事出搜神記但據北齊隴東王感孝頌云分財雙季獨養一兒各舍凶弭兒埋

福臻則當時埋兒別有客舍弭凶之事亦不似搜神記所言矣縣志載孝堂山上有石屋漢孝子郭巨葬母之所感孝頌又云郭巨之墓馬慶交阡孝子之堂鳥翅銜阜又似指爲郭巨葬所也陽曲申大令兆定云孝堂山畫象舊說是郭巨石室案諸家金石書載李剛魯峻武氏皆有石室畫象大都雕刻聖賢故事及其人所歷官職如李剛刻云君爲荆州刺史時魯峻刻云祀南郊從大駕出時又云爲九江太守時武氏刻云此君車馬君爲郡口時君爲市掾時爲督郵時皆明證也此畫象中騶騎步卒大車屬車鼓車儀衛甚都雖無題識要非郭巨莫屬

金石萃編卷七　漢三　十一

物那伕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庾譎四那之周遏竟艾安撫陲對屯江德祠以表萬世

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鉞下大孤筍挺立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大將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徹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金石圖

是碑土人有重刻者其眞本多爲揚手描失故眞本亦往往不同然必其有描失之痕者乃是眞本若其無描畫之迹而有失誤者則非眞本牛眞谷云是碑

以篆爲隸然是由篆變隸之漸漢碑多如此　庋即
庶字變庶爲庋猶寓作庸也重刻本或譌作疢而金
石圖誤因之牛氏又訛艾爲又文義乖違此其最甚
者也蓋摹本既非一本如兵字之上半裴振表字之
下半諸搨本往往有誤而未若牛氏所摹之尤甚耳

四郡者卽所謂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也延光二年
尚書陳忠上疏云敦煌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撫
諸國是也敦煌太守本以治西域事而呼衍王在北
爲之特角其在前則陽嘉四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
漢發兵救之抄擊於勒山不利者卽敦煌太守也其

後元嘉元年漢吏士四千餘人出塞至蒲類海呼衍
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者亦敦煌太守也惟是
年雲中裴岑斬臧部欲爲前後罕見之績而史顧闕
焉何也　是碑重摹之本亦在巴里坤未可以得自
塞上者遂爲眞也長洲顧廬汀文鋟重刻於濟寧者
乃作立海祠蓋亦非從眞本出耳（兩漢金石記）

按漢自安帝以後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
閒專制西域共爲寇鈔及班勇爲長史破平車師西
域稍通順帝陽嘉四年春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
部破之當是時呼衍之勢日張岑能以郡兵誅之克

敵全師紀功勒石可謂不世之奇績矣而漢史不著
其事蓋其時朝多秕政妨功害能者衆而邊郡之文
簿壅于上聞故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考漢書順帝永和二年二月鮮卑寇遼東護烏桓校
尉耿曄率南單于擊破之六月西域長史班勇敦煌
太守張朗討焉耆尉犂危須三國破之並無裴岑克
敵之文夫將兵克敵誅其名王厥功偉矣乃見遺於
史官功名顯晦豈非命乎（申兆定涵眞閣漢碑文字跋）

按是碑在巴里坤城西北三里關帝廟前巴里坤
今已譯改爲巴爾庫爾亦爲巴爾庫勒於前漢爲
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地後漢屬伊吾盧地後魏
屬蠕蠕隋屬伊吾郡後入突厥唐屬伊州伊吾縣
明屬瓦剌詳見　欽定西域圖志中其地西北
山麓檻泉競發分爲三支匯入於巴里坤淖爾卽
漢蒲類海也碑稱永和二年爲後漢明帝十二年
史傳不著其事蓋當時敦煌郡人爲裴岑建祠而
立乾隆二十二年平定伊犂裘文達公奉　命
按行其地親見是碑得拓本歸遂顯於世後求者
頗衆成卒模搨以爲利好事者恐其刓損刻一本
以代之故近搨非眞本也昶在關中門人申子兆

定重摹一本勒石碑林蒼勁幾亂眞故亦爲時所
愛申子又嘗重摹東漢仙集留題字卽刻于裴岑
碑陰云

仙集留題

石高二尺五寸廣如之二行行六字又後人題字前後二行正書今在簡州逍遙山

東漢仙集

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文

留題洞天

余於吳國華故侯家得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十二字書法妙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不能也未審其石在何所亦未見他書載其事存之以志異聞庚子銷夏記

右碑前正書東漢仙集四字另一行隸書漢安等十二字後正書留題詞三字按漢安爲順帝年號是時尚無正書此必勒在山崖礎壁後人增書之也碑在簡州逍遙山石室丹竈尚有存者金石錄補

此刻惟見於關中來瀋金石備考云在四川簡州逍遙山石窟而王象之輿地碑目於蜀碑最詳亦未之及也漢安爲順帝改元壬午之歲所謂仙友者特道沈之詞姑取以備漢隸一種爾兩漢金石記

按此碑余族弟啟煜所貽啟煜字南明由成都縣爲簡州知州嘗親至其下搨之惜石質麤劣搨不能工然爲漢人書無疑也東漢仙集留題洞天八字疑是宋元人所刻拓本甚清葉九苞未見天字釋爲留題詞誤矣

北海相景君銘

碑高九尺廣三尺三寸十七行行三十三字額題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十二字篆書今在濟寧州學

惟漢安三年仲秋口口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歛葬哀哉國口口寶英彥失疇列庶尹精晚學後時于何窮眥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豈夫仁掊汝勿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亟羣后莫不訊矢口於無窮垂勞燿於書篇身歿而行明體亡而名孝或著形像於列圖或數頌於簡弥後來訊其烈仆臬叙其勳乃作誄曰天孝弟淑慤勗禮伏惟　明府受質自天履仁柜道柯氂抱淑守真皛白清方勑己沿耳寔深寔剛尼武尼乃文邊孝孝詡假階司農流惠元城興利惠民強御改節徹弱

蒙恩咸亾澤宣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㠯
持命守郡益州路遐孽親躬征遜讓夙宵
朝廷建英忠讜辨秩東行墨迫嘉錫援北
海相部城十九郡歸向分明好悳先㠯
敬讓殘瑒易心軽黠踰竟鴟梟不鳴分子
還養元二解慮蒙祐㠯寧蓄道脩悳口祉
㠯榮紛紛令儀明府體之仁義道術明府
賡之黄朱郤父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府
宜之㠯病被徵委位致仕民口思慕逵近
捨首農夫醳耒商人空市隨舉飲淚奈何

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丹困危珪辟
之貞臨卒不回歎欷賈絕奄忽不逢孝子
愷懼顛倒剥摧遂不勉寤永潛長歸州里
鄉黨隕涕悉哀故吏物怛歎欷侄佪四海
兩蓋驚慟傷裏大命所期寔惟天授明主
設位明府不就臣子訴養明府弗留歙歎
哀哉
厝曰考積幽穸口口口口口口口翔議
郎㠯再命馬將綏元二㠯規樊漠主思
信㠯羽衛藩屏撫萬民㠯口口口口息彌

咸㠯宜參景輔堅幹楨美
子㠯仁敷海口著甘棠詠
亡㠯

碑陰

共四列各十八行惟第四列一行末二行行四十二字

故中郡督郡都昌羽忠宣
故門下督盖賊剽騰頌字附遠
故門下議史平昌蔡規字中舉
故門下書佐督賊孫榮字亜榮
故門下書佐淳于逢訢字口成

故騎吏剽瞥麟字敬石
故吏朱亜孫徵字武達
故吏督賊薛逸字佰踰
故吏督賊慶鴻字中口
故吏都昌呂福字盖口
故吏都昌張昜字元昜
故書佐都昌羽貞字盖儉
故書佐朱亜鞠欣字君大
故書佐平壽淳于麗字久宗
故書佐督賊徐曾字曾華

故書佐都昌張彤字翔甫
故書佐淳于孫悝字元卓
故書佐營陵鍾顯字槐寶
行義剔張敏字公輔
故書佐剔柔禹字佰度
故書佐剔乘禹字佰度
故書佐東安平閻廣字廣宗
故書佐剔紀政字並堅
故書佐剔紀政字並堅
故書佐淳于孫晞字威光
故脩行都昌台仜邏字並德
故脩行都昌董方字季方
故脩行都昌段晉字並德
故脩行營陵笛恭字漢興
故脩行都昌巢遷字漢久
故脩行營陵是盛字護宗
故脩行營陵多邏字武平
故脩行營陵臨聊字景燿
故脩行都昌張駿字臺卿
故脩行營陵淳于豈字豈成
故脩行營陵顏理字中理
故脩行營陵水仜郃字君石
故脩行都昌呂興字並興

故脩行營陵笛恭字漢興
故脩行都昌巢遷字漢久
故脩行營陵是盛字護宗
故脩行營陵多邏字武平
故脩行營陵臨聊字景燿
故脩行都昌張駿字臺卿
故脩行營陵淳于豈字豈成
故脩行營陵顏理字中理
故脩行營陵縂良字並騰
故午朱雹見詩字孟道
故午都昌台仜遷字孟堅
故小吏都昌齊泳字文達
故小吏都昌張亮字元亮
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

故脩行都昌逢進字並安
故書佐都昌張彤字翔甫
故書佐淳于孫悝字元卓
故書佐營陵鍾顯字槐寶
行義剔張敏字公輔
故書佐剔柔禹字佰度
故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
故書佐剔紀政字並堅
故脩行都昌張耽字季達
故脩行平壽徐兄字佰兄
故脩行淳于趙尚字上卿
故脩行都昌段晉字並德
故脩行都昌董方字季方
故脩行都昌台仜邏字並德
故脩行都昌段晉字並德
故脩行都昌齊晏字本子

豎建厥君帷故吏慎終追遠謚闇沈思
守衛墳園仁綱禮備陵成宇立樹列既就
聖典有制三載已究當離墓剛訊懷靡既
文不可勝記義割志乃著遺辭記明厥意
右嘉詻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漫滅多不成文其可見者云惟
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
爲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
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遠
爲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

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遠
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厥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
銘有云眉壽者皆爲厥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
也集古錄
右漢景君碑陰按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
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
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遲而下十九人皆作脩
行他漢碑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蓋循
脩字畫相類遂致訛謬邪碑陰又有故午營陵是遷
等六人名姓莫知其爲何官又台邱不見于姓氏書

惟見于此者兩人云金石錄

右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額濟州任城有
景氏三碑皆不著其名字景君嘗屬司農宰元城刺
益都相北海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其前已有誄曰其
後有爾曰者亂省其乙也其文曰宜參鼎軿字書無
軿字當是借作拼取輔拼之義趙氏云碑陰載故吏
自都昌台邱遲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漢隸循脩二
字頗相近恐是借用爾予蓋未見也碑以倉爲蒼以
稟以醵爲糈以慁爲慟以廉爲眞卽質字寧卽總字
悤卽惡字悳卽奔字裹卽懷字龔卽棄字涿爲柔以衙爲
隸釋

之通喪也西都以日易月羣下化之短喪廢禮薛宣
謂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睽乖異同翟方進
續母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薛翟二公當時皆在
相位降及東都上下一律安帝始聽大臣二千石刺
史行三年喪不四年復斷威宗嘗聽刺史二千石行
三年喪不五年亦斷見之碑碣司隸魯岐以母喪乞
身徙議郎則解組居廬僅行于下僚爾繁陽令楊君
上虞長度尚以叔父憂西鄂長楊弼以伯母憂思善
侯相楊著以從兄憂虞平令仲定以姊憂皆解官而
歸趙國令有兄之喪則不應司徒府之辟當其時二

千石已上不行三年之服而令長小（以下缺）
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
三十人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爲循脩字畫相
類遂致譌謬予謂景君碑刻于漢而後漢書舊皆出
傳錄則以脩爲循者特傳錄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
而信漢書且復引晉書爲證殊不知晉書脩于唐其
亦曰循行蓋仍漢書之誤而云然也（金薤琳琅）
此碑殘缺幾不成文考集古錄蓋自歐陽永叔時已
然而都元敬乃錄其全文只缺三十字不知何據元
敬又云家藏漢碑不完者皆以洪丞相隸釋足之此

是耶石墨鱗華

北海相景君銘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
歷閒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敕歷河南北錄金石刻
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爲二百卷曰文海英瀾于
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以詩云泗水
中流尋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閻歐陽趙氏著錄斯
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歷閒矣碑辭漫漶
其陰有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予留南池三宿強令
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吏行義脩
行午小吏竪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即趙

氏亦不知也廣韻詮邱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
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邱岑而斯碑有脩行
水邱部營陵人又有脩行都昌台邱遷故午都昌台
邱遷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曝書亭集）
王元美曰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
曰誄亦屬未安予按漢人碑版多不可曉如孔彪已
自博陵太守遷河東太守而碑額尚題漢故博陵太
守孔君碑魯峻自司隸校尉遭母憂服竟拜屯騎校
尉而碑額亦題漢故司隸校尉校官碑前有誄曰後
又有敘曰與此碑額曰銘辭曰誄皆莫詳其故不知

潘昂霄金石例于此云何也　碑陰後有韻語一十八句中一行云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聖人制禮過不及皆非所宜三年之喪惟父母用之下此以漸而殺無敢紊焉顧漢人制服多有相反者元初開始聽大臣及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復禁不許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三年之喪固不得盡人行之矣而繁陽令楊君則以叔父憂去官荊州刺史度尚以從父憂去官郃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官則又何也且更可異者三年之喪在位卿大夫不得致之于親而故吏故民又往往用之于其長如此碑云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費鳳之故吏戚忠綾麻扶杖魏元丕之故吏嚴較等不遠萬里斷制綾裘高頤之臣吏黎庶纕絰墳側其越禮過情有如此者

金石存

右景君碑誄後陰曰宜參鼎軿洪氏云字書無軿字當作拂解按漢隸多通用如紱亦作紼此軿字應作軯鄭氏曰山行曰軯取封土爲山之象以祭神道也蓋喻景君之德望重如鼎高如山宜參云者應在台鼎之位樊敏碑模楷後生宜參鼎銘者是也一按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師古曰脩音條地理志勃海郡脩市應劭曰脩音條脩條字盡相類亦致訛謬則循脩二字其因字盡傳寫之誤無疑兩漢官制郡國屬吏無名午者河南尹員吏有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碑稱故吏列于書佐後者即此卒吏或謂午字乃卒字之訛予曾至景君碑下詳審午字並無剝文金薤琳瑯釋此碑陰姓名遺行義劇張敏字公輔故書佐劇下二字疑字伯度而台邱遷則誤爲吕立遷何也韓勅碑有行義掾不知爲何官不稱故者惟敏耳古人命官多因前代表志或緣其名或用其義因憶前書註漢官典儀職云刺史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安知不以條行爲官名其職主于察治耶條侯條市皆訛爲脩則此或從條字而訛未可知也趙氏以台邱爲覆姓之奇碑又有水邱耶字君石其姓亦僅見耳

後錄

碑文以麋爲眉以倉爲蒼以深爲柔以醳爲釋以軿爲拂皆古字畫之通其以衙爲禦則古字音之通也有誄又有亂亦唐以後碑所希碑陰一通見於趙德夫所著錄而洪文惠公未之見乃予家三本皆有之

蓋舊搨之完善者全脫損數字耳而歐陽公遽以爲碑雖漫漶計其闕者二十三字耳而歐陽公遽以爲漫滅多不成文其名氏邑里官閥皆不可考不知碑實無其名氏邑里非因闕泐所致也　是碑前以歇獻爲嗚呼後又以歇欲連文亦其一證　碑陰人名淳于閒淳于登之淳于逢訢淳于孫悝淳于孫晓淳于趙尚淳于董純之淳于皆姓也淳于逢訢淳于孫悝淳于皆縣名也後漢書郡國志北海國有淳于永元九年復　碑陰人名之邑凡八劇營陵平壽都昌淳于平昌朱虛東安平皆隸北海國者也　百官志注漢官曰諸縣有書佐有循行有斡有小史書佐幹主文書者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乃引郡元敬謂當信碑本以正漢書之誤是不知漢隸脩循二字通用也故午二字朱竹垞與王文簡皆不曉其義池北偶談至以爲阜隸賤役之屬尤誤矣且其所以不曉者乃尤在不知隸法干支巳午字未有作午者耳　碑陰隸釋無之其載於隸續者闕字尤多今以石本補數字所闕不甚多矣後文豎建下洪闕二字其上一字或作虎非也似是帥字書說文音余律切所以書也楚謂之帥吳謂之不徙燕謂之弗从帥一聲其下一字或是岩字然此二字尚未可臆斷要之此二字者上言筆之于書下言銘之于石也大意如此　兩漢金石記

書或作紼此鼎輔當取朱紱之義而以輔代紼爾　碑陰題名凡五十四人而下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則故吏之行服而不列名碑陰者尚多也碑末云諒闇沈思又云陵成宇立諒闇卽亮陰似非臣下可用而稱墓爲陵亦後世所宜回避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北海相景君碑上銳下方穿居其中按此碑雖甚殘缺然以今日洗石精拓之本與隸釋校勘細玩影迹所不辨者十數字而已亂曰碑文作爾或云辭字周牧敦銘辭字作爾不加辛碑蓋仿此字原以此字爲辭二以爲亂隸釋則專釋爲亂从說文爾讀若亂也

銘內恩彌下是盛字幹禎上是堅字又仁敦海代諸家皆釋爲海外今按碑確是代字即偉之省文也碑陰列臣吏姓名五十四人惟行義一人上無故字未曉何義後二行紀立碑之事亦作韻語三載下是已究二字不獨碑跡顯然義亦可通究終也謂衞墳三載則守制已終當離墓側也兩漢金石記釋爲五究乃沿張力臣之誤耳山左金石志

按後漢書列傳宗室四王齊武王縯子興建武二年初封爲魯王嗣光武兄仲二十八年徙封爲北海王此北海受封之始也興傳子睦睦傳子基立

十四年薨無子永元二年封睦庶子威爲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坐誹謗自殺永初元年封睦孫普爲北海王立七年薨子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景君之卒在漢安二年則爲北海相正在康王嗣立之十餘年矣康王在位傳不詳其幾何年要之至建安而後國除此時尚屬康王之日也漢制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中興以來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景君此時正居此職碑陰午即干字干即幹字

皆釋作岑矧訓此乃赤字漢尚赤故名赤而字漢興赤本作炎說文从大从火碑則變大爲火變火爲小耳碑又以棫爲蕤以竟爲境說文無境字經典通用竟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四

敦煌長史武斑碑

碑連額高一丈廣四尺五寸二十行行約四十字題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九字隸書今在嘉祥縣紫雲山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長史武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敦煌鬼方元功童炳勳臧王府官族分析因以

爲氏焉武蓋其後也商周衰世壙遠不隕其美漢興以來尉佐相踵□朝忠臣君幼門顏閔之懋貞長敦厚夏之文學慈惠寬□孝友元妙荀羅術藏貫洞聖博兼□□眈綜典籍□思□純求福不回清聲美行闚形遠近州郡貪其高賢□少請以□□歲舉□翼紫宮□□諮除光顯王室有□於國帝庸嘉之掌司古□領校秘鄭研□幽徵追昔劉向擯賈之迭□□萬矣時戎□□□□□匡正一□□朝廷惟憂□有司□□舉君班到守□之□□□吏士哮虎之怒薄伐□□□□百姓賴之那域既寧久勞于外當還本朝以敘左右以訊嘉元年□□□衰□於是金鄉長河間惟昔曰同歲郎署咸□爲自古在昔先聖追與仁□興晉□□人存生榮死哀是爲萬年伊君遺德□孔之詮明德焉其譯曰於惟武君允德允恭受天休命積祉所鍾

其在孩提岐嶷發蹤謙□守約唯詣是遵孝深凱風志絜羔羊樂是□□悟此束允華華臨川闚見□膺庭訓仰其首徵妙廟遠通□然清邈□□□□□□□扶助大和董民遵蒙顯宗□□史官書功昊天上帝降茲鞠凶晻忽徂逝□□宮不享耆耇大命□百遺惟□后帝威傷學夫皃師士女悽愴詮表金石令問不忘垂□後昆億載歎誦

尚書丞沛國蕭曹芝□宣

成武令中山安憙曹
豐令下邳良成徐崇□□
故陳留府丞魯國魯□□□□
防東長　齊國臨菑□□
紀伯允書此碑

□嚴祺字伯魯

右斑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斑耳其首書云建□元年太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迺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即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爲建和元年歲又在丁亥則此碑所缺迺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爲可惜也故錄之

右武斑碑集古錄云今以余家所藏本考之文字雖漫滅猶歷歷可辨其額題云漢故敦煌長史武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藏王府君之碑知其姓武而官爲敦煌長史也碑云君諱斑字宣張從事梁之猶子吳郡府丞開明之元子執金吾丞榮之兄也以冲帝永嘉元年卒碑者後三年同舍郎史恢曹芝六人所立字小石損官壽殘失威宗建和之元年開明爲其兄立闕刻其傍云宣張仕濟陰年二十五曹府君察考廉除敦煌長史被病夭殁苗秀不遂闕以二月癸卯作碑以三月癸丑立相去浹辰之間爾碑云金鄉長河間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歲字雖不瞭然考柳敏碑云縣長同歲犍爲趙臺念素帛之義爲君立碑則知此爲同歲無疑益謂同年爲寮也漢碑多門生故吏所立至於同舍爲之者唯武斑及柳敏兩碑夫一死一生而寮友之好不變如此彼有並游誣其懷金身後不能清酒者不可同日語也碑以假爲遐以壙爲曠以旂爲游以鄭爲與以睚爲奄以遑爲寮　隸釋

伯允書此碑此又漢碑具書人姓名之一事也一小歐陽集古錄目云嚴祺字伯魯隸書今不見此文久矣據洪氏隸釋載是碑末云紀伯允書此碑下乃云嚴祺字伯會會魯二字未知孰是然驗其文勢則書

者紀伯允而非嚴祺也紀伯允三字上有闕文或是口紀伯允則紀字是其名伯允是其字未可知也今不能臆定矣　武君爲吳郡府丞開明之長子仕爲敦煌長史小歐陽以武君爲敦煌人亦誤也鞠訟此作鞫凶鞫字上半泐不可辨或似有竹頭未可知也按說文惟蹋鞠字从革或从卒其鞫窮字則專从卒蓋窮理罪人義取卒所以驚人卒字从大从羊一曰大聲是也洪氏釋作鞠恐未是又微妙妙字其半泐不可辨今諦審之亦似目旁蓋妙从女者非也茲未敢遽定仍依洪本作女旁耳　碑陰武氏碑三字在

穿之下字極大是楷書蓋後人所刻因其正面極泐而刻此三字以識之也（兩漢金石記）

黃司馬劭得此碑曾校正洪氏數處重摹付梓案洪氏貪其高賢下缺二字今碑作力少疑力是幼字謂貪慕其高賢尚幼少也漢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據武氏石闕銘云宣張（案班字仕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云此爲高賢幼少之證晻忽徂逝下缺四字今碑第四字是宮字正與韻叶不享口者句今碑者上作者是者字土女悽愴下缺今

考敏以本初元年爲郡太守察舉在斑後而其敦同歲之誼則先後同也順帝末年匈奴背叛使中郎將馬寔擊破之碑所云哮虎薄伐邦域既寧者殆指此事商周假貌即遐邈說文無遐字華山碑思登假之道楊統碑假遜莫不陨涕繁陽令楊君碑假遜僉服皆遐字也列子黃帝篇而帝登假張湛注假當作遐漢書禮樂志假狄合處顏師古注假即遐字其字从彳集韻云邈通作貌楊統碑勲迹貌矣即邈字歷世壙遠壙即曠字孟子獸之走壙也漢書李夫人傳託沈陰以壙久兮顏師古注

巖與曠同游夏之游作斿見於石經論語而周官大常十二斿及攷工記九斿七斿六斿四斿凡旌旗之旒皆省水作斿斿从从旅與偃同故名偃者斿字矣領校秘郎鄭字與奧通禹貢四隩既宅史記夏本紀作四奧既居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奧陸德明釋文云奧或作隩其見於石刻者譙敏碑深明鴈隩柳敏碑隩處臧兮皆以隩爲奧而此碑則移下於右也哮虎之哮即虓字大雅闞如虓虎

屈俗通引作哮虎費鳳別碑魏大饗碑皆作虓而此碑與武榮碑則皆作哮也睗忽之睗即奄字睗日無光也借爲奄字平輿令薛君碑正與此同百遼之遼即寮字漢碑以遼爲寮者甚多如高彪碑遼窴感慟楊統碑百遼歎傷謁者景君墓表百遼失氣夏堪碑官遼臨哂楊孟文頌百遼咸從李翊碑顯名遼曠皆是特字體有遼遼之不同也碑又云口翼紫宮者即紫微宮春秋合誠圖云紫宮太帝室也下文云領校秘郎則是司掌秘書之職秘書監官桓帝延熹二年始置此時未有專員殆

即郎舍人兼領之其地清要密近紫微似謂輔翼紫宮也銘辭云庶仰其首微妙元通其與其同李翊碑其先出自其子之苗字亦从艸此以箕山首陽況其高尚故下文即云口然清邈也箕首並稱他文所罕惟見此碑

武氏石闕銘

銘高二尺二寸廣一尺八行行十一字今在嘉祥縣紫雲山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帥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濟陰圭竹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关沒苗雪永遂鳴呼哀哉士女嗇傷

武氏石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爲吳郡府丞綏宗名梁仕爲郡從事宣張名斑皆自有碑金石錄

案二石闕方徑二尺高一丈五尺許銘文八行趙氏有專條洪氏則附於武斑碑下斑碑未詳察舉之歲此言其年廿五則舉孝廉後除敦煌長史薄伐匈奴邦域既寧久勞於外當有數年之事卒時約在三十

內外矣山左金石志

右漢武氏石闕黃小松司馬搜得之拔後漢書桓帝紀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武斑碑二月辛巳朔此闕三月庚戌朔蓋承二月小月也綏宗名梁官從事有碑闕明不詳何名官吳郡府丞見其子榮碑宣張名斑官敎煌長史有碑開明之元子榮之兄也宣張卒於永嘉元年其碑先闕十日立與闕同時起工故闕文幸連及之闕云曹府君察舉孝廉卽碑州郡貪其高賢闕云除敎煌長史卽碑到官之日癘吏士哮虎之怒薄伐云云闕云士女癒傷碑亦云士女悽愴也闕文載金石錄芙殁誤作云殁隸釋謂開明爲其兄道坑高兄難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

立闕今詳闕文乃開明兄弟四人爲父立者若爲兄立則始公何以稱孝子乎　桂馥跋

按武氏之有碑者梁也斑也榮也其見於此闕者則有始公綏宗景興開明其見於梁碑者有仲章季立子僑東漢武氏閥閱之盛略可概見而范書中無一語齒及良可怪也銘內有云孫宗作師子直四萬師子卽獅子此孫宗不知是石工姓名抑是孝子始公之子援武梁碑之例子僑稱孝孫此孫宗無孝字似非武氏之孫雙闕直十五萬而師子直至四萬費視雙闕得四之一其刻鏤必

工疑其上亦有題字而不可見矣

司隸校尉楊孟文頌

石高九尺九寸廣七尺七寸二十二行行三十三字不等額題故司隸校尉楊君頌十字隸書今在襄城縣

惟以靈定位川澤股肱澤育所注川有所通余台之川異　澤南隆入方所達益域爲充　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人秦建定帝位以漢訖篤後以子于蓬蹈崐難更陵圍台頊通堂光凡屯四道坑高兄難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

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周殘橋梁斷絕子午頊觜亡財縣峻屈曲深巔下財人輿廂寫輸淵平阿涼泥常陰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碻磳臨危槍碭扇尾心寔囷輿輕騎邏尋弗前惡虫蒂狗蛇蛭毒蝑未秋蓺稻稼苗支殘終率不登厚惠尊者弗安愁苦父難舊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君廉字孟文深孰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爭百遍感徙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絓

功餙爾要敞而曼平清涼調和桑二丈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大守楗為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廉勳其辭曰　君德明二煩煥彌光刻過拾遺廣清八芸奉魗承拘經優億衍彊春宣聖思秋貶若霜無偏諛二貞雖叹方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王匡君脩禮育常咸晓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靡章厥廟諱大節讜而益明煥注卓今謀合朝情譯鞮即安有勳

有榮魚鑿龍門君其繼緒上順升極下荅以皇自南自北四海汝通君子安樂庶土悅雍商人咸懽覆夫刋周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冊汙僊載世二葉誦

序曰明哉仁知豫譜難易原度天道安危所歸勤二堵誠業名休麗

五官掾南鄭趙郃字季南屬襃中竜漢

殫字產伯書佐西戍王弋字文寶主

王府君閔旨道危難公置大郡道橋特遣行丞事西戍韓服字顯公都督掾南鄭魏

楚字伯王後遠趙誦字公謀梁案察中曹卓行述仁石積萬世之基或從昭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廉勳其辭高格下就平易行者斯然焉　伯亟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陽長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用字簡省復多外繆惟以仏為坤以余為斜漢人皆爾獨訛字未詳集古錄

余嘗讀後漢書鄧隲傳有云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饑章懷太子注以謂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下為小二字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外今岐州

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其說甚辨學者信之今此碑有曰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若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金石錄

右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隸額在興元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字孟文水經及歐趙皆謂之楊厥碑蜀中晚出楊淮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始知兩碑皆以厥為語助此乃后政頌其勳德故尊而字之不稱其名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益從其所請

也子午者長安正南山名衰斜者漢中谷名高祖開石門史策不書亦見郙閣碑平帝時玉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遂通子午永平之詔史亦闕文安帝永初元年先零叛斷隴道寇三輔入益州殺漢中守乃橋梁斷絕時也自明帝永平四年通石門至永初幾五十年自永初衰斜斷絕至延光四年凡十五年水經云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即秦人取蜀之石牛道楊君因而廣之蜀都賦岷以石門是也門在漢中之西衰中之北衰水南歷衰口北出斜谷趙氏云此碑有曰中遭元二者讀爲元則爲不成文理予按漢刻

如礼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烝烝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爲大二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輒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人民涕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冬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章帝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后龍芝甘露之瑞皆同則論衡所云元二者益謂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沿隴將羽林郎五校士擊之冬徵隴斑師迎拜爲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隴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四年以母病求還侍養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隴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碑以余台爲斜谷充爲衡訛爲抵盡爲滅蔭爲陰遠爲寮略狩爲獸衙爲槎牙即塗字斷即斷字膀即磅字遽即遽字薄即碣字惡即惡字彊即彊字厥即厥字釋即釋字繼即繼字

隸釋

楊厥碑高祖受命平關命字垂筆甚長所侵兩字許又空兩字方書其下一句文十七行其次序曰別行後一行低二字書趙郃等三人姓名又書王府君分遣官屬事凡三行末行低七字書魏伯玉徙官毋行三十字或有疎密不齊者　宣和殿碑錄以碑爲贔漢彊書考其碑云五官掾南鄭趙郃屬褒中贔漢主其事書佐則王戒之職非書佐西成王戒益三人主其事書佐則王戒之職非贔漢彊書也集古金石二錄與鄭樵金石略俱作楊厥開石門頌隸續

水經注汚水上篇云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厥之所開逮桓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爲石牛道一清按此碑載張嗇鳳西遷注彼所親睹者恵棟狩是惡盩厔安危所繫可補隸釋之遺寰宇記云王府君造作石積此積字婁氏不錄顧南原隸辨引廣韻云積艸名類篇云一曰艸積詳碑文義益易艸積爲石也隸釋云以積爲積非是愚按此頌塗作墜殭作殭炳作焜多有加艸之文則此積字或即是積字加艸之體爾洪氏之言未可遽非也　隸續云

此頌磨崖刻於褒斜谷中洪氏隸釋所引楊淮碑今亦拓得之與此刻同在褒斜谷中洪謂此在興元彼在褒斜谷中未之深考也頌爲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所立其主鐫石之役者鼂漢殭王或二人頌後低格書之此已開碑後系撰書姓名之式矣鼂王皆承五官掾趙邰之屬故於頌後復紀王君造作石積事王君不特爲楊之鄉人而政績復能繼之一頌而二善備焉矣婁氏字原云斜漢隸皆作余犍爲皆作楗是盩不獨此一碑爲然或以說文無犍字疑郡名當从木是則未知二字偏傍孰爲沿訛而木字篆勢與

牛之上半相似所當存以資考異也又婁氏摘附字體謂漢隸命字垂筆有長過一二字者益指此頌然此處特因石理剝裂不可接書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隸法也以漢詆焉洪謂詆是抵字愚按此詆字下無點與詆不同當是氏字猶費汎碑以妋爲氏也　碑云王府君造作石積此積字婁氏不錄顧南原隸辨引廣韻云積艸名類篇云一曰艸積詳碑文義益易艸積爲石也隸釋云以積爲積非是愚按此頌塗作墜殭作殭炳作焜多有加艸之文則此積字或即是積字加艸之體爾洪氏之言未可遽非也　隸續云

碑文十七行今以石本核之全文凡廿二行此云文十七行者益序曰以後別計之也又按隸釋既知厥爲語助詞而隸續仍曰楊厥碑益亦沿諸家之誤而亦因以見洪氏隸釋隸續之書非成於一時其中尚不能無牾拄處也又驗石本末一行書魏伯玉從官乃於前文之下空七格書之耳非此行低七格也　兩漢

文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建定帝位以漢詆焉詆即氐字謂高帝興於漢中故定有天下之號曰漢猶陶唐氏有虞氏之例也洪文惠讀詆爲抵失其義矣槍

陽猶言楊唐古文唐爲陽陽碑又變爲陽其義一也殷
躬疑卽殷肱字垓高義與閻隔同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云楊君厥字孟文故水經注稱爲楊厥碑攷之華
陽國志則楊君名渙字孟文也洪适云厥實語助耳
非名文內有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
入秦以子午塗路峭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說與郙
閣頌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云云合出散入
秦者散關也碑爲漢中太守楗爲武陽王升立以楗
爲楗用古字說文無楗字 閻中金石記
按是刻書體勁挺有姿致與開通褒斜道磨崖隸
字踈密不齊者各具深趣推爲東漢人傑作然石

刻皆在褒斜谷中椎拓頗險臨池家或不盡得故
近人學之者少碑中命字升字誦字垂筆甚長而
命字幾過二格與孝孟初碑年字相似皆漢隸所
僅見者文云惡虫蜂蠆狩虵蛭毒蝮隸釋云碑以蠆
狩爲獸卽謂敝獸惡虫對舉當是借蠆爲敝敝
憋通用與敝壞之義有別後漢書董卓傳敝腸狗
態注云續漢書敝作憋是憋與敝同方言憋惡也
郭璞注憋怠急性也列子力命篇墨尿單至嘽呾
憋憋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廣雅亦云憋惡也高郵王君念孫
疏證云釋名鶯雉山雉也鷩憋也性急憋也憋不可生
服必自殺也潘岳射雉賦山鷩悍害南山經基山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
鵸鵌郭璞注云鵸鵌急性虐韻鵸鵌也鵌鵌亦
鳥之惡者是凡言敝者皆惡之義也周官司弓矢
句者謂之弊弓鄭注云弊猶惡也徐邈音扶滅反
弊與憋聲義亦同故大司寇以邦成弊之故書弊
爲憋矣廣雅又云痦惡也疏證引玉篇痦惡也性
惡性也方言注云疲怪惡腹也怪與痦同怪又音

大結反說文䖵蛇惡毒長也爾雅䖵注云蝮屬
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蝮蛇爲蠆子釋文䖵大結反字
亦作蛭楊孟文頌云蛇蛭毒蝮毒蝮謂毒長也䖵
與蛭蠆與惡聲義亦同昶案王氏之言甚核益二
語極言道中險險之狀故多用惡毒字而借蠆爲
憋借蛭爲䖵耳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碑高七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十八行行四十字後宋人題字二行今在曲阜縣孔廟

司徒臣雄司空臣弇稽首言魯前相瑨書言詔書崇聖道勉□執孔子作春秋制孝

經劉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大祟祠曹掾馮牟史郭廟諱對故事辟廱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常丞臨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口口各一大司農給米祠里界以為如璞言孔子大聖則象乾以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閒今口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里請食邑百戶以為湯繫魯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千家錢給大酒直

率史一人掌領禮器出入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大祟祠曹掾馮牟史郭廟諱對故事辟廱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常丞臨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口口各一大司農給米祠里界以為如璞言孔子大聖則象乾以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

以禮為宗所蹏除蘇補名狀如牒平惶恐頓首死罪死罪上　司空府

其率世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廟諱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司徒司空府王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王禮器選年世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廟諱先聖之禮為宗所蹏者邶頭邶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魯孔蘇時孔憲戶曹史孔騭覽等雜試蘇脩春秋嚴氏經通高苐事親至孝能奉先聖

以禮為宗所蹏除蘇補名狀如牒平惶恐頓首死罪死罪上　司空府讚曰巍巍大聖恭恭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矩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廣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這位百石吏舍功垂无窮於是始口

後漢鍾太尉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

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卽

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集古錄

按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金石錄

右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孔龢碑無額在兗州仙源縣威宗永興元年立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云鍾繇書碑載孔子十九世孫麟慶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掌廟中禮器魯相乙瑛書言之於朝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奏於上詔魯相選年四十以上通一經者爲之時瑛已滿秩去後相平復以其事上于朝予家所藏石刻可以見漢代文書之式者有史晨祠孔廟碑樊敏復華租碑太常耽無極山碑與此而四此一碑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國二也郡國上朝廷三也按孔僖傳云永元四年襃成侯損徙封褒亭侯子孫相傳迄于漢末襲褒亭之封者二人此碑與史晨碑皆作永元之後仍稱襃成又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吊韓勅碑陰有褒成侯建壽即損也疑損未嘗徙封傳之誤爾鍾繇以魏太和四年卒去永興益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隸釋象即豕字

碑兩元嘉三年及永興元年皆平闕司徒府司空府及讚曰亦平闕第六行制曰可高出一字司徒公司空公題名在制可雒陽宮兩行之下與碑之下一字齊貼碑者不曉古式多有翦去制字者亦有顛倒二相題名者隸續

攷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雄戒亦罷免矣金薤琳琅

此碑後刻云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按此碑永興元年造元常獻帝初始爲黃門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此非元常書明甚未知張稚圭所按何圖趙戒字志伯今云意伯戒袁宏又作誠石墨鐫華

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暢而人往往缺之盛時泰蒼潤軒帖跋

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百石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黃霸傳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

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因其秩有不同故稟其石之多寡以別之水經注載此爲後人不通者改作百夫
吏卒金石文字記

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今本杜佑通典乃譌百石卒史爲百戶吏卒山東通志關里志譌爲百戶吏卒皆莫之正又康熙甲子

宋告身竟奏署名凡丞相不著姓者類此按范書百官志東西掾四百石以下秩比命士爲百石屬其後辟除通爲百石但司徒公下凡祭祀掌省牲視濯則有令史屬三十六人司空公下凡祭祀掌掃除樂器則有令史屬四十二人而無卒史之名卒史見此碑金石後錄

集古作卻相混孔子廟卒史碑隸釋作孔廟置百石卒史孔龢碑金石略天下碑錄皆作司徒吳雄等奏孔子廟置卒史碑錄補

孔麟孔子十九世孫與泰山太守孔宙博陵太守孔褒皆弟兄行也令鮑瑩曲阜令也乙異姓也漢有南卻太守乙世前燕有護軍乙逸明乙瑨乙山也金石遺文錄

每見近日文移奏牘一事必再三繁複至於連篇累紙而不休竊惟何不省簡乃浪費筆墨如此今觀此碑乃知漢時其體便爾虛舟題跋

按百石卒史通典謂爲百戶吏卒三國志謂與通典同水經注謂爲百夫吏卒山東通志關里志謂爲百戶吏卒皆莫之正又康熙甲子

聖祖仁皇帝幸闕里謁廟畢由奎文閣至同文門觀門右漢碑孔尚任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置卒史碑今謂之百戶碑尚任對曰歷代優崇之典廟廷設官四員典籍司樂管句百戶謂之禮樂兵農四司觀此知魯人亦譌以爲百戶也豈獨書籍傳寫之謬哉金石存

按闕里舊志載此碑文訛者不可枚舉如司徒臣雄作雒司空臣戒作臣允之臣美後兩戒字皆作美勉六氂作勉六氂百石卒史作百戶卒史後四石字皆作戶給大酒直作給大酒直後犬字亦作大來行祠給牛羊分之下各一之上尚有磨滅者三字今作給牛羊豕各一脫

去三字給米祠作給未祠臣愚以爲如瑛言作臣愚以爲宜加瑛言多一宜字孔子大聖作夫子大聖三月廿七日作三月二十七日壬寅之下司徒之上碑有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十八字今全脫去選其年卅以上作選年四十以上後卅字亦作四十如詔書到作如詔書到脫一書字行長史事下作行長史事下敢言之司徒司空府碑係撞頭並無缺文今反注磨滅不知幾字爲宗所歸除穌補名狀如牒作爲宗所歸一除穌補名狀如牒多一一字死罪死罪上司空府作死罪上司空府脫

去二字若重規矩作名重規矩乙君作之君漢隸爲世所珍貴摹搨者衆後且益就剝蝕今尚有可辨者謹爲考正如此孔繼汾跋

碑云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按廉者察也訪也麟是人名或讀麟廉二字爲人名非也　洪氏所釋給犬酒直犬字實與大字不伴而從來無言及之者以愚見度之似是犮字蓋卽發字也旣省發爲犮又省犮爲犬耳　碑稱孔穌脩春秋嚴氏經按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下邳嚴彭祖眭孟之弟子也朱氏經義考云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而其承師條下所列治嚴氏者於漢史外遍徵詮釋而獨不及於孔穌何也兩漢金石記

碑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上公府書漢制王國相置長史一人猶郡守之有丞也卞爲魯屬縣故守長得上行長史事其云守者未正授之名也書首相長史並列其後祇相一人署名史晨碑亦如此式蓋漢時公牘之例然也前稱司徒司空府後祇稱司空府當時必有故事今不可考太常有祠曹掾史百官志亦失載碑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蓋乙瑛有功於孔氏者二事察廉一也請置守廟卒史二也洪氏謂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而乙瑛書言之於朝疑未然矣易說卦傳幽贊于神明釋文云本或作讚此碑正作幽讚神明可證陸氏之有本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韓勅碑云孔子近聖爲漢定道史晨碑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此碑亦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許沖上說文表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垂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春秋繁露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鹽鐵論春秋之治

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
誅漢書淮南衡山反使仲舒弟子呂步治淮南獄應
劭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其得
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藝文志春秋有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然則二碑言爲漢定道爲
漢制作與諸書皆有合也桂馥跋
奚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三王世家並載諸臣奏疏
其著明可爲後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
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
大夫臣湯云云昧死上言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

諸侯王云云制曰可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
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守諸侯相前
言戊申朔則乙亥爲二十五日矣前言戊寅朔則癸
卯爲二十六日矣中興以後有司失其傳如先聖廟
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魯國又修西嶽廟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
洪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案魯相晨祠孔廟
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
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亦與此同文烏有知朔爲丙
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爲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
斯近贅矣今世碑記祭文踵先漢故事可也余按中
興之初猶存西漢遺制後漢書魏劭傳云漢復元
年七月己酉朔己巳言已巳則爲二十一日也吳氏
之言信有本哉　碑首行
吉未言臣雄臣戒愚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稽首以聞此即漢制三公奏事之式與獨斷所
云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
相合然誠惶誠恐頓首死罪字蔡氏略之不書今以
碑所載可証其有遺典也按後漢書延尉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
致位司徒附見郭躬傳趙戒桓帝初以定策封厨

亭侯附見其子趙典傳質帝紀本初元年閏月司
空趙戒爲司徒桓帝紀建和元年十月司徒趙戒
爲太尉三年十月免元嘉元年四月光祿勳吳雄
爲司徒二年十二月特進趙戒爲司空永興元年
十月司徒吳雄罷司空趙戒免碑稱元嘉三年即
永興元年是年五月始詔改元故中隔兩月而紀
元各殊也雄戒罷免亦在是年才三月後事耳戒
以阿附梁冀傾陷忠良爲清議所不齒故范史於
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而此碑因
魯相尊師崇道循例轉奏列名首行亦爲金石之

琯讀者不可不刋知

宛令李孟初神祠碑　碑高四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五行行約三十字今在南陽縣

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陽李（下闕）字孟初神祠之碑

□□舉孝廉除□郎中遷（下闕）史卒官□故吏民追思德化（下闕）更訊治立碑復祠（下闕）垣宇樹木皆禾（下闕）中大人共案文□□□文（下闕）永興二年六月已亥朔十日□宛令（下闕）部勸農賊捕掾李龍南部游（下闕）屋以石紋斷裂適當垂處不遑寫下一字而引上脚使長又與是碑年字不同兩漢金石記

此碑題首二行行約十五字文十三行行二十八字第一行故宛令益州刺史云云字大三寸其文字僅半之中有穿惜半摩滅不可復辨碑新出土故前此金石家多未及載今錄其可辨者如右益因李孟初官宛有德政義民因爲立祠也書法疏秀似韓仁銘當爲唐蔡有鄰所本中州金石記

百官志五官爲廷掾監鄉部春夏爲勸農掾今碑正與志合至云瑯琊開陽考地里志開陽屬東海至後漢屬瑯琊郡國志瑯琊國有開陽是也左傳哀公三

有宇祠義民今（下闕）聽復無（下闕）時令琅耶開陽□□□□□□□□□伯（下闕）貴君諱咸□□□□□□□□□

年城啟陽即開陽以避諱易之中大人其案文字蓋以宦者監視摹勒上石亦猶袁逢華嶽廟碑避郭香察書之比但一令長神祠至邈中貴爲之檢案亦莫解其殊寵之由也　段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五

孔謙碣

碣高二尺六寸廣一尺七寸八行行十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孔謙字德讓者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多體蘭石自然之妙長膺清抄孝友之行禮述家業循睿秋經升堂講誦洩究聖指弱冠仕歷郡諸曹史秉世四乳興二秉七月遘疢不祿

右漢孔德讓碑永興孝桓帝年號也其人早卒無事蹟可考今集錄所藏孔林中漢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　集古錄

右孔謙碣其石不甚可辨考孔氏譜得之所謂都尉君者太山都尉宙也孔融別傳云宙有七子融之次第六載於譜錄者惟有謙褒融三人褒之名見史晨碑小異

碑錄釋

右孔謙碣甚小一穿微偏左有暈一重起於穿中復有兩暈在右其一甚短與它碑小異文八行行十字

後餘兩行缺
東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皆在孔林中孔君孔子十
九代孫名震官至河東太守德讓孔子二十世孫都
尉君宙之子名謙德讓其字也歷郡諸曹吏宙震之
弟彭大翼山堂肆考
碑云禮述家業脩春秋經此宙之第六子也愚已補
載其爵氏於經義考承師門孔褒一條之後矣然據
其文曰脩春秋經則德讓必自有纂輯之書未可概
以嚴彭祖之師法泥之也　長膺清下洪作妙按古
無妙字或書爲眇然此石本今尚可見止一少字居
中其左竝無女旁等字之偏傍或當日省作少即是
眇字乎若直釋爲女旁之妙則非也兩漢金石記
碣文今益漫漶所存字少有完者惟後文年卅四顯
據今集古錄訖卅作廿又脫四字洪氏亦訖卅作廿
餉刻之過也流俗人訓此碣爲孔宏蓋失檢爾授堂金石跋

孔君墓碣
碣高三尺八寸廣二尺八行行十五字額
題孔君之墓四字篆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永壽元年□未青龍□□□□□□□
□□□孔子十九世孫□君□□好學□
□□□德施州里朝廷□□□□□□□
史兼行相事所在□□行□□□□□□
戴哀□□□□□□□□□□□□□□□
芬刊石建□□示後□□□□□□□□
此□□□

石漢孔君碣在孔子墓林中其額題孔君之墓文已
殘闕其前云元年乙未而元年上闕二字按東漢自
建武以後惟桓帝永壽元年歲次乙未其他有三乙
未皆非元年然則此碣所闕二字當爲永壽也金石錄

右碑乾隆癸丑暮春錢唐何夢華元錫得於聖林牆
外移置廟內別立碑以識其處元爲記之文中可辨
者五十二字孔君名字無存惟云孔子十九世孫當
是孔宙孔彪兄弟行也此碣規式異於諸碑自趙氏
金石錄已云漫滅況又閱數百年宜其存字無多也
山左金石志
按是碣自趙氏以後無著錄者文多漫漶然其世
系仕履略可考見云孔子十九世孫則即孔麟孔
宙之兄弟也百官志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又
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相一人相如太守有長

史如郡丞此云五官掾守長史兼行相事則孔君由五官掾爲長史兼行相事蓋仕王國而不能詳其爲何王矣韓勑碑有魯相平行長史事與孔君以長史行相事者不同漢官兼攝之制蓋如此

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碑高七尺二寸十六行行三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惟乳壽二年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韓京韓君追惟大古華胥生皇雒顏口育口寶俱村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驗思嘆卬師鏡顏氏聖甥家居魯親里并官聖妃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并官氏邑中謙發以尊孔心念聖廬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器琴瑟鍾磬敔雷洗觴觚爵屬鹿相桓蘧柷梧禁臺頌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廟謀汙以汪水泝洁舊永順脩所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爭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燿敬吼口溱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廟謀汙水通口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廠福永享羊壽上極華紫菊仗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耀長期蕩蕩陽於盛頌獲赫赫罔窮聲垂僊

載

韓明府名勑字祝節　潁川長社王廟謙君

昊二百　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

故涿郡大守魯麃次公千　故會稽大守魯傳世起千　故樂安相魯麃季公千

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　相王簿魯薛陶元方三百　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

碑陰

共三列每列十七行

曲成矦王暠二百　遺西陽樂張普卬堅口百
河南成皐蘇漢明二百　其人冢土
河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
故兗州從事任城呂育季蕤三千
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裒文博千
故潁陽令文陽鮑宮元威千

趙國邯鄲宋瑱元世二百
彭城廣戚姜尋子長二百
平原樂陵朱荅敬公二百
平原濕陰馬璠元異二百
彭城薛治世平二百
泰山鉅冉漢公二百
京兆劉安初二百　故薛令河內溫朱歆伯珍五百
下邳周宣光二百　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
河間束州商伯宣二百
河南雒陽李申伯百
相史下吕松口遠百
騎車伯卿二百
雚土魯劉靜子著千
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
故嵗郡魯开煇景高二百
魯曺悝初孫二百
魯劉元達二百
故嵗郡魯趙煇彦臺二百　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
郎中魯孔宙季將千

御史魯孔胡元世千
大尉掾魯孔氾仲弟千
魯孔曜仲睢二百魯孔儀甫二百
冢土魯孔方廣率千

魯孔憲仲則百　文陽王逸文豫二百
魯孔巡伯男二百　文陽蒨元道二百
尚書侍郎魯孔霓元上三千
魯孔汎漢光二百　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
宇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千
冢成矣魯孔建壽千　河南雒陽王敬子慎二百

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
魯孔朝升高二百　魯石子重二百
行義掾魯弓如尉都二百
魯劉仲俊二百　北海劇袁隆展世百
魯夏侯廬頭二百　魯周易伯臺百

碑右側
共四列每列四行

山陽瑕丘九原百元臺三百
濟國廣張建平二百其人冢土
小黨長羊楊萬子三百

冢土魯孔徵子舉二百
魯徐伯賢二百
魯劉聖長二百
河南厦飭骨鄰通國三百
河南平陰樊文高二百
河東臨汾敬信直千
河南雒陽左尉冥二百
東郡武陽董元廣二百
東郡武陽桓仲豫二百
泰山鉅平聿仲元二百

泰山費淳于陵季遺二百
故安德侯相彭城劉霈伯孝五百
故平陵令魯廉悛元世五百

蕃王狼子二百

碑左側
共三列每列四行

東海傳河東臨汾敬謙字季松千
時令漢中南鄭趙宜子子睢
故丞鄨令河南京丁瑞并舉五百
左尉北海劇趙福字仁直五百
右尉九江汝遭唐安季興五百

司徒掾魯巢壽文石三百
河南匽師度徵漢賢二百
南陽平氏王自子元二百
相守史薛王芳伯道三百　魯孔建壽二百
魯博奕子豫二百任城亢父治真百
相行義史文陽公百煙世平百
魯孫叔三百魯孔昭祖百云廬城子二百

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涒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丙申曰歲在涒

漱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韓明府者名勅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故自余學之不博乎

碑云霄鹿相桓邊栝禁壅脩飭宅廟更造二興所謂鹿者禮圖不載莫知爲何器又據字書栝木皮可爲索音陳樂也亦非器名諸皆不可曉故并著其語以俟知者余後見復陽陳氏所藏古銅器爲伏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作鹿形疑所謂鹿者因其形而名之耳

右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無額其文雖用識緯不可盡通呂氏春秋云有仇氏女採得嬰兒於空桑是爲伊尹蓋托之神物與履拇吞鳥同或曰空桑地名也此云聖母顏氏育於空桑不經之甚諱歟者以欺爲漱也聖妃者以妃爲配也雷洗觴觚爵鹿相桓邊栝禁壅者以雷爲轉以相爲俎也古尊三足而兩柱前若嗇後若尾有爵之象趙曰青州近獲一器全爲鹿形此所謂鹿盛井肖其形因以名之乎說文木豆謂之桓栝音凡木名也皮可爲索禮器曰大夫士桊禁注云禁如今之方案儀禮鄉飲酒禮戶開斯禁設篚于禁南注禁切地無足者蓋與上下文符觚與汙協韻當是壺字也胡輩者瑚璉也

漆字　右韓勅碑陰六十有二人不稱字者一人不稱名者二十一人漢人題名必書名字否則各有說也楊震碑陰孫定博諸人不名者非其門生也逢盛碑陰崔孟祖數人不名乃其父黨也題名於韓勅碑左凡八人魯之二廡一傳不名者別字相之尊也張納碑陰主簿白文已下不稱字者示其異於從事季元也史晨後碑五官掾孔暢六人不稱字者亦示其尊於長史李謙也孔僖傳云永元四年徙封孔損爲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此碑有孔曜仲雅則永壽時曜尚未襲封所謂褒成侯建壽當是孔損之

字傳作褒亭其說在孔廟碑自永元四年至永壽二年亦六十五年矣題名中孔族凡十四人有譜可考者曜及郎中宙御史翊侍郎彪皆孔子十九世孫也建壽爵齒俱尊而在子姓之間宜其不名餘人雖不見爵秩當亦是一時耆老獨曲成侯王扁一人不稱字豈爵雖襲而年尚穉者乎蘇漢明者已鐫而續書故以其人處士識于下張普朱熊五人書體不同蓋後人所增者

隸釋

韓明府名勑字叔節歐陽永叔謂書傳無以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稱制詔漢用秦法當時臣下不敢以勑名

考之字書勑字從束誡也古者以勞賚爲勑勑爲賚音其文爲徠別體當南齊時有劉勑爲始興內史則古人名勑何世無之往昔文嘉誤作縣樓架勑書於昌樂柘爲勑書蜀中縣多作勑者說文勑音策馬箠也束聲誡也支小擊也又有束縛之義故爲敕命之敕又支旁加束音策馬箠也束讀若刺又敕從支束聲音其本別生也支持也與支異四字易淆故詳著之

金石史

闕里孔子廟廷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說者謂其文雜用讖緯不可盡通余觀東漢自光武以赤伏符卽位篤好圖讖臣下則而效之流弊浸廣至漢末而其說尤熾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思夫孔子既沒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

之上有龍授圖堯乃受命成陽靈臺碑云堯母慶都遊觀河濱感赤龍交而生堯魯相史晨孔廟碑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皆怪誕恍惚不經之甚金潙琳瑯

射禮有鹿中高一尺五寸爲鹿形背設圜筩以納筭筭射畢以釋之器也又有乏如屏風所以爲獲者御矢恐卽栘也其有木旁正猶俎豆之爲俎栘也錢校金校

石錄記

歐陽永叔謂書傳無以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稱制詔漢用秦法當時臣下豈敢以勑自名者是以勑爲

敕也洋嘉川書跋第意有未明余更著之韓明府自名勑從力來聲音義勞也亦作徠徠來荅勸曰勞撫至曰勑示有節也故字叔節以勑爲敕誡也敕從支束聲誡也支小擊也又有束縛之義故爲敕命之敕又支旁加束音策馬箠也束讀若刺又敕從支束聲音其本別生也支持也與支異四字易淆故詳著之

金石史

闕里孔子廟廷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說者謂其文雜用讖緯不可盡通余觀東漢自光武以赤伏符卽位篤好圖讖臣下則而效之流弊浸廣至漢末而其說尤熾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思夫孔子既沒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

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
扈宋南渡金源立別子爲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
而授之田里傳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
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余
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
德郎魯府審理正宏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
三衢一支棄而不錄莫系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
爲長太息也矣勑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褒成損
建壽御史胡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
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

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
誧仲助脩子佑贊元賓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
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微子衆巡百男憲仲則汎漢
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爾碑是孔從事所立始方也
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
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冊碑碣者具書之惟非
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歐陽公云前世見于史傳未有名勑者予觀繁陽令
楊君碑陰有故民程勑字伯嚴則漢時不獨韓明府
名勑也勑字本音徠去聲今按二君之字皆作飭字

解金石後錄

此碑所用字古奧尤多今考訂一一詳之曰莫不驗
思驗音驥集韻通作驗曰歎印師鍾印卽仰華山廟
碑曰月星辰所昭印也老子銘印其生平劉熊碑莫
不師印鄭固碑印號焉告詩瞻印昊天史記帝紀印
而射之西漢刑法志天下所印皆同仰也曰顏氏聖
舅家居魯親里并官聖如在安樂里乃啟聖公夫人
顏氏宣聖夫人并官氏所居之地也闕里志云歷年
久遠二里之名雖存而地不可考矣家語云孔子年
十九娶于宋之幵官氏六十六歲夫人幵官氏卒曰
邑中繇發金薤琳瑯闕繇字碑文現存曰食糧亡于
沙卽闕里志云秦始皇發孔子墓旣啟見冢壁上刻
文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
飡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邱當滅亡蓋
用其語也曰尊琦大人琦卓犖貌曰逴躒之思逴音
綽說文遠也躒卽瘏久也成陽靈臺碑廣漢長王君
石路碑昉東尉司馬季德碑俱作躒言諸君美韓明
府造立禮器欲爲文立石垂示久遠也其文以四言
爲句而首句獨五言加皇字于上高出碑文一字曰
皇戲統華胥子謂於皇字下著一歎美之辭孫庶常

澄似修幸魯盛典載此碑以戲作義門伏羲爪天畫卦而啟孔氏之制作其說是也金薤琳琅云皇字下闕一字今碑戲字現存則此字曰以开字洪隸字攷开字所缘亦同趙本何都楊二公攷不及見也曰前闕九頭闕仰開梁相孔源收入四十五厚作斗白石神君碑衆开五銖开字亦如此寫曰以俟知奧金薤琳琅知字下闕一字今碑奧字現存趙子固以都楊二公錄闕七字語得哦奧二字遂載于跋語子所緣亦同趙本何都楊二公反不及見也曰前闕器用以釐作璉連上聲二字之音本同張爾公云漢隸孔廟碑作胡聲非駁義而無所援據恐漢人未受也曰上不爭買賈價也曰永享傘壽牟冒字之通也曰宥伎又收作伎字之義爲長也字而漢隸字源收作伎又收作伎字之義爲長也慨自漢末崇尚讖緯文中如雷月之靈星極之日華胥生皇上合紫宮俱祖紫宮太乙所授前闕九頭三陽叶闕二陰出讖等語皆本於緯書獨是韓君叔節志存聖道造立禮器其爲樂之屬有四祭之屬十有二準之于今雖略而未備然自君勑始至今享祀于載不墜爲功猶多今廟中之有編鐘編磬應鼓雅瑟頌瑟其即韓君當時所製乎何遂無簡笛瑟笙柷敔

埙篪之類也而觴觚爵斝尊罍鹿皆酒器器者酒器亦盥酒器洗則承水器桮邊之鷹水上之品桓進肉之器禹者次于尊彝今皆具存廟中至所謂桮禁二器則無之桮音凡博雅溫盃也集韻或作盃甌禁是陳酒尊之器酒必有禁禁以承尊名禁者曰爲酒戒也二器之爲用韓君既設于廟不知何時竟廢而不傳耶前漢書鄉尊作罇籀文也碑書器爲雷從籀文省字寫法下從世而上似告亦奇并官氏并字上作二點後碑陰魯開輝無二點桓桮字用木旁皆字體之變者

金石遺文錄

魯相韓勑修造孔廟禮器所立今謂之禮器碑集古錄作修孔子廟器表金石錄作韓明府孔子廟碑天下碑錄作魯相韓勑復顏氏繇發碑按碑云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發屬下句讀且所復者尚自并官氏而此碑又不爲復繇所立碑錄非也顧藹吉補

皇極之日洪範五皇極曰也洪容齋隨筆謂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亦皇極之義也　范史百官志王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光武建武二年封北海靖王興爲魯王此魯之所以有丞相也漢初其

官職傳爲太傅相爲丞相至景帝時吳楚七國反遂改丞相但曰相太傅但曰傅此省之所以不稱丞相而但曰相也　并官氏聖如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本注亓古其字又姓也或誤作开碑書作并隸法小變耳隸辨以爲家語作并官氏與此碑同而以作开者爲誤今家語正作开以并爲正者隸辨誤耳聖如者隸釋云以如爲配按古者如爲女子通稱漢曹全碑大女桃斐斐卬如字媲書刑法志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如則知如字正不必讀作配也　按并字雖隸法有變不應書作并字今家語亦正作并姓譜列并官氏于去聲倣韻引先賢傳亦正作并官氏至亓官二字各書俱無可考惟字典載之亦不言出何書碑陰有开姬其人者开不作并　復顏氏并官氏里中繇發以尊孔心鄭玄畦云繇本作徭史記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注繇役也發者禮王制有發則大司徒教士以興甲甲疏謂軍旅以發士卒也　胡筆器用隸釋云胡笳鼓也連也周禮大司馬鄉卿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器械注夏后氏二十人而釜殷十八人而釜故書釜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釜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

釋文連本又作璉連璉聲三字古通用　勑說文勞也從力來洛代切敕誡也重地曰敕從文束讀作恥力切兩字本不相通然經典相承皆以勑爲敕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書皋陶謨勑我五典益稷勑天之命康誥惟民其勑棐和多士勑殷命終于帝詩楚茨既匡既勑皆以勑爲敕隸辨云敕者上命下之辭自漢以來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漢史晨碑又勑潰并復民漢書陳咸傳公移勑書而孫寶之告督郵范史多用勑字　鄭玄畦云涿郡太守樂安相之兄也省志陵墓魯諸王墓下注云魯恭王孫皆葬於此大墓二十餘石獸二石人三胸臆間篆刻曰漢樂安太守廡君然則廡姓是魯恭王後也　魯傳說見前魯相下此魯傳世起當是魯人之姓傳名世起者非太傅之傳後左側魯傳兌子豫乃是魯太傅其爵雖尊而無功於聖廟且出泉之次在後故列于左側也或以魯傳名號相同焉知此非太傅之傳按漢碑題名未有但書其爵而不著姓者此傳世起以是會稽太守故列碑前若果魯傳則其爵尊於會稽太守不當列於太守下矣　褒成侯猶今之衍聖公也爲孔子後典主聖廟祀事范史孔僖傳世

祖建武十三年封孔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按孔和韓勑兩碑皆後永元六十餘年徙封已久不應猶仍故封今百百卒史碑載褒成侯四時來祠韓勑碑陰載褒成侯孔建壽仍而不改當由史誤又隸釋稱孔建壽卽損之字按損以永元四年徙封卽封時年少至永壽二年亦已老矣而子曜尚未襲封著於碑陰又曜既爲損子不應子列父前碑陰宜不失書其爲史誤的然無疑矣　左側首書北海傅敬謙以是師傅之尊故首列之且係北海郡官於魯爲客也下卽書令長丞尉以是本郡官長故尊之也按范史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碑稱時令則大縣也丞一人碑書故丞魏令向嘗爲丞今遷魏令者也尉二人以是大縣故有左尉右尉也正與史書合　此碑題名者凡百有七人多書出泉之數唯韓明府及時令但列爵里名氏者韓明府功最大非僅出泉者所可竝故首揭而大書之時令掌魯一邑之政佐韓明府故亦不書出泉之數也　孔建壽與碑陰重見碑陰稱褒成侯此但書魯碑陰書出泉千此又書出泉二百竝旣出泉二百與

百石卒史碑宋張稚圭據岡經謂是鍾太尉書此碑兗州府志亦云出太尉手按魏志繇以太和四年卒上距永興元年尚七十八年距永壽二年亦七十四年計此時繇尚幼冲決無能書碑之理今之談漢碑者稍前必以歸之蔡邕稍後必以歸之鍾繇二碑正當蔡邕之時或以歸諸邕尚有可據而云鍾繇決無是理大段邕所書碑有據者唯鴻都石經繇所書碑有據者唯勸進受禪表餘皆無據不足信也已永興元年魯相平請爲聖廟置百石卒史到此遂有守廟百石孔恢一人然前所請置者孔和也曾未兩年遽易孔恢不解何故

右漢魯相韓勑孔子廟碑天下碑錄題爲魯相修孔廟禮器碑皆氏繇發碑集古錄隸釋題爲魯相修孔廟禮器碑題爲魯相韓勑孔子得其一而遺其一不若金石錄但目爲韓明府孔子廟碑之爲該也　家語孔子娶于宋并官氏萬姓統譜引先賢傳孔子娶于宋并官氏并讀去聲皆與此碑同今闕里志誤作元俗讀如稽益形聲非誤矣乃或者不考反以作非者爲非謬甚　趙氏云字書亶陳樂也非器名不可解按趙氏誤引說文豈字之訓說文豈陳樂立而上見也從山豆中從豆中句切碑字作亶與

豈迴別　兩側前第六人云相行義史文陽公百煇
世平百恭壽先生跋云文陽公爲一人煇世平爲一
人當是姓文名陽公或字陽公者非公侯之公也煇
世平不著郡望當與文陽公同里并同官者故卽繫
文陽公下子按此說非也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
志汶陽屬魯國史晨後碑有文陽馬琮隸釋云以文
陽爲汶陽此碑之陰書文陽者凡三人皆汶陽也此
人亦隸籍汶陽公百其姓煇其名世平其字百乃所
出泉數耳古複姓有公伯氏魯論有公伯寮伯與百
蓋通用也若以文陽爲一人煇世平爲一人既與前

後書法不類況文陽公既無郡望煇世平之郡望又
何從知且姓氏書亦無煇姓也兩側後第一人云山
陽瑕邱九百元臺三百先生跋云瑕邱乃地名非人
名按范史屬山陽郡元臺亦當是山陽所屬之地子
按此說亦誤元臺之爲地名既無可考且他碑陰亦
從未有合一邑所出泉數而總記之者蓋九百非泉
數亦人姓名也列子有九方皐唐有九嘉宋有九眞
明有九焯九姓歷歷可數元臺則其字也先生于此
碑并陰及兩側考訂極詳此其小誤予特表而出之

金石作

碑云并官氏聖妃方綱謹按集韻增韻略諸書及
唐林寶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宋鄧名世古今姓
氏書辨證十四清內有并官複姓注引先賢傳孔子
娶并官氏生伯魚近日顧南原隸辨吳山夫金石文
存亦皆以并爲是方綱又於國學暨江寧府學見元
明加封詔書碑皆書作并惜隸相證愈無可疑王虛
舟乃以隸辨爲誤蓋未之考耳　何義門曰孔子娶
於并官氏白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東家雜記
皆作并而正義中反從流俗作开著非宋本何以析
疑張塤曰宋大中祥符元年鄆國夫人勑亦曰并官

氏　碑字別體洪釋尚未有盡者如廣韻驨同驥是
但爲驥字訓耳若專訓驨字則直當引禮記正義希
驨慕仰之義音義皆當主冀字不必主驨字也又如
士仁處士之士皆是士字又以根爲糧以苻爲符以
頴爲頴以卬爲仰以云爲卞以彫爲彪以犨爲泉以
咸爲戚皆假借通俗之溯也　虛舟先生於此碑考
核不遺餘力然其間舛謬者不一而足如論人名一
條云舊說謂東漢承王莽制人無二名按二名惟後
漢書無之漢碑多有他不具論卽此一碑二名者便
數十人可知前語無據方綱按此碑惟王暠孫殷二

人稱名不稱字其餘如廉次公傳世起以下凡二字者皆其字非其名也（碑側傳克子豫亦是姓傳名克字子豫而虛舟以爲太傅之官亦誤）又一條云右側惟蕃王狼子爲最尊然不以居首而與安德侯相平陵令並列然書特縱橫於碑陰爲絕異中外賓主之辨始終秩然也方綱按此蓋誤讀蕃王二字爲外國之王耳不知蕃是名王其姓也

碑陰中列第六行謝伯威二百第七行高伯世二百此二行下有細隸書三行云熹平三年左馮翊池陽項伯脩來凡十三字方綱以滌陽顧苓云美所藏有書名兼書字者西門儉元節种亮奉高是也有書名不書字者廉次公蘇漢明是也舊拓本審定得之從來著錄家所未見也　韓勑後

碑亦見於隸釋隸續而今竟不見其石予屬曲阜桂君再四訪覓弗獲也昔年金陵鄭妝器猶手拓其本以遺朱竹垞見於曝書亭集何至今數十年間乃湮晦不見斯亦異矣據隸續所錄碑陰末一行云永壽三年七月廿八日孔從事所立即碑陰人名內云故豫州從事魯孔方廣平五百者也按此與前碑陰內處士魯孔方廣率當是兩人率字今微露右半是以姑依洪氏作率字耳（兩漢金石記）

碑文云逴壟之思逴壟即卓爾也云前閭九頭以什錢之數也何氏姓苑云昔岱縣人姓九百名里爲縣小吏而功曹姓萬縣中語曰九百小吏萬功曹是古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什言者十言也春秋正義

有九百氏也廣韻公伯複姓有魯大夫公伯寮碑云公百以百爲伯也文陽即汶陽後漢書王梁傳擊肥城文陽拔之注文音汶與此碑正同也碑陰有褒成侯孔建壽碑側又有孔建壽古人命字多相同非一人而再見也云守廟百石即乙瑛碑所置百石卒史也不云卒史者省文猶稱太守曰二千石也洪氏隸釋有碑陰無兩側都元敬所藏搨本合碑左方碑陰兩側爲一元敬不能詳考妄譏洪之誤不知隸釋所載碑陰本無闕文也兩側題名不載於隸釋元敬自以意讀之舛謬殊甚如以河南匽師爲河浦退師任城亢父爲侯我交父皆大可笑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禮器碑霜月之靈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爲何語子謂霜月者相月也爾雅說天篇七月爲相　禮器碑顏肯空桑隸釋引伊尹生空桑以爲不經之甚子謂空桑者窮桑也左氏昭九年傳遂濟窮桑注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定四年封于少皞之虛注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顏母生于曲阜即少昊之虛故稱空桑空窮古書通用洪譏其不經殆未考左傳

濱井復民之復免其賦役也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注復除之後漢書光武紀幸南陽復田租一歲父老願賜復十年王良傳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王沈魏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又云譙霸王之邦其復譙租稅二年魏志杜畿傳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魏略顏斐爲京兆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江表傳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吳志劉繇傳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呂蒙傳與守家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陳武傳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潘璋傳賜田宅復客五十家宋書嚴世期傳復其身徭役南史梁武紀詔蘭陵縣修建二陵周回五里內居人賜復終身魏書太宗紀所過復一年田租碑蓋言復其終身且賜及邑里也尊即奠字奠定也奠尊聲相近說文奠或從寸是形亦相近繇俗作徭說文作繇隨從也發謂調發管子大匡徧野爲原又多不發朱長春曰不發是大徭大役簡少其野多不發之徵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筭碑每被詔書調發無差新序魯君命有司無得徵發單父漢書嚴助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兒寬傳後有軍發後漢書韋彪傳賦發充常

調而貪吏割其財續漢書劉寵爲會稽太守若耶溪父老送寵曰他時吏發不已民或夜行狗吠竟夕人不得安王沈魏書不得擅興發北史和平二年詔曰頃每因發調逼人假貸建德元年詔曰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正始元年詔諸州鎮停徭役不得橫有徵發魏志王修傳曰爲營塹不宜應發調英雄記張咨不應調發吳志孫堅傳術跋踖即調發軍糧孫權傳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濟駱統傳每有徵發輒盡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北史魏宣武紀詔諸州鎮停徭役不得橫有徵發晉陽秋劉宏爲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與郡國丁寧謹密故莫不感悅頗倒奔赴宋書沈攸之傳賦斂嚴苦徵發無度凡此皆縣發之事可爲碑作證者也　碑云遵柅禁壺棳釋以柅爲杘云音凡木名也皮可爲索又釋禁字引禮器大夫士椓禁覆按柅即椓字玉篇椓几屬也廣韻椓無足尊也柅木名可爲箭笴棳體借柅爲椓也太平御覽禁一名椓乙去切引三禮圖椓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漆赤中青雲畫陵茗華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畫陵茗華飾刻鏤其足爲寒帷之形據此則三禮圖與玉篇几屬之訓相合禮器注云椓斯禁也謂之椓者無足有似於椓或因名云爾孔疏椓是棳名故既下注云椓今之棳也又注特牲云椓之言卓也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棳之椓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云椓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椓禁如今方案者亦几屬也廣韻以爲無足尊者即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也特牲饋食禮壺椓禁饌于東序是則遵椓禁棳皆禮器韓君所造者也洪氏知引椓於禁而不識椓字葢疏於借體誤以杘字當之矣碑又云雷洗湯觚爵鹿柤桓凡八器雷罍也禮記魯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罍是也湯觴也說文觶實曰觴又云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也鹿角也漢角里先生一作祿亦作鹿鹿角聲相近儀禮士人洗角禮記棳舉觶角又云宗廟之祭尊者舉觶舉者舉角是也柤即俎字皆借體也桂馥跋禮器觶瑚璉作胡簠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四曰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周禮鄉師輦輦注云故書輦作連先鄭云連讀爲輦巾車職云輦車組輓陸氏云輦本又作連音蕈管子海王曰行服連軺輦漢書溝洫志連乘方兩則知連與輦音義皆同也莊子連字皆音輦說文酌

胡連字又作槤徐鉉云俗作璉則二字皆从玉旁俗所作也　禮文王世子大夫勤于朝卿士聽于邑孔穎達曰聽謂仰冀之也廣韻九利切集韻几利切汪照古石硯幷

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女破空桑而得伊尹其說頗近荒誕禮器碑有顏育空桑語隸釋引呂覽伊尹事爲證識其不經繹按是碑多用讖緯之文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春秋演孔圖云孔子母徵在夢遊於大冢之陂黑帝使請已往夢與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碑云顏育

中覺則若有所感後生孔子於空桑之中碑云顏育桓帝時已題御史且洪氏謂翊孔子十九世孫而

容桑卽其事也錢繹小廬隨筆按碑稱前闔九頭攷春秋元命包論十紀一曰九頭紀卽碑所本宋均注春秋命歷序九頭九人也路史前紀則云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注云姓愷名胡洮字文生人面龍身九頭兩說各異宋說當近之碑又云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亦本春秋緯演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制以顯天心邱爲木鐸制天下法是也碑末題名三行頗川長社以下八人皆有出錢之數當與碑陰所題六十二人兩側所題三十二人合計之竝是助錢

造器者姓名也朱君文藻嘗疑碑側姓名別是一次敏錢不與禮器同時之事蓋書體既不相類而褒成侯孔建壽已見碑陰復入碑側其非一時之事明矣孔子之後爵褒成侯至永元四年徙封褒亭此碑立於永壽二年距徙封已五六十年而猶稱褒成殆文字之閒不妨偶襲舊號耶御史孔翊元世或謂後漢書有孔昱傳昱亦字元世古人翊日多作昱日字本通用疑是一人然昱于靈帝時徵拜議郎補雒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而碑於桓帝時已題御史且洪氏謂翊孔子十九世孫而昱當是二十世則昱乃孔霸七世孫霸是十三世孫非一人也洪氏云蘇漢明已鐫而世次亦不合斷非一人也洪氏云蘇漢明已鐫而續書故以其人處士識于下然碑左側張建平下亦識其人處士四字豈亦續書者與碑又以士仁爲士人與金鄉長侯成碑同迺越爲卓越猶卓爾作迺彌也

又按識緯之作其來已久隋經籍志云河圖雒書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別立讖緯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雒書六篇

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
自周初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
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云攷公羊子
高受經於子夏其傳春秋多舍左傳而從春秋說
文見於何休注者甚衆則其書傳自孔門弟子無
疑其以爲出于漢初及起於西漢哀平之世者皆
非也緯書中間有事涉迂繆及後世之事疑皆妄
人附益而以之參驗六經殊足以資聞見故太史
公撰五帝本紀于世本國語三傳之外兼采及之
孟喜注易七日來復謂卦氣起中孚則用易緯稽

覽圖賈逵注左傳九邱稱孔子作春秋立素王之
法則用春秋緯趙岐注孟子論尚書百二十篇則
用春秋說題辭論命有三名則用孝經援神契許
慎撰說文解字引孔子云推十合一爲士禾入水
爲黍則用元命包引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則用論
語摘衰聖而鄭康成禮注詩箋二書取緯書以資
發明者尤不勝舉且鄭于河圖易緯尚書緯尚書
中候禮緯禮記黜房並爲之注可見緯與經實相
表裏不爲大儒所棄如此漢時且詔東平王蒼正
五經章句皆命從讖朱氏彝尊謂終東漢之世以
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其見于范史
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秘奧又稱
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於有道先
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於太傅胡廣則
云探孔子之房奧于琅邪王傅蔡朗則云包洞典
籍刊摘沉秘於中郎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
雒之機於大鴻臚李休則云既綜七籍又精羣緯
於國三老袁良則云親執經緯囊括在手於太尉
楊震則云明河雒緯度窮神知變於山陽太守祝
睦則云七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賾窮神於成

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雒咀嚼七經於酸棗令劉
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勃然
而興於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於卽陽令
曹全則云甄極毖緯靡文不綜於蔡長蔡湛則云
少耽七典於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雒於冀州從
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於廣漢屬國都
尉丁鯈則云兼究秘緯於廣漢屬國侯李翊則云
通經綜緯至于頌孔子之聖稱其鉤河摘雒蓋當
時之論咸以內學爲重及昭烈卽位羣臣勸進廣
引雒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解頻於漢末不誣

也昶案唐制四部圖緯甲部爲經其類有十九曰圖緯以紀六經讖候故唐儒撰羣經正義亦知遵信讖緯而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白孔六帖諸類書徵引尤夥蓋自漢以來博古之士多喜習之即有不能深信者亦未竟斥爲異端自歐陽氏有論九經詩刪除正義中讖緯劄子而魏了翁作九經正義盡削去之自是厥後學者同聲附和而緯書遂致散佚僅有存者良可歎惜也夫讖緯中荒渺不經本所難免且其紀述兼及三代以上帝王受命發祥制作之事後人目不見上古之書無從辨其是非輒生訾毀固無足怪然即緯書之文證之六經亦無大異今試比而論之緯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于河（尚書中候握河紀）黃帝出游雒水之上見大魚（河圖帝視萌）醜之魚流于海始得圖書（河圖玉版）堯沈璧于河元龜負書止壇舜沈璧于清河黃龍負圖出水（並據河紀）禹長于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尚書刑德放）湯觀于雒沈璧而黑龜與之書（中候雒予命）武王觀于雒沈璧禮畢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之而去元龜負圖出雒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並據河圖）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堯母慶

岐山禮記四靈爲畜之事乎緯言禹授啓握元圭刻曰延喜之玉受德天賜之佩（尚書中候璇璣鈐）非即禹錫元圭之事乎緯言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庚而適夏（樂稽耀嘉）非即書烈風雷雨天大雷電以風之類乎緯言大節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詩含神霧）少典妃安登遊于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農（元命苞）附寶出大電生帝軒（孝經鉤命）決大節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元命苞）瑤光之星如虹貫日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河圖）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堯母慶

都有赤龍負圖與慶都意感有娠生堯（春秋合誠圖）　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含神霧）　修己山行見流星意感（含神霧）　乘然生姒戎文禹（尚書帝命驗）　扶始升高邱覩白虎上（並含神霧即）　有雲如虎之狀感已生皐陶（元命包）　扶都見白氣貫（元命包）　月感生黑帝湯太任夢長人感已生文王（並含神霧即）　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之類而云堯（尚書帝命驗）　母萌之元雲入戶蛟龍守門（易坤靈圖）　堯母薇食不飢（孝經援神契）　常若有神隨之者（合誠圖）　亦與后稷鳥跡翼之牛羊（詩含神霧）　腓字之事絕相似也緯言伏羲日角衡連珠（援神契）　黑帝修頸黃帝龍顏（並孝經援神契）　漢五帝本紀補象）　倉帝四目（演孔圖）　軒轅（孝經援神契）

駢幹（元命包）　帝嚳駢齒（河圖龍魚河圖）　堯眉八彩（元命包）　舜目四瞳（孝經援神契）　重（演孔圖）　禹耳三漏鼻（河圖龍魚河圖）　陶馬喙（論語摘輔象）　湯臂三肘（並禮斗威儀說）　伊尹而赤色而髯（春秋元命包）　文王四乳（春秋元命包）　武王望羊（春秋元命包）　周公背僂（並禮斗威儀說）　僊非即左傳文公駢脅成公黑臀（春秋元命包）　越椒蜂目豺聲之類乎緯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一爲疫鬼一爲虐鬼一爲小鬼（非即左傳實沈臺駘爲祟）　黃熊入于羽淵（伯有爲厲之類乎緯又言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帝命驗）　中候合符后）　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璇璣鈐）　按赤烏白魚二事即今文泰誓之文具見史記古文論語春秋內外傳舜五人文王四友武王十亂之類而風后天老五聖知命窺紀地典力墨七輔等名學者以無經傳可證斥爲僞托則書云朱虎熊羆殳斨伯與詩云皇父仲允番棸駿楀諸臣亦不見于經傳而從無人議之者又何說也緯言五嶽吐精生聖人（鉤命決）　非即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之事乎緯言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籙（中候苗興）　堯夢白虎遺吾馬喙子舉皐陶爲大理（元命包）　文王夢田獲熊而得太公望（中候雒師謀）　赤雀銜丹書入節止昌再拜稽首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涯下王下趣拜曰公望七年乃見光景於斯非即書高宗夢賚良弼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發薪下麟視之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援神契）　非即孔子夢奠兩楹之類乎緯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一爲疫鬼一爲虐鬼一爲小鬼非即左傳實沈臺駘爲祟黃熊入于羽淵伯有爲厲之類乎緯又言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帝命驗）　中候合符后）　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璇璣鈐）　按赤烏白魚二事即今文泰誓之文具見史記古文論語春秋內外傳舜五人文王四友武王十亂之類而并疑今文可乎且也

五帝之傳始于三禮而緯書詳五帝靈威仰赤熛
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名與爾雅所載青陽
朱明白藏元英諸目何異西王母之名始于爾雅
而緯書述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益地圖獻之于
舜帝命正合四荒之義且與空同丹穴太平大蒙
諸國均無經文可證也緯又言天皇九翼河圖括地象
人皇九頭命曆序及穿胸僬耳之國論語撰考讖從崑崙
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
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丈五
尺又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河圖龍文虫尤
極有人長九寸含神霧北極下有一脚人王版核之春
秋三傳僑如芻如兄弟佚宕中國及國語防風氏
骨節專車之說是上古遐陬奇怪之事亦聖賢所
樂道而爾雅記鱟鶼邛蛩迭食迭望諸異亦皆當
時中國所無何以言之甚悉今比目魚海濱多有
之則其三者皆可確信既信比肩之民則穿胸僬
耳何獨疑之即其所言後世事如祖龍來天實開
尚書考靈曜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
河圖天靈孔圖演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

可與六經互證緯可疑經則斷不可疑也更有取
者緯言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爲天子春秋運斗樞爲
司馬刑德放可廣唐虞司空司徒虞士諸名以考三
代官制緯言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
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
身塞無狀考異可見古人祭祀皆有祝辭禮記祭
坊水庸論語子路誄孔子即其證也學者苟能擇
而從之是亦博聞之助安見好古苦晚耶至其論
天文日月五星變動之占及地理生物之殊異道
里之遠近顯者足配鴻範五行精者可以攷正歷

書地志之誤故蔡沈書集傳所稱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即考靈曜及雒書增耀度之文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東即河圖帝覽嬉之文而朱子注論語伏羲龍馬負圖注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並河圖之文雒書四十五點邵子以來傳爲秘鑰其法出于太乙九宮實即易緯乾鑿度之文是有宋理學大儒亦不能盡棄其學而歐陽氏魏了翁輩欲皆去之眞所謂因噎而廢食矣漢時碑刻多用諛辭加以好成大異經所不盡政當以緯補之若以緯書荒渺則六經之言其似緯書所云曷可勝紀將盡刪之可乎朱氏說緯一篇至爲精博而據譙敏碑語謂其學遠出譙氏京氏蓋非探原之論且不推本經義證明其說恐仍未能息羣啄也昶故復申其辨于此以祛淺見之惑

金石萃編卷九終

漢六

郎中鄭固碑

碑高六尺四寸廣三尺三寸十五行行二十九字額題漢故郎中鄭君之碑八字篆書今在濟寧州學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謏

君諱固字伯堅著君元子也合中和之淑貞履上仁□□□孝友著乎閭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簿普郵五官掾功曹□入則腹心出則爪牙忠昌衛上清昌白脩犯顏謇諤造膝侃侃加昌好成方類推賢達善遂通退讓當仕昌此服之邦后珍璋昌爲儲舉先屈計掾奉我口貢清眇冠乎羣彥恩能簡予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郎中非典好也昌疾錮辭水滿期阻從其本規之道凶愆羊世二月廿四日遭命隕身痛如之何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善性形於岐嶷年七歲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建□

共墳配食斯壇已慰考妣之心琦璋延昌
爲並憲元紀財鍾鼎冥銘昔姬口口武弟
述其兄綿口口口口行於箴陋歌曷敢忘
乃刊石已栓遺芬其靡曰
於惟郎中寔天主惠頑親諒弟宴恭竭力
敦我義方導我礼則傳宣孔業佐世楨式
政事上忠已自勗貢計王庭華夏歸服
帝用嘉之顯拜殊特將從雁意色斯自得
乃遺氛災隕命顛沛家夫所怙國亾忠直
俯哭誰訴卬虎爲吉嗟嗟孟子笛而弗嘏

奉我元兄脩孝悃極魂所脊靈亦歆斯勒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中間又有逡遁退讓之語遁當作循字多假借又疑以疾鋼辭謂疾鋼當作固疑漢人用辭覽者詳之）集古錄

賈誼過秦論云九國之師遁而不敢進顏師古曰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爲逃逃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遁逃以奔竄斯亦誤矣今此碑有云推賢達善逡遁退讓詳其文意亦是逡巡之

之義然二字決非一音蓋古人用字與後世頗異又多假借故時有難曉處不知顏氏何所據遂音遁爲逡乎（金石錄）

鄭君以曹掾事其郡將而云犯顏寒諤造滕說辭溪八用事不拘礙如此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逃逃而不敢進陳涉世家則刪逡巡二字班史又作逡巡故顏師古讀遁爲逡而訛潘岳用遁逃爲非游俠傳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此云逡遁退讓蓋用史記語歐讀遁爲循趙又惑於顏注孚謂皆當讀如本字（碑以愕爲諤以倪爲說以鋼爲鋼爲鋼以帳爲模盾卽賃字獸卽獨字畧卽禹字助音惴肆釋）

敢進遁者蓋取循聲以爲逡字當音七均切然余考

之古書亦多不同如晏子春秋有云晏子巡遁而對有云晏子遂循對曰漢書萬章傳章遂循甚憚外戚固讓皆以下字爲循而此碑及漢書禮注又以遁爲巡又如莊子忠諫不聽蹲循勿爭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却亢倉子荊君北面遵循稽首又遂循之異文而王莽傳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音千旬反退也其字從彳則又遂之異文也（楚辭九章思美人遷逡次而勿驅今漢書公孫宏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皆作遂）碑又書妣爲髮與堂邑令費鳳碑同而玉篇云髮必娟切女名此又後人之解也　漢人書有遁甲開山圖雲麓漫鈔曰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名爲遁因引此碑證爲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也今按遁字古人以代巡字者多當是巡甲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此碑上有一大孔漢碑多如此劉熙釋名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轆轤以縆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此後漢時人所見云爾不知周時固有碑矣檀弓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正義曰繂卽綍也鑿去碑中之木令空於空間著鹿盧雨頭各入碑木以綍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入各背碑負綍未頭聽鼓聲以漸衍行而下之）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注云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綍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空使輓者皆繫綍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綍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此劉熙所指蔡時施鹿盧下棺之碑也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上當碑南注云官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空用木祭義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注云麗繫也謂牲入廟也碑之字本從石空用木者取其便於事也其見於西漢人之書者淮南子盧敖見若士遯逃乎碑注曰匿于碑陰是也孫何碑解曰何始寓家於頴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爲者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予見漢碑皆高不過今之三尺餘可用以麗牲以木爲之可用以引棺今既失其穿中之制而碑之高大乃無限度與古人

之碑名同而體異也金石文字記
碑文有逡遁字顧寧人謂是逡巡之異文以予考之
集韻逡遁俊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
文釋辵字云乍行乍止也遁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
以辵當讀如足縮ㄙ如有循之循以爲假借則可不
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悕集韻不存未知是書
尚存天地間故于諸書疑義未盡晰爾曝書亭集
碑云大男孟子有楊烏風七歲而天配食斯壇葢祔
葬者亦金石文字中一例也鮚埼亭集
金石文字記云此碑書妣作㚔與費鳳碑同今此碑

妣字尚存并不作㚔或亭林誤記他碑之字也劉太
乙續金石錄云弱冠仕郡諮曹掾史歐本作諸今本
諸字雖少漶漫然筆畫具在亦不作諮楊升菴云子
雲本姓揚從手不從木碑云有揚烏之才謂童烏也
字正從手升菴之言信爲有徵劉跋概書作楊誤矣
又碑云頤親愛弟頤字作頣變匝爲正此與前姬字
作妪同皆隸變也劉作順親亦非金石存
石郎中鄭固碑亡其半僅存上節雍正六年有李鵬
者於泮池左發地得一殘石刻高六寸闊一尺六寸
存二十二字蓋鄭碑之下節云因移置碑旁顧不知
其斷泐沉埋者何代也金石圖
昔姬下洪空二格以今諦審石本姬下是公字公下
當是頌字此實石痕可髣髴非以文義度也　是碑
自歐陽集古錄已曰爲零落之餘而云其間有逡遁
退讓之語今則逡遁字已不可見而以今日拓本次
弟所收先後出土者核之洪氏所錄則所闕亦不甚
多乃牛真谷以爲碑亡其半顧南原以爲碑已中斷
皆失其實矣顧又云家有拓本尚完而所摹諸字乃
皆訛誤則是所謂有完本者亦未可信也　清眇眇
字卽今妙字方言眇小也此當爲妙之正字凡書妙
兩漢金石記
作讀如錮辭之錮當作固其弟撰碑避其兄之諱也

郎中鄭固碑詳其文義乃弟述其兄而作喪服傳不
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鄭君長男孟子七歲而夭
乃建墳與固配食此禮之過而失其中者論語色斯
舉矣斯乃語辭而漢魏人多用色斯字如王充論衡
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費鳳碑色斯輕翔費鳳別碑色
斯高舉元寶碑翻翔色斯抱朴子外篇明哲色斯而
幽遯內篇杜漸防微色斯而逝皆以斯連上讀若張

壽碑常懷色斯斥彭長田君碑色斯去官抱朴子外篇或色斯而不終曰三國志崔琰傳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此碑亦云將從雅意色斯自得則范以色斯當遠之意所謂歇後語也春秋晉侯詭諸奎陸德明云左氏傳作佹諸今本左氏亦作詭惟石經猶是佹字此碑造膝佹辭爲詭則古書佹詭通用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鄉來拓本惟存上段自雍正六年州人李鵠得下段殘石於泮池其子東琪又於乾隆四十三年同藍別駕嘉瑄將此碑升高出土之上重立復出中段較洪氏隸釋所缺無幾碑云造膝佹辭案玉篇佹戾也九委切此與上文犯顏謇諤之意正合又建口共墳建字下洪釋闕今驗拓本確是防字案爾雅釋地墳大防李巡云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孫炎云謂隄也墳之有防所以護衛兆域者此因孟子祔葬故云建防共墳其義自明又昔妊公口武弟述其兄妊卽姬字乃謂周公頌述武王於此見撰碑者爲鄭君之弟矣銘云隕親誨弟虔恭竭力教我義方導我禮則又云奉我元兄修孝罔極皆其明證又文內琦璿延以爲至德不記云云琦瑤當是鄭君二子之名葢

氏隸釋所缺無幾碑云造膝佹辭案玉篇佹戾也九委切此與上文犯顏謇諤之意正合又建口共墳建字下洪釋闕今驗拓本確是防字案爾雅釋地墳大防李巡云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孫炎云謂隄也墳之有防所以護衛兆域者此因孟子祔葬故云建防共墳其義自明又昔妊公口武弟述其兄妊卽姬字乃謂周公頌述武王於此見撰碑者爲鄭君之弟矣銘云隕親誨弟虔恭竭力教我義方導我禮則又云奉我元兄修孝罔極皆其明證又文內琦璿延以爲至德不記云云琦瑤當是鄭君二子之名葢

其弟從兄子之請而撰此銘也（山左金石志）

碑多損磨其文云男孟子楊烏之才又銘詞嗟嗟孟子苗而弗毓案下又有元兄修孝罔極之文庶長曰孟此卽鄭君庶子之早夭者法言問神篇有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碑葢襲用此語斯當遠之意所謂歇後語也春秋晉侯詭諸奎陸德明云左氏傳作佹諸今本左氏亦作詭惟石經猶是佹字此碑造膝佹辭爲詭則古書佹詭通用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當時法言大行人傳爲學以況于文如此隸釋夏堪碑睎驥顏之馬睎顏之人　漢書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左傳楊從木今碑楊烏亦從木漢之稱雄氏族者楊與揚兩用之其見于此碑可考也（授堂金石跋）

碑云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七歲而天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九齡而與楊子論元碑稱楊烏卽子雲之童烏楊字從木楊修稱吾家子雲今考沛相楊統碑高陽令楊著碑太尉楊震碑皆修之先人其字亦從木也文士傳桓焉坐有客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與碑稱楊烏同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五卷引劉向別傳疑是揚雄別傳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笑元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又疑易抵苹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讀

此始知烏是其字而法言亦稱烏父字其子猶曹孟德稱子建又孫權母謂權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魏畧單固字恭夏繁廷尉見其母不仰視其母字謂之曰恭夏隋書房陵王勇字睨地伐漸不可耐是母亦字其子也桓譚新論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於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也桂馥跋

按碑云以疾錮辭錮卽固字謂久固之疾也禮月令國多固疾文選求通親表箋固明時注云錮與固通漢書賈誼傳必爲錮疾字又作痼後漢書光武紀痼疾皆愈又周章傳羣臣以勝疾非痼皆固疾之証歐陽說得之張舍人壞謂此句當以以疾爲讀非是碑又云作世模式隸釋作幙式注云碑以幙爲模袒效古字從無以幙模通用者今審石本模字左旁作木顯然从木洪氏見其結體與巾相類故誤爲幙也

蒼頡廟碑

碑高六尺一寸廣六尺二十四行字數不可紀

口流闕劉君諱下闕叹省口流德教於千里口禮樂之下闕逢乙義立字闕二親乃詶訪國老闕下闕久奠之口室於是乎作教告闕下闕搶寫彼鳥迹叹紀時字闕下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書叹傳萬嗣闕下法度非書不明古今行事非品口名山川五常之類含氣庶品非書不記闕下無叹垂示三綱六紀闕下地理卬覽縣爲俯字闕下乾行無已順環無端下闕上字歌之義五疑闕字乃作頌曰

穆聖蒼闕下老名叹久彌光無德不報闕二字

百行順禮闕下聲休嘉孔融

劉府君大漢枝族應其期作弼宋闕下禮崇樂叹化未造勸詣聲廱闕下

口配聖德合苻出闕下闕五行又

其二列每列二十四行首二行全闕

上闕下闕陳

上闕下闕陳千

故潛盜賊人尸走千

故記史池陽吉闕二字二百

五官掾高陵闕二字千

秦轉掾池陽吉口千

上闕二字掾雲陽闕二字千　此下闕一行

上闕千五百千

上闕千

口轉史運勻闕二字千

上闕池陽闕二字千

口倉曹史臨晉楊仲千

上闕雲陽闕二字千

口曹史下闕

議曹下闕

少府史下闕

教化史下闕

持事掾下闕

金石萃編卷十　漢六　十二

上闕千

口轉史運勻闕二字千

上闕池陽闕二字千

口倉曹史臨晉楊仲千

上闕雲陽闕二字千

口曹史下闕

議曹下闕

少府史下闕

教化史下闕

持事掾下闕

高陵守下闕

持事掾高下闕

故闕二字亭長下闕

上闕下闕掾亭

上闕下闕池陽吉　此下闕又闕三行

上闕下闕勻　此下闕又闕一行

上闕下闕掾萬　此下闕又闕二行

上闕下闕曹

上闕下闕掾曹　此下闕又闕三行

碑右側

金石萃編卷十　漢六　十三

共四列每列六行末列首行全闕

御約闕六字從事永壽二

令玥方臨戎孫羨七字察孝除郎中

年　玥方太守上郡仇君酉詔書遷

大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丿

御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

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耒也必未

生謹出錢千百口者下行自紀姓名

御守丞臨晉張疇字元德五百

萬年長沙瑛字君平五百

御縣三老上官鳳季方三百　守左尉劉明府立

御鄉三老時勤伯秋三百
御主記掾楊綬子長三百
御門下功曹裴薰伯安三百
御門下游徼許愔功上三百
御門下賊曹白余子□三百
功曹史□宦□口書三百
錄事史楊禽孟布三百
集曹掾馬津子孝三百
倉曹掾任就子□二百
故功曹郭□三百
素書三百
軍假司馬□
從掾位□
從掾位□張
故文學掾□李
故文學□

騎吏蓮勻任恭六百
騎吏高陵口肆六百
騎吏臨晉口珠六百
口吏高陵張順六百
高陵左鄉有
萬年左鄉有秩游智千
萬年北鄉有秩畢奮千五百
蓮勻左鄉有秩杜漁千五百
池陽左鄉有秩何博千五百
夏陽侯長
夏陽侯長馬琪千
粟邑侯長何惲千
父羽侯長

碑左側
共三列第一列六行第二行第三四行
碑額題字
字在碑額穿右五行行十字穿左有宋人題字五行正書左讀
左馮翊東牟平陵漁君諱口字口升以嘉平六年五月廿八日妙口[]口祠出奉錢二百口口口口之禮
嘉祐庚子五月
蒼頡祠下

喬岳同過

汲郡呂大忠華陰

萬年朱吉打碑記

右漢碑陰題名二有議曹功曹騎吏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夏陽侯長設祠侯長則是縣吏之名集古錄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書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曰鄉官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哉有秩爾然則有秩蓋亦鄉吏名也金石錄

右漢蒼頡廟碑並陰碑兩側共四紙蒼頡廟蓋在鄜縣此碑頌乃鄜令孫羨奉劉明府之令爲之而碑陰兩側則備記孫仝出仕始末及其掾屬所出錢數也此碑自歐趙而外他家皆所未見　集古錄有朔方太守碑陰及碑陰題名二跋即此碑兩側題字也歐陽公未得前碑故其稱名不無錯誤金石錄有蒼頡廟碑又有蒼頡廟人名所謂人名亦即此碑兩側然又未嘗云有碑陰不知當宋時何以二公所得不全如此　金石錄云考其歲月蓋熹平六年立今碑于年月字已無可見予但以兩側有延熹五年字遂列之爲桓帝時刻　金石存

按羅泌路史載是碑有云穆穆聖蒼又稱是碑以熹平六年立今碑刻并無此文字則是碑在羅泌時猶有可覩者　金石圖

碑側書出錢者姓名有守左尉萬年長沙瑗字君平萬年縣也長沙乃覆姓此稀姓亦所僅見　抱經堂文集是碑鄜縣令孫羨奉教於劉明府而立此乙劉蓋治左馮翊也後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衙縣注皇覽曰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墳高六丈是也碑文首以劉

君諱口又云劉府君大漢枝族漢碑之體多以祀典推重其使君也　碑以未爲末凡二處　碑正面十八行末造是末造又左側尚層末生是末生　又以偏旁王爲玉亦凡二處其碑側丙任下一字吳作鯈歐作就似以就爲是　兩漢金石記

右蒼頡廟碑在白水縣東北五十里之史官村其地於漢爲衙縣春秋秦晉戰於彭衙即此地續漢志左馮翊有衙縣注引皇覽云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墳高六丈後人因建廟於此縣以彭衙得名兩漢志皆作衙字而碑作鄜猶曲江之爲曲紅西城之爲西成也碑文雖漫漶諦視之尚有可識者惜洪丞相隸釋未

著於錄不得其全文故不能通耳碑上穿之左有宋人題名四行呂大忠大防之兄嘗爲陝西轉運副使者也　右碑陰文更漫滅其兩側面各有字尚可讀其一云朔方臨戎孫羕云云歐陽集古錄題爲朔方太守碑陰者蓋即此然碑所述者御令孫羕筮仕本末朔方太守仇君則孫令之舉將與立祠無異乃以朔方標題誤矣其一歐公亦有跋而不知其爲何碑之陰蓋碑本四面有字歐公僅得其兩側又誤分爲二趙德甫金石錄有蒼頡廟碑即碑之正面又有蒼頡廟人名即碑側之一面其又一面與碑陰則趙亦未見洪文惠則全未之見官村祕在西安聞其橫臥土中慮其日久斷毀因囑署縣顧令以牛車輦置學宮久而未報適令復至問以故則云碑在野田時屢奉上檄摩拓爲苦若移至儒學恐索者益衆不能悉應所求因言縣官及鄉民皆以古碑爲累蓋僻縣無善搨者必於省城延仿能手厚其工值下鄉又需差役同往官雖給以日用而人數既多勢必佔住民居騷擾百姓于蔬果則強取之雞豚則抑價以買之且碑爲風沙所積須加洗拭方可椎拓拓時須避風雨必俟天晴竟有遲三四日始得一紙者上官誅求未已而地方重受其困故鄉民見有古碑輒相掊擊而官吏諱爲不知也昔顧氏炎武謂君子之浮慕古以厲民豈深有見於此乎今是碑剝泐僅存二百三十餘字碑陰亦大半漫漶惟兩側題名差完善石之存否已不可知附書于此後有長官思博好古之名而弗恤民力者其以斯言爲鑑可矣

桐柏淮源廟碑　劉劭

碑文從褒本摹錄後刻吳炳記行書高廣尺寸行字數俱無可紀今在濟源縣

前翰林待　制吳炳重書

碑在桐柏縣

建寧六年正月二日乙酉南陽大守中山

盧奴口君霸正好禮尊神敬祀以進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灾異告禱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禴絜沈祭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遣行丞事頗略不敬明神井歆灾害以

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愼祭常若神在君淮則大聖親之相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祐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餙治華蓋高大殿宇口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負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芳芬黎庶賴社民用佐頌其辭曰

汪汪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强仁而能武

口口畫夜明哲所取宴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雯恭禮祀不衒其德惟前廢弛罪則匪力灾青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殖望君興駕扶老攜息慕君塵軌哀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嗟樂于傳于萬億春侍祠官屬五官掾章陵劉訢功曹史安衆劉瑗主簿蔡陽樂茂戶曹史宛任巽秋五官掾新關梁鄭毅功曹史鄛周謙毛薄

安衆鄧竪主記史宛趙旻戶曹史宛謝綜淮源廟爲國家崇奉尚矣漢延熹六年南陽太守躬奉廟祀爲民祈福民用胥悅刻石頌德其辭遜雅韓公作海南廟碑文疑取於此隸書之妙與劉熊碑如一手書風雨剝食其僅存者漫不可讀昔人嘗正書是文勒石廟側閒有誤謬識者病之未有舊然以新之者至正四年杜君昭字德明京師人以文學才敏同知唐州既修祠廟因以重刻舊碑謀諸僚佐動合事宜上下協應以浚儀吳炳嘗習漢隸請重書舊文於石乃參以隸釋更定其誤嗚呼漢碑之見於歐陽氏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者所存寡矣洪氏隸釋所存僅十有八而已然則頌之所謂天地清和嘉祥昭格靈祇之報祐聖世崇奉明祀者宜無窮期也夫金石刻辭古人所以傳遠託得其所必久而後壞雖壞矣得人焉亦且復完既爲重書乃記以告後觀者知是碑再刻由杜君始亦將隨所過而用其力焉則孰文闕缺之僅存者庶幾有望於後之人矣至正四年三月前翰林待

制吳炳記　安仁大師何德洪刻

右桐柏淮源廟碑今在唐州載延熹六年南陽守躬祠淮廟事水經云廟前有碑是郭苞立又二碑延熹中守令所造此則其一也碑云奉祀祠絜字書無褅字以文意推之當爲齋戒之齋此碑又有一正書者如華蓋誤作萃豐晝夜誤作立式凡十數字婁壽亦有正書一碑州鄉誤作鄉里愛懷誤作盛德其難辨如朱爵及處謐字則以爲闕文予之費目力於此書民不少也祠即拓字萃即華字祇字兼即奔字

桐柏廟碑無額有穿文十三行行三十三字末有兩行題侍祠官屬以春秋二字題於兩行之上春四人秋五人中無空字隸續

洪氏隸釋載此碑缺五字今拓本字畫完好而乏淳古之氣蓋唐人重刻者據朱長文碑帖考云是釋曠書釋曠開元時僧金石錄中有北嶽恒山碑亦其所書也潘耒金石文字記補遺

右漢桐柏廟碑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考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下闕一字斯碑云盧奴君今盧奴下闕一字非張字豈錫圭所見者又恐誤錄辨

右淮源桐柏廟碑漢刻久亡元至正四年吳炳重書及碑後記裝界成冊收藏家未見全文遂以爲眞漢刻矣朱錫鬯疑爲後人重摹而不得其主名潘次耕又疑爲唐人釋曠書蓋兩公所見者皆裝界之本耳但錫鬯謂碑闕靈祐二字此本邽未闕又謂碑云盧奴張君今盧奴下闕一字非張字豈錫鬯所見者又

別一本耶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後有記畧云漢延熹六年南陽太守刻石頌德風雨剝食其僅存者漫不可讀昔人嘗正書是文勒石廟側間有譌誤識者病之是漢碑尚存但多漫滅後人又有正書碑炳又摹漢隸而書此碑也炳云有譌誤之碑即隸釋所云此碑又有一正書者今亦不存子聞漢碑仆地即在吳炳碑之旁尚有數字可辨屢欲修廟取作柱礎又爲近時修廟取作柱礎矣光州孫叔敖碑顧炎武亦見拓本今求之云湮沒甚可惜也吳炳見書史會要云字彥輝沛人身爻畝行省增修堂廡碑記今求之不得云洪适又謂此碑奉祀禩絜字書無禩字案說文有齊字云緧也蓋齊袁本字借音爲齋絜耳中州金石記

歐朝廷三聘不起工篆書予記憶其所書尚有河南行省增修堂廡碑記今求之不得云洪适又謂此碑奉祀禩絜字書無禩字案說文有齊字云緧也蓋齊袁本字借音爲齋絜耳中州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十終

泰山都尉孔宙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四尺十五行行二十八字額題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九字篆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肖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肖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閫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祖傳文教尊賢

耆老躬忠恕卹及人棄禹湯之舉己故能興朴口口彫幣洽廟諱功於易基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郡黔首猾夏不口口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戈卹交脩之旬月之閒莫不解甲服罪口口樽田畯喜于荒圃商旅交手險路會鹿鳴於樂岡復長劣於酬酢口口稔會遭蔫病告困鉇佐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口口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剔宅不舉明器不設凡百口口高口口

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
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

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發祥聖作儒身立名彰
貢豈玉室闈口是度夙夜口口在公明明
乃經二縣勠儀臥庸於戎時靡擲故仡方
豐秉多秉稱彼光觥而願其勲民斯是皇
疾口口口乃委其榮忠吉慰勤屢省乃聽
恭倫自繇盡慕不陳載生擯高譽歿祚令名
訖夫不刊書載揚聲

延熹七年口月戊口造

碑陰

共三列每列二十一行額題門生故吏名五字篆書

門生鉅鹿瘿陶張雲字子平
門生鉅鹿瘿陶趙政字元政
門生鉅鹿廣宗捕逊字升墨
門生東平寧陽韋勲字彣昌
門生郡館陶張上字仲舉
門生郡館陶王時字子表
門生郡館陶王時字子異
門生北海安丘齊納字榮謀
門生郡館陶張上字仲舉
門生安平堂陽張琦字子異
門生安平下博蘇觀字伯臺
門生安平下博張朝字公房
門生安平下博張祺字祢松
門生東平寧陽韋勲字彣昌
門生東郡樂平兼顯字伯異
門生東郡樂平梁希字叔光
門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
門生東郡樂平梁演字仲厚
門生東郡樂平兼演字仲厚
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
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
門生東郡陽穆字奉德
門生衛公國趙恭字和平
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
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
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

門生北海都昌呂升字山甫
門生北海劇秦麟字伯麟
門生北海劇如盧浮字遺伯
門生北海劇薛顗字勝輔
門生北海劇高冰字季超
門生濟南梁鄢趙震字祉政
門生濟南梁鄢徐璜字多文
門生濟南東平陵吳進字升堂
門生甘陵廣川李都字元章
門生甘陵貝丘賀曜字升進

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開
門生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
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存文
門生魏郡館陶張忠字公直
門重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
門生任城任口口口字景漢
門生東郡樂平盧脩字子節
門生東郡樂平盧脩字子節
故吏北海都昌蓬童字文理
故吏北海都昌蓬童字文理
故吏北海都昌逢祈字伯憙
故吏北海都昌呂規字元規
故吏泰山費魚淵字漢長
故吏泰山華毋棲覩字世光
故吏泰山南城禹規字世舉
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伯門
故民泰山費淳于黨字季道
弟子北海劇陸暹字孟輔
弟子陳留襄邑樂禹字宣舉
弟子下邳下邳朱班字宣口
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口
弟子沛國小沛周升字仲甫

弟子魯國文陽陳襄字聖博
弟子汝南平輿謝洋字子讓
弟子山陽瑕丘丁琣字實堅
弟子魯國戴璋字元珪
弟子魯國亢王政字漢方

右泰山都尉孔君碑其辭有云躬忠怨以及人兼禹湯以爲比在今人於文爲古此也（集古錄）

孔宙北海父也見後漢書酷列傳又據桓帝紀泰山都尉元壽元年置延熹八年罷而以延熹四年卒益

卒後四年官遂廢矣金石錄

孔君名宙卽融之父也威宗延熹六年正月卒碑以六年七月立宙有七子曰謙曰褒皆見於碑誌凡漢碑以窆夕爲厚夜此云窆夕非借也碑以幣爲弊槨爲槨憙爲億凱爲剴削

刻其首行卽入詞無額者或題其前如張納樊安之比亦甚少已篆其上復標其端惟此碑爾釋左傳者以窆窆夕爲厚夜此云窆夕非借也碑以幣爲弊槨爲槨憙爲億凱爲剴削

刻以五大篆長其上凡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八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都昌者四泰山者五漢儒開門受徒者錄有盈萬人者其親受業則曰弟子

漢碑多有陰然稀少有額獨此以久大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拯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涖則曰義士義民亦有稱議民曖昧者逢盛碑有姓雒者二人趙氏謂氏族書無雒姓此碑有都昌雒章則古來自有此姓但譜者考之不詳爾漢人雖姓氏亦借用字如伍爲五歐陽爲殿羊之類或是借雒爲雒亦不可知也

碑陰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碑在曲阜延熹七年立通志金石略嘗載其目云未詳所在復載泰山太守孔宙碑云在兗州立於延熹六年是漢有兩孔宙而碑復有二何其繆哉　右孔宙碑陰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四年而都尉廢廢所載皆其人也金薤琳琅

孔宙融父也卒以延熹四年又後四年而都尉廢三年而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碑不載宙子名余故附記於後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

宙字季將隸書易辨而永叔集一作秀持不知何據
石墨鐫華

孔宙融父也史作由趙明誠歐陽永叔王元美皆謂
卒以延熹四年元美謂又四年都尉廢廢三年長子
褒坐融匿張儉抵罪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按
建寧二年張儉舉奏侯覽誣儉鉤黨刊章討捕時融
年十七非十六也又按碑宙以延熹六年正月乙未
卒甚明三公皆史家張杜謂四年何也又按融建安
十三年卒年五十六則是永興元年癸巳生至延熹
六年癸卯融正十一歲非九歲也金石史

按後漢書孔融父由泰山都尉非也當依碑作宙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亦作宙其名由者別自一人董卓傳以陳留孔融為豫州刺史符融傳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由等三人魏志武帝紀豫州刺史孔由注引英雄記由字公緒別是一人按魏武紀豫州刺史孔由英雄記由字公緒九州春秋作胄乃獻帝時人予從常治禮郎通謂之郎而郎中之所屬者如五官謁者及中尉而三耳似不得去中字以混于諸郎或文中省文抑別有所據也顧寧人曰孔融傳父由泰山都尉非也名由者別自一人按魏武紀豫州刺史孔由英雄記由字公緒九州春秋作胄乃獻帝時人予從常熟錢氏毛氏泰興季氏同里徐氏見宋刻善本皆作宙未知顧之所據何本也金石後錄

碑云治嚴氏春秋光武立五經十四博士春秋二家顏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嚴彭祖為春秋嚴氏學也又

中郎也他如尚書郎羽林郎黃門郎小黃門郎議郎治禮郎通謂之郎而郎中之所屬者如五官謁者及中尉而三耳似不得去中字以混于諸郎或文中省文抑別有所據也顧寧人曰孔融傳父由泰山都尉非也名由者別自一人按魏武紀豫州刺史孔由英雄記由字公緒九州春秋作胄乃獻帝時人予從常熟錢氏毛氏泰興季氏同里徐氏見宋刻善本皆作宙未知顧之所據何本也金石後錄

碑云治嚴氏春秋光武立五經十四博士春秋二家顏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嚴彭祖為春秋嚴氏學也又

云都昌長都昌北海國屬邑第四又云遷元城令元城魏郡屬邑第五杜預曰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史記曰龐涓死處按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五年九月太山琅邪賊勞丙等復叫寇掠百姓冬十一月太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通鑑詔徵皇甫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合諸碑所云是時東嶽黠首猾夏遣畔未寧乃擢君典戎則宿爲太山都尉在宗資破賊之後繼侯章任職與皇甫規同時文武相濟當延熹四五年因病致休卒于六年正月而史未列其人亦未詳其事也後銘詩卅句上十四句一韻下十六句一韻漢碑中文理之最順者宙爲孔融父當時撰述或出北海之潤色耶　碑陰其郡邑中有曰衛公國者東郡屬國第十四本觀故國姚姓光武更名有河牧城有曰甘陵者本清河國班書清河郡厝縣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厝改曰甘陵范史于清河國屬邑甘陵下注曰故厝益自桓帝建和二年則又改清國爲甘陵也有曰貝邱者范史郡國志作具邱予觀碑字是具邱非具邱可以正史之譌有曰華者前漢書地里志泰山郡屬有華縣後漢書郡國志太山郡屬無華縣今按此碑則桓帝延熹時泰山郡屬尚有華縣未曾廢范史失載此縣也（金石文字記遺錄）竹垞詰范史孔伷之誤是已然謂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則亦未確益宙卒于桓帝延熹六年趙德夫以爲延熹四年亦爲而竹垞引因延熹之語又展轉泗熹平也（鮚埼亭集）祇傳五教者卽尙書之敬敷五教也以祇易敬以傅作敷漢書文帝紀傅納以言宣帝紀傅奏其言師古曰傳讀爲敷　漢碑陰多不題額惟此及陳德鄭季宣碑陰有之隸釋云漢儒開門受徒其親受業則曰弟子以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此碑前列門生門童後列弟子如果親受業爲弟子而以次相傳授爲門生不應弟子反列門生門童之後隸釋此言雖本之歐陽集古錄恐終未可深信也（金石存）後漢書融列傳云父宙太山都尉一本作伷顧氏金石文字記云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亦作宙其名或作伷者益板本偶異至於伷字公緒則別是一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同此說乃其所著經義考承師門內泰山都尉曾孔宙李翕下復注云王粲漢末英雄記張璠漢記宙字公緒何也又其所據隸釋列於承師

係下之孔宙弟子暨其門人門童或以郡爲邑或以邑爲郡（魏乃縣也魏郡訛作魏郡或以邑爲官北海相訛作北海刺訛尉或以邑爲姓任城任城下任城是邑名其姓闕）數十人中訛謬非一則又何也（兩漢金石記）

碑文云天姿醇嘏醇嘏即純嘏也云祇傳五教祇傳即敬敷也銘詞以虞陬二字叶陽唐庚青韻吳才老韻補所未取　碑陰題名三列凡六十有二人每人具書郡縣名字漢碑陰之最謹嚴者惟弟子魯國戴璋不書某縣未審其故漢志泰山郡有華縣續漢志無之方輿紀要以爲幷入費縣按三國志稱臧霸太

山華人此碑亦有題泰山華者然則後漢元有華縣殆省併未久而復置耳通鑑獻帝興平元年劉備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胡三省注沛國治相縣而沛自爲縣屬沛國時人謂沛縣爲小沛由此今碑立於延熹末已有小沛之名疑當時縣名固有小字非土俗之稱也魏郡治鄴不治魏此碑籍魏郡魏郡者二人不稱小魏與沛國小沛書法迥異則小沛爲縣名審矣

廣韻十九庚部婁字下引何氏姓苑云毋婁氏今琅邪人此碑有毋樓覬一人樓樓蓋通也如廬復姓志氏族者亦失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陰第三列平輿謝洋輿字碑石凹下二三分蓋刻時因誤鑿去復又補刻也碑有穿在篆額兩行之中碑首起四暈至篆字止碑左側題大中元年四月廿四日同邑大夫臧公謁先聖陵謹記正書三行左行字徑寸餘又題朝議郎前行蘇州常熟縣令上柱國脩縣男食邑三伯戶賜緋魚袋高元度口口將仕郎前守宣州廣德縣尉裴章正書三行左行字徑寸許右側題太子中舍同判兗州梁文著作佐郎崔暨四十六代孫文宣公佑同謁先聖陵大宋天聖元年癸亥季秋望日進士劉炳題正書二行徑八分皆唐宋

人謁聖陵留題也蓋此碑鄉在宙墓前于乾隆某年間始移置廟內耳元又案漢碑多有穿暈者此沿周制也禮記檀弓曰縣棺而封鄭氏注云不設碑縶不備禮又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氏又據周禮及喪大記爲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縶繞天子六縶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縶二碑碑如桓楹大夫二縶二碑士二縶無碑孔沖遠疏云縶卽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絨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縶末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

據此數義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繩繞鹿盧
橫而斜過碑頭碑頭爲此暈以限繩使之滑且不致
外脫如今石井欄爲綆所漸靡之形矣漢碑有穿有
暈此必效三代遺制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在垂者左
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
墓見棺之前和元謂前和卽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
借之迹甚多漢書酷吏傳如淳注言前和明有後和
卽四植之義也山左金石志

孔君名宙字季將碑字顯然後漢書孔融傳云父佾
泰山都尉案英雄記孔佾字公緒陳留人後漢符融

傳太守焉岱到官融薦孔佾爲計吏案融陳留人故
與佾同郡漢名臣奏有司空掾孔愉碑稱宙舉孝廉
除郎中不曾爲計吏及司空掾也魏志董卓傳周孔
佾等出宰州郡許靖傳陳留孔佾爲豫州刺史張璠
漢記鄭泰說卓曰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案
玉篇佾系也故佾字公緒若季將則與佾不相蒙矣
范書譌謬賴碑可證洪頤煊校

泰山都尉孔君嘗任此官案之桓帝紀初置泰山郡
瑯都尉官注二郡盜賊不息故置今碑所謂東嶽監
首猾夏不缺二字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修

之典戎卽都尉職而注指盜賊不息者與碑懸合又
應劭云每有劇職卽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攷泰山
都尉置在永壽元年延熹八年卽罷益當孔君碑既
成之明年而官亦遂以廢其爲因時權設信有據也
然則百官志謂邊郡往往置都尉語豈有所漏與隸
續劉寬碑陰故吏伊闕都尉在靈帝中平二年鄭季
宣碑陰有故孟津都尉在中平三年此二地豈得謂
之邊郡與余故以孔君碑質之益知應氏說爲定也

西嶽華山廟碑

授堂金石跋

碑高七尺七寸廣三尺六寸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額題西嶽華山廟碑六字篆書石今毀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謚之曰西嶽ヲ
禋祀曰山嶽則配天乾以定位山澤通氣
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曰
月星辰所瞻卬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
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
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
天子或在諸侯是以書稱咨四嶽五歲
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
其山柴祭燔燎夏書則末聞所指益周璽

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于
方嶽祀以圭肆樂奏六歌　高祖初興
改秦經祀大泉率循各詔有司畢山川在
諸侯者以時祠之
之禮思登假之道迺省五嶽禋祀豐備故
立宮畢下宮曰集靈宮壓曰孝偁壓門曰
望偁門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茈祀
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比新寖
用北壺訾今垣趾營北猶存建武之元事
舉畢中禮從畢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迓

祠畢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穀應自是以
来百有餘年有事西迺輒過宇崇然畢所
立碑石剕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
熹四年七月甲子　廟諱農大守安國亭侯沒
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頓
閔畢若茲深遵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
礽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
斯石垂之于後畢辭曰

崇冠二州古曰雍梁馮于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
天子展義迺狩省方王宗之禮峻文岱克昌字少游河南京人在尉唐
六樂之奏舞以致虞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密人王者瑑華陰王基字德長　京兆
山嶽之守晁秩晁望矣惟安國兼命斯輩尹勑臨都水掾陵土要右丘遷書佐新豐
尊脩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芬郭香察書記者潁川邟鄲公脩蘇張工邟
遑禳凶札孳敘吉祥歲畢其民說無疆君亖
袁府君肅慤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
係府君討叛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
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
汝南女陽人孫府君諱瑑字山陵安平信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其略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
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歐陽公集古錄云
所謂集靈者他書不見惟見于此碑爾余按班固漢
書地里志華陰有集靈宮武帝起而鄭道元注水經

亦云敷水北逕集靈宮引地里志所載其語皆同然則不獨見于此碑矣而所謂存仙殿望仙門者諸書不載金石錄

右西嶽華山廟碑篆額在華州華陰縣威宗延熹四年袁逢守洪農郡以華嶽舊碑文字磨滅遂案經傳載原本勒斯石以垂後會遷京尹乃勅都水掾杜遷市石遣書佐郭香察書碑成於後之四年蓋孫璨典郡時也逢者司徒安之會孫太尉湯之次子嘗爲司空而卒史不載其歷洪農京兆乃闕文也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恤宅人之書爾小

歐陽以爲郭香察所書非也碑云四時中月省方柴祭不讀中爲仲其義亦通至以宣帝爲仲宗則是借仲爲中說者謂漢世字少故多假借或曰漢人簡質字相近者輒用之予以爲不然亦好奇之過爾以帝者廟號而借以它字不恭孰甚焉碑云昭即禮記作瞻仰方即亢字昭即邵字邵即邵字又以癈爲廢女陽爲汝陽隸釋

昔歐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然漢武集靈宮見于太華漢志既書之矣相如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紹序曰岱

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

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王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營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嘉嘗言矣予因得考之信廣川書跋

歐陽文忠謂集靈宮者他書不見余嘗觀恒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道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心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山書曰望仙門窮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既表

祈年觀復立望仙宮能改齋漫錄

西嶽華山碑爲新豐郭香察書凡漢碑例不存書者名氏此小異耳至謂東京無雙名而云察書者監書也其言似亦有據然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也其言似亦有據然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蘇不韋費長房蘇子訓此何人也王世貞弇州山人題跋

西岳華山廟碑漢郭香察隸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帖耳屠隆考槃餘事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爲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

莅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余拔碑文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句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爲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遒勁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莅中郎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于字學不應謬亥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爲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爲砌石余從東肇商借舊本而書其後

如此云石墨鐫華

碑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華州郭允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華陰王無異家其末曰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絕少而察書乃對上市石之文則香者其名而特勘定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爲名殆非也勅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考之前史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敕者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爲勅而後人因之（淮南子重九勅注勅音整形也六朝時勅字多改作物故因之而變五經文字曰敕古勅字今俱承訛作勅惟整字從此敕）何胥傳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齊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勅字所當忌也且蜀之秦宓字子勅見於國志矣歐陽公錄魯相韓勅修孔子廟器碑乃疑自古人臣無名勅者而陸德明言此俗字也字林作敕允伯以爲其來旁從力者別音賚故魯相得名焉此非漢人所當忌也且蜀之秦宓字子勅見於國志矣歐陽公錄魯相韓勅修孔子廟器碑乃疑自古人臣無名勅者而陸德明言此俗字也字林作敕允伯以爲其來旁從力者別音賚故魯相得名焉（人唐公房碑勅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此勅字）今尚書皐陶謨益稷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大象之文並作勅而周禮樂師詔來瞽皐舞注云來勅也勅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鄭康成漢人也其訓來爲勅又何哉其曰左尉唐佑按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故橋元補雒陽左尉此言左尉亦以縣大而設之兩尉與史書合（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陰故吏左尉極山碑皆有左尉風俗通有武當左尉）又郡國志宏農郡下云華陰故屬京兆建武十五年屬而此碑袁府君逢先爲宏農

太守後遷京兆尹故所書丞尉一爲河南密人主者掾則華陰人漢時丞尉及掾俱用本郡人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宏農在後漢爲三輔故得用旁郡人爲丞尉而京兆尹所遣掾佐一爲霸陵人一爲新豐人則客也故別書於下而言京兆尹物遣之以著袁君之已遷官而不忘敬于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與掾則市石察書有不必言者矣又徃歷志有太史治歷郎中郭香豈其人歟　婁機漢隸字源

曰按繁陽令楊君碑陰有程勑則在漢非獨韓名勑也勑雖本音徠說文勞也考之碑韓字叔節鄭字伯嚴其義非勞徠之徠當讀爲勑漢碑范史多用勑字益是時上下皆通用初無拘也　考之博古圖諸書有孝成鼎銘曰工王褒造左丞輔掾譚守令史永省大官銅鐘曰考工令史右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綏和壺曰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竇省上林鼎曰工史榆造監工黃佐李負勑言省言監即察書之類也　孝宣本號中宗而此碑乃作仲宗按孝廉柳敏碑五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是亦以仲爲中也

以孝武之求神仙爲登假之道按列子黃帝篇曰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周穆王篇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蓋以爲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之意按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氏注曰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是漢人之解登假皆以莊子之言爲據也（金石文字記）

漢華嶽碑徐浩古跡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邕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名之邕不得已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山書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莅他人之書益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二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駁之者謂光武中興後詔猶遵莽制邪雖然予觀東漢人二名絕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厲元壽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間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駒駼更始侍中劉能卿赤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有九且以察書對市石於義尤合

續漢書律歷志蠡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卽察書其人邪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

熹八年弟十年耳十年之間由書佐遷郎中仕宦階理也馮景解春集文鈔解春

顧亭林謂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爲名殆非予考李翁郙閣頌列故吏下辨仇緋子長書此頌武班碑列臨菑嚴祺字伯魯書此碑漢碑何嘗無列書人姓名者金石遺文錄

碑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按金石文字記云勅者自上命下之辭愚攷諸碑勅字上下通用王純碑勅大司農楊著碑詔書勅笘皆用之在上者也此碑與史晨奏銘又勅瀆井復民西狹頌勅衡官有秩李璮掾仇審唐公房碑勅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用之在下者也隸辨

玉篇有王字音粟音鼒玉工也點在中畫上與玉字點在下音義各別韻會正韻諸書皆沿其說此碑玉帛之贊玉字點正在上義止是玉不可以他音他義釋也益點之上下乃行筆小異不當從此妄生穿鑿

金石存

漢西嶽華山碑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衛公諸人題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地鮚埼亭集

西嶽華山廟碑都南濠援徐季海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耶今雖不能遽定爲中郎然金石文字記及曝書亭題跋皆謂後漢書律歷志郭香即此人攷郭香之名見于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即祭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中郎集中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中郎隸勢所謂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詖靡有常制者乎即以一二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

合而與古籀奇字體勢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難概信然其說正非無自也佩觿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豐同豐又與此碑合矣凡此數者有一於此足以附質中郎之說而況有徐季海語可據乎　按今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劉升碑有明河濱李楷叔則題云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據此則是碑毀於地震之說益爲可信　予聞全謝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本今在寧波范氏天一閣中既而知爲嘉定錢辛楣少詹事所得

未歸辛楣時海鹽張芑堂燕昌爲雙鉤其本寄予益
未翦標之全紙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
之語篆額二行居中而微有迤向後之勢蓋前空者
九行後空者八行而予向見標本未之知也額右云
劍南西川節度使撿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兼□史大
夫李德裕判官□□□之□供奉崔知白□□使司
監察御史□此間闕幾字不可知度□此間闕幾字不可知賈□都團練
判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大和四年十一月一日
此下又云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下闕此二段文皆自後而前
左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李德裕

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自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拜又云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支使
監察御史崔瑨唐書百官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几十
支使巡官協律郎王式此皆自前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爲佐務繁則有
後之文碑內樂奏六歌句下
空石處云元豐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
軍州事王子文被旨設醮于嶽祠庚戌入內內侍□
內侍殿頭郝隨奉命躬詣致祭俱七日罷工于入內
□自內侍殿頭元易簡出使涇原朝謁會放齋宮子
文題皆正書也　此本明時歷中嘗藏陝西東肇商
雲駒陰尚雲雛兄弟家尋以贈武平郭宗昌允伯允

伯命侍史史明靈偃葺重裝之時天啟元年正月四
日也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　國初華陰王宏
撰無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而
南歸歙之何氏上海黃文蓮星槎爲徽州學官乾隆
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同時並獲癸巳余在江南將
北旋星槎自全椒來謁曰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吾
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
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史記封禪書高
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
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

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即位始名山大
川在諸侯諸侯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
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云孝武皇帝巡
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是濟
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
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
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又
曰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考
武帝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事
華山至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內

故也碑云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禘而三祠郊祀志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禘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稱世宗至仲宗仲字通中見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致祭此則恭舉之而東漢建武以後承尊之者也按碑所引漢制歷歷粲然與遷固二書相發所謂徵而益信者與碑又云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按逢安曾孫後漢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譽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字周陽也按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卒謚曰康侯長子成早卒次子逢嗣故碑稱逢曰安囻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遷京兆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尹遷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尹遷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略而不載也然則此碑之足以補益范書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工爲

詩壹發五豝是也脩與修通易用亨于天子是也摩與磨通左傳摩厲以須王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也是也共與恭通詩序柏舟共姜自誓禮記是以爲共世子是也女與汝通漢書地里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女讀曰汝是也此古字通二也其侯字从入从厂象張布般字从反身與字从同秦字从禾从止戈營字从止从凥風字从凡癹字从丂起字从天从止从巳糒字从

丹銘字从令从金在土中甘字从口奇字从申州字从重川帷字从篆文心恭字从心尉字从𡰥陰字从令从云臨字从臥从鉛省會字从古文囮此與小篆合三也其寢字作寤而不作寢其字作甚而不作其季字作圭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農耒字作耜而不作達農字作辳而不作達辳而不作嚴晉字作荒梁字作梁而不作梁雖字作雖而不作蓋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豐而作禮虫从中从一而作同世又有所謂全本則不足信

之通从乃从用而作通气象形而作氣歲从步戌聲而作歲憂从頁从臼从夂而作夏擊从尸从収从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時从虫从寸而作時豐从豆上象形而作豐僊从舉而作僊齊从止在舟上而作前𠬜从入而作亡鹵爲鳥在巢上象形而作西淚从夾而作深坐从土从聲而作垂亏从丂从一而作于桑从叒而作桒舞从舛从林从夂而作舞灘从蔡而作漢兼从秝从又而作兼章从音从十而作章聲从喬而作聲吉从士而作吉鬯从𠬜从林聲而作無明从日月而作明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夌而作陵得从

見从寸而作得揉从象而作揉德从直而作德勑从束而作勑頴从水而作頴此變篆作俗書之倆五也又施作施是作是廣作虞原作原峻作峻朔作玥毀作毀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謂之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此碑得失是非之不相掩輒錄如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

朱筠跋　河文鈔

此碑世有兩本一爲商邱宋氏犖所藏一爲華陰王宏撰所藏皆宋搨也宋氏本雍正初姜任修學刻于揚州郭本今爲曲阜孔繼涑所刻兩本字殘泐處悉同世又有所謂全本則不足信

閻中金石記

碑云延熹四年宏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又云袁府君會遷京兆尹又云袁府君字周陽汝南汝陽人案後漢書侯覽傳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云云崔寔傳寔建寧中病卒太僕袁逢備棺槨葬具靈帝紀光和元年以太僕袁逢爲司空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司徒當作司空蓋誤也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袁術傳術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術謂羣下曰吾家四世公輔章懷注云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案延熹四年至光和改元凡十八年逢由

太守遷京兆歷太僕校尉而進司空史傳皆有明徵其卒官則執金吾也其亭侯則襲父湯爵也袁安傳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三老時優禮之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益曰宣文侯此碑前賢著錄皆不及逢余謂建碑者逢也碑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不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京兆尹卽逢也不可略因據范書著其世系官階於篇　柱酸跋

碑云唐虞疇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之時天子六年一巡狩禮文殘缺雖于二代之制有所未定康成大儒其說必授自師承則損益在夏商已約略可按而碑既云未聞康成又云蓋以疑之亦以無正文不自爲斷制如此然則古之立言者蓋其愼也金石文字記證此碑香察非名因及於漢碑未有列書人名者案洪所收武斑與羊竇道碑並載書人姓名則漢碑固有之矣　授堂金石跋

按額題西嶽華山廟碑虞書以華山爲西嶽至周都鎬京則華山轉在邦畿之東不得稱西故改吳山爲西嶽　詩嵩高正義引雜問志云周而以華山爲西嶽　都卿鎬故以吳嶽爲西嶽而碑既云未聞康成又云蓋以疑之亦

羊傳昉于此乎熹平石經作放鄭注放工記旒昉同疑釋文亦云昉或作放而碑有張旁益漢時俗字石經亦中郎所書而不作俗體古人愼守經訓如此郭香察書弁州跋據漢人鄧廣德梁不疑諸名謂東漢原有雙名辨察書之非是然古人多有以字行者且以察字命名姚察以前史不多見其卽律歷志之郭香無可疑矣此碑久毀拓本存于今者大興朱氏所藏卽明陝西東雲駒兄弟家藏以贈武平郭宗昌者此本後又歸商邱侯氏乾

隆初上海兵部侍郎凌公如煥督學河南得之黃
君文蓮與凌同鄉且有戚遂歸黃氏尋又爲同年
朱君筠所得也又錢詹事大昕得鄧縣天一閣所
藏全本益未經割裂其碑式可與隸釋互証最爲
可寶聞近亦失去祖終以未見爲恨云

華嶽廟殘碑陰

高四尺五寸廣一尺四寸第一列存者七行第二列惟四行有字可見餘皆斷闕今在華陰縣

民故並都大守司空掾池陽郭晊公休
故功曹司隸茂才司空掾池陽郭晊等節
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舉伯昉
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苗元裔
故功曹大尉掾蓮勺田己叔黨
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充叔十
故功曹大尉掾頻陽游殿終齊
故功曹大尉掾池勹吉苗元裔
古故督
故五
故

右武都太守等題名其七行稽其官制地名是漢時
碑陰無疑然攷隸釋隸續及金石集古等錄並無此
刻乾隆四十四年修理嶽廟五鳳樓下所出古碑殘
石甚多此爲稱最焉（關中金石記）

右華嶽廟殘碑陰七行兩列凡十一人下列殘破人
名不可識隸辨進字注以爲劉寬碑陰按劉寬二碑
一爲故吏李謙等所立一爲門生郭巽殷苞李熙等
所立此云故民故功曹自是李謙一碑惜其名不存
也近日錢唐趙晉齋親至二華搜求古刻所搨此種
僅存上列四十字并曼節郭晊等名不可得見然則
此搨猶爲世所希有可不益加寶惜哉（涵芬樓藏漢碑文字跋）

禹陵窆石題字

石高六尺廣五尺三寸行字數俱無攷今在紹興府禹廟之方勝覽

子攷窆石之制不載於聶崇義三禮圖攷惟周官冢人之職及竁其窆之器及窆執紼以涖鄭康成以爲下棺豐碑之屬圖經禹葬於會稽取石爲窆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于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爲漢刻殆不誣矣石崇五尺在今禹廟東南小阜覆之以亭相傳千夫不能撼及歲在乙

西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及拔陷地
纔扶寸爾土人塗之以漆仍立故處載攷古之葬者
下棺用穵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穵無銘驗其文
乃東漢遺宇趙氏金石錄目曰穵石銘誤曠書亭集
今穵石在禹廟東側南向頂上有穿狀如秤錘　國
朝康熙初浙江督學張希良曾拓之以意屬讀得二
十九字其隅角當爲五行行十
六字其下截爲元季兵毀依韻求之則其下當闕六
字也今惟有玉石并天文等字隱隱可辨其旁有宋
人分書題名一行據舊志所稱有楊龜山題名竟剝
落無一字矣平恕新脩紹興府志

按穵石題字在石下方字大二寸許金石錄及圖
經並以爲永康元年五月所刻而趙氏又誤釋作
銘是宋時拓本已不甚了了張氏所讀二十九字
其釋文今未得見祁以精拓本驗之惟日年王一
并天文晦眞九字可辨耳右旁題字九行云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從事郎吳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朝夫口被命口口口口拜禹陵口
賦此詩以紀盛口云口口口口無暇日口口見
聖朝勞古陌口口口氣梅梁口海作波濤至今

遺迹衣冠在口口安口趨賊逃欲覓口陵尋穵石
山僧爲我前驅蓬蒿凡一百四字正書當是宋元人
所鐫而年月全蝕宋左旁宋人題名二行云曾稽
令趙與陞來遊男孟握侍凡十二字隸書後又有
元人題名二行云員嶠眞逸來遊皇慶元年八月
八日凡十四字行書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八

執金吾丞武榮碑

碑高七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十行行三十一字額題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隸書陽文今在濟寧州學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兼君童句闕績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識聾不貫綱久游大學嶷然高廬蠭於雙匝學優則仕爲州書佐郡曹史主簿督

郡五官掾功曹守從事隶世六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口口郎中遷執金吾丞遭孝桓大憂毛守廬譚武慟哀悲慟如遇害氣遺疾眞靈口口口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世載德不忘口口口命口不竟台衡蓋觀德於始述行於終於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辭曰

天降雒彦資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內幹三署外口陟牧口勒毛守舊威口武

旌旗絳天雷震電舉敦燿赫然陵惟哮闞當遂股肱口之元輔天何不弔不弔降此口咎瘱予我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功咸裹傷愴遠近哀同享没口口萬世諷誦

右漢執金吾丞武君之碑隸額在濟州武君名榮吳郡君名開明敦煌君名斑榮之亡在靈帝初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又有毛氏之學故曰詩分爲四申公授瑕邱江公韋賢治詩事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孫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魯詩有韋氏學此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者此也闕績者未冠之稱語在武梁碑中龕古鮮字龕於雙匹者鮮雙寡匹也隸釋

武榮碑集古錄載其名金石錄並不載然榮之父吳郡丞武開明兄燉煌長史武斑俱有碑載金石錄何以獨遺此碑耶庚子銷夏記

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綺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宮不常置榮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武君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洪氏云漢興魯中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爲傳又有毛氏之學故曰詩分爲四予考之傳志而知洪說之誤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立博士河間大毛公傳自子夏不得立儒林傳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事浮邱伯爲訓故弟子瑕邱江公盡傳之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即瑕邱江公有韋氏學毛詩正義序曰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于魯郢毛氏光價于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洪氏用此語以申公轅固韓嬰毛萇爲四與正義乖矣後漢伏湛弟黯定齊詩章句杜撫定韓詩章句張匡作韓詩章句傳魯詩者如元王許生徐公王式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薛廣德龔勝龔舍高嘉嘉孫翊李昺魯恭李業魯丕包咸魏應陳重雷義皆撫章句韋氏世學魯詩使有章句爲榮誦習豈遂遺於載記不與齊韓並存也耶然榮去韋氏未遠似亦不妄咸稱魯詩亡于西晉并此章句失傳未可知也其曰痛乎我君仁如不壽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公于郭輔碑寬舒如好謂施于文章以如爲而者始見之而不知又有此碑也金石後錄

碑文有云遭孝桓大憂戚哀悲慟遭疾隕靈桓帝崩於永康元年十二月武君之卒必在靈帝初年也隸辨漢書食貨志臨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師古曰主領也斡音管字從斗寶憲傳內幹機密劉向傳幹尙書字皆從干而音義與斡無異疑皆斡字轉寫之譌此碑內幹三署隸釋署字猶存斡字義亦作斡蓋其相沿已久譌斡爲幹有由來矣金石存

碑凡十行前叙後銘中界裁畢虛其半無文字宅碑少似此形制金石圖

是碑叙武君家世父兄於卒後又稱其父兄之官而不稱名又稱其年卅六及其遭桓帝喪卒而不書某年月日是皆金石文之例所宜記者從來爲金石例者潘文徳不叙唐以前文王止仲墓銘舉例知有隸釋諸碑而未能一一源其本始黃黎洲金石要例雖引及東漢六朝之文而於漢碑亦未之能詳也若以洪趙之書合之後來出土諸碑分門別類件系而條舉之庶幾於眞石文有所稽考也矣歌即敷字匹即匹字慟即慟字

兩漢金石記

續漢書百官志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屬衛尉不屬執金吾此以執金吾屯元武者國有大喪備非常也漢

初舉孝廉無限年之令自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史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由是廣陵徐淑以年未四十爲臺所詰而龍之矣榮年卅六爲汝南蔡府君察舉其才行必有過人者以非常格故碑特著其年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末萬世諷誦誦字宜讀如容始與上句遠近哀同叶韻詩小雅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又楚辭九辨自厥按而學誦信未達乎從容皆是也其云亦世載德者以亦爲奕也山左金石志

王宏撰以碑額作陰文凸起他碑所無余十餘年所集拓本多覓之揭工未及全收額題後惟親往手摹如漢太室闕篆字正銘陰文凸起魏公卿上尊號碑額唐麓山寺碑額周公祠碑額王行滿書聖教序碑額宋仁宗御書飛白賜陳繹碑額並陰文凸起又龍門山老君堂一造像磨崖小碑題爲始平公者文皆用陰字此乃他碑所希見耳王君蓋未覩也隸續陳球碑篆額二行黑字王純碑篆額二行黑字淳于長碑篆額二行黑字授堂金石跋

按執金吾者吾猶禦也應劭曰執金革以禦非常也執金吾屬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其秩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漢官秩則云比六百石所率緹綺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碧僚之中斯碑壯矣碑銘云旌旗繹天雷震電舉敷耀林然陵惟哮虎蓋形容其光滿道路之盛也後漢書禮儀志大喪登遐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碑稱考桓大憂屯守元武者即繞宮屯兵之事也桓帝崩無子城門校尉竇武定策至河間奉迎靈帝入嗣大統自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之日至建寧元年正月庚子靈帝即位相距二十四日之久其時都城無主太后臨朝羣臣皇皇非尋常國喪可比宮城屯守之嚴責任非輕時又嚴寒勞勩倍至碑所謂加遇害氣遭疾隕靈者是也碑又云慼哀悲慟慼即慼字說文慼从戉从未戚从尗从木隸變从伐从卅楊統碑貴戚專權韓敕碑陰彭城廣戚戚皆作慼可證或繹爲哀感非是顧氏隸辨慟字下引此碑云感哀悲慟

感字下又引作感哀悲慟一語而兩歧之其說法甚慟字說文所無古只作慟景君碑云驚慟此云悲慟皆是徐鉉校定說文新附慟字贅矣

沛相楊統碑

碑文從袁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沛相楊君之碑八字篆書石今毀

君諱□□□

右漢故沛相楊君之碑篆額碑缺不知其名髣髴有
富波君字按楊震碑云長子牧富波侯相牧子統金
城太守沛相則知此爲楊統碑也順帝以其忠臣之
苗特召爲郎歷常山長史犍爲府丞鉅陽侯相金城
太守車騎將軍從事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以靈帝
建寧元年卒故吏戴條等共立此碑其從昆弟高陽
令著碑陰題名所云沛君者卽統也此碑辭翰俱妙
以百寮作百遼以遐作假爾與卽與字續卽續字
遮卽遮字震子孫名見于史者數人富波相及其孫
衛尉奇皆在焉統居其中而不見錄亦史策之闕遺
也隸釋

楊統碑篆額二行有穿碑十四行行三十五字孝順
皇帝平闕穿在九十十一行之上漢碑額惟量式不
同或在其中或在其左右惟穿則無不居中者此碑
後有餘石打碑者去之非穿之偏也隸續

右沛相楊統碑字畫多與隸釋不合如宰作窣顯作
顯无作允舉戮求作彙貢作吾休作份之類
其尤不可解者委而復爲爲字覓作爲字覩其刻畫
纖者與全碑神氣不侔直是後來俗工就其漫漶處
以意刓劖之殊可恨也楊其關漢碑文字跋

按此卽祖所藏宋拓楊氏四碑之一沛相不知其
字亦不見于後漢書碑中所缺字數俱與隸釋不
合想被裝潢手割損也碑文自僚歎傷口民報爾
莫不隕涕僚字明从人傍而洪氏誤釋作選且跋
云以百寮作百遼不可解矣又云願從贖其罪由
庶考斯之頌儀按閟宮詩詩說以爲史克所賦末
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傳鄭箋並以爲奚斯作
廟而漢儒行文多誤解作字與家父作誦吉甫作
誦寺人孟子作爲此詩之作同例傷子法言正考
甫嘗睎尹吉甫公子奚斯睎正考甫後漢書曹褒
傳昔奚斯頌魯考甫咏殷班固兩都賦序故皇陶
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故奚斯頌僖
歌其露寢又度尙碑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嘆斯
父之詩張納功德叙庶慕奚斯口口之義費汎碑
感奚斯之義楊震碑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
述劉寬碑有感殷魯述德之頌綏民校尉熊君碑
昔周文公作頌宗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美遺蹟紀
述前勳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父之美張遷表奚斯
讚魯考父頌殷及此碑並指正考甫公子奚斯而
言後漢書文選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奚斯魯

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或東漢三家詩並行用魯頌者獨從韓詩因作是解亦未可知因碑中考奚斯二字隸釋未拈其義且洪氏但于楊震碑跋云奚斯所作蓋謂作廟此及張納贊汎碑皆誤用云云所舉多漏故申其說頃見武君億羣經義證詳辨此義尚有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一條亦承漢人之誤惟兩都賦序及張納碑二條武氏未引餘與祖說同

竹邑侯相張壽碑

碑高二尺九寸廣三尺六寸五分十六行行存十五字今在城武縣孔廟

君諱壽字仲吾其先蓋晉大夫張老盛德之裔世載□勳遵帥紀律不黍厥緒爲冠帶理義之宗君孝爻恭懿明允篤信敦崇經雅習父東光君業兼綜六藝博物名識略涉傳記矯取其用股肱州郡匡國達賢登善濟可登斑敘優敭正船師陪臨疑燭照確然不橈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給事詞者贊衮王臺妻口忠謇上嘉其節仍授命莢匡其京輦昭德寨遠內平外成事無遺愆遷竹邑侯相明德慎罰縣奉宋

土遭江楊剋賊上下口征役賦殫年荐干戈杼軸罄殫君下車崇尚儉節躬薄儲侍非法悉無所留并官相領省倉口小府御史朝無姦官野無遺落寇亭民殷功刊王府將授楯國功曹周憐前將放澄君微澄清憐顧愆海曙白之老率其子弟以脩仁義蚌賊不起屬疾不行視事年載黜首縣樂化戶口增多三農九穀稼畬滋殖國無災祥歲聿豐穰追嘗卹周紘承會表奉君常懷色斯舍無宿儲遂用高邁老窮相携撲持車干人以上沛相名君駱驛要請君捐豫收名固執不顧民無所印國違所賴上下同感州郡聞知旌弓禮招復爲從事觀覩虎視不折其節辟司徒府進退以禮含宏內光顯□賠爾顯天不怙遭疾無瘳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嗚呼哀哉夫積脩純固者爲天人所鍾功假於民者敘在銘典於□訪諸儒林刊石樹碑式昭令徽其辭曰亮元德於叔君膺清裁體豐懿純趙三署事

台口甄聲號口窓臺橋王業弼紫微彈羣
司清公口級薄賦牧邦畿黎烝殷門荒饑
感邑臣哀其靈揭輕舉口來征民歎思聖
與人宰府命遂逸口名振射口彌闡垂令
紀糺不刊于骨德深後昆

右漢故竹邑侯相張君之碑隸額張君名壽以孝廉
爲郎嘗相竹邑靈帝建寧元年卒張君治功曹周憐
之過反爲皆郵周紘所窘至於捐祿而歸此風古今
一也前史多以乍爲烝海廟碑嘗借侚字隸釋
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
單州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十二　漢八

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曝書亭集
張君諱壽晉大夫張老之裔而不言其籍里碑以習
爲襲婁爲屢蜉爲蝣覩爲睹耽爲叟黎爲黎殷
爲奠此音之假借者也以鹽爲盬忝爲忝恭爲恭孔
爲孔邑爲邑墅爲野老爲耄爲老櫟爲攀儜爲憾弘爲宏
皓爲皓怖爲弔昳爲疾戠爲哉弼爲弼眥爲眥則字
體之加變也說文眈視近而志遠也引易虎視眈眈
又玤下垂爲眈俗書引易誤作眈轉作眈不若此碑
之覩覩其音相同使人皆知其爲借也夫金石後錄
碑以班爲班字此洪氏所未舉者以婁爲屢則漢書

碑高七尺廣四尺四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額題漢故衛尉卿衛府君之碑十字隸書今在汶上縣

金石萃編卷十二　漢八

案縣志鄉賢有張壽傳事蹟多本此碑惟云累官右
諫議大夫尚書右丞則志所增也又稱卒葬文亭山
後墓如陵阜今山在城西北一里又名雲亭山有右
柏數株傳爲漢唐時物墓在與否無可考矣山左金石志

衛尉卿衡方碑

碑高七尺廣四尺四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額題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十字隸書今在汶上縣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盖堯之苗本姓口
口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
焉口口口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昌濡
術安貧樂道履詠顏原兼脩季由聞斯元

諸祖仁□□□□土階崇陛之貴經常
伯之實位左馮翊先爾所尊番君廿帛考
慶江大守兄瘖門大守□□□孝長發其
祥誕降于君天資純懿昭前之美少君文
璽敦庞允元長君欽明耽詩悅書□□□
秋仕郡辟州舉孝廉除郎中即丄焦相膠
東令遷尹譯以纂保鄆二城衆國起稅班
敘□□□本騑末化逮郵置州舉尤異還
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仲邵馬之軌飛翼
軵之絪風悼慕儀之劬勞廟闈

夫人感背人之凱風之和戎戎敝寸
苫由仍留上言倍榮向哀禮服祥除徹拜
議郎右北平大守尋孝廣之左邊恢鑾猾
之之和戎戎敝寸士佚費省巨億懷□□□
靜有績還潁川大守循清滌后招抜隱逸
光大茅茹國外浮詖淡衆繇動衆泄狂□
□□□□踦来洙泗用行舍臧徵拜議郎
還大醫令京玷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並
有亡新君□□□□隆寛慄鴈火光物陰
霜勒姦振滯起舊孚亡繼絕悳降乾荅臧

諸子綴論斯干佐歌用昭于宣詘召旌虒
銘召勒勳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采
嘉石樹靈碑鵾茂仗秘將来其辭曰
峨峨我君慤烈孔純高朗神武歷世忠孝
馮隆鴻軌不忝前人寛猛不主施義是經
翰綜頤□溫故前呈檻英接弯踵迹晏手
初擾百里顯顯令聞濟康下民曜武南會
邊民是鎮惟□□□憂及遐身衆議帝室
剖符守藩北靖□□有聲旋守中懋
幽滯召榮道種舊京□□□□□舍澤戴仁

□□汝寧別長劉君不棄不陽維□維允
壇此聲香能感能惠別亮天功入統□□
斟斟光光法言稽古道而後行競競業業
素絲羔羊閒閒侃侃劉又昂昂蹈規履矩
金玉其相寥寥王臣羣公寔軍樂旨君子
□□无彊勒金石□□□□□□□問□□
萬世是傳門生平原樂陵朱型字仲□□

碑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莪爲蓼儀
他漢碑多如此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
異同也金石錄

右漢故衛尉卿衛府君之碑隸額建寧元年立趙氏
誤以爲三年衡君名方歷郎中郎邱侯相膠東令會
稽東部都尉召拜議郎爲右北平薊川兩太守再除
議郎遷太醫令京兆尹碑有本朝錄功入登衛七字
衛下闕文必尉字也又云永康之末君衛孝威建寧
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蓋靈帝初立更易朝
士自九卿而作五校殆是左遷故碑首舉其尊者稱
之碑云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鐫靈碑末有小字門
生朱登題名則其人也銘文甚温潤如云鶉火光物
隕霜剿姦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唐人誌墓

多用此體雖柳子厚少作亦然履該顏原謂顏子原
憲也禕隋卽委蛇出韓詩內傳碑以濡爲儒倍爲背
奄太卽太字盧江鴈門皆從广隸釋淡爲庶紕爲衰庵爲
洪丞相謂碑云履該顏原卽顏淵原憲子觀其下繼
之云兼修季由蓋仲由一字季路李由卽季路也金薤琳琅

履該顏原兼修季山洪氏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
太僕以季由爲仲由是一人與兼修之義不協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次原憲閭巷窮居蓬戶桷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四人皆安貧守道之士故並舉言之其一字一名亦古文之所嘗有也金石文字記

碑述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錄載浚儀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爲氏則各有所本也聯書堂集

右碑趙錄云蓼莪爲蓼儀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子按是碑以委蛇爲禕隋出韓詩內傳而知其所傳乃

韓氏學也漢碑字多假借大約其音相同未有如是
碑之變者將授緄職以緄作兗庵離寢疾以庵作奄
耀此聲香以聲作馨蹈規履榘以榘作矩讀者須以
意逆而得之銘云樂旨君子以旨作只顏氏干祿字
書旨旨上俗下正旨字漢人用之而云俗何也金石後錄
右碑金石錄以爲建寧三年二月立洪氏已辨其誤
金石文字記又爲三年六月亦誤也　碑云感背人
之凱風悼蓼莪之劬勞趙德甫以蓼儀即蓼莪然矣
至背人二字乃置不論予按背人即痡人也廣韻痡
同部紕內地名碑以鄙作痡克長克君作尅能哲

能惠作悳非書盡假借必當時經師所傳有此異本也
隸釋云禕隋字出韓詩內傳內傳久不傳未知洪
氏何據經典釋文引韓詩但作逶迤　容齋五筆言
委蛇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二曰委佗三曰逶迤四
曰倭遲五曰倭夷六曰威夷七曰委移八曰逶移九
曰逶虵十曰蝯蛇十一曰遺迤十二曰威遲今此碑
又作禕隋唐扶碑作逶隨劉熊碑作委遝枚乘菟園
賦作委移博雅隗陳險也文選薛注周道威夷險也
則隗陳亦委虵之別體而字書尚有螝虵蝯虵隗虵
之異此二字固不止十二變洪公尚考之未盡也金石

存

碑在汶上縣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樓前南向以建
寧元年立雍正八年汶水泛決碑陷臥莊人郭承錫
等出貲復建焉金石圖

此碑近時所揚以校隸釋所有尚不及其半焉中有
云階夷慝之貢經常伯之寮謂其以孝廉察舉而爲
郎中也夷慝謂伯夷慝謂閔子古閔慝通用如春秋諸
侯之證閔者亦作慝也碑中兩寮字金薤琳琅皆誤
以爲賓豈傳錄之不審耶碑云感背人之凱風詩邶
亦作鄘此併省去邑不虞不陽即不吳不揚參國起

按本之齊語下本肇末上缺一字必導字也寢闇苫
由下今缺一字而洪氏本則爲仍字其下所注缺字
今本則頗似因字形碑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
在缺失順其文舉洪氏本如此余諦視碑則洪云缺
者頗似寮字其失字上半剝泐實非失字乃英字也
時詔書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
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勅巾蓋
令其棄官而就舉也隸釋於含澤藏仁下注云缺六
字其實止缺二字此則都氏本不誤也抱經堂文集
階夷慝句上士字是士非士也實即寮字檻即攬字

也苦凶仍下是留字君務在下是覓字今尚皆隱隱可辨洪以爲闕者亦拓本偶不見耳兩漢金石記

衡氏家于平陸祖父以來世爲大官范史不立公卿表故方之拜罷年月無考祖左馮翊並佚其名矣云

悤隆乾太威膚剝仏太即泰字仏即坤字說文太古文泰義無二訓故卦名亦可作太也云感背人之亂

風陸德明釋文卹本又作鄗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然碑蓋从鄗而省其邑也云不虞不陽不吳不揚之別

古人吳虞多通用泰伯弟仲雍以居吳稱吳仲雍而左氏傳論語皆作虞仲是其證也說文吳姓也亦郡

也一曰吳大言也是吳敖之吳與吳越之吳無別體

矣陸德明謂吳說文作吳又引何承天從口下大之說毋乃誤讀說文乎孔氏詩正義謂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今此碑作虞虞娛亦通用字也碑又以寬慄爲寬栗聲香爲馨香卹虎爲召虎瘧爲庞論爲論剋長剋君剋卽剋字蹇蹇王臣蹇卽蹇字樂旨君子旨卽只字皆鄗陽洪氏所未及舉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文云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二月當是三月之訛据沛相楊統亦以是年三月癸丑卒又下文云

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合計小盡通推至三月辛酉日當在十三日正與五日癸丑合是又一證也校訂

隸釋存疑

高陽令楊著碑

碑文從裘水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九字篆書陽文石今毀

□□□□□□□□□□□之情窮七道之

冀□綜書籍□□□賢仕郡歷五官掾功

曹司隸從事仍辟大尉遷定潁侯相特叹

儒學詔書勑留定經東觀順（順讀爲訓）止之指蠲

歷古之疑天子異焉擢拜議郎遷高陽令

德以柔民刑以威姦是以勑庶愛若冬日

畏如龜炅恩洽化希未基有成頃甫班麗

方授銀苻聞母氏疾病孝爲內發酔榮投

敝步出城寺衣不暇帶車不俟駕載馳口

口躬親嘗穧退遊會參繼迹樂正百行之

主吟斯爲盛復辟司徒舉口口口治劇掾

思善保相遭從兄沛相憂萬義忘寵飄然

輕舉位淹名顯口口口敦聞于下宜幹而

室作國輔臣上天不惠不弔慈遺年五十

有三口口口年十月廿八日壬寅卒凡百

隕涕縉紳催傷門徒小子喪茲師范悲猾
焉告卬叫穹倉感三成之義惟銘勒之制
皆所已紀盛德傳無窮者也若茲不刊後
廟諱乾鍾德于秩楊君其仁躬尚節儉□□□□
烝烝其孝恂恂其□□□□□□□□□□□
右漢高陽令楊著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尚可識云司
隸從事定潁侯相最後為善侯相善上一字磨滅不
可見蓋其中間嘗為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

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
墓側集古錄
右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篆額楊君名著太尉震之
孫常山相讓之子碑缺其名得之于震碑仕歷司隸
從事議郎高陽令思善侯相年五十三而卒石損亾
其年漢之王國相則秩二千石侯國相纔與令長等
耳思善者汝南之小國碑首題以高陽君最剛闕不
若壯哉縣也楊震碑亦稱著為高陽爾晉宣溫薦譙
秀表云敦在三之節李善引國語欒共子之言曰人
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也漢代

銘誌類皆門人所立故用此語者頗多逢盛碑云感
激三成一列同義楊震碑云緣在三義一楊統碑云
追在三之分此碑云感三成之義三楊碑皆用之同
出晉語也詩以圻父作祈父此云順甫叉借用以
未基為未葬碑榮投歲為釋榮投紱師范為師範穹
倉為穹蒼陳卽厎字遲卽秋字遲卽踟字　隸釋

年也漢隸字源
按此碑舊所藏宋拓本已被褒潢刮損中間司徒
舉下名顯下皆缺三格以碑式行數字數計之適
當七八兩行卽洪氏所云第七八行各空三字不
書者也著曾拜思善侯相而碑額及楊震碑止書
高陽令者聞拜之後卽以兄憂去官故仍稱前職
如韓仁遷槐里令而銘額稱聞熹長古人金石之
例如此洪以小國大縣解之臆說甚矣後漢書郭
躬傳弟子鎮以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封定潁侯永
建四年卒長子賀嗣著在桓帝時為定潁侯相知

郭賀以後尚有紹封者而史未之載也碑云詔書勅留定經東觀順元邱之指繆歷世之疑昶按石經立學水經注以爲光和六年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並以爲熹平四年隸釋云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在光和今此碑年月已泐然著卒與沛相同時定爲建寧元年無疑則所謂受詔定經者乃桓帝時事尚在蔡邕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之前可補范史所闕而著刊定之功亦不必在邕典等下也碑又云孝悊內發又云烝烝其孝語本尚書漢碑用烝烝者皆作蒸蒸惟此文作烝烝又不格姦傳云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烝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訓烝爲進進治則不辭甚爲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又爲進進治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矣今案經文當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又不格姦爲句列女傳云舜父頑母嚚父號瞽窶弟曰象敖遊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窶以孝蔡邕九疑山碑云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孝友昭格亦云蒸蒸孝也則知烝烝爲美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母愆愆舜而愛象舜猶内治靡有姦意是讀又不格姦爲句也列女傳又云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三年而四方歸仁廣雅亦云蒸蒸孝也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韓詩云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美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皇皇傳云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此說極確法言云德諧頑鄙讓萬國夏

侯滋擇舞賦納和氣於兩儀兮克諧乎君臣足與列女傳相證又晉書孝友傳序閔鄧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宏七體而垂令迹溫嶠侍臣箴思有慮之烝烝尊成周之翼翼烝烝言其忠孝亦足與廣雅諸書相證皆王君所未舉者然攷史記酷吏傳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是以烝烝屬下句讀也楊孟文頌云清涼調和烝烝艾寧艾即乂字是以烝烝乂絕句也蓋當時師承非一故句讀各殊若是參攷衆說自宜以烝烝絕句者爲長此碑亦一証也

郭泰碑

碑高八尺四寸廣三尺三寸十二行行四十字

先生譚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與先出自脊周玉季之穆脊弼王啓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與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爰溫恭仁篤慈惠夫與器量廣深爰度廣大浩浩焉洋洋瀚瀚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幹事隱括足矯時遂孝覽六經裸縷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攷文盛之

矜隆擇撽言之未絕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韻和者猶百川之蹝巨海觧不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投明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咸自遠而至雖河漢之激懸流不能踰也若乃應聘司徒掾又舉脊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厓砰司徒掾又舉脊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厓砰區外以翼超迹絕巢許之絕軌攜幼老而長征振英風於天衢以高峙稟命不嫡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丑卒丙戌凡我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遣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佥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脊亦賴之于見述也今不刊之石何以闡斯禮於是斲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猷奮于百世令聞顯于乘窮與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靈純懿淵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悠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庸重仞允得其門懿乎與紀確乎與垠洋瀚神言觀與高栖遐泌山誥誘能教烝烝三事幾行與招娶聲名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

銘鎔其光燿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介休縣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沖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起天路以高峙奠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口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曰碑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酈道元水經注

此碑在介休縣余邑人王正己曾爲其縣令余從其家覓一紙乃正己重刻者深恨不得原刻近有晉人爲余言舊石曾在一秀才極愛之每往碑下摩挲累日一夕盜碑舁去縣令無柰重刻一石以應求者後又磨泐而王正己再刻之秀才所盜之石竟不得出異哉石墨鐫華

林宗墓在介休縣驛路傍介休碑作界休來齋金石考畧

天下碑錄云在汾州介休縣墓側又有郭有道碑云在太原府平晉縣蔡邕文并書在龍泉側按有道止一碑此其誤也　按此碑久已不存歐趙亦未見隸釋云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今林宗墓側有一碑乃近人傅山所爲體既杜撰跡復醜惡無知者以爲中郎書爭相傳拓可笑也閻鄭簠又書二碑與傅山並峙嘗以傅山爲非其人而欲自擬中郎也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耶

按此碑今日所傳拓者凡有二本乃近人傅青主鄭谷口所重書字跡醜惡不足云矣愚所錄此本是乾隆七年如皐姜任脩摹本任脩字自耘號退耕後有自識云予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摹北海孫氏所藏石經殘碑得中郎筆法以此炳補桐柏碑之例重補此碑或比近人傅山鄭簠杜撰者差勝云愚按是本以亨爲享以遵爲隨以殷爲隱則皆見於劉熊碑者也又以權爲確者也以穡爲牆則見於石經論語者也又以權爲確以徨徙爲栖遲則皆見於婁壽碑者也劉熊碑世或傳爲蔡書亨遵殷三字洪氏亦嘗以假借釋之至婁壽碑則未有目爲蔡書者石經論語雖屬蔡書然穡權諸字則洪氏未嘗以假借釋之借非原石如此何以能閻合乎又或疑姜從隸辨摹入然若使從隸辨摹補亦焉能免參差集綴天吳祝融之痕而予曾見

姜君所摹袁逢曹全諸碑手意恭肅圓斷不能脫空摹擬而勻潔若此惟其不能自運是以筆蹤弱劣不稱漢碑骨格而要之典型具在非傅鄭二刻比也且其通體筆意與寒山趙氏所摹婁壽碑相似則其自出寒山諒非誑語矣　此本內以瑋爲緯顧南原隸辨之書不著于錄即此一條亦可見姜氏此本非從隸辨來也　此本及傅鄭二本並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注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云建寧

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慟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考陳蕃竇武之死在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史不誤也然則林宗當生于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寧二年年四十二也惟是是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則正月皆無之若依水經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亦不得因有水經作四年而遽謂此本誤也　傅青主書此碑後有跋云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見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四

所謂書螺者郭子章也子章重刻郭林宗碑跋云介休王井正已訪於汾故家得舊碑示余予近過許昌募魏受禪文參之斯碑字體畫一其出蔡手無疑王乃命工鐫之貞珉據此云字體與受禪相類則是方整一種者矣此亦足證姜氏所摹之非無據也　兩漢金石記

按太平寰宇記河東道汾州介休縣郭林宗冢在縣東南二十里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據此宜林宗之碑流傳最久乃自宋以來著

錄家皆未之及知此碑已亡于唐代或宋初矣今所錄者乃明傅山所書刻於林宗墓側字迹醜惡殊昧古意　國初鄭氏簠亦有重書之本皆不足觀翁鴻臚方綱云家藏別有姜任修本較傅鄭二家頗有根據然姜子恭壽孝廉與祉善言及此碑亦不信以爲眞也因其文尚與史傳及蔡中郎集文選諸書有資攷證處姑著于編識者自能辨之

六經集作六籍隨集集作游集絕軌文選作紀軌誤年四十有二集作四十有三凡我同好集選並作凡我四方同好惟先生之德集作推先生之德誤以謀不朽集作以圖不朽見述集作述樹碑集作建碑奮干集作奮乎幽潛至林字漢隸亦有作茂者碑書林林二字爲茂盡與美

金石萃編卷十二終入聲
金石萃編卷十三漢九
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
碑高七尺廣三尺四寸十七行行三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賜進士出身　諸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九

金石萃編卷十三　漢九　一

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

碑高七尺廣三尺四寸十七行行三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十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處不能闡廣德政恢崇壹愛夙夜憂悚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上案食畢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軌儿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卯金刀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立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備定禮義臣以為素王稽古德亞皇代跡雖育衰成世享之

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曰
祠孔子以大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
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
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
功於民祀乃孔子廟諡德煥炳光于上下而
蓋於民祀乃孔子廟諡德煥炳光于上下而
本國舊居頌禮之曰闕而不祀誠
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厥厥惛所思
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
煙祀餘口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盡力思惟無政敦稱為效增異

上

尚書　時副言大傳大尉司徒司空
大司農府治所部述事

昔在仲尼計先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
承敝遺衷黑不代倉口汙應聘嘆鳳不臻
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
血書著紀黃玉讖應主為漢制道闔可行
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
鈞河擿雒斟揆未然靦靦藐藐與乾比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云於此見漢制天子之
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
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惠其磨滅獨斯
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集古錄）
右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靈帝建寧二年立按永興
元年孔龢碑載吳雄奏用脩雍禮春秋饗孔廟出王
家錢給大酒直距此纔十有七年史晨復云到官秋
饗無公出酒脯之祠至於自用奉錢乞依社稷出王
家穀以共祠祀此蓋有司崇奉不虔旋踵廢格也孔
龢碑中吳雄奏章則云奏雒陽宮此亦奏牘乃云上

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所因尚書以聞
也樊毅復華下民租奏其式與此同（碑以倉為蒼煙
即佈字挈即契字　隸古定字　隸釋）
飲酒畔宮者泮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
禮殿記亦作畔宮（金石文字記）
後漢書張衡傳曰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
焉自中興後學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
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大略以為讖書始出益
卽之者寡自漢取秦莫或稱讖若夏侯勝非孟之徒
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

書閱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此皆欺
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載然衡眞儒者能昌言以闢
之乃史晨碑中引用讖緯荒誕之語以贊述孔子傳
會其文可見桓靈時其學猶傳習不衰碑云臣晨者
魯相史晨長史臣謙其姓莫聞其云自以奉錢即俸
錢也又云褒成世享之封後漢書孔昱傳七世祖霸
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按孔霸字次儒即安
國系也習尚書宣帝時爲大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
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薨謚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

皆誤也予按桓帝永興中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
石卒史碑云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則東漢時
本是褒成侯奉范謝二書封侯皆誤者其說
非是又云孝經援神契去計切音器絕也契券或
借用前漢書溝洫志內史稻田契重其議減注契收
田租之約也又祠孔子以太牢上從穴又云百辟卿
士士字竟作士寫禮器碑四方士仁華山亭碑卿士
百辟周憬銘濟濟吉士皆作士又云寢息耿耿寢下
從侵又云以供煙祀煙音因孔穎達尚書禋于六宗
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

曰禋潔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
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
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
禋祀之文在燔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
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
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
精誠潔敬之名耳據孔氏之疏惟鄭康成有禋之言
煙周人尚臭之說若非柴燔以上之祭則不可以煙
氣臭聞盡通禋字之義也賈公彥周禮大宗伯釋曰
按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
又按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
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
用煙則此文是也鄭于禋祀之下正取義于煙故言
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祀郊
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
氣之臭聞于天引之者正煙氣也據賈氏之疏康成
取義于煙與禋並得相叶祭宗廟祭上帝皆有升煙
報陽之意與孔疏各見異同今觀此碑竟書以供煙
祀及樊毅修西岳廟紀書煎柴燔煙魏曹不受禪碑
亦竟書煙于六宗則知漢魏間學者以煙氣臭聞解

禋者猶多博稽殉採吾于鄘氏之說尤覺信而有徵矣又云庶政欵稱報字從攵又云端門見徵端門在聖廟東南汁光之精金薤琳瑯汁作叶黃玉韻應古響字嚴發殘碑桓韻佐陳章金石遺文錄金石萃編卷十三漢九

金石萃編卷十三　漢九　六

金石萃編卷十三　

堂金石文跋尾

碑載漢郡國奏事之式其首言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諫頓首死罪上尚書洪氏隸釋云上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所因尚書以聞也案無極山碑載太常臣耽位太常亦首上尚書令忠奏雒陽宮是臣耽位太常亦同郡國矣漢制羣臣奏事多詣尚書上聞亦不盡限以內外之制獨斷所謂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者也　攷石跋

此碑下一層字欵置趺眼鄉來拓本難于句讀自乾隆己酉冬何夢華將趺眼有字處鑿開從此全文復顯山左金石志

碑云百辟卿士以土爲士按韓敕碑四方土仁侯成吉土楊君石門頌庶土悅離土皆作土然漢碑中土字往往右旁加點正以別於士字也碑又引尚書考靈耀曰邱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按水經注引春秋演孔圖云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後云黃玉韜應亦本此　小廬隨筆

不代蒼黃碑盍用其語銘又云鉤河撝雒御揆未然考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河圖稽耀鉤及河圖眞紀鉤文選注引又有河圖考鉤易通卦驗開元占經並引雒書摘亡辟文選注初學記類聚御覽皆作摘亡辭則鉤河摘雒四字其即用二書之名乎全氏祖望以銘詞談然崇叶韻爲疑祀觀此銘上文皆用然字實不可曉至談字則急就章屈宗史晨饗孔廟後碑

按此碑最完善可讀然從前拓本每行止三十五字後碑亦然蓋因最下一格陷近碑趺難于著墨故金石圖所摹兩碑三十五字之下即界橫格也末云增異輒上按通鑑漢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上書言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胡三省注引李賢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又引隸釋此碑及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增異復上之文爲證此蓋當時奏文結束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上也銘云承徵遭衰墨不代倉者孝經鉤命決云邱爲制法之主黑錄

此文即刻於前碑之陰高廣尺寸並同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後刻唐人題記四行正書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涖遰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謁孔子聖見闕觀式路叟踧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稽首宅神之所安春秋祓禮稽成廟諱靈而無公出享獻之蔑欽罔上尚書衆以符驗乃敢承庶社稷品制即古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并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

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謹贊劄掾孔謹元世河東大守孔麃元工蒙土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吏更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官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雍歌咏笙孝之六律八音克諧蕩耶反亟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誧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以周五尚垣壞汲佐屋塗色脩通大溝西泲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殷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溝表給令還所殷民錢

井

史君念孔瀆頗毋井去市遠遠百姓酤買泲右咸所顧樂又勑瀆井頭民飲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俶夫子冢顏母井舍及魯相乙瑛碑并石勒銘并列本奏大漢延光元年歲在壬申八月與佐除

大周而穊二乘二駟廿三乙金臺觀主馬元貞弟子楊景圖郭希元奉　勑於東岳作功德便謁

孔夫子之廟題石記之丙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　宣德郎行兗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事李叔度

前碑載奏請之章此碑敘饗禮之盛其補牆垣治瀆井種梓守冢皆在饗廟之後字畫亦大小不等蓋史君孔林中事不一書也（碑以文陽為汝陽瀙為瑞慶即薦字）

壞（即壞字闕即闕字）

隸釋

余所收二碑在漢碑中頗為完好前碑止缺十一字

後碑止缺一字按都元敬與楊用修所錄前碑缺二字而後碑乃缺三字且前碑上尚書後有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等二十字而都楊本俱無之後碑又較二公多一望見闕觀觀字一享獻之薦薦字豈都公所收僞是缺壞本楊公又從都公書中鈔錄不及以碑證耶石墨鐫華

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

余曰一徵于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至既升堂爾時闕尚存可得其名里之由闕若璩四書釋地

碑所云春饗晨以建寧元年四月到官則斯石亦當在二年之春也故今人皆謂之後碑自敘到官至與天無極備述史晨饗廟而并紀其會祀之人史君饗後至給令還所斂民錢財則書部史仇靖縣吏劉耽等自以道濡麥募力補道築牆作屋通溝之功史君念孔瀆頹毋井至咸所願樂則又書史晨立昌平亭會市後又書晨勅瀆井復民飭治桐車馬道表種梓

又書假夫子冢頹毋井舍魯公冢守吏四人並一時當官尊聖之美績當是孔氏宗黨所立故稱之曰君也隸釋于今日拜字下闕一字予觀碑字猶存言傷當是拜謁孔子碑云祇肅屑優屑先結切先入聲漢武紀用事八神屑肰如有聞注屑與屑同優音愛禮一祭義祭之日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陸氏曰微見也此即髣髴若在之意以壁雍為辟雍與史晨前碑同百石孔讚乃百石卒史也自桓帝永興元年魯相乙瑛請置守廟百石卒史至是已十六年處士孔褒文禮宙之子融之兄也褒字文禮融字文舉即減匿

張儉與融爭死者立碑之歲距其父宙之死方七年則褒年尚少便得列名于尚書太守之後其名稱必已表著矣又云城池道濡濡即墝字還所斂民錢林隸釋材字作朴於文義不能通予細觀碑刻朴字如此寫乃材字材與財通也又云勑濬井復民者復民之雜役專斥其力于濬井以備開浚桐車馬者以桐木爲車馬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韓延壽傳曰貴車馬是也碑後有武后大周天冊二年馬元貞等題名稱即授亦作聖見契苾明碑㊾即月亦作匝圀即初皆金輪所製也又云孔瀆闕里志曰其址不可考想

相去顏母井不遠顏母井闕里志曰在顏母山中遺址猶存春祭尼山之日遺族人祭其井昌平亭闕里志曰以昌平山得名故址在昌平山下今廢（金石文錄遺）史晨後碑又勑瀆井復民按玉篇敕今作勑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釋文云勑恥力反此俗字也字林作敕又釋文條例云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勑字說文以爲勞俠之字如此之字改便驚俗止不可不知爾六經正誤云此陸氏謂經文既用此字不敢改也然陸氏但知從來從力爲勞勑字而不知約勑之勑本不從來蓋勞勑字從往來之來音力代反約勑字從

來從力音敕來從兩入音棘往來之來從兩人音萊以來誤以來爲來故東方朔謂兩來爲棗其舛久矣敕字雖見史記亦是從東非從約東之東也從文者來隸變爲束又音刺重兩束爲棗竝兩束爲棘自漢力之變也勑出於勑勑非俗字也愚謂正誤之說非也諸字書既無勑字并無來字兩來爲棗者隸譌束爲來而乃謂變來爲束棗從重束見於說文非從來也束本作束有似於來故致譌爾誠敕之敕說文從支從束擊馬之敕乃從束本是兩字後人譌敕爲敕又譌束爲來轉轉相譌遂以勞勑之勑爲敕而乃謂

敕出于勑從攵者力之變尤爲荒謬又以敕字非從約束之東蓋未考說文敕與敕爲兩字也敕之爲勑譌於後漢說見後華山廟碑下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書皋陶謨勑我五典五惇哉尋益稷勑天之命康誥惟民其勑懋和多士勑殷命終于帝詩楚茨既匡既勑敕皆作勑者從石經之文也正誤謾爲無稽之說以攻釋文不足依據（隸辨）

金石錄載二碑之外又有謁孔子冢文則史晨有三碑矣而又云魯相晨有兩碑何也且又稱其他文字雖完皆不可次第故其碑目將二碑前後易置金石

史亦因之蓋因前碑之首云建寧二年後碑之首云建寧元年而誤也按史晨祀孔子在二年而到官則在元年後碑乃追敘其到官之期并檃括前碑之旨而備言之　前碑飲酒畔宮隸辨云周公禮殿記開建畔宮任伯嗣碑脩序畔校皆以畔爲泮乾凡所挺按八卦坤從三釋文云坤本亦作𠂤蓋即以三而縱之耳孔和碑則象乾凡魏孔羨碑崇配乾凡與此略同衡方碑威肅剞凡堯廟碑乾凡見徵則又小異孝經援神契隸釋云即契字詩邶風死生契闊釋文云契亦作挈爾雅釋天霓爲挈貳釋文云挈或作契則

契挈二字古通用汁光之猜字原云即黑帝叶光紀也禮記月令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釋文云叶本又作汁樊敏碑歲在汁洽又以協爲汁史記歷書作洽天官書作叶洽則協叶汁三字古亦通用後碑無公出亭獻之蘆隸釋云蘆即蔦字韓勑後碑蘆蓆十里靈臺碑先蘆毛血張公神碑歲聿再蘆費鳳碑上書而蘆君皆以蘆爲不能得香酒美肉隸釋云肉即肉字越絕書陳音對越王斷竹續竹飛土逐突突正同肉顏毋开舍集韻亦作开說文云蔦物之开象形讀若箕今以开爲井葢從井小變縮其兩直之首後碑凡多出五字然今世所行僞翻本之絳帖內有

耳虛舟題跋

韓敕二碑陰孔氏苗裔二十餘人以是碑合之惟故尚書翊河東太守彪已見韓碑處士褒則其父郎中宙見韓碑此外尚有五官掾暢功曹史淮守廟百石讚副掾綱而乙瑛碑亦有守文學掾鄜史憲戶曹史覽皆屬闕里世系所當采者爰牽連及之

鮚埼亭集

前碑畔宮以饗飲之地言故字从宮此碑畔官以文學之職言故字从官漢書諸經列於學官亦以黌序之地言之溧水又有校官碑亦言學校之官隸釋後碑亦作畔宮者訛也又末一行顏毋开舍开字上二

畫不伸出與前文顏毋并字不同或以爲并字之別體則隸勢之變不可知耳　前碑東向而碑陰乃西向故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誤以後碑爲前碑也退谷又誤以戊子爲戊時予嘗得百年前拓本詰前後二碑每行三十五字耳竟覓下一字不得也乾隆丁酉曲阜孔誧孟戶部請假歸予屬其命良工洗濯諸碑而精拓之則每行下一字皆入趺趺者寸許是以從來拓者莫能措手戶部命工人多力者舉而起之於是戊戌寄來之精拓新本皆每行三十六字計前碑凡多出十字後碑凡多出五字然今世所行僞翻本之絳帖內有雅歌吹笙至與天無極四十字目爲祭邕書其考字下確有六字絳帖是就淳化閣帖重摹豈得摹入是碑哉此必是明朝人所爲耳而其時是碑下一字尚有拓本可知矣又按是碑豐字爲豐克字有點與華山廟壁夏承碑同予嘗於華山碑跋詳論之然於是碑亦究未敢定其書人也　王虛舟謂金石錄有魯相晨謁孔子冢文云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又云其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自丙申至於戊子相去五十二日三月十八日爲丙申四月十一日不得爲戊子此閏宜有閏月而後漢靈帝紀二月後不書三

刀但書閏月以此碑證之知閏月之當爲三月且爲月小盡無疑也方綱按此在通鑑目錄何以虛舟弗之考歟今以通鑑目錄合之是碑列是年二月至五月月朔於此

漢靈帝建寧元年戊申

據通鑑目錄二月己酉朔是月大盡

據史晨碑三月己卯朔十八日丙申　是月小盡

據通鑑目錄閏三月戊申朔是月大盡

據史晨碑四月戊寅朔十一日戊子　是月小盡

據通鑑目錄五月丁未朔　兩漢金石記

漢書禮樂志桐生茂豫師古讀桐爲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此碑云桐車馬子濆上亦以桐爲通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稱守廟百石孔讚案闕里文獻考云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早卒無子以弟讚之子美紹封讚字元賓守廟百石卒史與此合文獻通考又以孔繙孔淮爲二十代孫今二十代孫又云河南尹晨字伯時亦爲二十代孫今碑稱史君諱晨字伯時竝誤以史晨爲孔氏耶　山左金石志

前祠孔廟奏銘飲酒畔宮此碑宮又作官顯鑿非訛

案官與館通漢書王尊事師郡文學官注以郡文學官舍如博士官然則畔官即文學館耳故文學先生咸在其中今刻隸釋作畔官當未審也　授堂金石跋

碑言孔瀆顏母井按瀆當爲竇隸書假借今尼山下有石竇俗稱夫子洞是也東爲顏母山山前有顏母莊俗呼母莊古井在焉其西有魯顏莊俗譌魯源禮器碑謂顏氏聖舅居魯親里即此也碑言於昌平亭下立會市今昌平山在尼山之南中有沂水界之然則昌平亭當在水南矣吾友武君虛谷謂畔官洪氏誤釋作畔宮馥按前碑云飲酒畔宮此碑亦當爲官

碑作官者隸體宮字多書作官北海相景君碑陰營陵道碑陰皆其證也　桂馥跋

孝廉柱敏碑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十四行行十六字

故孝廉柱君諱敏字愚卿其先蓋五行星仰世八舍柱宿之精也故象爲甲縣設爲道口商家而禪口口口口口口而主或閒生柱惠國大夫而承俗稱焉君父叭孝廉除郎中口部府丞君追祖繼體歷職五官功曹守宿渠令本初元年太守蜀郡口君復察舉

君口命先聿君清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
守面不口口堂典文麗墓典碑識建寧元
年聿縣長同歲楗為屬國掾臺公憤然念素
帛之義其二年十月甲子為君立碑傳于
萬基曰勒歎之厥辭曰
惟斯柳君天贇雙口龍祖口風行典遺勵
授政股肱諫爭匡弼舊威外困屬城震栗
宰守撥煩垂名所立表貢王庭望極爵位
可辜穹蒼官寵莫遂予惟三六庶昔延李
建立斯碑傳于萬世子孫繁昌永不湮滅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辭曰
山陵廟諱室口斯邦兮先人脩質尚約清兮
文飭不雕隟霧感兮季子信舊帶樹松兮
儁偬追歿激口揚兮七而像孝樂嘉靈兮
宗子于集嗜其鳴兮四時烝嘗不廢亢兮
右孝廉柳君碑今在蜀中柳君名敏歷五官功曹宕
渠令碑以孝廉稱之重其行也其父亦因孝廉除郎
中碑字雖有漫滅考其文意蓋柳君以本初元年再
為郡守所舉不幸而死後二十三年縣令趙臺念其
墓無碑識故為立石時靈帝建寧二年也碑云敏之
先乃二十八舍柳宿之精顯類張姓連天之說不典

孰甚焉碑以星仲為星巾萬基為萬暮
淳即漫字亢即荒字　隸釋
右漢孝廉柳敏碑漢隸字原云在忠州忠州今屬四
川重慶府道路遥遠自宋時洪趙二家而外他人皆
未見著錄近時不知何人始數致拓本江南藏碑者
皆有之予審視再四疑後人用舊文刊刻不及細檢
致多脫誤其可訂者數端隸釋錄此文固窮守句下
存二不字不下注闕三字今此碑不下止闕二字以
上下文義讀之自清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守陋以
及堂無文麗墓無碑識皆以四字成句東漢文體自
是如此不應此句獨減一字也碑云因勒歎之隸釋
作因勑銘歎之此句若無銘字成何文理漢碑雖多
艱深古奧之辭然必不至此銘云天鯫鯁口字書無
鯫字隸釋字原皆作天賢字原注云義作資舊威外
因二書皆作棚字原上平咍韻悢字引此碑嗚呼悢
哉今碑亦但作哀凡文字刊版者類不如石刻之真
故前人往往以碑本正書冊之訛然如此碑前二字
脫落顯然後數字雖未知孰為是非但洪婁二公皆
精于考訂一字之異必證據確切而有外棚作外因
獨置而不論之理至若鯫不作悢哀不作悢婁氏字

原又何從摹其隸體編入韻中乎予嘗此疑久而未決適錢塘黃松石過予因論漢碑出此相質彼言審視隸法亦無漢人淳古之氣斷爲僞作無疑予遂欲屏去不錄既以此碑眞迹遠在蜀地實爲難得獲此本者鮮不珍之未必有細加推勘如此者因納之錄中而詳載其說于後金石存

碑文云二年十月甲子考金鄉長侯成碑建寧二年四月二日癸酉順數至十月不應有甲子當在九月十一月之下句校定隸釋存疑拔此碑字體庸俗初無古意金石存以隸釋原文勘對辨其誤者數處知爲後人僞作祖諦審全碑而知其誤不止此也原文云蓋五行星仲廿八舍故洪氏謂碑以星仲爲星中今刻仲廿八二字爲仰世人不可通矣銘辭何辜穹蒼爲可辜庶昔延季爲延李建豎斯碑爲建立西祀烝嘗爲四時今刻皆誤其爲淺人重書勒石無可疑者又銘後哀哉之下繼以辭曰蓋用楚辭亂曰之體與北海相景君碑同例此刻作辭傳刻之誤今本隸釋亦謂爲辭則後人又據碑文校改也抑恐後人爲其所惑反以隸釋爲誤故依碑文錄之而申論其僞如此

淳于長夏承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三尺九寸十三行行三十字後刻唐曜記四行正書石今在永年縣紫山書院

君諱承字仲究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卑子右卑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彰是故寵祿傳于應壯帶薰著于玉室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群藝靡不尋睹州郡更請屈已匡君爲主簿舊郡又官掾功曹上計掾守命冀州從事所在勃冠彈糾杜忠黎清肅進退以禮兄道篤高除蓬于長對官正席流恩褒善詘列姦禾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轄軒六應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天不弔殲此良人乎又十有六建寧三乎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辭通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唉孤憤泣忉怛傷摧勒銘金石惟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祕先軌
積德勤紹燕丐殃子君之羣遞血時繫祉
明明君德冷冷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崴賢列
庶同如蘭意顯未止卓遭寇戎不經其紀
夙世寶祉早喪鞏寶抱器山潛永歸高里
痛矣如之行路感動黨魂有靈峯沒不朽
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

右蔡邕書淳于長夏承碑在廣平府承不知何許人
其仕與卒皆無當於廣平碑所自來莫可考竟永樂
七年修歲久踣仆成化己亥前守泰公民悅復建愛

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疑所以受繂懸棺而入分字
畫奇古信爲漢物無疑迫今幾七十年海內賞鑒口
口矣嘉靖癸卯築城之後爲工匠所毀越二年口
來守郡索諸瓦礫閒不獲乃取模本臨石置亭中予
觀歐陽子集古錄至千卷自口爲多口碑錄所未載
口其時已云漢隸難得況後此五百年復見古人未
及見之完碑乃不幸而淪毀豈不可深惜耶今臨刻
遒勁不失漢風骨足作佳觀宅時興修者他山之石
何限豈口茲口也哉嘉靖乙巳五月唐曜記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在今洛州元祐閒因治河堤得
于土壞中糸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金石
錄

右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篆額此碑字體頗奇怪唐
人蓋所祖述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
梁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曰芝英隸花草隸
幡信隸鍾鼎隸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
隸雲隸蟲隸龜隸鸞隸此碑蓋其閒之一體郭仲奇
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魯峻碑云比縱豹產
趙圉令碑云美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比縱此碑云
紹縱先軌皆以縱爲蹤字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

據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以碑
薰爲勳淹爲奄咳爲核感爲戚黨爲儻
帶即策字還即退字戀即孿字　隸釋
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
庞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陵百
代筆陣堂堂者乎碑在今廣平府學　王惲秋
澗集
子承之廣平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閱之乃漢北海
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所書八分體按
古者天子諸侯士葬必斲木樹豐碑繫孔貫紼繹以
懸棺而下壙秦漢以下始易石臣子因書君父之功
于其上今碑額有孔政古制也但碑之下截凡一百

一十字年久漶蝕係後人摸刻覽者當自擇之秦民悅廣

年志

碑後刻尚書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楊文貞公集中亦有此跋謂近歲廣平府民因治河得此蓋廣平古洺州地也所謂近歲恐即永樂七年予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爲子言府學復有一碑字與此類予益疑焉江陰徐子擴好奇士也嘗得舊刻雙鉤其字近以惠予與此絕異此云勤紹舊刻作勤約且其間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此獨完好則其僞不俟乎言　楊公跋又謂中書舍人

陳登以碑爲蔡伯喈書蓋不考王氏文集之故後公撰登墓志言永樂間以篆書名者登之外有吳中滕用亨及四明王尹實觀此亦可以知其師宗金琳琅

碑稱又君於建寧三年六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繇橋同徒府出長河平人爲郎中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知者

知新州山人

四部編

碑文云淹疾卒官臣隸辟踊百姓號咷知此碑是淳于治民所立後漢郡國志淳于北海國屬邑第六漢

北海國今山東濟南迤西地與廣平接壤疑宋時治河得碑處即淳于故治不得謂承之作與卒無當于廣平也碑云策薰若于王室以薰作勳從熹書薰省文也皓天不弔魏修孔子廟碑太皓遊龍以若世虙氏儀鳳以臨民皆以皓作昊堯廟碑恩如浩蒼則以浩作昊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承以六月卒官其用皓字更宜咳孤慎泣以咳作孩說文咳古文從子作孩張衡公以孩非古文咳觀此讀書通引扁鵲傳注咳與孩同之說是也君之羣感以感作戚譙敏碑察朋親感與此同嶽魂有靈以嶽作儻

漢書伍被傳嶽可以徼幸讀作儻碑又云中曹冤友玩碑字上作一畫第二畫從右轉筆而左起不平蓋天字也音勠博雅不盡天年之謂天韓文公韋夫人墓銘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以年而卒以天又歐陽文忠蔡君山銘退之有言死孰謂夭子墓子銘其傳不朽計翫文別作友碑所書是也韓歐用字皆合古義而都太僕錄作冤友何其陋也金石文錄

臨汝帖以爲蔡邕書後遂仍襲弗疑今重刻者直書于碑末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中郎之蹟傳于今者惟石經遺字爲有據而與此碑字體不類不足信

也隸釋
夏承碑字原云在洛州衙洛州今北直廣平府也王秋澗則云在今廣平府學今其石已亡不可得而考矣成化己亥秦民悅跋云碑之下截係後人模刻此絕異者按此即成化間郡守秦民悅所言下截為後人模刻者此又一本也嘉靖二十四年知府唐曜重刻于漳川書院跋云碑因取石築城為工則成化間元碑下半已重刻矣至嘉靖二十四年知所毀元碑于是全亡今世所行皆漳川本也較之元碑不惟筆法全失并字畫之譌者三十有七至以勤約作勤紹則又譌之最甚者矣元搨余曾見兩本一則何屺瞻太史一則楊景西明府楊本闕字正與秦

跋合則猶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比余至淮陰而楊本已為吾友畢既明鉤得然終以斷闕不全為恨及遇二泉臨江刺史胡君玉笥亦有鉤本而一百十字巍然竟完于是發意精摹一本碑首舊有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字篆額今本無之而何楊兩元本亦未搨得故余所臨竟亦闕如也虛前題跋原銘辭始終一韻期列寶朽明動字不可強叶即毛初晴三聲兩界之說亦不可通不知古人當作何讀法也金石存
碑在永年縣城內漳川書院二門外此碑凡有三本三行每行三十字行數之不同又其一也舊本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今本十

今本碑末直書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者無異似乎民悅所見已非原碑矣唐曜重刻碑額云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篆字今本碑額只夏承碑三篆字而銘詞下刻一方圈內作楷書淳于長夏承碑六字標題之不獨書法好醜異也其款式字體之別亦有三端勤約勤紹字之不同一也舊有碑額云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篆字今本碑額只夏承碑三篆字而銘詞下刻一方圈內作楷書淳于長夏承碑六字標題之不同又其一也舊本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今本十三行每行三十字行數之不同又其一也隸釋碑圖云圭首之

上有畫二重自右周于左復有一重篆額三行黑字其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然則嘉靖本固非成化本而成化本亦非元祐本矣嘉靖二十三年碑爲築城工役所毀他時修城者斷石殘刻猶或遇之未可知耳又按北海者郡名也淳于者郡之縣也長者縣之官也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左傳作淳于公如曹杜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史記正義曰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漢書地理志淳于屬青州北海郡顏氏注云淳于公國之所都今考淳于故城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而是碑乃

出廣平事有不可解者百官公卿表序云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夏承官終淳于長碑文甚明今之新縣志乃云夏承碑淳于長爲人姓名此乃前漢佞倖傳之名也訛謬甚矣乾隆三十二年永年縣修城急陽留意此碑而竟不可得闔城一面有不必拆者當正在此一面內耶

江師韓緗門緻學

漢人于碑碣中世系多不填諱先儒已有非之者是碑于東萊府君不名獨太尉掾得列名而石中郎將又不名不知其何說也其謬不待詰而著矣是碑在趙德甫時元好又四百年明人重刻之盡失其本色

歸然竟完以此度之壹似畢無疑而何以王虛舟謂三十字其爲畢既明本無疑而何以王虛舟謂闕二百十字豈虛舟之誤歟辛丑春吳門陸謹庭孝廉恭以其所藏宋搨本來眡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豐人翁楊景西二跋有景西及畢既明印其爲山夫所見雙鉤本之所自出無疑顧山夫未見此拓本耳景西卽楊繩祖字則虛舟所見亦卽此本然虛

舟所雙鉤之一本則又別假自臨江刺史胡玉筍之雙鉤本是以較多三十字耳盧舟鉤本遠遜山夫然今見宋拓本始知其筆筆變化左右向背陽開陰閉之妙則山夫盧舟雙鉤二本皆全未夢見矣碑圖及額詳具隸續而盧舟誤作夏承碑不知漢人碑額無稱名者盧舟益未之考也（兩漢金石記）

碑云兼蕭者于王室蕭即勦字考易艮九三厲薰心荀爽本薰作動蓋動之譌孟子太王事獯鬻說苑太王有聖人之恩故事勦育史記周本紀作勤育此薰動相通之證也沆州本因沆水得名今尚書沆州之

沆作兗與沆水異文而說文無兗字篆書家不知兗字所从難以下筆予謂从允从水者或用立水如江河之類或用橫水如益頸之類沆本立水或用橫水作兗而隸變爲兗爾此碑與曹全碑俱作兗亦三之變文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又承碑余據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婁氏漢隸字源及廣平府志唐曜重刻碑後記斷爲自元祐間至嘉靖乙巳四百餘年只一碑重刻一碑兩石耳而兩原刻一碑重刻一碑兩石耳而兩石安置之處只一廣平府治耳至于碑在府學有漢碑應乃見于元王惲秋澗集按此碑出土于元祐復樹于

成化前後並在府治秋澗介乎其間乃云在府學此必其集偶譌一學字耳明正德間都穆著金薤琳琅而秦民悅之復樹在其前不及四十年唐曜之重刻在其後不及三十年亦前後並在府治（唐曜刻在金石文字記）今在漳川書院都穆介乎其間乃因秋澗集府學二字之云而問于曾任廣平之通判宜其順口荅以府學有之實則莫須有之言耳又按此碑初出土時完好如初久之剝落四十五字又久之剜刻下截百有一十字又久之并將勤約字剜譌爲勤紹此原石前後搨本不同之故其本皆十四行行廿七字唐曜重刻則取

原碑已譌勤紹之搨本勒石全文不闕而改爲十三行行三十字此兩石之可考者耳後人未至其地未經目驗又不詳考諸家著錄徒以府學二字之譌遂有府學一碑與譌勤紹者字相類之說又有初翻本亦作勤約之說是原石未毀之前已先有兩覆本加以唐曜重刻共有四石宜其紛紛聚訟無所折衷也夫府學非僻地也秦唐兩郡守後先圖存漢碑又大彰明較著者也乃不知府治之外復有一碑志廣平者境內金石皆將求索無遺而近在府學有漢碑應石獨逸之斯皆未爲近理必不然矣此本的眞原石

舊搨下截初剜約字未謁去都穆所得雙鉤本當不至懸隔余限以每行廿七字驗之皆有接縫其所闕四十五字在下截者猶可數其殘損字數原石修於永樂七年即定是本爲其時所搨雖不中不遠矣抑余于是碑更有說焉昔人謂此碑爲蔡中郎書猶在然疑之間余以爲非中郎不能作中郎有九勢八字訣惟此碑無訣不具無勢不備當以此爲漢世諸碑字之冠中郎書超絕一代凌轢千古其九勢云惟筆軟則奇怪生焉然則中郎所謂佳書者在於奇怪也論者不明書道輒以此書奇怪而欲降格位置之亦異乎吾所聞也程瑤田通藝錄

碑云兼覽羣藝其字从幸案王元賓碑口心藝術張表碑雅藝攸載孔龢碑經通一藝皆从垚丁勇史晨張壽陳球張遷景君堯廟諸碑省垚爲圭未有从幸者疑此碑重刻譌謬與約紹二字同也說文埶艸木不生也埶當爲才生木部機或从蓺火部熱从埶徐鉉謂說文無埶字當从火从熱省聲蓋不知埶譌作埶反致疑于从埶之字是戴假髯而攻武安矣說文才字多誤爲不當才耕田也誤爲不耕艸才生也誤爲不生埶从埶埶種也故訓才生既窒矣何爲不生乎而此碑豎連及之佳埶

列子林之南有衆人之閭其親死必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洪容齋曰朽音宴此碑垂後不朽用朽字乃反其意非朽字也古石刻此

陳德碑

碑正存上截高三尺八寸廣二尺八寸十行行存五字額題漢故陳君之碑八字篆書在今亡

君諱德字伯建下闕建寧元年二下闕拜郎中以其下闕之性蜀郡之下闕縣丞張公同下闕乃立斯碑佳下闕

於惟我君茂下闕之仁本自天下闕子子孫孫

碑陰

共十一行行存五字額題故門下史人名六字隸書

故門下史口下闕

故門下史李下闕

故戶曹史孟下闕

故戶曹史王下闕

故功曹史陳下闕

故郡曹史申下闕

故功曹史高下闕

故功曹史田下剔
故門下史田下閥
故門下史王下闕
故門下史白下闕
右陳德碑并陰集古錄金石志所不載歐陽公趙鄭諸君子皆未之見也碑在沂州東南數十里田閒邻陽褚峻跡得之搨數本再往則土人埋之矣雍正六年以後是碑遂亡所在不可復搨金石圖
右漢陳君碑不知所從得但存其上截前有建寧元年後有建寧四年云云前似其出仕歲月後則勒碑歲月也其餘字雖可識然無可句讀者碑陰亦有額此碑不見前人集錄字尚不甚剜剝惜其斷折無從知陳君之行事也金石存
予初見是碑于牛氏之圖頗聞是碑乃人所僞造牛氏誤信而圖之也及見程荔江師意齋所藏碑陰拓本渾古圓勁則實漢刻無疑然則其碑之正面亦出眞石無疑矣是以姑依牛氏所圖之碑載於前而以予所見碑陰載於後是碑惟近日牛氏金石圖及吳山夫金石文存載之牛氏圖云褚峻跡得之搨數本再往則土人埋之矣師意齋藏本蓋卽褚峻手搨數

本之一也然是碑今聞之錢塘趙晉齋魏及予門人江秋史德量皆云確是褚千峯僞造秋史言其叔江賓谷昱云褚千峯嘗親說其僞造是碑之事是一董姓人所書卽寫黃初年孫二娘石刻之人也今姑附錄於此兩漢金石記

元得舊拓本兩面俱全祇上段上銳下方額下有穿其字體渾厚圓勁洵漢刻中佳品也近人以此爲千峯僞造之事無論字之古質非千峯所能作且使假托漢碑旋卽自吐亦何所樂而爲此乎揆之於理必無其事故爲辨之以諗好古者山左金石志

金石萃編卷十三終

磨崖在五瑞圖後高八尺八寸廣六尺二十行行十字額題惠安西表四字篆書年月後題名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三寸五分十二行

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

漢武都太守漢陽

天妥明敭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多而宿衛弱冠典城翕阿鄭之化是以三蒭苻守綏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經古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暫郡郡職不出府門收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承教無對會之事徼外來庭面縛二千餘人秉穀屢登倉庫惟慺百姓育畜粟麦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阨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育不測之谿阨詘車騎逢不能濟息不得駐轂育顛霣隧之害過者創楚悼其險蒞涉淵氷嘆曰詩所謂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王寅造時府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門下掾下辨李雯字子行故從事

議曹掾下辨李昊字仲齊故從事

主簿下辨李遂字子華故從事

主簿上祿石祥字元祺故從事

五官掾上祿張穴字惠紂故從事

功曹下辨姜納字元嗣故從事

尉曹史蒼都王尼字孔光

衙官有秩下辨李理字建甫

從史位下拜仇靖字漢德書文
下拜道長廣漢汁邡任詩字易起
下拜丞安定朝邡皇甫弄字子十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大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賨隧之害乃與功曹史李昊定筰勑衙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鐫嬈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陬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于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

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滽池治峪嵌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益嘉前之問晁仲約賢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郙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郙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爲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爲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爲李翕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洮西南接於巴蜀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州爲成州則武都之

漢志闕一道字錄續

翕諱君羨開平道路作磨崖頌漢延寧四年造今碑

在魚腹峽天下輿地碑記

西狹頌今所傳拓本皆止此二十行行二十字隸續云十九行者蓋不算年月一行故又云末有一行書年月也又云後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按今隸釋刻本年月一行後有小字二行一曰丞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賓一曰故府掾闕四字闕二字又按隸續第十一卷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後有題名十二行云云今按此題名弟一行正與隸釋所載西狹頌後小字題名之弟一行相合惟隸釋所載弟二行故府孟三字與此不同豈石本與摹寫板本偶

有失誤耶以愚意度之西狹頌年月一行末有時府二字蓋謂是時府中之官丞某掾某也則此十二行題名必是接西狹頌後者無疑而隸續云在天井磨崖後恐洪氏兩得其拓本遂岐出耳以牛氏圖證之名拓本蓋齋從西安寄來此十二行題詣信也今日適得趙晉齋來札云此十二行實在西狹頌後頗與隸釋所載祇祤頌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五瑞圖下有下祿上辨題名三行見沔縣所拓全文一大紙然碑前有小字二行云君昔在黽池修嵕嶔之道德治後知之詢之揭工云圖頌刻于山石轉角處下臨深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而碑文亦云三蒭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黽

已屬沔令往訪拓竝門埭之四方先維先即无字雖即壅字言四方之人往來無壅塞也亦世賴福亦即奕字此皆洪所未釋者徑字今隸續板本作木誤耳西狹頌云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云云續漢郡國志涼州部有武都郡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鄭康成曰地里志漾水出隴冏氏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李善注案鄭引地志云者前志文彼文冠以禹貢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至武都

上有東字與志相足也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氐道一條正相足與鄭亦合此碑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兩山壁立下有不測之谿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勅衡官有秩李璜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鑿燒破析減高就埤或即東漢水所經矣續志漢陽郡本前漢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此則李翕之本貫王鳴盛蛾術編

碑前有小字二行云君昔在黽池修嵕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而碑文亦云三蒭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黽池即壅字言四方之人往來無壅塞也亦世賴福亦即奕字此皆洪所未釋者徑字今隸續板本作木誤耳西狹頌云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云云續漢郡國志涼州部有武都郡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鄭康成曰地里志漾水出隴冏氏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李善注案鄭引地志云者前志文彼文冠以禹貢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至武都上有東字與志相足也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氐道一條正相足與鄭亦合此碑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兩山壁立下有不測之谿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勅衡官有秩李璜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鑿燒破析減高就埤或即東漢水所經矣續志漢陽郡本前漢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此則李翕之本貫王鳴盛蛾術編

碑前有小字二行云君昔在黽池修嵕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而碑文亦云三蒭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黽

池五瑞碑者本與此碑首尾爲一五瑞圖像當在小字二行之前拓碑人不知而遺之可惜已李翕在武都吏民立碑頌德不一而足而後漢書皇甫規傳稱屬國都尉李翕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尊法度規到並代嚴詡而見河堤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禹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卽罷平官條奏其罪蓋後來治行或減於前而石刻亦容有溢美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漢陽前漢爲天水郡永平十七年更名後有黃龍嘉禾白鹿承露人木連理五瑞圖圖後云君昔在黽池修肴嶔之道致此瑞因其地異故洪氏分爲二碑實非也肴阪謂之肴嶔者因公羊傳以爲嶔巖故也攷說文亦謂之岑崟 關中金石記

曾子固跋云其頌有二其所議一也其一立于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以余今所得本與子固跋參校蓋爲有異子固跋云與功曹史李昊作李昊隸釋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掾文此本但云勅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而已又不言與李昊定策則知子固所跋爲六月十三日立而余所見正爲六月三十日刻石者也

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屬有衡官又衡官亦屬少府百官志水衡都尉世祖省每立秋貙劉之曰輒暫置上官掾上祿上官□字君選

□□□□上祿楊嗣字文明

黃龍
白鹿
嘉禾
木連理
甘露降
承露人
君昔在黽池脩峰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下拜李京字長都

右李翕黽池五瑞碑李君昔治黽池築此瑞物及西狹磨崖因刻于前非碑陰也黽池有二殺屬洪農郡

隸釋

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翕五瑞碑實則即西狹頌磨崖畫象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別記其黽池之事故別爲標題也兩漢金石記

文云修峭嶔之道按公羊傳峭之嶔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文蓋用此丁杰跋

博陵太守孔彪碑

碑高一丈四寸廣三尺五寸十八行行四十五字額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十字篆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君諱寔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師禮不爽好惡不逾考衷度衷脩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敵浮塵埃之外曜焉記而不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用固執謙栗以病辭官去位閭口以孝竭口給饔磬口口之味而不改其靜上而非諶翻爾東帶廟謨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疾病留乃碩乃口口世九建寧四年七月辛未口

門□哀哉魂神超邁冢宇寞寞遺孤忉絶
于墓想形□□哀遠念不訴生羣臣歸唯
靡所瞻遑夫逝往不可追于功□□識
惟君之軌綏于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
揆首較辭述而不佶彭祖賦詩皆讚所見
于時頌□□是□吏崔□□□王沛等伏
信好古敢飭顯□乃刊斯石鉇鉛洪基昭
示後昆申錫隆鑒思其辭曰
穆穆我君大聖之貴惟懿允元叡其廟諱秀
惟懿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我□

克明王道辭物居方周□□□□□也正名
朝撫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興成
□猶殄迸賢倚□庭帝重乃勛自□□祗
所臨如神□□□□□□□□之翰先民是程
宜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傑世憤悄
當享眉耆莫匪爾極人□□□□邇矣不意
于嗟悲亏□□□□息導導無幾復焉所力
咎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
惟我君績表于月青永無沂與日月并
于嗟□□于以慰靈

碑陰

共六十二行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孝
故吏酋□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
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
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惠字伯桓
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
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崔智字子周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多公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瑨字顯祖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琳字子珍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琦字子瑋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循字敬節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祇字元祐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閣
韓府君孔子廟碑陰載當時出錢人名亦有尚書侍
郎孔彪元上與此書正同惟孔君自博陵再遷爲河
東太守而碑額題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漢人多如
此然莫曉其何謂也金石錄
右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篆額趙氏云孔君自博

陵再遷河東而碑額題博陵莫曉其何謂子觀漢人題碑固有用前官如馮緄魯峻者俱自有說此碑陰有故吏十三人皆博陵之人也蓋其西甘棠之惠痛夏屋之傾相與刊立碑表故以本郡題其首也此碑作文多用經傳語考中度裒周語有之可以托大歌後甚矣史漢書宿留讀皆去聲郭林宗齎刺就謁仇覽詩其留宿與此疾病留宿同（碑以宿爲夙）美即美字拚即拚字繙即翩字般即繫字蕤即蘩即馬字家即宋字典即典字濤即漫字褩大奚切徯與兮切　隸釋

行嘗爲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可謂顯矣闕里志世表宗譜皆不見其名字而碑文類此亦不載向微搨本之存則後世不復知有彪矣　金薤琳琅

孔彪碑文有云拚馬者易明夷六二渙初六皆曰用拯馬壯拯字子夏傳說文字林竝作拚音升一音承上聲也漢時所傳如此而今作拯者唐開成以後所定也又按方言拚拔也出休古溺字爲拚尚禮職幣注振猶拚也大司徒注振窮拚救天民之窮者也新唐書楊綰傳拚救貧民用此字又作撜淮南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注撜音蒸舉也升出溺人則撜與拚同爲一字矣古文尚作承者列子使弟子並流而承之　金石文字記

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尚存乃宏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爲震都少卿穆遂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遷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覩此如覩故人（曝書亭集）洪氏云可以託六爲歌後之甚按其文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詩則不宿羙之至也莫不歸服葢用韻也　金石後錄

碑云博昌長者博昌樂安國屬邑第五左傳齊侯田于貝邱杜預曰縣南有地曰貝邱今山東壽光相近地後漢書百官志云縣滿萬戶者曰令不滿萬者曰長也又云遷下邳相後漢地里志曰武帝置爲臨淮郡明帝永平五年更爲下邳國彪曾爲博陵郡劉昭注曰案志地里志有安平國下博而無博陵郡後漢遂無博陵郡耶是則志之遺闕矣又云拯馬讙害張揖廣雅曰猶有遺闕彪于桓帝時既爲是官豈後漢書楊綰傳拚救貧民之窮者也拚拔也又扱拚收也又括拚捋取也又拚陞也其取斜拚舉也曹憲音曰蒸之上聲四聲蒸拚證職又踰用音義各不同又云餘暇俾徯徯俾同遲徯同夷說文行平易也廣雅徯徯俾往來也又云乃碩碩同隕

春秋稹石于宋五也　碑陰故吏十三人惟崔烈最顯而後漢書無傳靈帝紀中平四年四月司徒崔烈爲太尉十一月罷按孔彪卒于建寧四年至中平四年已十六年而崔烈自司徒爲太尉矣通鑑中平二年二月以廷尉崔烈爲司徒烈是之從兄也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從旁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口口反不知妹耶烈由是聲望頓衰通鑑時涼州兵亂徵發天下賦役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安平志云崔烈少有重名以薦入歷郡守九卿則其生平馳譽亦一時表表者也而見于史傳惟由阿保入錢拜司徒與議棄涼州二事其爲郡及他官位政蹟莫得聞嗟乎此公立身之大節槩可知矣碑陰云崔烈字威孝于此乃見烈字亦可補史志之不足至云桑氏白馬二縣郡國志並不載又後漢書中平四年十一月太尉崔烈罷獻帝初平三年六月戊午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傾並戰歿據此距崔烈罷大尉纔五年別補城門校尉竟死于傕汜之難猶可以蓋前愆矣黃百家曰此足以補崔烈傳矣但司徒太尉皆三公大城門校尉何緣左遷則城門校尉恐別是一崔烈也當更質之　孔彪名字別見于漢碑者二一韓勅碑陰曰尚書侍郎一出一入太守是碑則其博陵故吏爲之故繫諸博陵曰博陵太守也金石遺文錄　洪所未著者以潁爲潁以旂爲游以絜爲潔至于俾徯洪音義大矣切徯與而切愚按漢碑中俾徯徯皆棲遲之或體耳此二字今沁陽石刻漢金記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以洪本校第一行下修身踐言少言字弟二行直道少道字益下截少一字碑陰弟五行字最明白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楊字子長少長字亦下截少一字也前漢地理志續漢郡國志實無所謂博陵郡攷係桓帝時暫立未久即罷魏晉以下乃復道之甚著且久說詳見十七史商榷第三十三卷　嶽祠編　碑爲博陵故吏崔烈等所立故額題故博陵太守孔

府君碑文亦但述博陵治迹而已下邳河東故吏當別有碑今失其傳矣博陵郡不見於郡國志按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司馬彪志郡國以孝順爲勵則延熹分置之郡例不當書而劉昭注竟不一及難免漏略之譏豈今所傳劉注亦有脫簡邪郡所領縣以碑陰證之則博陵也安平也安國也高陽也南深澤也此五縣之中唯安國舊屬中山若安平南深澤本屬安平國高陽本屬河間國則紀云分中山置者亦未核矣故吏題名十三人皆郡縣名字兼舉齊智題博陵者上爲郡下爲縣諸史列傳中此類甚多洪氏隸釋本重出博陵俗刻本少兩字蓋校書者誤以爲重複而去之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虖河東太守而額題曰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者以碑爲博陵故吏所建故題其前官也王渙先爲河內溫縣令後爲雒陽令有一石闕只題河內縣令予曰此溫民所造闕故只題其前官人或不以爲確得博陵碑可證吾言之不謬

張塤跋

遵王之素與古今尚書不同當即遵王之路駁文也段大令玉裁尚書撰異未及采此

山左金石志

碑文云遭大君憂集古錄則云遭太守君憂又四年七月集古錄作十月校訂隸釋存疑

豫州從事孔褒碑

碑高九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四行行三十字額題漢故□州從事孔君之碑十字隸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

□□□□□□□□□□□□尚書有若□□□
□□魯相沒南陳府君□□□之□□多
□士□□□□乃□□□□碑略示□□□□
曰
□□□□□德□□隆□□舊耀□雲如□
□□□□□□□□□□磐□□逢□百□
仁風既敷□義□□□□□□□□□□
□□□□與□□□□□□□□□□表下闕

右漢孔褒碑按三國志崔瑗傳註引續漢書曰山陽張儉以中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嫉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爲長者有窘迫色曰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藏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走脫登時□□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命褒坐爲碑雖不全大略無異泰山都尉者宙也宙有七子褒長融次第六又有謙皆有碑在孔子廟庭褒碑不知何時淪沒歷代載籍皆無可考錢塘金壽門語予云

陳留與魯地既不同而侑視宙計時亦較在後矣史有誤字如孔褒後漢亦作袞（韓門綴學）碑出於縣東周公廟側廢田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得之以告廟官陳百五驗是漢古文碑迺築置孔廟褒泰山都元子見臧子文晨碑今碑稱其繼德前葉清和□懿又曰□業春秋篇籍靡遺又曰□□勞耻爲淵爲林則褒誠恭祖舊綠經術翻翻端明篤寔之賢公子也亦略可見矣（金石圖）

碑有云元節所過元節即張儉之字也碑之立必在中平元年黨禁已解之後故得直書其事而無所諱

避也抱經堂文集

石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第一行謹字家世皆具知爲泰山都尉宙之長子也前叙後銘立石歲月不可知矣其額十字一行下有穿其文每行三十字其行數以今拓本審之可見者十四行耳然拓者紙稍窄每不見其後二行則僅見十一二行者有之　宋氏經義考於孔宙弟子皆載治嚴氏春秋此碑云治家業春秋則褒能世嚴氏之經無疑因据此碑補書豫州從事褒於承師門內亦一證也兩漢金石記

碑無年月可系今以其與弟融爭死事在靈帝年間故列于熹平之前額右有二暈起碑首額左第二字旁亦起二暈相連如半環與他刻異山左金石志

碑剝缺文字皆不續屬惟首行載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案後漢書注引家傳褒字文禮又言兄弟七人融第六以此碑攷之文禮爲元子其行次可見如此碑內有業春秋篇籍廢遺字又有缺爵固辭字蓋文禮少傳世學而不以榮位自繫今攷史晨饗孔廟後碑所云處士孔褒文禮是

其徵也授堂金石跋

李翁析里碑郙閣頌

唐崖高七尺六寸廣五尺五寸十行行二十七字今在略陽縣

惟斯析里冕漢之右誤源漂疾橫枉于道沈秋霖漉盆溢口涌濤波滂沛激揚絕道漢水逆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柠沮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詣往還恒失日晷行理沓嗟郡縣所苦斯黠既然郙閣尤甚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騙爲萬柱過者慄慄懼懼乘爲下沈沒洪淵酷烈爲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於是大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仏建寧五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仏經濟聞此爲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前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乃俾漸官掾下辨仇衢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今乃造枝致攻堅口口五巧雖昔魯斑亦莫儗象又釋散開之嶄深疏朝陽之平燦減西口口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仏靖田海經記廢續艾廉萬里臣口口勒石示後乃作

頌曰

□□□□降故惠君克明後德允武允文
郭儉尚約化流若神跋氐如□□□□均
精通晧穹三綱符銀所歷要勳香風有隣
仍致瑞應豐稔□□□□樂行入吏欣
慕君靡已乃訓新詩
□□□□寸川之間高山崔巍寸水流
蕩蕩地既墳硎于與寇爲隣□□□□□
□以析分或共緒業寸至于困首危危累
卵寸聖朝閔憐既艾究□兮勞□□□□

□救傾寸全育□遭劬勞曰稷子惟惠勤
勤黃邵朱冀兮蓋不□□□□充贏寸百
姓歡欣僉白大平寸文翁復孝

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醳散關之嶓瀪徙朝陽之平燮
按熹古文顯字瀪川漢作瀪韻謂川在水瀪書學至
今同文古字瀪作嶓又作隰故漢人瀪又作黑然則
瀪當作瀪燥古文作燮益與參同體其言醳則與
易同卜用醳亦易也至謂遷陞納則以傾隤地壞
之例平燮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楊慎升菴總錄

此碑相傳爲蔡邕書碑中太守李君諱翕今板本集古錄皆作李會或傳寫之誤唯鄭樵畧曰李翕與碑合石墨鐫華

其文有云醳散關之嶓瀪者楊川修以醳爲釋嶓爲潮瀪爲濕是也歐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

書顯字皆爲顯按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爲㬎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愚考㬎字从日从糸乃㬎之省說文㬎从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爲顯字後人寫作田者誤也發院碑陰顯字再見皆作顯而後人寫作田者誤也古人以濕爲溼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忠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駟望侯冷廣以濕沃公士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並作溼陰地理志平原有溼陰縣而水經濕餘水亦溼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儉注儉當爲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靖碑隰字作

隰惟其以日爲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金石文字記

碑文已剝泐據隸釋益溢下闕一字余驗碑是滔字隱隱可見又載乘爲下闕一字碑現存下字甚明又校致攷堅下闕三字今有明知縣申如塤補刻結搆二字又波西下闕二字如塤補刻濱之二字又艾康萬里西下闕三字如塤補刻業鴻功三字又頌詞首句起闕四字如塤補刻上帝綏三字碑本有一字微損不可識又愛民如下闕三字如塤補刻子遐邇三字又豐稔下闕五字如塤補刻年登居民四字碑本有一字漫漶不可識又詩首句起闕四字第五字乃

兮字如塤補刻曰析里之四字第五字碑本有阞字非兮字又與寇爲鄰下闕六字如塤補刻西隴鼎峙兮東六字又聖朝閔鄰下尚有髦艾究三字下注闕而無字數又有兮幼二字下注闕五字方接救傾兮句如塤從閔鄰下補刻分符析壤兮迺命是君扶危十一字而無髦艾究及兮幼五字又全首下注闕而無字數寻驗碑上現有子字又惟惠勤勤下有黃邵朱韻兮蓋不七字下注闕而無字數如塤補刻拯溺亨屯兮瘡痍始起閭閻十一字而無黃邵朱龔兮蓋不七字碑後亦無建寧五月十八日癸以下五行余

得此碑搨本有知縣申如塤補刻共四十九字與洪氏隸釋所注序頌詩中闕字較對與隸釋所載髦艾黃邵等十二字碑上原有不可識者二字余所識出者滔下脫子四字蓋是漢碑經殘缺之後而申如塤補刻其缺處非重刻也筆畫妍媸所不待言若然自題重刻者下字胄昧之失也余恐世人不辨以爲近代翻摹是誠有害舊蹟故特爲詳著之至其所補字或如塤得舊搨而錄其原文或摹擬前後語義而竊取私纂均不得而知也乙酉正月過金陵蔡岡南擎惠寻鈎本且惜寻遠遷與周元龍亮登來話別元龍

攜二拓本稍舊是未經補刻以前物以予新裝者鑒勘始明晰無遺　郙閣列書撰人名氏此漢碑之創見也有列撰而不列書者石勒撰費鳳碑邊韶撰老子銘是也列書而不列撰者郭香察書華岳碑某伯允書武班碑是也漢德子長奇思橫出製爲雄文運茲妙筆君臣懿美並傳來禩蓋漢時郡守員吏至數百人各職其事通經察孝自辟所部知名之士以掌之故得盡一郡之能是以府中鈐下羅列英彥多收得人之效也碑之頌後有詩亦猶北海相碑誄後之有詞此漢人體裁今人不甚仿爲者

額題云析里橋郙閣頌六隸字爲二行碑式云頌後又有詩並別行又有數行刻年月及書撰人石師姓名余家有舊拓本無此數行重刻本有之其曰從吏位口口口口字漢德爲此頌者隸續證以天井題名部即仇靖是也其曰故吏下辨口口子長書此頌者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名紱未知何據豈作碑錄時其三字猶未闕耶　隸辨

郙閣舊在棧道中頌摩崖石在橋旁今棧道已徙他處石亦磨泐縣令重刻于石後旁書縣令申如員重刻七字八分書其書昌模倣筆法亦略相似按集古錄脫去漢陽二字耳　隸辨

錄作太守河陽李君今碑稱太守漢陽河陽李君重鐫之碑不應有誤當是集古錄脫去漢陽二字耳　隸辨

改解危殆即便求隱隱即穩字說文穩安也從隱省古人通用安隱　金石存

是碑近日顧寧人吳山夫皆未見原本然重刻本嶄漶嘴字亦不作嘲而顧氏沿集古錄之訛以爲嘲爾顧氏謂以日爲日此永叔所以致疑然濕陰之濕它合反與燥濕之字不同隸辨乃援濕陰地名以實濕本一字之說則訣矣　出土

皆作川非也唐即昇字蒴即南字洪所未釋也商洪釋誤爲雨　隸釋所載碑後尚有五行其第一行曰建寧五口口月十八日癸口口第二行曰時衡官口口仇審字孔信弟三行曰從史位口口口口口字漢德爲此頌弟四行曰故吏下辨口口子長書此頌五行曰時石師衙口口口威明愚按衡官下闕據本碑當是掾下辨三字從史位下闕以天井題名考之當是下辨仇靖四字隸續云郙閣題名從史位下列缺得天井道碑題名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是也顧南原云故吏下辨下闕三字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

名緜未知何據按小歐陽集古錄目前闕頌條下云
右不著撰人名氏漢仇緜隸書此以子長爲即仇緜
又其一證矣然題名固云漢德爲此頌子長書此頌
而小歐乃云不著撰人名氏則歐陽藏本想已闕其
後題五行者耶　建寧無五年即熹平元
年也是歲五月改元正月丙辰朔三月乙卯朔此刻
月上闕字而金石錄作二月据此則二月是丙戌朔
其十八日是癸卯也既可以補通鑑目錄之未備而
又以知趙洪所收石本有多出一二字者也兩漢金石記

按郙閣頌近代著錄家所見皆明申如舜重刻本

後尚有建寧五□□月十八日及仇審等題名四
行與隸釋合而原本已泐不得見良可惜已碑文
斐然可誦書亦方正挺健出于漢德子長之手二
仇益皆深于文學者頌云三納苻銀按西狹頌稱
翕三剖苻守漢官儀二千石用銀印龜紐翕爲太
守秩二千石得佩銀印故云三納苻銀耳申本字
迹庸俗文中闕蝕者大率憑臆增改陳氏奕禧辨
之最詳今依原刻摹錄而以洪釋補其缺處洪所
無者則仍闕如不敢以申本爲據也

金石萃編卷十四終

金石萃編卷十五

賜進士出身　詰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十一

太尉楊震碑

碑文從褒本摹錄行字數與不可紀額題漢故太尉楊公神道之碑十字篆書陽文石今亡

□□□字伯起□□□

訓品物以濟太清而青蠅嫉正醜直實繁
橫共構讒慝慨暴費于時群后卿士凡百
黎萌靡不欷歔爰發弟悼其為忠獲罪乾臨
孔照神鳥送葬王室感寤姦佞伏辜宏功
乃伸追錄元勳莆書慰勞賻賜有加除二
子郎中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
次秉寔能纘脩復登上司陪陵京師次奉
黃門侍郎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
高陽令皆以宰府為官奉遵先訓易世不
替天鍾嘉祚永世罔極統之門人汝南陳

熾等緣左三義一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
之追述樹碑譔石于墳道其辭曰
穆穆楊公命世而生乃台吐燿乃獻降精
明明天子實公是光
謇謇其直皦皦其清齮兵盛德萬世垂榮
勒勳金石曰月同炯

右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篆額楊公名震洪農華陰人安帝時為司徒垂四載為太尉閱半載以延光三年卒楊氏墓在陝州閿鄉所存隸碑凡四此碑乃其孫沛相統之門人汝南陳熾等所立碑中載楊秉

陪陵則威宗延熹八年事也沛相以靈帝建寧元年卒此碑蓋建寧以後刻者太陽公物故時已四十餘年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而傳云震五子誤也今之門下士旦握權則獻訣飾詐摩所不至夕失勢則相忘於江湖矣沛君已死而門人為其稱頌立碑漢人風義後世不可及矣斯所作益謂作廟此及張納費汎碑皆誤用以黎為黎棘釋

楊震碑篆額二行黑字有穿碑十八行行二十八字碑陰二十五行行九人穿在第三列之間凡複姓者十二人惟公王子郭上官仲祖信成君嚴三川

宣閻四人各高出其列一字隸續

碑云長子牧次讓次秉次奉傳五子止列牧秉奉而遺讓據碑云四子傳誤矣建寧中牧之子統為金城太守沛相門人汝南陳熾等立碑陰可識者河東孫定博以下百九十餘人皆其孫之門人也字而不名

何耶石小優　金

傳云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不詳所遷者何官碑止除襄城令遷荊州其餘自太守至太尉皆同但震性剛言直違時罹禍如劾王聖救趙騰糾劉瓌黜耿寶地震封事尤為悛摯碑無一字及之即關西孔子之

號王密暮夜之金無可忌諱而皆不及之何也傳五子碑牧讓秉奉凡四人當以碑爲正後復詳序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而不及牧係奇奇子亮秉子勝奉子敞敷子衆又何也楊氏碑甚多皆在閿鄉縣墓中有繁陽令碑亦牧之少子惜遺其名

金石後錄

按碑字縹渺如游絲古質如蟲穿蝕創兼有楷隸體昔人謂蔡善書如美女簪花或謂其出于漢隸觀此碑知非欺人之論也效太尉七世祖喜以斬項籍封赤泉侯故云克項于垓大將軍者鄧隲也

也喜字下从心古字通用碑皆與後漢書傳合惟除襄城令傳所未及然傳云四遷者碑亦未詳洪丞相隸釋云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傳云震五子誤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太尉五子牧里秉讓胡字穎伯舉孝廉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官須舉孝廉尚書侍郎遷左丞冀州刺史富波侯相而世系表秉稱牧荊州刺史富波侯考楊氏二侯太尉孫仕或早亡故不載爾碑稱長子牧富波侯相而世系表稱牧荊州刺史富波侯考王嗣以建武二年封富波侯十三年改封向侯而郡國志稱富波侯國永元中復則牧

故司款校尉楊君廉諱淮字伯邛舉孝廉尚書侍郎上蔡雒陽令將軍長史任城金城河東山陽太守御史中丞三爲尚書尚書令司款校尉特佺大匠河南尹伯邛從弟諱胡字穎伯舉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官須舉孝廉尚書侍郎遷左丞冀州刺史太醫令下邳相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國臣名臣州里共霑二君清[1]約身自守俱大司款孟文之元孫也

黃門同郡下玉字子珪陰

嘉平二年二月

廿二日詞蹏過此迴迫述勒銘政賦表紀

石司隸校尉楊淮碑靈帝熹平二年同郡卞玉過其墓爲勒此銘叙淮及其弟珮前後歷官且稱其功德年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又云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紹興中此碑方出歐趙皆未見之碑云楊君厥字爲語助大司隸有石門碑亦諱淮字伯邵益以厥字爲語助大司隸字孟文今古皆以厥爲孟文之名得此始知其非凡稱元妃元子元兄元勇之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爲美稱也華陽志淮者漾之孫孟文名漾李固薦累世忠直拜尚書陳蕃表爲是過石門之地見楊氏開迴石路之刻有感而詳述

河東守遷尚書令奏治汝南孫訓南陽曹麻潁川曹騰三郡守罪訓者梁冀姊家子爲司隸劾冀叔執金吾忠不朝正人尊憚之隸續

漢司隸楊厥碑遂通石門遂字洪适亦不識爲何字愚按遂門鑿字也鑿省作墜又作遂者以辶代𠂢如迺作迺匝作迊迴作迵隨作遀隨謂之隸變古有此例千祿字書可考洪适益以六書求之而不得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人書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爲遂楊慎墨池瑣錄

洪氏云元孫猶元士然以爲美稱也按淮稱弟爲從弟又字頴伯以其祖視之俱爲諸子之長孫非美稱也至獨悼頴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若國哀二語則總歎二楊之亡也淮爲司隸時勃治梁冀婦家子汝南太守孫訓見華陽國志金石錄稱勃治梁冀婦家子汝南太守孫訓此文亦刻於冀斜谷崖者不得謂之碑文尾明言表紀是也洪氏隸續云同郡卞玉過其墓爲勒此銘按此文與楊孟文石門頌皆刻於石門之崖故其文尾特書曰大司敎孟文之元孫此一句即二碑之毋系也其云黃門同郡卞玉謁歸過此追述勒銘者當即是過石門之地見楊氏開迴石路之刻有感而詳述其門閥非過墓之謂也勒銘字洪氏亦誤看銘者指乃祖開石路之刻言之即前王升所爲楊孟文石門頌耳此下表紀字乃指此刻言之此刻固非頌語亦不得謂之銘也洪氏誤以爲過墓宜其題之曰碑矣洪氏所錄中丞下闕一字今驗石本是三字遷下是左字洪說作注其表紀上二字洪錄作財今驗石本下多一點或是財字偶多一筆爾財即纔裁通用之字謂至是始爲之表紀也文凡七行字畫皆因石勢爲之參差古拙敎即隸之省牟即侔之省也兩漢金石記

楊淮碑字體與石門頌彷彿而疎盪過之近汚大井
李公衍孫寄精搨一本來自守上得約身二字門字
上得黃字郡字下得卞玉二字因以卞玉摩崖名之
上闕二字九字
繁陽令楊君碑
洞眞閣漢碑文字跋
碑從裘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九字篆書石今亡

金石萃編卷十五　漢十一

君之少子也生姿令詰長
丗卒國失其良民望永絕京兾凡百靡不
愍悼故吏臣綵叫天訴墜嗟乎何及哀矣
惟傷感惟既奴德之隆者莫盛不朽迺共
追錫厥勳鐫石示後俾延億軌答不罄隊

金石萃編卷十五　漢十二

其辭曰
惟懿降靈於我明君膺天鐘慶誕德孔醇
温恭博敏貞曒篤倫帝嘉忠藝乃詔寵光
俾侯禁宮夙夜是勤命出作宰清風穆神
委茂戍勳赴義長逝民思遺愛奔告于丞
顧不留真莫肯慰楊澤泥樂志繼紳仰從
三公並招當爲國暉壽不口口早葉隕林
爰集疆場州郡嘉異並上絶速大司農劉
佑擅復表列將有命授會叔父大尉公薨
明徒澤湲士女愴悲顯百其身皇不我予
銘頌廟譯石下闕
右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

識者六十一字按漢書楊震子牧爲富波相君乃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由來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集古錄

石漢故繁易令楊君之碑銘篆額逸其名楊君者太尉震之孫富波相牧之子太尉秉之猶子祁相統之親昆弟高陽令著之從昆弟也自郎中除右都候遷繁陽令以靈帝熹平三年卒漢公卿二千石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前爽對策詳矣度尚及楊君皆以期喪去官可見漢代位高而創鉅者反奪情廢禮也守令有美政百姓愛之如父母攀車載鐙不忍其去者固有之楊君之行老弱跋涉其衆至於二千餘人守闕上書其久至於歷年繁陽在河之北去漢京七百餘里遮轂助官乞還楊君者屢見彼經年前聞史氏罔羅脫落至後世不得其名惜哉今之俗或投牒以借聲或列陳於外臺蓋有欺而不實者此之輸粟萬斛則其由於誠心也作碑者再三歎惋斯事其文云有司弇昧莫能識察洪文生而鸞曰聲其詩又云頗不審眞莫昔懿揚嗚呼政令委廢淑慝無所甄別在位者憒憒如鼫鼠敝平之閒不特此一事也碑以假閥作特蔽作敝俞作愈酴作酴作克字迷即迹字妥即綏字復即退字陞即地字遹即乃字儁

有之楊君之行老弱跋涉其衆至於二千餘人守闕上書其久至於歷年繁陽在河之北去漢京七百餘里遮轂助官乞還楊君者屢見彼經年前聞史氏罔羅脫落至後世不得其名惜哉今之俗或投牒以借聲或列陳於外臺蓋有欺而不實者此之輸粟萬斛則其由於誠心也作碑者再三歎惋斯事其文云有司弇昧莫能識察洪文生而鸞曰聲其詩又云頗不審眞莫昔懿揚嗚呼政令委廢淑慝無所甄別在位者憒憒如鼫鼠敝平之閒不特此一事也碑以假閥作特蔽作敝俞作愈酴作酴作克字迷即迹字妥即綏字復即退字陞即地字遹即乃字儁

以贖太守而河南之老弱守闕上書者萬餘人古之善教得民者爭欲得賢守令以父母之乞留之誠固自不約而同也前後書如乞還楊君者屢見彼經年閒成何所不辭況輸穀乎今之猴冠虎冀者多人陳乞輒引漢公卿二千石父母之喪不得奔赴爲例而千萬吏中得一循良反鋤而去之無一人敢攀號者讀此碑能不太息乎金石後錄

漢繁陽令楊君其名既闕弟字上又闕三字乃沛相之弟富波君之少子所云叔父太尉者乃太尉震弟三子秉富波君之弟也以叔父去官唯漢爲然潘寧跋

按楊君佚其名字太尉震之孫沛相統之弟爲繁陽令有善政而太尉碑中獨遺之故集古錄集古錄目金石錄隸釋諸書俱未詳其名余攷唐書宰相世系表富波侯二子長統少覆則沛相之弟乃覆也碑爲宋時搨本其缺三十四字尚在歐陽所見六十一字本之前然與隸釋相校殊無增損知洪氏所錄已據舊搨本矣首行殘泐不可見者二十九字潘寧跋誤稱弟字上缺三字殆由未攷碑式耳碑云叫天訴隆隆卽地字猶文地作墜此省从豕無極山碑與天隆俱生字與此同

司隸校尉魯峻碑

碑高一丈一尺五寸廣四尺五寸十七行行三十二字額題漢故司隸校尉魯君碑今在濟寧州學

君諱峻字仲巖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碩胄口口伯禽之懿緒已載于祖考之銘也君則臨營謁者之孫脩爰令之子體純穌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栖學爲侯宗行爲士表漢口始仕佐職牧守敬慤恭儉州里歸稱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大守丞喪父如禮辟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東郡頓丘令視事四年比緻豹產化行如流遷九江太守口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口載叙若清風有黃黼名信臣左穎南之歌召公事去官休神家衡未能一基爲司空王暢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掌察羣寮謟絀舉大權然疏敦不爲小威召濟其仁弱中獨斷召效其節案奏口公彈糾五卿等夏祗肅侯穡者遠遭母憂自气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召病逝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竝陵灌園之契閑門靜居玩書自娛年六十二熹平元年口月癸酉卒剛年四月庚子葬竝是門生汝南千南沛國丁直魏郡馬嗣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譲等三百廿人追惟左咎游夏之徒佐謚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父憲不幸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斯新弗何悲謻議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順企有

紀能不歸蕃刊石紀叙哀其銘曰
巖巖山岳磊落彰軌崇崇忠惠令德孔爍
命口時生雅度廟謨綽入文允武厥姿烈連
内懷溫潤外擾强直處督司京師穆然清邇
當口緄職爲國之楨匪究南山遐通忉惻
凡百君子欽諡嘉樂永傳壽齡曄矣昞昞

碑陰

共二列每列二十一人

故吏河内夏管懿多遠千
故吏九江壽春陳琪孝長五百
故吏九江壽春瞰龔伯麟五百

故吏九江壽春任琪孝長五百
故吏東郡頓丘許踰伯過五百
門生沛國譙丁直景榮千
門生勃海高成呂圖世階千
門生東郡濮陽敖敦高千
門生汝南名陵干商朝公五百
門生南陽新野鄧顯文臺五百
門生平原般路龍顯公五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王姊子行五百
門生陳笛尉氏胡岌仲表五百

門生陳笛尉氏胡岌仲表
門生滴陰定陶桂寡子然五百
門生任城樊兒雄大平五百
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
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周普妙高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吳盛子興三百
門生勃海重合梁愔尚節三百
門生河東蒲反李口時三百

門生河東蒲反陽成口文智三百
門生汝南汝陽鄭立口節三百
門生東郡臨邑夏侯宏子松二百
門生東郡博平孫謙口口二百
門生東郡樂平邢顯口口二百
門生東郡樂平邢口季口二百
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
門生魏郡斥丘李牧君伯三百
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
門生任城樊兒雄大平五百
門生任城任城周普妙高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吳盛子興三百
門生勃海重合梁愔尚節三百
門生河東蒲反李口時三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扶節□□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盛興□□百
門生河間昌成東鄉晨子□二百
門生河間昌成東鄉恭公□二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劉本景高二百
門生平原殷張謙伯讓二百
門生陳留尉氏夏統子思二百
門生濟陰乘氏許仁伯德二百
門生濟陰雝狐周維元舉二百
義士梁國寧陵史強強良二百

右漢魯峻碑文字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集古錄

碑云君諱峻字仲嚴鄒道元注水經引載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家家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勢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爲人輦至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里書如方

輿志甍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誤轉寫爲恭爲恭隸釋金石錄

右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隸額歐陽公云峻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最後爲屯騎而碑首題以司隸二者莫曉予嘗考漢代風俗相承雖丁私艱亦多以日易月鮮有執喪三年者故元初詔書始聽大臣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復禁不許李翊去官二交故銘文頌其考憂釋紼時則有居憂不釋紼者矣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二公纏陟屺之痛皆避劇就閒與魯君以議郎行喪同漢人所書碑誌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權尊而秩清非列校可比亦猶馮緄捨廷尉而用車騎也周官注云義儀二字古皆音俄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析作蟻徐廣音檥船作俄漢碑凡摹刻皆作蓼儀此碑又作蓼義銘詩煥矣灼灼俱易火以日令德孔鍊又復从女若堂堂作棠棠則它碑亦有之碑以棠爲看縱爲蹤斫爲析緌爲綏嵗爲歲儀即儭字摹即細字摹即絮字

字卷即碑字虞
即虞字　隸釋

水經注以峻爲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子
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
知而必欲證之以地里書也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
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叙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
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
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右魯峻碑陰歐陽公趙明誠

皆失收錄至洪丞相隸釋於漢碑搜羅殆盡而亦復
遺焉　金薤琳琅
私謚起于春秋漢末尚節義故尚不廢苻秦既已非
古猶謚及隱逸唐朝臣尚加山林之號激貪厲競豈
曰罔碑今典三品京朝摸牀結右循叙考終皆得美
謚外吏即品亞六卿德牟夷惠非際時會竟以格置
夫錄勞則外瘁於內崇體則抶士長捷防大則殄無
虞掉此義人勞卿所以扼腕太息也乃知私謚所當
復古嗚呼今安得此門生故吏乎　金石史
歐陽公云峻碑首題司隸二字莫曉洪氏云漢人碑
誌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非列校可比也子至濟寧
碑下詳繹其文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
校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藩園之激

似峻持服三年起拜屯騎而即歸未嘗在位故碑首
叙其實歷之官也百官志七校尉皆二千石如洪之
說以司隸爲權寵而特書之則朝廷官秩可任人去
留者耶　金石錄
右魯峻碑陰載故吏四人門生三十七人義士一人
按峻碑熹平元年卒明年四月葬于是門生汝南于
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閎任城吳盛陳留誠
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刊石叙哀而此載四十
餘人其脫畧者多矣隸釋載魯峻碑陰九十有一
人書姓氏而不名有郡者二人與此迥異洪跋云據

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度其石之廣與魯碑合所存
止尺有七寸乃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計其上
當有十橫也蓋洪在南宋與東齊阻絕不見此碑故
仍傳文之誤余則身至碑下乃爲可信即金薤琳琅
所載闕字以余家藏本較之可識者數十字更遺脫
平原王口子行以下八人少卿素稱博洽謬誤乃爾
豈當時所收殘失或鑱板脫落否則碑在濟寧並非
僻遠曷不稍加考較乎　金石錄補
魯峻延熹七年拜司隸校尉按漢書桓帝延熹九年
中二年帝御前殿命司隸校尉張彪率兵圍梁冀第

收大將軍印綬九年以黨人下司隸校尉李膺北寺獄峻漢書無考其在彤之後膺之前耶大名府開州志境內有頓邱邱邑令昌邑魯峻碑州東北有頓邱顏師古曰因邱以氏縣衛風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者也然則峻昌邑人始爲頓邱令也碑今無矣來齋金石刻考畧碑陰凡三列下一列漫滅存者二列每列二十一人前有故吏四人餘稱門生最後一人稱義士凡四十二人皆有郡縣名字及出錢之數碑載門生汝南干商沛國丁亩魏郡馬萌勃海吕圖任城吳盛陳留臧忉倒顧南原云惘疑即惆字非也按詩倬彼甫田陸屯東郡夏侯宏等爲之作諡立碑兩列中干丁馬吕

吳姓名皆在惟誠夏侯二人無之蓋在第三列也錄續有魯峻斷碑陰跋云所存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凡九十有一人書姓字而不名惟徐袁二人有郡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雖無所據度其石之廣適與魯碑合又字體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今按此陰凡三列隸續所載乃有四橫今存者四十二人而乃有九十一人又皆書姓字而不名無故吏門生義士之稱亦誤以他碑之陰爲魯峻耳此陰至今尚存洪氏何以未見錄辨

金薤琳琅云碑文字粗完可讀今取石本較都公所

錄都本少八人其中誤釋者數十字又都本以爲殘缺而今本尚完好可識者十餘字蓋都公于分隸非其所習又或所見本不清遂據以爲定爾金石存

洪氏引毛詩左傳周官太元諸書爲義證通用之本是固然已然此碑以參我作蔘證字从艸是又微異耳又洪以棻即看字顧南原嘗辨其誤謂即棻旅棻木之棻顧說是也蓋棻即刊字猶筆削勘定之義爾又洪以緄即袞字拨詩袞職注雖以兗爲訓然玉篇緄古本切織成章也則緄字自亦可通　遐邇忉倒顧南原云惘疑即惆字非也拨詩倬彼甫田陸

德明云倬陟角反韓詩作箌音同云箌倬也傳云倬矣爾雅箌大也注云箌音掉與悼通也雖明貌疏云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可見倬字本有大義則是箌有卓罩二音矣疑當時方言悼與悼通也雖翰軒絕代語所未採然似可備一說不必以去人之界爲疑耳說文悼从心卓聲徐鼎臣謂悼當从罩省卓非聲者誤也　棻字內非从夫其上一畫乃逆筆子有舊拓本驗之乃知也何義門云棻字篆從本偕書未知當何從也魯峻碑棻字稍與本字爲近耳案今所行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板本則皆訛作夫字矣

洪所未釋者悕即恪衖即巷也忩字益旁諒變爲三猶从水也王士諸字中皆加小畫則隸體涉筆之偶變也　潁南之潁張涌齋釋作从水然石實从禾隸體之未能盡繩者如此止多也至第五行除字五字實張氏臆斷石泐不可見矣延熹七年七字今止露半据洪氏作七年按通鑑目錄是年二月壬寅朔丁卯是月之二十六日則在七年無可疑矣年六十二字石本今尚可見洪作一字非也　碑陰與碑文書者非出一人隸續云魯峻譙敏碑並云蔡中郎書益碑錄之云也洪以爲皆不足信是矣至碑陰字體則高城阜城皆省作成黎陽黎作犁蒲坂坂作反王端王輔王皆作王又與碑文王字中加小畫者不同益當時隸體多隨勢爲之矣　西平昌之邑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條下無之而前志平原郡有平昌後志平原郡之次即樂安國其下注云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與西平昌自是兩地不應牽連書於樂安國之下恐是西平昌在平原郡下而錯簡耳　洪氏隸釋既不見是碑之陰故不知門生汝南千商之名而朱竹垞經義考承師門內亦止有千姓而無其名且所載至東海夏侯而止予今

聚而載文類聚引此作魯峻水經注所引偶誤也　南漢金石記

碑云有黃覇名信臣在潁南之歌頌守潁川信臣守南陽此稱潁南者各舉其一字也三國人多稱吳會稽二郡爲吳會亦類此益流俗之稱文人沿用而不察爾胡三省云太史公謂吳爲江南一都會故後人謂吳會子案史公貨殖一篇言都會者多矣何獨於吳稱會此胡氏之臆說而近人多取之何也　攷洪文惠隸續所載魯峻碑陰與此全別洪氏在南渡時未得親至碑所但據收藏家之說題之故猶疑而未

定而洪所指爲峻碑陰者世已失傳竟未審爲何人
碑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碑云弼中獨斷說文弼弓彊貌言中有彊弩之性
故遇事能斷也遐遹忉怛翁閣學云詩悼彼甫田韓
詩悼作篤篤有卓罩二音疑當時方言怛與悼通翁
說是也悼字或作篤則悼字亦可通作怛悼悼皆悼
从卓得聲古音卓聲到聲同在一部本與銘辭上下
諸韻合或以爲字書無怛字以音義求之似與怛字
同疎矣碑陰二列洪氏未見其中定陶棣旗力臣
釋爲棣眞亦非是（山左金石志）

金石萃編卷十一　漢十一

歐陽棐集古錄目云高平昌邑人據碑文云山陽昌
邑人（校訂隸釋存疑）
按碑額題忠惠父者其門人干商等所作私謚文
云息敞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析薪弗何云云
知其子爲文刋石以述其父此皆漢碑中創例何
即荷字論語荷蕢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
儋何也徐鉉曰儋何即負何借爲誰何之何今俗
別作擔荷非是碑陰凡二列四十二人濟寧州志
及都剏得稱府君也攷漢自陽嘉以後用左雄議孝
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此君官至二千石計其入
官踐歷當亦有年而卒之時歷廿有七豈陽嘉詔書
游棣氏英賢傳游棣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漢書
作游棣萬姓統譜王莽時又有司馬棣並漢人謬
篆多書棣字爲棣棣其姓也勃海重合志作量合
據郡國志勃海郡有重合侯國可與碑證牛氏金
石圖棣亦作棣重刻爲運皆誤

熹平殘碑

碑上下右三面斷闕高一尺四寸廣一尺三寸存八
行行約十三四字弟五行無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上闕貢時榮闡闕之中口下闕
立敭著當獲自天之祥下闕
熹平二丰十一月乙未朔廿上闕
濟民以禮閭風捘善表德下闕
嘉琦璋其質芳麗其上闕
君有命以疾離何辜穹倉降此短上闕
碑存字厪七十餘有云年廿有七熹平二年十一月
乙未者益其卒之年月也又云府君君國濟民以禮
閭風旌善表德當是曾任郡守者漢時惟郡國守相
及都剏得稱府君也攷漢自陽嘉以後用左雄議孝
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此君官至二千石計其入
官踐歷當亦有年而卒之時歷廿有七豈陽嘉詔書

所謂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者耶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碑存字七行字徑一寸前四行爲序後三行乃銘辭也乾隆癸丑十月元案試至曲阜適黃小松訪得此石于東關外急告元命人掘土出之舁至試院秉燭洗土審眎得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其熹平二年十二月乙未下遘字存少半此卒之年月非立石年月如魯峻卒於熹平元年口月碑立於二年四月也因移置孔廟爲題識數語刻碑後焉山左金石志

碑石斷剝予繹其文蓋亦處逸守介不延其年于時守斯土者表于墓也曲阜在兩漢前爲魯國今碑出於此而文稱府君意其爲國相與韓勅修孔廟碑後云魯相河南京韓君又云府君諱勅字叔節無極山碑稱太常下郡國相南陽馮府君北海相景君銘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安平相孫根碑稱皇矣府君趙相雍勸闕銘稱趙國府君然則漢時稱國相與太守同矣顧亭林謂府君晉漢時太守之稱蓋未旁推于此也授堂金石跋

武都太守耿勳碑

碑高六尺六寸廣六尺二寸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今在成縣

漢武都太守右扶風茂陵耿君諱勳字伯理其先本自鉅鹿玫有令名爲漢建功俾侯三國卿守將帥爵位相承邑于君君敦詩說禮家仍典軍歷難和戎武慮慷慨召得奉貢上計廷陳惠康安遏亂之謀上納其謨拜郎上黨府丞掌令考績有成苻英乃胙熹平二年三月六日郎官奉宣詔書哀閔垂恩猛不殘義寬不宥姦喜不縱慝感不識仁賞恭罰否畀輿口流其妙統系寵存贈亡萬出至也歲在柔丑厥運涒雨傷害稼穡率土普議開倉振澹身冒炎赫火星出熱至厲縣巡行窮匱跋涉降山谷絕營瑣涉草止露宿扶活口餐千有餘人出奏錢市口口佐衣賜給貧乏簸荒田耕種賦与窴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省貧吏二百八十人勸課趨時百姓樂業老者得終其壽幼者得呂全育田業出愛不是過矣又開故道銅官鑄佐錢器興利無極外羌且口等怖威悔惠重譯乞降脩治狹道分子効力沒大小民得衆北出歡心可謂印出若明神者已夫美政不紀人

無述焉國人僉曰嘻刊勒斯石表示無窮其辭曰

恭嵓惟岳神曜吐精育茲令德既詰且明

是謂耿君天胙顯榮司牧莅政布化惟成

柔嘉惟則穆如風清勤邺民隱拯阮扶傾

匪皇啓處東琊西征赤子遺愛吕活吕生

山靈挺寶岡穴乃平愷悌父母民賴吕寧

喜平三年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通橋掾下

掍李禋造

漢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爲守以熹平三年立碑

又同谷志云熹平三年太守耿勳政蹟記并題名記

并在封泉保魚竅峽　千象之天下　地碑記

右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碑隸書熹平三年造蓋

德政碑也造碑之人即李翕天井碑中西部道橋掾

李禋也王子之夏李翕尚在武都次年暮春耿君到

郡似是繼翕者碑云其先本自鉅鹿世有令名爲漢

建功俾侯三國卿守將帥爵位相承按漢史雲臺功

臣牟平侯耿純者鉅鹿人其三弟亦同時封侯好時

侯耿弇者茂陵人傳云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

鉅鹿徙中興初其父況封隃麋侯弟舒封牟平侯所

謂俾侯三國者謂隃麋父子也耿氏自中興後迄建

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

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所謂

爵位相承者也好時鴻烈與茲鄰齒其後有列傳者

四人皆抱將帥之畧著邊徼之勳碑謂武都敦詩閭

禮家仍典軍歷難和戎武慮慴慨陳惠康安遏之謀

天子納而用之可謂能世其家者既貴茂陵則是隃

麋之後裔也　碑以說爲閭以　拔爲跋　隸續

耿勳碑字與郙閣頌相類乾道間方出　漢隸字原

右碑云其先本自鉅鹿則是耿純耿弇之後又云熹

平二年二月到官又云歲在癸丑濟雨傷稼開倉賑

贍身自炎赫至屬縣巡行給餐于有餘人出俸錢賑

衣賜給寡獨至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省貪吏

二百八十人百姓樂業云云按靈帝熹平二年癸丑

即勳涖任之年也給餐即今設粥賑飢之類使勳止

于撫循而不減省貪吏則民樂歲終身苦矣語曰去

莠去其害苗者也錄是碑不無有感于末造已　金石錄補

予今所得拓本已極泐缺灾然就其書隱隱可見者

諦審之全文尚粗可讀其中洪錄原闕而今無從別

識者四字而已　七行流上一字十行作十　洪有而今

二字十四行等上

闕者二十二字　行守鉅二行卿爵三行屋處得窮扳十一行餘貪十三行猛七行奧八行運洋議九行鑄器十六行政十八行胙至於洪闕而今辨出者則五行乃字七行系字十一行与字二十行匪啓處字二十一行灾字此凡七字可補洪氏所未備矣又洪誤而今正者五字莫字洪誤釋英十行市字洪誤釋兩作字洪誤釋振十六行僉字洪誤釋命二十一行乃字洪誤釋字此凡五字尤足關於考正者也莫即箕字湯陰令張遷碑八从莫民即此字苻莫乃胙者胙即福祚之祚古通用也隸辨祚字下引四老神祚机字云胙與祚同說文新附字祚福也徐鉉曰凡祭淺人以意爲之無所依據也今於全改之字姑依

必受胙胙即福也爾雅釋天夏曰復祚釋文祚亦作胙是也匪黃啓處者婁氏字原啓字下引靈臺碑匪皇啓居與詩不遑啓處同可證也又洪氏釋云碑以說爲閟按此碑敦詩說禮說與閟不同也（兩漢金石記）石有十數字經後人重開不無譌舛翁閻學金石記中辨之審矣唯苻莫乃胙二句洪氏隸釋闕乃字而莫字未誤翁謂洪誤釋爲莫此刋本之譌予家藏鈔本猶未作莫也莫與莫同即策字漢時郡守賜虎符及策書故有苻莫之語翁釋爲箕恐未然耿君以熹平二年三月到官其歲歲在癸丑淫雨害稼而

後漢書靈帝紀續漢書五行志俱不言雨雹淫雨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知史之失載者多也碑內譯字作斁字俗工刓劖所致或者謂兌都字異文者非也獨柔嘉惟則字碑竟作賊字雖漢人善者（涵芬樓漢碑文字跋）于借用不應謬戾至此然筆勢自然絕非重經開鑿

按碑經後人重鑿字畫較洪氏所錄頗多譌舛其尤甚者第五行癸酉到官改爲六日郎官十二行口如農改爲大小民大率勸勉改爲勸課十五行所依據也今於全改之字姑依淺人以意爲之無所依據也今於全改之字姑依石本摹錄而辨其誤如此文云開倉振澹澹與贍同史記司馬相如傳澹沈瞻菌漢書作灩沈澹灾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注澹古贍字苟子物不能澹則必爭楊倞注澹讀曰贍鹽鐵論飢寒於邊將何以澹之又云哀元元之未澹張納功德叙卹澹凍餒亦以澹爲贍振與賑亦通碑作振澹皆借用字金石錄補直釋爲賑睢失其旨矣

金石萃編卷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十二

石經殘字

共六十二段

其或迪自怨
之勞爾先予不
能迪古我先后
與降不永於戲今
迪乃家　殷卜辭

惠

伊湯水曰陳其五行帝
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
潤下作咸ㄨ上作苦曲直
炎二曰偏三曰祀四曰司命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ㄉ人共
明人之有能有爲使ㄍ其行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爲天下王三德一曰
家而凶干而國人

ㄉ心
道出于不詳於戲君　曰時我
志月惠

右尚書盤庚六行洪範十行君奭二行

惟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
汾一曲言采其薈ㄋ其之子美
誰知之蓋亦勿思　匪尸
父亡父曰咩予予行役夙
式猶來　陟屺三章章
亡不稼ㄋ畫胡取禾三百廛
特亡狄君子亡不素食
食我秉三歲宦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旬　山有蓲隰有榆子有衣
酒食胡不曰　言樂
既見君子　易

右詩魏風八行唐風四行

東ㄕ
卒爵坐奠爵拜執
人皿洗升勝觚于賓

上拜受爵于筵前
酋公荅拜勝爵者
勝爵者執觶待
公。
郊請反合
巳人君命聘于
善于受上不幣
賜使者幣使者
上不坐亡如之
練冠以

右儀禮大射儀七行聘禮六行

羊女者可
隱公曰百姓安予請庚
之辭也　譬者可

右春秋公羊隱四年傳三行

曰道之以猶一
方-我我對曰女違樊派ノ
子夏問孝子曰色故
人爲慶　子曰溫故
師斯害也已　子

為則民服孔子曰
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杜道而事人可ヽ去父母之衰也注　可
侍孔子曰若季氏
子曰鳳艹鳳艹仁而德衰
諫也来者猶可追也
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
若從避世之士哉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憮

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歟不分孰為夫子置其杖而芸子路拱而
止子路宿殺雞
如之何其廢之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
子之仕也行其義
志參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謂虞
仲夷逸隱居
陽躉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
不施其親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于一人

有□在朕躬
弟心焉所重民食　　寬則得衆政則有
功則說　　寬則得衆政則有
不驕威而不猛子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
曰民之　　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乎擇可
尊其瞻視儼　　而畏之斯不亦泰而
而不猛一

右論語爲政八行微子八行堯曰四行

長也

今蕭牆之內盍屯周無

詔書與博士匡左立

右論語篇末識語三行

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模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僞也在雒陽蘇氏家歐陽集古錄目

漢魏石經堙滅殆盡往年雒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姚寬西溪叢語

子弟匍字仁宅博學好古石經殘尾云右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

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

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是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案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蓋知非邕所爲也吾友鄧尧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斬然貴之如

金玉而子又從而攻之其勤如是子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方勺泊宅編

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較今世本爲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自書立石雒陽太學門下至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文字訛沙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予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既遷其石於長安今尚有出於雒陽者何哉郘博聞見後錄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雒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摩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雒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于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摩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邪然則其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細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于卷末云金石錄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毋翕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威女永勸戞汝誕勸戞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

中中各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今作闕謂朕曷震動天既付
命今作予付曰陳其五行今汨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
祇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毋兄
曰今作無則兄皇作旦以前人之徵言今前作受
徵作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因就
大命今作遂殷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
集大命
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是魯
孔丘與曰是也知津矣
曰是知津矣
告夫子憮然攖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攖而不輟子路行以
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
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

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
異聞之語若曰在于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于今論
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
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得之若騏驥一毛
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塔家有
五六版王筠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
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右劉本無臣字
郎中臣書上版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
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與姓名甚完
魏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
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

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壯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綰曰唐造防秋館堵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家所出也　秘書郎黃符以石經尚書示予爲考而識之蔡邕以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外門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諒闇大夫馬日磾議邕名當是時尚

有碑十八盛春秋尚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明衛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爲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衛之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書得石經尚書幾段殘破不屬益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益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予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邪且曰天命自度碑作宪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迺逸既誕作迺憲既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

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授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自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猶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昔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猶得自私使世疑邪予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

一篇并第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宁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子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號鳳號作何得之我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擾而不輟作擾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予游作子旂而在牆之內作在于蕭牆之內凡碑之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邑之所定雖未盡得聖人本書然漢儒學專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十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邪廣川書跋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作魯身何及相關散孔作愆言曰人維舊孔舊上有求字下關二字殷求孔作舊下關有志女毋翁侮成人毋流孔作次無侮老成人無弱下關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乃口下關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鮮以容淨下關試以爾作感

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今孔無女不下關其或迪孔作繹自怨孔作怒下關永誕孔作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關之勞爾先予不下關于茲高后不乃知孔作崇降開疾曰下關能迪古我先后下關民女有近孔作戚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關興降不永於戲孔作嗚呼今予問下關絕遠女比猶孔作分猷念以相從各翁孔作設中下關建乃家股孔作盤下關一字既下關衆曰女罔台民孔作無戲怠勘孔作懋凶德綏孔作績下關今孔無爾惠孔作謂朕關桓孔作震動萬民以遷肆上下關乘孔作隱哉予其勘孔作憮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則民有不若德不聽開天既付孔作予已上高宗肜日篇　厥遺任王孔作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關不肎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已上盤庚篇伊孔無鴻洪孔作水曰汨孔作陳其又行帝下關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又孔作用三德下關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關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下關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下關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關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關篇王而國人用關頗辟孔作一曰正直二下關家而孔無凶于而下關爲天下王三德孔上有作人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無違作　厥不下關敢有下關開時維天命王曰告爾孔無

告爾多士閩下茲殷孔作洛二字予維四方罔攸貣亦維爾閩下有
弔于茲殷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　肅孔作穡之艱難乃勑孔作逸乃憲孔作詧既延孔作延誕孔作不否則侮厥閩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度治民祗懼閩下或怨
肆高宗之饗國百弔孔作十有九年　自時厥後閩下亦罔或克壽
功徽果懿共懷保小人民孔作　惠于矜鰥下閩洒孔作淫
毋勑孔作逸　于遊田維閩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嗣孔作王其德克用不
毋兄孔作無皇　曰今日閩下厥或誕孔作逸厥心違厥
則兄曰皇自敬德厥或亦孔作人乃訓變孔變上有之乃
朕之荷允閩下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孔監上有其已上無逸篇
亂正刑孔正上有先王之　至于閩下

道孔作終　出于不詳於戲君閩曰時我已上君奭篇　我則
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準下孔作準閩　亂孔無　謀面用
于厥邑其在下閩有會孔作後　心以敬事下閩王維厥孔上有克　度孔作宅心乃下閩受茲孔作此　矜其孔作基　於戲下閩
旦以前孔作已受　人之徽孔作徽言下閩則德孔德上有于　是罔顯
哉孔作在　厥世下閩王之鮮孔作尟　光以揚武王已上立政篇
凡乃閩　名大保下閩通孔作達　殷就孔作集　大命在下閩非幾
茲卽孔作下閩　蒲衣孔作扈上顧命篇　已　右石經尚書殘碑

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
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十六字立政篇五十六字
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
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
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
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
者八字鴻艾勑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
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
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
云高宗饗國百年異閩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

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
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
河陽岸頹半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
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
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並用爲柱礎唐初魏鄭
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
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昆山片玉已不多見
今京華鞠爲塵罰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既集隸釋
因以所有鏡之會稽蓬萊閣勑者愴勉也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緆是編心是以爲刺　嵩慶

闕下汾一曲言采其蘩彼其之子美闕下之誰知闕一字闕毛誰上有其之盖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闕下父子父闕一字毛無曰嘗于子行役夙夜毋毛作已尚毛作已上無已　毋死　陟岵三章章七句　十闕下亍毛作將不稼不嗇女適彼樂郊樂郊下闕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闕毛作除句　山有蓲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闕酒食胡毛作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闕下既見君子云

胡其憂　楊下闕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筍作竹賁作宦樞作蓲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益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盡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下闕卒爵坐奠爵拜執下闕拜人盥洗升媵觚于賓下闕上拜受爵于筵前下闕首公荅

拜媵爵者立下闕媵爵者執觶待于下闕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畧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透德殿益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閟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

是始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爲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胄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媵觚媵爵云者媵蓋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闕一者何公子闕一字　何以不稱公子闕一字　貴也闕下恒於是謂恒曰吾爲闕二字矣隱曰闕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二字之石踏作板本稽立闕下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一字之邑也曷爲闕下仲子板本有也字　恒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闕字　爲恒立故闕下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字　者何天子三公稱下闕相處乎內始闕一字　諸公放板本作倣於此乎前此矣前下闕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

與鄰人未有成板本有也字吾下闕為年外收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弟毋兄稱兄凡字闕五之邑也天子有闕四字諸侯皆從泰山下闕而葬不日卒赴而闕一字不告公扈為為與徹者闕大夫之未命者也十年此公子翬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下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下闕一字記異也何異試板本作弒也試下闕葬以板本有為字不繫闕一字匹子闕二字薨何以不地忍言已上隱公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威公十有四年何以闕一字記異也何異下闕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麟而下闕乎隱

祖之所逐板本闕作逮闕一字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下闕不亦樂乎堯舜闕一字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有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成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蓋殿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闕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石經論語殘碑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下闕本本立闕一字道生孝下闕曰道千乘之國敬事下闕使民以時子曰弟子下闕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下闕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闕與意作板本作抑子之與子韓板本作貢曰夫子闕五字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下闕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闕五字禮節之亦不板本有可字行下闕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下闕而無諂富而無驕下闕告諸往而

知來下闕人之不下闕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闕乎板本作于學世下闕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闕一字何下闕曰生下闕葬之以禮祭下闕以別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闕勞有闕孝下闕服代人焉廋板本有哉字子曰溫故而知下闕子闕器子貢問下闕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下闕子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下闕之子曰書云孝于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下闕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下闕已上為政篇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闕十字與下闕與對曰不能子曰闕五字山不如林放闕九字也射下闕曰起予板本有商也始可

子曰闕下殷禮吾闕下也知其說闕三字天下也其闕示諸斯乎闕下如神在闕下於二代郁郁乎闕下大觀闕下子知禮闕下也闕下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闕下往闕下門國板本作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字闕一管氏闕下知禮闕下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闕三字出曰闕下無道也久闕下觀之哉凡廿六章已上八條篇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闕下顛沛必惡板本有字也字子曰闕二字未見好仁者板本有字惡不仁者好仁者闕二字於是子闕下過也各於其黨字闕二斯知仁矣子曰無以尚之闕下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闕下乎闕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闕下闕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闕下已闕上里仁篇有三年之愛於闕一父母板本有字乎字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闕下君子闕下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字惡稱人之惡者惡闕下居下流字而訕上者惡之則怨孫遠之則怨子曰正世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凡廿六章已上陽貨篇

何闕一字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闕一字景公涛孔子曰若季氏闕下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字德之衰也板本無也字往者不可諫也板本無下闕來者猶可追也板本無下闕執車板本作輿者爲誰子板本無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板本有也二字是知津矣下闕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士哉優闕下也闕下子憮然曰板本有夫字鳥獸不可與同下闕毅不分孰爲夫子置板本作植其杖而芸板本作芸子路拱而闕一字止子路宿殺雞闕下禮板本作黍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闕下放言少闕陽擊磬襄入於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已上微子篇交

於子張子闕一字曰子夏闕一字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闕四字者距板本作拒下闕五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闕下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闕下曰闕子夏曰大德闕下出入可也子游板本作游子闕六字之道焉可闕一字有卒者其難聖人闕下仕而下闕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夫字子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喪乎闕一字子曰下闕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字而訕上焉天下之惡皆歸焉子曰如闕一字善闕一字是其板本作之下闕一字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下闕一字大者近其小者闕一字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學干祿子曰闕一字告子夏曰牆板本作闕一字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闚一字不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

覩見室家之好夫闕下尼父可嗟闕二人之賢者企陵也闕二字踰也仲尼日月也闕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闕七字不可階而升闕作帝心朕躬有闕此兩字板本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闕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字寬則得衆敏則有功闕一則說闕一字民之闕下闕一字尊其瞻視儼闕三而謂惠而不費子曰闕七字冕之斯矜亦威而不猛乎闕下闕七字板本作況曰篇凡百篇左千七百一闕一字字賈作沽諸賈之哉包周闕四字蓋肆乎其肆也闕一字周闕下闕七字曰言闕一字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周無於下闕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修西嶽廟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

者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眾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手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典名尚存別有趙咸劉宏張文蘇陵傳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爲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前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隸釋

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京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尚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漢綠字源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竊見於此唐韋懷太子引雒陽記注范氏漢書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雒陽記多六焉疑雒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敵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樵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篆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安能獨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陵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雅君子

張揖石經跋

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敵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樵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篆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安能獨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陵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雅君子

張揖石經跋

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咨官諫議大夫劉宏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傳貞楊賜孫表官郎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並熹平中奉詔正定諸經者陶宗儀書史會要

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雒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頹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闕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然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爲吾道之厄一也于慎行筆麈

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

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搨也雖所存僅百十餘字然先正典刑具存眞希世之珎也予裝之硯山齋秘笈中庚子銷夏記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與石經異同後漢書儒林傳贊曰篇三十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爲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爲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前而伽藍記以爲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傳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爲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爲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

以零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
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蒼江
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鄲淳書則
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
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
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孝靜
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鄴北齊書
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
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
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太半則不考北

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
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
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
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
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
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顧營爲之
而未成耶　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
少城得墜刻於二　故家因以鏡之鋪宮西樓宇文
紹奕跋言紹興事內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
禁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

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鏡諸石
夫字幸四千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
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
見拓本　金石文字記
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固范史儒林傳云
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陽衒
之雒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
蘇望方訒歐陽棐葛迺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縯謂
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
允載考衛恒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

漢石經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
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出於魏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
姓名使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焉曰碑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
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曰碑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
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
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
又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
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蓋雕本用沿偶誤三
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
係大所取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

疑也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秦漢章句攻指摘八分自爲書刊定乃勒石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沙磧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思邯鄲三體精筆晝煌然立其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舛錯一字幾不覩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爲漢三字屬魏故節錄之朱彝尊經義攷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曝書亭集

按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止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使其一無所損魏人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之間何以遂致殘闕則必遭董賊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此未經遷鄴之前已知此非遷鄴而沒于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至陸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其遭董賊之禍益可知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及而衛恒江式亦語焉不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　按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晉書衛恒傳後魏書江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并言魏石經亦然是兩朝石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疑矣乃隋書經籍志黃伯思東觀餘論董迪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體而詆後漢書爲誤衛恒江式酈道元皆儒林傳所言必不誣即陽衒之洛陽伽藍記亦稱三字石經之目睹豈有舛謬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魏碑無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譏其誤由黃董趙洪諸子止見殘缺之餘未獲見其全文故各持一說而不相合夫生數百年之後遙度數百年以前之事終不若目睹之眞衛江諸公皆出於目睹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眞刻但考索于殘碑塌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之故有此紛紜之論其在于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多有之眞不誇爲中郎眞蹟豈知宋之市井胡宗愈刻之于成都洪适刻之于會稽得之者何嘗不視爲異寶而不知非其眞也然則後人之疑漢疑魏豈洁前人目睹之可據一哉萬斯同石經攷羣書疑辨

顧炎武石經考云隋書經籍志失載周徙洛陽一節以爲自鄭載入長安史書之疎也劉焯傳言自洛陽運至京師者爲信西溪叢語云石經墜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則營造司在洛陽隋書經籍志所云用爲柱礎者非載入長安後事亦其誤也西溪叢語又云又有公羊傳一段在長安此則載入長安之所遺耳廣川書跋云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此蓋出之唐時者廣川書跋又云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

末渝沒出之宋初者也東觀餘論云漢石經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張壽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塔家有五六版王育玉家有小塊此即宋初之所出後復摧散者也畫墁錄云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郤氏聞見後錄云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俱已缺壞此又在御史府十餘石之外者也凡所得石經殘碑多在洛陽陌之載入長安者公羊碑一段而外不聞更有所得今此兩地之石已不知所在而拓本之存者僅有尚書論語百餘字藏

北海孫氏余從而摹得之宋之翻本有二洪适本在紹興胡宗愈本在成都曾惇石刻鋪叙云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刻入石即其本也　石經之傳疑有二五經六經七經之不同也漢魏一字三字之不分也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儒林傳云正定五經刊於石碑宦者傳云與諸儒共刻五經文字於石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而蔡邕傳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後漢書所載五經六經已自不同隋書經籍

志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則又以爲七經其目有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而蔡邕傳注所引洛陽記則有尚書周易公羊禮記論語而無魯詩儀禮春秋乃多一禮記則又不止七經矣考之金石錄與隸釋所載皆有魯詩儀禮金石文字記云苟非傅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此則洛陽記之疎略隋書爲可信也若禮記則本自有碑盧植傳云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洛陽伽藍記載石經四部市有禮記郤氏聞見後錄

洛陽張氏發地所得亦有禮記而隋書失之者按洛陽記云禮記十五碑悉崩壞豈當時無傳拓之本故不得列於其目耶以愚論之靈帝紀儒林傳宦者傳盧植傳所云五經者蓋以儀禮禮記爲一經春秋公羊爲一經與周易尚書魯詩而爲五經實則七經也唐開成時立石壁九經新唐書儒學傳序止云文宗定五經鐫之石張參是正訛文三卷亦曰五經文字蔡禮兼三禮春秋兼三傳故曰五經漢之七經爲五經猶唐之九經爲五經也蔡邕張馴傳所云六經者蓋以論語而爲六也按舊唐書經籍志有今字石經一卷蔡邕注隸書唐謂之今字隸釋載論語殘碑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此卽邕所注者蓋當時詔定者五經邕乃奏定六經蓋之以論語張馴與邕其奏定六經故其傳亦曰六經也然則漢碑乃有八經而以五經六經七經爲疑猶爲未審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魏書劉芳傳亦云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則漢石經爲三字矣晉書衛恒傳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魏書江式傳云邯鄲淳特善倉雅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則魏石經爲三字矣洛陽伽藍記云漢國子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蔡邕筆之遺跡也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則又有一字石經矣隋書經籍志以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皆爲五經實則七經也蔡邕所書而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則魏石經爲一字矣按水經注云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雖不言漢碑爲一字而於魏曰三字則漢爲一字可知矣唐宋以來所得石經殘

碑悉是隸書雖缺蔡邕名而堂谿典馬日磾等與邕共正定諸經者儼然尚存則可與之相證其云三字石經魏正始中立與衛恒傳合又云樹之堂西與江式傳合漢爲一字魏爲三字當以水經注爲據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趙明誠洪适亦嘗非之而莫得其說張揖石經跋乃謂邕或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恐未必然也按紀傳俱不言有三體獨於儒林傳序言之者相傳梁劉昭補後漢書十志而昭之自序云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天才富博猶俟改具則昭不特

補志序亦有改具者儒林傳序豈昭之所改具耶漢
魏俱立石經又俱在太學講堂前至南北朝大致頹
落復徙鄴都亦頓倒茫昧漢魏莫辨故魏書於三字
石經江式傳以爲魏建劉芳傳以爲漢造即當時親
見其石而記之者如洛陽伽藍記亦謂三字石經爲
蔡邕遺跡昭生其時而仕於梁惑於傳聞奮筆改具
遂成千古之疑耳洛陽伽藍記所謂表裏隸書者即
漢之一字石經而不敢亦定爲蔡邕遺跡傳疑也隋
書經籍志則以一字石經爲蔡邕書是矣而又云魏
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石經考云晉魏二書皆云立

三字石經此獨以爲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
其形者安在耶若其以三字石經亦爲蔡邕書此承
前之誤無足怪也隸續云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
弟閎所跋石經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字者爲漢
一體字者爲魏王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
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以愚考之若
曰漢魏所立皆爲三字而一字者立於何時若曰一
字三字皆爲漢刻而正始中所立者何在若曰魏立
者一字而公羊碑上乃有馬日磾等名諸史謁錯衆
說舛謬惟趙明誠洪适皆以一字者爲漢三字者爲

魏不易之論也金石文字記云伽藍記二十五碑爲
三體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
側而四十六碑爲魏經在堂西乃洛陽記不言東側
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
字之爲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注所謂魏者而指之
爲漢歟按伽藍記四十八碑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
四部洛陽記少二碑而多一論語尚缺魯詩儀禮春
秋四部經數未全又何論碑數耶四十八碑在堂西
水經注以爲魏經證之江式傳似爲可信洛陽記世
無傳本恐亦漢魏俱載章懷太子引注後漢書則專

取漢碑所云四十六枚未必指魏爲漢若伽藍記三
體隸書漢魏尚且莫辨二十五碑亦不足信也隸辨
儒林傳序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
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
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
作科斗篆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爲祭酒請命博
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劉芳傳云漢
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蔡邕採李斯曹
喜之法爲古今雜形歐陽棐集古錄目亦稱石經遺
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書張舜民

盡墁錄邠伯溫聞見後錄乃據雒陽發地所得石經以爲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以爲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三體之非黃伯思東觀公羊殘碑亦定以爲鴻都一字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秖有蔡邕今字石經論語唐以隸爲今字也張縯又以爲邕不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淳衛覬胡昭皆其比也三字石經秖有尚書春秋而一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

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秖有尚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爲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三字爲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今特取而備論之其言曰范蔚宗明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訛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世杭駁石經攷異

朱竹垞跋石經殘字云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孝二字屬下句讀而施于作克施說經者每以滋疑今觀石本乎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語句法正相同也方綱按竹垞跋唐太極元年易州石浮圖頌云包咸論語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碑同此讀攷陸氏釋文云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然陸氏尚不能舉包氏章句之卷數惟云以何晏集解爲主而已何氏集解則固明据包氏美大孝之辭云矣雖至邢疏云書言小異而論語孝于惟

孝之讀如故也其稱注者乃後來刊本注疏對舉之詞包氏固未嘗有注之目也而其以惟孝屬下句讀者則唐人尚未嘗如此也　乾隆丁酉秋八月黃司馬易購得漢石經殘字尚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爲政篇八行堯曰篇四行方綱手摹屬海鹽張芑堂燕昌勒之石按黃長睿東觀餘論記漢石經云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子皆得其拓本而黃氏所著諸句字間有一二較洪氏或多少者至金石文字記云熹平石經一見於鄒平張氏一見於京師孫氏尚書

盤庚論語爲政堯曰篇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遺什之一而已吾鄉孫退谷硯山齋所藏本載於庚子銷夏記者退谷謂是宋嘉祐時所揚而何義門云退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摹本今在華亭王司農家然即以亭林所見於張氏孫氏兩家者皆同是此二經三段則焉有東漢元本至千數百年後恰在兩家同一文者乎是其爲後人摹本可知矣今黃司馬所得之三段又與此同其紙墨亦舊冊內有元人蒙古篆字印一而無北海孫氏之印既與張孫諸家所藏文同自必非漢石元本矣至如尚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

曰篇冠字尚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女字具全而洪氏蓬萊閣重刻之本也愚既皆云闕則又知其非洪氏後三年門人吳榷堂孝顯於摹黃氏藏本于齋中其後華亭王氏摹寫孫退谷硯山齋本來相參校盤庚篇多出半行凶德綏績四字冊後有戊戌八月退谷記朱竹垞二跋林佶一跋按徐壇長圭美堂集載此本云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未不載年月姓名曾見華亭司農以三十金質之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揚嗇不察認爲蔡中郎原本石氏名熙明見施武子會稽志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愚按洪氏隸續云

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據此則石氏所刻石經與洪氏蓬萊閣本其時當不相遠也但吳生摹寫王氏所藏退谷木而未見其揭蹟又後四年見如皐姜氏重摹退谷研山齋本盤庚弟六行僅存一德字益摹勒偶有詳略之不同也又後三年始得見金匱錢氏所藏石經殘字凡十段以合於前摹之三段而論語堯曰篇一段正與前段上下接筍珠聯璧合於是摹爲一十二段時方綱校士江西乃勒石於南昌學宮凡爲方石塊其得六百七十五字雖未及洪氏所藏之半亦足

以追步張龍圖王晉玉之後塵耳兩漢金石記

漢石經尚書論語一百二十餘字黃通守易得之京邸或以爲孫侍郎承澤藏本即何氏焯云越州石邦哲摹者或按隸釋所載爲政篇由誨汝知之句多一女字謂是熹平原刻予不得而定之持愛其文之有關經學也今本尚書盤庚石刻作殷庚丕石刻作不論語人焉廋哉石刻無下哉字猶文字之小異耳至盤庚篇不其或稽自怒曷瘳石刻稽作迪怒作恕迪進也言不進而遷居勝僞孔義多矣爲政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石刻作孝于攸釋文本亦

作孝于惟云一本作孝乎而已是曹時板本尚與漢
合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潘岳閒居賦引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亦皆讀乎同于字雖改而意不
易未嘗以孝乎斷句也堯曰篇簡在帝心石刻從艸
作蔄者自是隸書之體古無蔄字惟詩云方秉蔄兮
傳云蔄蘭也釋文云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不知
蔄字亦以柬爲聲柬與簡通古人假借何不可以簡
爲之乎予方著詩詁當引此以証詩字今世石經之
存惟熹平此本及開成嘉祐宋高宗御書意蜀石經
亦有存者而未之見中州金石記

右漢石經殘碑五種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
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
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
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盡毛
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
百餘字乾隆五十年七月偶得雙鉤本於舊麓中不
詳何人所摹惜前後殘缺僅存此爾因取洪景伯隸
釋考之皆與符合惟公羊十八字洪氏所未備也爰
勒之石以俟博覽君子錢泳跋

按後漢書蔡邕傳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

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
文字又儒林傳宦者傳並言諸博士試甲乙科爭
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
字以合其私文者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
石碑此卽漢石經之緣起也自是以後傳注紛出
或不遵太學所刻私自改竄迨雕板既行而輾轉
傳譌益不可勝計其久而可據者惟石本耳顧石
經始刻于東漢歷代論書家時函及之而未有參
校其文字之異同者至郘博趙明誠黃伯思董逌
洪适諸家方始詳述其文後來學者藉以考見漢
時定本實賴有此惜所存之字無多耳然昶歷攷
經傳諸書其引石經足廣郘趙諸家所未見者蓋
有數事焉尚書正義云蔡邕所刻石經尚書止今
文三十四篇又正義序云今文則歐陽夏侯二家
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
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毛
詩正義云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
無經文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尚
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三卷亡儀
禮九卷春秋一卷梁有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梁有

二卷唐書藝文志作尚書六卷儀禮四卷論語二卷餘皆與隋志同此卷帙題識之可攷者也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云人以爲苗何休注云苗周坰垣也今太學碑雍作則字卽指太學石經而言也易繫辭洗心經典釋文云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詩淇奧綠竹釋文引韓詩作藒音徒沃切石經同廣韻上聲四十五厚斗字注云說文作耂有柄象形石經作斗此皆據漢石經而言也張參五經文字敘例云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

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宧變爲晉之類說文宧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今按張氏之書皆上列正字下列隸變之字正字多本說文隸變半從石經如卷上木部朩省作木凡字從此桃作桃凡字從兆滴之類從商樓作樓櫓作櫨凡字從魯作作指扌部牆作牆米部粲作粲人部僑从喬亻部得作得復作復凡覆覆之類皆从復御作御彳部延作廷作迂辶从于者皆放此又部乞作又𠂇部害憲省从士寡省作宧作宀部曹作曹凡字从曰者放此作寔叕作宂𠂇部冒从月从目部叢作叢見詩部虡作虡血部益作盡其八十五字張氏皆引石

凡還擐之類皆从睘四部网作四凡从四放此罰作罸詞作詞作詈六卷儀禮四卷論語二卷作月者偏傍从月皆放此散作散月部朙作明舟部俞作俞自俞已下本皆从舟今並作月朕作朕凡朕勝之類皆从朕丹部青作青魚部魚作魚卷中廿部蔑作蔑苔作荅薛作薛廿部庶作庶竹部簋作簋革部鞮作鞮彐部彙作彙从彑从豕从彐凡从彑从豕从彐之字皆放此髟部髡作髡凡从髟从髟从髟

經爲證其餘偏傍附見以類相推者不在此數也
又呂氏讀詩記載董氏之說所引石經異文如江有汜作洫擊鼓其鏜作鏜靜女愛而不見作僾苑蘭之支作伎青青子衿作襟挑兮達兮作叉葛屨摻摻女手作摻摻正月民之譌言作僞言或與唐石經不同而證之說文引經多半吻合疑亦據東漢石刻而言凡此之存皆有裨於學者安得以單辭隻字少之耶蓋石經碑成在光和中尋遭董卓之亂焚燒雒陽宮府官舍碑在太學恐已難免殘缺至後魏武定四年由雒陽移至鄴城周大象元年則從鄴城移至雒陽隋開皇六年又從雒陽徙至長安（隋書經籍志作自鄴京載入長安今從劉焯傳轉輾遷移自多損壞不徒沒於頹岸毀於浮屠也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歎而宋代諸家所見罣漏尤多胡宗愈洪适皆嘗就當時所見重勒于石今亦無傳祕官京師時錢唐黃同知易出示宋拓本石經殘字尚書盤庚五行論語爲政子罕照人洵爲希世之寶後金陵錢君泳貽和重摹雙鉤本據云檢篋中得之而不知其所自來翁鴻臚方綱又合兩家所藏摹其文刻於南昌官舍

詔立五經無一字三字之說惟儒林傳序稱石經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魏書劉芳傳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是一體爲一字所謂三字者古文爲一篆爲二隸爲三疑三體石經皆熹平中同時所刻故儒林傳有古文篆隸之語然隸書自宋以來略有流傳而古文篆字唐宋間無有見者隋書經籍志亦止存一字石經蓋因東漢已尚隸書古文篆字不爲世所通用而邕之隸書尤有重名當時鴻都車馬塡咽摹搨古文篆字者少隸書者多則隸書歷久而猶傳宜矣洪氏适顧氏藹吉謂漢

石經止有一體並無三體皆無確切實據未敢據以爲信也至漢之光和逮魏之正始不過六十餘年而魏復重刻三體者亦因漢刻立石經之後不過八年而董卓以逼脅獻帝遷都長安宮闕宗廟盡爲灰燼何有於太學之碑想亦零落不全正始振興文教重書三體立石殆非無故特漢石經一字各自爲碑魏石經合三字連書之總於一碑微有不同耳

又按蔡邕於熹平四年奏請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冊於碑而隸釋載公羊論語殘碑之後未見邕名却有堂谿典馬日磾諸人以爲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張縯亦云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非止蔡邕以祀得見宋拓殘字驗之尚書論語二經字體已有不同之處則諸經亦可類推蓋文字繁多原非一人所能手辦且石經立于光和六年去熹平四年受詔之時遲至六載始得告成而光和元年邕先坐論災異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計邕在東觀止三年耳既徙之後尋遇赦還又復遯迹江海閱十二年是光和二年以後校經之事皆非邕所與聞安得再能書丹於碑乎陽衒之雒陽伽藍記謂漢國子學堂前石經皆蔡邕遺跡而後來效據家或專指以爲邕書者蓋緣奏刻石經邕實首創其議因即以邕統之亦如唐初五經正義詳審同官多至六十餘人而其後止知孔穎達賈公彥等名也至邕傳稱同奏者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而公羊傳後別有諫議大夫趙咨議郎劉宏郎中張文蘇陵傳禎論語後別有博士左立郎中孫表疑當時同與此事者尚多而史略不載也攷盧植傳植由廬江太守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正定六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植奏請刊正尚書禮記得失之後亦嘗同校五經且是時楊彪已爲議郎亦在東觀又呂强傳稱汝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蔡邕等正定其文刻經之議雖創於邕而其得蒙詔許實由李巡之功紀傳亦皆未及也今列司事諸臣姓氏於左疏其履貫以資攷鏡別爲蔡邕年表一篇凡事有與石經相涉者類列于表而諸臣歷官遷拜年月以次紀之讀者諒焉

蔡邕

堂谿典見延篤傳蔡邕傳先賢行狀云典字子度潁川人爲西鄂長篤傳堂谿作唐谿注云典爲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

楊賜字伯獻宏農人官司空太尉三桓決錄注云日磾字翁叔

馬日磾狀與融傳同

張馴字子儁大司農有傳

韓說字叔儒山陰人官太守有傳

單颺字武宣湖陸人官尚書有傳

趙咨無攷

劉宏官司空見靈帝紀漢官儀云宏字子高安衆人

張文蘇陵傳模左立孫表皆無攷

盧植字子幹涿人官尚書有傳

楊彪字文先官至太尉附震傳震之子字叔茂太尉附震傳

李巡汝陽人靈帝時爲中常侍見呂強傳

年表

熹平二年　三年　四年

邕生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

永和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漢安二年　建康元年　永嘉元年　本初元年

冀二十一歲	二	犨	犨	犨	三	二	一	犨

瑯邪王傳蔡朗碑

永康元年	三十五歲	董卓以破羌功拜郎中將作大匠橋元爲度遼將軍						

元文先生李休碑

三十八歲	三十七歲	三十六歲	三十五歲	三十四歲	三十三歲	三十二歲	三十一歲	三十歲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朱穆論議　朱穆鼎銘

朱穆墳前石碑

太尉楊公碑

王子喬碑

四十歲	三十九歲	三十八歲	三十七歲	三十六歲	三十五歲	三十四歲	三十三歲	三十二歲

車駕上原陵

太傅胡廣薨

少府楊賜爲光祿勳

論上陵禮

太傅胡公三碑

太尉郭禧罷

大鴻臚橋元爲司空

熹平六年	三十歲	太后臨朝帝母趙娛與中常侍曹節等詔事太后數有封拜曹節等奏帝敕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太師等十八人皆封侯						

陳蕃太守胡碩二碑

光和元年	二十九歲	河南尹楊元爲少府尋爲大鴻臚六月司徒劉寵爲太尉十一月免						

交阯都尉胡夫人黃氏神道

四年	二十八歲	帝始加元服大赦天下三月司空橋元爲司徒七月免越騎校尉楊賜爲少府						

郭泰碑

建寧元年　二十七歲　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爲縣侯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爲亭侯

中常侍徐璜等以邑善鼓琴白帝敕陳蕃太守督促發遣邑不得已行至偃師

中常侍侯覽上疏陳梁冀進封乘鄉侯又稱疾歸作遂行賦

封小黃門趙忠等八人爲鄉侯汝南周勰碑

自是權勢熏灼動內外

熹平元年　二十六歲　梁冀伏誅封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尚書令尹勳等奏曰帝敕陳蕃太守督促發遣邑不得已行至偃師

四十二年　大疫
二　二月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一　七月免復拜光祿大夫　彭城姜肱碑
歲　北海地震

三四年二歲

四十三歲　四

五官郎中馮先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會司徒府議歷數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鄭酋劉圖與五官中郎將宋程典儒林明道者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雒說太史令單颺鮮讓太尉陳耽等以爲宜改正鬼薪法詔勿治罪博七盧植爲九江太守以疾去官等奏求正定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盧植奉上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請改定得失列正碑文

使臣者爲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閶入爲丞令

安農三輔蝗

太尉李咸薨

四十四歲　五

御敎後槐樹自拔創愈

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

以盧植爲廬江太守　伯夷叔齊碑

四十歲　四

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皆除太子舍人

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後自壞

大早七州蝗

京師地震

鮮卑寇三邊先是鮮卑三十餘犯塞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擊之乃造育與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伺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敦都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徵拜廬江太守盧植爲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尋上封事七條

諫伐鮮卑不從

三十九歲　三

司徒楊賜罷尋爲太尉

太常楊賜爲太尉

石經刻成立太學講堂

京兆樊惠渠頌

三十八歲　二

大鴻臚劉郃爲司徒

太尉橋元罷

少府楊賜爲光祿勳

司隸陽球奏收中常侍王甫太尉段熲之從弟中常侍呂強上疏訟甫冤中常侍呂強自殺封都鄉侯爲蔡邕鳴冤

司徒劉郃太僕陽球少府陳球尚書令廖兵校尉劉納謀誅宦者事泄逮下獄死

光祿勳楊賜爲司徒

前實邕所著十意者其才高會大赦有還本郡自徒及歸

前凡九閱月特就選路五原太守王智甫弟也邕侵智遂銜

十二年

三四年歲

司徒楊賜罷尋爲太常

五五十歲　太常楊賜爲太尉

六五二歲　石經刻成立太學講堂

前

中平五年　黃巾賊張角類拜盧植爲北中郎將與何進荐邊讓書

十二歲　討之

太尉楊賜免

中常侍趙忠夏惲等譖呂強殺之　太尉橋公廟碑

太尉橋元薨　太尉橋公碑

盧植連破張角圍角等於廣宗小黃門左豐詣之植坐減死　司徒袁公夫人黑氏墓表

尚書復劾爲大司農

二五十三歲九月特進楊賜爲司空十月薨貞節先生范丹碑
三五十四歲　前太邱長陳寔卒　司空文烈侯楊公三碑
按通鑑寔卒系于四年之冬集中兩碑皆作三年八月中今從之　陳太邱二碑
四五十五歲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五五十六歲　陳太邱廟碑

六　五十七歲

射雉校尉馬日磾爲太尉
光祿勳劉寬爲司空
光祿少府楊彪爲太僕尋遷衛尉
太尉馬日磾免
四月帝崩王子辯即位大赦天下改元光熹封帝弟協爲渤海王尋徙封陳留王
上軍校尉袁紹收捕宦官無長鬚者或誤殺人將軍何進進先從之
司隸校尉袁紹進屯溫侯何苗亦屯城內紹又勸進盡誅宦官太后不從
侍御史鄭泰說何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都以脅太后進從之
從卓問西邸賣官所得幾何泰曰二千萬卓曰可以發矣
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何進袁紹引兵攻之讓等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
尚書盧植說卓令引兵東向以威太后太后懼遣還宮收讓等讓等既死少帝還宮
董卓遂廢帝爲弘農王殺何太后及王
董卓欲廢帝立陳留王植不從卓罷植
侍中荀爽說卓令奏永樂太后遷于永安宮太后憂死
卓自爲太尉封郿侯十月以宦爲相國
衛尉楊彪爲司空十二月遷司徒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
巴郡太守復置爲侍中
董卓欲廢帝以問尚書盧植植不荅卓罷
植出上印綬棄官而去
董卓自爲相國
董卓聞邕名救州郡辟之稱
疾不赴卓怒嘗曰我能族人
邕懼應命到署謝卒下
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陳太邱廟碑
董卓表
巴郡太守謝表

金石萃編卷十六　漢十二

三　六十八歲

二　九十九歲

獻帝初平元年　五十八歲

初平三年壬申使是時邕年果已六十一歲當生
於陽嘉元年壬申而光和元年尚書詰狀自陳書
有臣年四十有六之語計至死年止六十歲則邕
生實於陽嘉癸酉本傳誤矣蔡中郎集六卷本之
陳留所刻其中頗有足據今以年月可繫之文次
入表中俾好古者一廣見聞也

五十地震
太常馬日磾爲太尉
四月司徒王允與中郎將呂布誅校尉黃卓夷三族以允錄尚書事
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
京兆尹楊彪爲光祿勳九月遷司空
錄尚書事
尚書盧植卒

調東州郡悉起兵討董卓以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
董卓使人酖弑宏農王
二月車駕西遷董卓焚燒宮廟宮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
悉燒
司徒楊彪免尋拜光祿大夫數遷大鴻臚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光祿大夫
三月車駕入長安
詔和安懷桓四帝及恭懷敬三皇后並除尊號
二月董卓自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後將軍袁術將孫堅攻董卓戰於同谷卓敗走洛陽遂發掘諸帝陵
四月董卓還長安
諫董卓乘車論制
卓初自用邑憾其言少從
欲遷之山東不果

金石萃編卷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十三

聞憙長韓仁銘

碑存上截高六尺九寸廣三尺八寸八行行存十九字額題漢循吏故聞憙長韓仁銘十字篆書後方刻金趙秉文跋又刻李獻能跋李天翼等題名並正書今在滎陽縣署

憙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乙酉司隸下闕河南尹校尉空閒典統非任素無績勳宣善下闕仁前在閒憙經國以禮刑政得中有子產君子下闕冠表上遷槐里令除書未到奉璽拜爲亭下祀則祀之王制之禮也書對郡遣吏以少牢祠下闕勒異行勖廣清惠以烇其美豎石記成表言如律下闕口口十一月廿二日乙酉河南尹君丞憙謂京寫下闕口口墳道頭記成表言會月世曰如律令

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城太卅之地滎陽令李庚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仁漢循吏晉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庚亦能吏天其或者爲李庚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晦有時猶士之抱才懷德而不遇者何限然而日彰炎自古賢達埋光鏟采堙滅無聞示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尚存李庚之名託此以不朽示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翰林學士趙秉文題

兩漢重循吏而韓君之名不見于史則知班范所載遺逸者尚多此碑又復埋沒于荒榛斷壠中閱千載而人不識是重不幸也及吾友輔之滌拂蘚口口而樹之然後大顯于世其冥冥之中亦伸于知己者耶

輔之踈朗英偉初非百里才也乃能不以一邑爲卑留心政事急吏緩民靄然有及物之意行見口口褒口踐揚口口其功名事業必將著金石而光簡冊蓋不待附見于此然則二君皆不朽人也無疑趙郡李獻能

正大六年八月　日奉政大夫滎陽縣令李庚再立石　監立石司吏董口　石匠王福

右聞憙長韓仁銘此其移下河南尹之令牒也法以上表下宜稱名故曰韓仁爲文銘者論誄其德善而明著之者也刊石以名仁之美斯銘稱焉矣雖其文

辭不叶于聲詩固無害其爲銘也金石圖
碑建於漢靈帝熹平四年金哀宗正大五年滎陽令
李輔之行縣發地得之著於翰林學士趙秉文跋然
康熙間修　佩文書畫譜復又見遺顧南原隸辨專
搜漢碑不遺殘闕而亦闕如爲可恠也虛舟題跋
此碑金正大中出土而明時如都元敬趙子函　本
朝如顧亭林顧南原輩搜輯古碑殆遍此碑近在京
索問絶無知之者至劉太乙續金石錄始載之近乃
遍粥於世矣　漢書地里志後漢郡國志皆作閿熹
劉寬碑陰河東郡聞喜作熹與此碑同史記周本紀

無不欣熹漢書郊祀志而天子心獨熹師古曰熹讀
曰喜急就章勉力務之必有喜皇象碑本作熹二字
音義同　尥牟挍命卽不幸短命也郙閣頌莫尥創
楚不作尥此又因尥而變之與尥字無異說文幸字
本作奎其大下者羊者音達漢隸多借用之曹全碑
不牟早世是也廣韻挍同短逢盛碑命有悠挍郭究
碑不牟挍祚皆同　碑末云如律令此三字益漢人
公移中語史記儒林傳序述所載詔書前漢書朱博
傳博口占檄文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東觀餘論所
載漢破羌檄皆有此三字但見之碑刻者絶少金石存

碑以熹爲喜尥爲不挍爲短窄爲牢牟爲幸王任中
皆加二小畫皆隸之通變也　碑自歐趙洪婁以來
皆不著于錄吳山夫謂劉太乙續金石錄始載之至
牛空山始爲摹圖而失摹李欽叔跋今曰拓本則二
政皆有沏字矣兩漢金石記
右漢循吏閻慈長韓仁銘金正大中滎陽令李天翼
得之京察間士中令石匠王福再立石趙秉文周臣
李獻能欽叔俱有跋刋於碑之左方漢世重吏治而
仁在閻熹刑政得中碑額稱循吏賢之也仁自閻熹
遷槐里令除書未到而卒故額不云槐里令也仁既

歿司隸校尉愍其短命下河南尹遣吏祠以少牢賢
石以旌其美于此見善政之效而校尉風勸良吏之
意亦可尙已天翼字輔之固安人登貞祐二年進士
歷滎陽長祉開封三縣令所在有治聲終石警巡使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仁既遷槐里遂遭隕歿尹河南者猶表其墳道如此
宜乎吏治之競勸也河南尹君丞改百官志尹下丞
一人不見有君丞之文唯陽朔元年銅雁足鐙銘亦
列君丞則君丞自前漢已有之豈亦如令丞長丞之
謂與漢時郡符下移縣屬如朱博傳口占檄文並言

如律令今道流符咒襲用此語世多昧其效漢制官
府文書爲之故爲附著于此 按堂金石攷

豫州從事尹宙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三尺九寸十四行行二十字額二行幾闕止存從錄二字篆書今在鄖陵縣孔廟

君諱宙字周宰其先出自有殷迺定于周
迺作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爲氏吉甫相周
宣勛力有童文則佐頌武襄猷允二子箸
詩刺于風雖及其孫言多進事景王載
在史典秦兼天下侵暴大挨支豰涼懷或
居三川或從趙地中得之嘉靖十七年通政鄖陵劉

趙地爲鉅鏕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仕執金
吾子孫以銀艾相繼在潁川者家于僑陵
文績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之廟諱會稽
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
子也君體溫良恭儉之德薦親於九挨恂
恂于鄉黨文多會友貞賢是與治公羊春
秋經博通書傳仕郡歷主簿辟郵五官掾
功曹守鳳陽令州辟從事立朝正色進思
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廉時高位不以
爲榮卑官不以爲恥舍純履軌秉心惟常

京夏歸德窜司嘉焉率六十有二遷離寔
疾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於是論功叙實
宜勒金石迺作銘曰
於鑠明德于我尹君惠銀之胄弈世載勛
細紀本朝優劣殊分守攝百里遺愛在民
佐翼牧伯諸夏肅震當漸鴻羽爲漢輔臣
位不福德壽不隨仁景命不永早即幽昏
名光来世萬祀不泯

右碑近日鄖陵地中得之嘉靖十七年通政鄖陵劉
訒以詒許吏部穀董生子元復以貽余者也 金石史

豫州從事尹宙碑豫字磨滅以其頖川人而言本州
知其爲豫州也　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有尹言多當
周景王之世漢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也以
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今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
鉅鹿郡於文不當省氏字河東郡自有楊縣又鉅鹿
之鹿不當從金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之誤 金石文字記
按姓譜尹與伊衡皆本伊尹故云出自有殷也崧高
詩註云尹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
姓銘云位不福德壽不隨仁福解作副按福音富與
從示者不同壽字隸法亦少異于婁壽張壽諸碑夫

漢碑莫備于隸釋而尖載豈物之顯晦固有時也嗷

金石錄補

碑所述尹氏尹少昊之子封尹城又師尹以官爲氏此以官爲氏者舉其先世二人曰言多子心子心名賞前漢酷吏也碑有云支判流偃流偃者流遷也子孫遷移于三川趙地也家于僞陵僞字去邑從人前漢書僞陵師古注僞音偃本從人後漢書作隃陵觀碑知後漢時仍作僞寫今范史乃俗學傳改之誤也銀艾相繼者銀章青綬所謂銀青也亦有云艾綬銀章者以青綬之色有似于艾葉古人用字之藻采也之變從字不可知義余觀漢碑非墓碣則無穿中禮器出穀校官白石神君百石卒史等是也衡方景君武榮鄭固諸碑皆有穿中所以下繹懸棺者此碑雖不言葬額有穿中亦墓碑也金石文字記云豫字磨滅以其言本州知爲豫州今金石文字記云豫字磨滅惟云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而已無豫字也或亭林所見之本傳拓不清以爲磨滅耳隸辨

立朝正色綱紀本朝指郡稱朝非朝廷也碑首題從銘二篆字近右方中有穿與從銘二字並此又題額之變從字不可知義余觀漢碑非墓碣則無穿中禮器出穀校官白石卒史等是也衡方景君碑額殘缺止餘從銘二字分二行篆書在穿之右吳山夫金石文存曰象額二行今但存其下從銘二字

君歷官至從事而卒疑其額必題漢故某州從事尹君府君銘十字今其上八字破壞不存故揚工但傳其下二字也方綱按金石文字記以其額闕云漢故豫州從事尹君之銘或曰尹君碑銘未可定也金石文字記作豫州從事尹宙碑金石文存作漢從事尹宙碑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作州從事尹宙碑蓋諸家皆未嘗見元皇慶三年一碑耳今附載于後其碑云忠顯校尉沐梁路鄢陵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阿八赤自皇慶元年正月二十有四日下車蒞事欽奉

詔書追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立石判官所以彰聖恩重名教也公因物色碑材得片石于洧川益東漢熹平六年故豫州從事尹君諱宙者之碑也公捐己俸購石蘄來鄢類命匠刮磨將舍舊而新之既而慨然改曰碑歷一千二百餘年故物舉一廢一有所弗忍遂議更以新石併舊石附立廟廡于以見公好古尚賢成此美事鄢之士民咸頌公德爲之辭曰仁哉忠顯治績在鄢事師古始德崇哲先更新修廢二美得全寫之琬琰以永其傳皇慶三年春正月望日立石鄢陵縣儒學教諭李警撰古洧歲寒野人王克讓書丹按是碑記重立尹宙碑事明言其爲豫州從事可見元皇慶移置學宮時其額尚完也　碑立於熹平六年四月金石文字記以爲四年誤　碑以僊爲遷以僞爲鄢以穎爲潁勛力有章句驗石是力字諸家並作功誤也顧氏文字記又以僊作禮又抄寫之訛　鉅鐫部鐫字廣韻注云案漢書只作鹿是漢書省作鹿非鐫之加金也顧氏所校刊廣韻本亦如此兩漢金石記

碑云君東平相之元會稽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子禪曾祖元而去孫字亦衍例也云

文首云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然證以漢書古今人表堯師尹壽則其世系所自遠矣而碑尚不無所遺蓋譜學難明如此又碑云位不福德顧亭林謂福亦副之誤不知福即副本字匡謬正俗文已詳言之然則福非誤也惟顧氏所指鉅鹿之鹿不當從金案玉篇鉅鹿俗作鏸蓋由漢人亦未能免此此伯喈刊正之功所爲不可以已與石經作偪字音夫目反詩小雅采薇云邪幅在下毛傳云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一音逼近之逼釋文云偪音福惠棟曰案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

者非也穀梁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案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本古敷字今亦讀作副

校官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二寸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後方題名三列又年月一行額題校官之碑四字隸書今在溧水縣學

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于□□□

□銘功著斯　金石異詩曰

溧陽長浦君諱乳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

楚大傅潘崇之末緒也君稟貞南霍之禋

有天□德之絶操髫克敏□學典謨祖

講詩易討演輿藝外覽百家衆儁挈聖抱

不測之謀秉高世之矛不屈私撓公即仕佐

上郡位既畢孔武赳著疾惡義形從風征

暴執訊獲首除曲阿尉禽莽猥獨寇息譙

歡履茲竹之廉蹈公儀之絜察廉除茲初

廣清肅賦仁義之風脩□□之迹審化敷

虖岐周流愛雙虖□親臥寶督進直還

應条政優優令儀令色獄鞫哼噬之兕樂

雖叩囚之結聆孤頤老表孝貞節重義輊

利制戶六百省鞫正絲不賈自畢百姓心

歡宿不失實於是遠人聆聲景附樂愛一

厘既来安之復役三秉惟洋宮之教反夫

佾之禮構脩學宮宗懿招德既安且寧十

庚用張圜豆用瞰發彼有的雖縣吳丐骨樂焉乃仡叙曰

翼翼聖慈惠我蕞蒸貽我讲彬文赳茈扶弱抑彊口灼髆雄流惡顯忠

洛疑元老師臥罝脩學童冠琢質緝童

寔天生德有漢將興尚旦在笞我君孝今

即此龜艾遂尹三梁永世支百民人所彰

子子孫孫畀尒熾昌

丞沛國鉦趙勳字蒙伯

左尉河内汲董竝字公厉

右尉殽童南昌程陽字孝遂

時將仕吏名

戶轉掾楊淮

戶轉掾李就

議轉掾梅檜

議轉掾梅檜

戶轉史賀口

迺掾位侯祖
主記史吳趋
門下史吳訓
門下史吳翊
門下史時球
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造

右校官之碑隸額靈帝光和四年溧陽爲其長潘君作紹興十三年溧水尉衛仲遠得之固城湖中碑今在溧水縣其間用字劉省其刀賢去其貝干侯用張有尚禮士以三觸射矧侯大射禮用干字尚旦在昔

有似謂太公周公也碑以葬爲黎卑爲俾翟即滌字即退俠即野責即責字即憂字所即房字尊即遵字隸釋

漢校官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衛仲遠得於固城湖濱置之官舍今在孔廟之大門右長樂陳長方雖嘗碑其所得本未釋文則未之見碑以靈帝光和四年歲在辛酉造距今凡一千一百五十三年番易洪景伯先生出字爲之釋謂挈爲契葬爲黎卑爲俾楙爲野賚爲責劉去其刀賢去其貝干侯與矧侯通尚旦謂太公周公可謂精審有據其餘不可辨者尚有二十七字今覩百行白三百字以下上所字凡十有六字之下是禱字禱下闕一字有天字敏之上是克字衆之下是儁字退之下是愿字役之上爲復反之下爲失此之上爲即皆隱隱可見洪則悉以爲闕又如既安且寧則以爲旨寧悔憮則以爲恒憮豈當時誤於墨本而然耶溧陽志至謂元卓爲元貞是又以名乾而傅會也禱承乏于兹暇日與士友曹國傑摩挲久之得其二三因以洪先生釋文列於上僭附所見於其下勒諸樂石以補前修之所未及者餘尚俟博雅君子云至順四年龍在癸酉夏五月文學掾濟陰單禱謹識

碑在溧水縣學盖溧水即漢溧陽地也予初得此碑而不知其有釋文近始得之乃元至順四年校官單禱所爲而刻之者也禱又有跋謂考訂碑文與隸釋不同者二十七字而復辨溧陽志之失可謂有功于文字者故備錄之金薤琳琅

碑光和四年立按四年之碑若逢童三公殽阮君無極山神敬仲蔡湛孫根凡七見于集古金石錄而獨此闕如者蓋紹興十一年始出在歐趙二公後耳弁州山人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范曄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娛嘉賓則東漢時縣有校官矣　碑辭末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俾爾熾昌宋吳棫韻補引之作民人所瞻以證詩桑柔瞻字可讀爲彰今此碑正作彰字不知才老何所據而改爲瞻也才老時此碑未出或據類文才老自注云三十卷本朝陶內翰穀所編錄之耳金石文字記碑首云羞漢三百八十有七載或謂高祖己亥卽位盡更始庚申光武建武乙酉至光和辛酉其三百八

十三年按高祖入關滅秦在乙未卽代統更朔之年碑末嘗誤也後刊丞尉曹掾等姓名而無故字知爲潘君在位時立夫生曰頌死曰誄而碑有其誄曰何耶溧陽志潘君字元貞當以碑爲正金石錄補

漢校官碑原在溧陽縣學光和四年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始得之固城湖移置官舍至今得免于水侵上掊仲遠之力也非仲遠之金志已改正其誤二行潘君溧陽志作潘公

矣時時見光彩弓兵宿直或以褻衣頓於趺上必夢大龜逐而齧之乾道戊子有官告院吏出賣爲尉顧此碑字多缺蝕以爲無用且厭人來觀呼隸史曾彥阿尉高淳志作高淳志十一行招德溧陽志作昭德十二行閑高淳志作閒艾溧陽志作艾縣文誤後姓名梅檜溧陽志作桓檜誤時球溧水高淳二志皆作聖慈十五行龜茲時球溧水高淳二志皆作聖慈十五行龜茲

作求誤　又考碑字形通利禽作會孤作菰竊以爲漢碑之文惟地志所載乃親見碑石其文自無訛謬可補他書記載之失以徵信也今三志爭載其碑文全不較覈其字跡況遠道未能手模其文以訛傳訛豈能更爲之考論哉王著校官碑考

碑中用字類多假借洪氏釋之良是至云刻省其刀賢去其貝則有不盡然者按說文戔傷也六書略云擣傷也禽叕猎即用本字于義固通不事借戔爲刻也說文臤堅也古文以爲賢字袁良碑優臤之寵與此碑正同益用古文亦非故去其貝　昌黎詩押玲

瓏爲瓏玲參差爲差參後人但以用之白公不敢致疑寔亦不知于古何本碑云惠我黎烝亦倒用烝黎字以押韻　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銘云比列陵於隸釋云似倒用於陵以稱韻也亦與此用黎烝同

左傳楚商臣立以淫崇爲太師此作太傅恐誤　王貽上居易錄云韓退之詩多倒用成字益本諸三百孫李昭示兒編所拈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室裳衣衡縱穫黍瑟琴鼓鐘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孫子女士京周家邦鼎鼐息偃之類皆是古人倒用成語以就韻如此之多但出自今人之手則斷斷不可

夷堅癸志作十三年而首行銘功字則單亦沿洪之誤釋爲工也稟資南口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爲禱今諦審是神字衆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爲儔汪氏新刻又以爲儔今諦審是推字又弟三行單以爲有天字十五行此字上單以爲即汪以爲服今諦審之皆未敢定也又若賦仁義之風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是修字既來安之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是復字奧藝下闕一字諸家或釋爲外今諦審之非外字也又呼嗟訛爲吁嗟則單氏石本之誤也　金石文字記引雲麓漫鈔謂東漢時有校官此蓋信潘

君之職爲校官也金石圖跋謂潘乾涞陽長而額題校官疑有斷文此蓋疑潘君之職非校官也以愚論之二說皆非也校官者學舍官職之統稱如漢書云某經列於學官是也潘君之職自是縣宰後漢之時亦不聞特設學校之官永平幸南陽所謂校官弟子者學舍之弟子耳後漢書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慠民時務然則縣宰之事不專在教而茲碑特須其與學之事故其石刻于學舍云爾都南濮又稱單禧爲校

官殆亦同此誤者也又隸釋云費鳳別碑與前碑今並立于吳興校官之壁據此亦足證校官二字是學舍之名非職官之名也　漢書循吏傳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曰爲學官弟子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按此條即此碑校官二字出處　曲阜孔戶部誦孟云學典誤之上是志字賦仁義之風下是備達二字雅字下是式字今並存之誦孟又云碑云漢三百八十有七載自漢高帝乙未改元至光和四年辛酉數得然蔡邕獨斷言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除王莽劉

聖公三百六十六年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呂后王莽不入數可證計漢歷者不併入呂后王莽聖公也是可疑矣愚按王莽合孺子嬰居攝凡十七年合更始二年爲十九年再合之呂后八年爲二十七年自高帝元年乙未至桓帝末年丁未凡三百七十三年若於中除二十七年則是三百四十六年矣安得云三百六十六年乎且壬子是靈帝熹平元年自高帝乙未至此是三百七十八年又安得云四百一十年而邕獨斷既云靈帝二十二年董卓立陳留王爲帝則是獨斷之書成於初平時邕死於

初平三年壬申上距熹平壬子已二十年又不當以壬子爲止也獨斷之紀漢年不可據以爲證明矣豈得轉因以疑是碑乎　金薤琳琅云碑在今南畿溧水縣學此與單氏跋謂在孔廟大門右者相合而王象之輿地碑目建康府條下云溧陽長潘元卓碑後漢光和四年今在尉廳又云校官之碑後漢光和四年立今在縣圃既分二碑又在兩地則是圖經沿訛又不止單禧所辨溧陽志之誤而已　洪景伯隸釋之文賢在元時當有善本即此一碑單氏所引隸釋之文實今日隸釋本不可信者甚多如垂之爲垂退之爲退

所之爲房豈復煩於釋乎至若廟之爲廟則碑本作廟與正楷何別而商之爲曼則又何待釋乎以愚論之商字非曼字乃曼字也益曼衍之義於勳字爲近而是碑蕪蔡皆从艸是以知之也欧之爲賢洪所未釋而隸續云說者謂校官碑親欧寶智因蒙下文从省今按碑中欧字凡兩見皆蒙上下文耶不待援鄒氏鏡銘而後知其說之謬也　碑以前半叙事之文曰曰誄而以後半有韻之文曰曰叙亦變例也靈帝光和四年九月庚寅朔閏十月己丑朔此云十月己丑朔者閏十月也不言閏亦變例也

石碑溧陽人頌其長淄乾構修學宮而作隋時割溧陽西鄉置溧水縣宋南渡初溧水尉得碑於固城湖中其後移置縣學碑遂爲溧水所有矣釋名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廣韻誄壘也壘述前人之功德也誄本爲哀死而作今縣民頌其長而稱誄雖亦累德之詞然失其義矣說文欧堅也古文以爲賢字公羊經鄭伯堅李釋文本作欧疏云穀梁作賢蓋欧賢本一字古今文異爾今本公羊穀梁皆作堅與左氏同矣此碑親欧寶智師欧作朋皆从古文其書遵亞之變爲隸亦猶文之變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白石神君碑

碑高五尺四寸五分廣三尺十六行行三十一五字額題白石神君碑五字隸書陽文今在元氏縣

蓋聞紝國序民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有二義或祈或報或欧欧欧以章德祈以昭孝息民殃害祜先哲王類帝禋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建立北域脩設壇屏所以

輔寧上下也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壹兼將軍之號秉斧鉞之威體連封龍氣通北嶽幽讚天地長育萬物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日而澍雨沾洽前後國縣屢有祈請指日刻期應時有驗猶自抱損不求禮秩縣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龍靈山先得法食去光和四年三公守民蓋高等始為無極山詣大常求法食相縣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載本末上尚書求依無極為比即見聽許於是遂開柘舊北改立殿堂營宇既定禮秩有常縣出經用備其犧牲奉其珪璧絜其粢盛百酒欣欣嗜飲芬芬敬恭明祀降福孔段故天無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燀時無伏陰地無蠭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燀時無徙穀物無害生用能火達宣朗顯融昭明幸穀歲熟百姓豐盈粟升五錢國果安寧亦乃陟景山登崢嶸采（刪譯）石勒功名其辭曰

巖巖白石峻極太清皓皓素質因體為名惟山降神毓士挺生濟濟後人朝野交盈

災害不起丑敦熟成乃依無極聖朝見聽遂興靈宮于山之陽營宇之制是度是量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匪奢匪儉率由舊章華殿清閑肅雍顯相（廟譯）圖靈像穆穆皇皇四時禋祀不愆不忘擇其令辰進其馨香犧牲玉帛黍稷稻粱神降嘉祉萬壽無疆子子孫孫永永蕃昌

光和六年常山相南陽潘乾氏令京北新豐王翊字元輔長史潁川申屠熊丞河南李邵左尉上郡白土樊瑋祠祀

據吳宜史解徵石師王明燕元圍三年正月十日主簿程疵家門傳白石將軍教吾祠令日為火所燒

右白石神君碑篆額在眞定靈帝光和六年立前二年蓋高等投三公封龍靈山請于朝為無極山得法食至是常山相馮巡元氏令長白石本末求依無極為比朝廷聽許遂開祠殿宇塚石勒碑其文有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趙氏棠曉三條為何語按尚書正義曰從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之荊山則在馮翊懷德縣南條

之荆山則在南郡臨沮縣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以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自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則岷非三條也殽阮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嶽之體南通商雒以屬熊耳其文與正義合漢人分隸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雖布置整齊略無纖毫漢字氣骨全與晉魏間碑相若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爾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集古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卽與封龍無極其興雲雨賽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常索法食越二年其牋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爲比卽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爲民牧者宜潛禁于將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爲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塹石神君壁神君名號始見白石而尤類名之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曝書亭集）

右碑趙氏云其文有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莫曉爲何語按水經有九山廟碑云九顯靈府君者本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崧岳北帶洛涇云云殽阮神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嶽之體南通商雒以屬熊耳洪氏謂與正義合予意無極三公封龍諸山在崧華之間二碑皆從太華立說而有據崧嶽通商雒之語是卽此九山三條注脚也（金石後錄）

康熙廿九年予宰深澤崑山司寇公搜訪名刻于無極縣求此碑蓋因碑中有無極山語而顧亭林金石記又云在無極縣徧尋久之不獲其他州邑亦絕無知者疑此碑已亡三十年眞定十州邑災余奉檄調赴贊皇縣監賑抵元氏縣開化寺見後殿左側有一碑其形如圭心異之急趨視乃白石神君碑也卽出錢與元氏令劉君趣其搥搨此碑之顯亮自予始碑云縣界有六名山攷本志三公山在今縣西七十里封龍山在今縣西北五十里舊名飛龍唐改今名據碑在漢已名封龍志所記非是靈山在今縣西北三十里無極山在今縣西三十里上有無極神祠漢立無極縣于此縣以山名也今無極縣乃移在眞定府東六十里相距百八十里縣界又絕無山名存而建

置之意已失白石山在今縣西北五十里山多白石故名舊有白石神君祠即漢時立碑處也所謂六名山者止有五山其一山無攷其稱相縣者常山相南陽馬巡元氏令新豐王翊也元氏爲常山國所治首邑相得據縣請轉上其文於尚書也抑予有疑者無極屬中山國子歷中山疆域皆在常山東北無極則在常山西南境中隔常山所屬之真定中山焉得越真定而轄常山屬邑然則元氏縣志漢置無極縣于此之語不知果何所據而其遷移向東又不知在于何時

也兩漢書俱作毋極碑作無極今亦稱無極當以碑爲據碑額白石神君碑五字旁安一方空作陽文凸起與濟寧武榮碑同他碑所無其文殊古雅而用字典則如云開衍舊兆衍字徒谷切音託字書張衣令大也張揖廣雅衍大也漢隸字源曰桐柏廟碑開衍神門無極山碑恢祠宮義衍拓本是開拓之義如云火無災燀燀遲延切闡平聲國語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碑乃用此語如云登崢嶸崢嶸同嶸揚雄甘泉賦似紫宮之崢嶸亦可省作嶸文云萬壽無疆即彊字張公神碑晉界家靜吕君碑譙守彊易朱龜碑晉土

相長史丞尉掾史石師姓名其二行後空一行書年及常山元壐二年題字隸釋云此碑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今按燕巡王翊等題名之後仍有隸字二行其一云燕元壐二年正月十日主簿某人刻字此碑重刻本有可攷燕公所收本偶無此字故但以書法定其時代然亦精于鑒矣又子細觀此碑漢人所作益其體輕而味淺亦無漢人蒼厚之致意原碑已毀此亦元壐間人摹古爲之者非特其字爲重刻也然魏晉以後絕法

已壞此摹容時所刻猶能整齊如此　漢軹家釜斗字作升金石文字記云升音陞升音斜昔人以其文易混故改升爲斗碑云年穀歲孰百姓豐盈粟升五錢此字當是斗字碑乃作升此筆畫小訛書鐫之過若粟升五錢又何足稱頌乎黍稷稻稂乃借稂莠之稂爲粱也今本緣釋或書作糧非是金石作

隸釋引郡國志注云有石塞三公塞卽白石山也隸釋所載有三公山無極山二碑此則其後二年所立也河朔訪古記云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有漢刻白石神君碑是也是碑之爲漢刻無可疑者其以爲後人重刻特出洪氏之疑而於山大乃云後有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壬寅某人刻字定其爲重刻殊不知壬寅下乃程蕤二字其下亦非字字斯亦傅會之甚矣吳又辨粟升五錢是斗非升以爲書鐫之過不知石本定是升字卽非升也又指損指字趙氏金石錄明釋作挹而諸家皆訛作抱何也　碑末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二人卿名與字長吏中屠熊則稱名不稱字且在元氏令之後與三公無極二碑丞亦稱字而是碑丞不稱名不稱字可見其不必畫一矣想洪氏所收拓本必是裝界成冊而申屠熊之下恰空三格又或裝潢者誤置在前因而誤以長吏頡川申屠熊七字接上季祖之文而又云其下闕三字也今驗石本則並不如此又碑陰上方之末一行璧神君璧字吳山夫誤作祥又以上句萬字貫之云萬祥神君其誤亦坐裝標之失耳子嘗謂收藏古刻必有其副而後可剪截裝潢正謂此也又碑陰上層弟一行音上止闕一字再上是空石無字吳山夫謂闕二字非　倍三十一年公羊傳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秋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太山爾據此傳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惟太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于千里注曰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爲之也觀是碑上言幽讚長育下言洽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不指雲矣南漢金石記

碑列名者八人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名字俱書他皆名而不字別于守令也王翊樊毅二人卽縣兼書其三人書郡不書縣據史石師則卽縣俱不書洪

氏隸釋移長史于元氏令之前且謂中闕三字蓋洪所得者裁翦裝潢之本而以意度之耳碑以幽讚爲幽贊無疆爲無彊亦洪氏所未及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洪景伯既證明三條尤于九山未有所晰余撫淮南王書墜形訓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今白石山亦太行之支麓也所云居九山之壹者當謂此碑云兼將軍之號秉斧鉞之威後又有燕元璽三年刻字亦稱白石神君山川之神其有封號當漢季已如是而世儒謂沿于唐代非其失檢也與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七　漢十三　三五

尉氏令鄭季宣碑

碑戲缺止存半截高八尺二寸廣四尺二寸約十八行行字數無攷今在濟寧州學

君□□字季宣□聘君之孫郿君□度和□□□

子車之殉□□□

右漢故尉氏令鄭君碑篆額穹碑多有裂文字半湮晦少成章句有其字而亡其名官閥略不一見僅存卒葬年月其中數十言載殆賊侵掠事前稱其有異札之高來叙故吏欲子車之碑陰姓名郡班班可考其間奇字如書飢作飢書風作凩一變字未詳碑有放鴈之句上下文刓滅不可考鴈與鵬同音鵠鴈是鴈名恐是用超簡子放鴈事　右鄭季宣碑陰以八篆橫刻其上曰尉氏處士故吏人名上下凡四橫其中督郵郵殘名字之下細書四字云今司空掾末有直事干四人亦是以干爲幹語在景北海司馬

整碑陰最後空十餘行有一行刻字以是近碑者所識錄

鄭季宣碑名已殘缺季宣字耳碑以飢爲飢殍字此碑陰姓名郡班班可考其上半拓本子所習公之殍即凩字放鴈之鴈與鵬同音鵠鴈是鴈名其中督郵郵殘名字之下細書四字云今司空掾即供字緣即緣字碑陰橫刻篆八字於上曰尉氏處士故吏人名漢隸字源

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云鄭大夫尉氏掌獄之官故爲族耳按古文訓放驩兜于崇山作鴈咬今碑文放鴈上有嚚字其爲驩字無疑隸辨

石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殘字此其上半拓本子所習

殘者約計十八行除第一行無字可見其略可見者四十八字又半字三而已半氏金石圖著錄者才三十五字中間脫漏第八行第十二行能下一字今拓本尚見其上半半氏乃只著其下半半心而闕其上半何也至洪氏隸續所著錄凡二百七十許字則其所見拓本較今日增倍可知矣而以愚今日論視殘損所著之字與洪同者才二十八字洪說而今正者五字七行脫洪說以煥洪說以煥洪說乎是洪說之　洪圖耳拔古之治獄官曰理凡行脫十二行敢惠能之而今補者四字又半字三十二行幸五行千幸　則又何也　丁酉秋曲阜孔荭谷戶部繼涵以所爲是

碑全圖帥本見示存余處者五年矣今審定釋文重爲考次依洪氏著錄之本加以方綱所審訂正爲圖仍依木書各卷釋文之例書之然洪氏所錄以今日所可見者核之已多楷柱則今日所不可見而僅得之洪錄者其可盡信也耶今既無他本可證則亦不得已而洪錄是依也世尚有執洪氏之書以臨漢隸者則吾不知也　石洪氏隸續所載鄭季宣碑以今所存殘字位置度之大約是十八行其前十五行是叙而後三行是銘也叙似三十七字爲一行而銘則三十五字爲一行不可得而臆斷矣隸辨援古文尚

書鴟梟字即鸛兜愚謂此說亦非也唐韻鴟鳥名人面鳥喙鵂鶹凶名鵂梟也古文尚書作鴟此二字無論其是二是一要之是从丹非从舟也說文鵂鶹鵂鶹也又云鵂鶹鵂鶹也从鳥舟聲張流切玉篇鵂鶹也是从丹不从舟也洪氏所援直簡子交二切鵂鶹也是从舟不从丹也洪氏所援直簡子放鴟事愚固未敢斷其是否然以本有从舟之字而乃强引从丹之字以實之益顧氏所見後拓本此下已模糊疑其下是啖耳洪氏字原又云綦毋棋字愚按綦字洪所不著不知在何處可見要所據之拓本與洪氏小有不同惜未得其釋全文耳　洪要所未

釋者噢咻字左傳昭三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注燠休痛念之聲正義曰賈逵云燠厚也休美也服虔曰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痛其痛而念之燠休代其痛也杜云燠休痛念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愚按下文云其愛之如父母則正義以口就之其說精矣咻字說文不收玉篇音主切噢咻痛念之聲也又許流切廣韻咻口病聲也觀玉篇噢从口則燠休休字之从口更於聲意皆無可疑者矣說文扰解扰也他括切　洪氏隸續云漢故尉氏令鄭君碑篆額據此則是碑有額無疑而金石圖竟云無額自

使下半埋土中而其額之有無豈可誣乎予得小松寄來所拓碑與陰皆用極寬長之紙四邊留空中間石本凡高四尺六寸橫寬三尺而正面穿上之額寬不可見蓋穿以上皆全泐無復石膚矣小松札云其額處石泐凹入寸許且云石質最緩施椎即落拓時本欲去其下座升高驗下半石字看四石質一動即損不敢更張也下座乃兩石夾嵌外低內高所以拓本正碑短而碑陰長也　石鄭季宣碑陰今見存字九十一又半字五第四行毛下隸續作武誤今石本是良字第五行耽字張氏釋文作耆誤今石本是耽

字第十六行元珪張氏釋文作元璣誤今石本是珪字第十八行直字隸續作眞今石本是直字第十九行德字上張氏釋文作子今石本是德字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第三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二字是處第五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第七行伯字隸續所無今補第八行操續全漏去今補二字第九行容字隸續闕今補第十九行下列首一字是主字洪張皆無今補第二十行下列首一字是議字洪張皆無今補以上補遺十處兩漢金石記

正誤五處第一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第三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第四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第七行下列首一字是議

此碑文字行次翁閻學言之甚詳並著爲圖今細玩碑文十一行神人協下有寧字之半徵五篆上有右旁眞字似愼字十四行首有葬故二字可辨皆翁所未及也山左金石志

按是碑歐陽父子所未見至金石錄始有跋尾然僅能辨其年月餘已斷續不成文理無怪近日剝蝕如是之甚也碑中飢字孔字洪氏皆以爲奇觚字洪亦未詳袒謂飢與載同實非飢字顧氏藹吉辨之甚核說文夙早敬也徐鉉等曰今俗書作夙譌是夙字本應作夙碑作孔者字體小變猶俱書字洪張皆無今補以上兩漢金石記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

漢十四

郃陽令曹全碑

碑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七寸二十行行四十五字今在郃陽縣

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胄盖王東乾之機禍秦據鐸于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轉桑夫輔王室世宗廓土有竟子孫選于雍州之郃山右扶風或在安定或家敦煌盖都或居隴西或家敦煌枝分葉布所在爲雄君高祖父敏舉孝廉盖威長史已郃朐忍令張掖屬國都尉盖祖父鳳孝廉張掖屬國都尉眾右扶風隃麋侯相全城西部都尉北地大守父璜少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禁冏潛隱家巷七丰光和六丰頃舉孝廉盖威長史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丰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祿福長詼賊張角起兵幽冀充豫七州人民郭家等復造逆亂燔燒城寺戮民驕擾人庶不安三郡告急前楊同時並動而縣民羽檄仍至于時聖主諮諏羣僚咸曰君哉轉拜郃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迸絶其本根遂訪故老商畧儁文王敬王畢等幅民重親致歡轂德景完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其從政清擬夷齊直慕史魚歷郡右職上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爲治中別駕紀細萬里朱紫不謀出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洗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丰舉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殺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興師征討有定臘之仁分醻之惠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貴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遷右扶風槐里令

至雝亭部吏王皇程橫等賧與有疾者咸蒙瘳愾惠政之流甚基於覃郵百姓縈負反者如雲戢治廬屋市肆列陳風雨時節歲獲豐年覆夫織婦百工戴思縣前叭河平元年遭白茅谷水害退於戊戌之閒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脩身之士官仕不登君乃閔縉紳之淪不濟開幸寺門承望羣黠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傭稟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郭廣聽事官舍迭書廊閤故曾郡李譚伯嗣五百故曾郡楊勳子豪千

門下掾王雒錄事掾王畢主簿王歷戶曹掾秦尚功曹史王綏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其辭曰

懿明后德義童貢王庭祇鬼方威布烈安殊荒還陟旅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嗟遂賊煽城市特受命理殘圮妥不臣寧黔首繕官寺開南門闡嵯峨望華山鄉明治惠沾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故將軍令史董溥連禮三百

故郡曹史守丞馬訪子謀

故鄉耆夫寧駿安雲

故功曹任午子流

故功曹七定吉

故功曹王河孔逢

故功曹王吉子儁

故功曹王時孔良五百

故功曹王獻子上

故功曹秦尚孔都二
故功曹王衡道興
故功曹楊休當女五百
故功曹王衍文珪
故功曹秦杼漢都千
故功曹王授博
故功曹史精昺文亮
故集曹史柯相文舉千
故賊曹史趙福文祉
故法曹史王畝文圄

孔宣
元
謀

前仲謀
故郵書掾姚閎升臺
故市掾王尊文憲
故市掾杜靖彦淵
故主簿鄧化孔彦
故門下賊曹王翊長河
故市掾王理建和
故市掾成播寧舉
故市掾楊則孔則
故市掾程璜孔休
故市掾屈安子安千
故市掾高頁顯和千
故市掾王璩季晦
故門下史秦益靜先
起
故賊曹史王授文博
故金曹史精昺文亮
故集曹史柯相文舉千
故賊曹史趙福文祉
故法曹史王畝文圄

故塞曹史杜凿乡始
故塞曹史吳産孔十五百方千
□部掾趙昊文高
□□曹史高廉　吉千
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
義士兵褒文憲五百
義士潁川臧就元就五百
義士安平祁博季長二百

萬歷初郃陽縣舊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道內稱全爲戍部司馬征疏勒王柏德攻城野戰謀若湧泉威

牟諸貢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
萬悉以簿官按范史西域傳和德射殺其王自立涼
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己
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寧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
勒攻槃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
馬爲曹寬非曹全豈即其人范史傳寫誤耶即紀功
者張大其詞而面縛歸死似非虛餘抑又何也碑又
稱光和七年史光和止六年蓋七年冬十一月始改
元中平耳碑文隸書遒古不減卒史韓勅等碑且完
好無一字缺壞眞可寶也石墨鐫華

銘言三字爲句甚醇古且用二足字相連明手足之
足與滿足之足可各押也安世鳳墨林快事
大女桃婁揚雄反離騷昔仲尼之去魯兮婁婁遲遲
而周遑師古曰婁婁往來貌也列仙傳江婁二女則
竟以爲妃之異文文選左思蜀都賦姜於神遊
妃其字亦可作娌眞誥江婁於是往來五臣並作
習壽妹容妃則固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凡亭舍
之去郡縣遠者謂之離亭猶曰離宮也其在郭內者
謂之都亭　此文乃王敬王卑等相與爲之而自稱
爲俊艾無乃自褻耶　處士者德行可尊之人義士

則但出財之人而已今人出財布施皆曰信士宋太
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爲信今之信士卽漢碑所
稱之義士也金石文字記
按碑文全爲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
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
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
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
爲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
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
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全以禁錮隱家巷者七年
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
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
德面縛歸死司寇益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
眞要當以碑爲正也聽書亭集
全爲永昌太守曹鸞兄鸞以上書棄市禁錮黨人五
屬全遭同產弟憂棄官後遇禁網潛隱家巷七年弛
禁全得復官其年月與碑悉合顧炎武引揚雄反離
騷列仙傳魏書刑法志謂匹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又漢郭先生碑銘有姚姚三妃行追太姒碑爲季女所立直以爲妃而比之太姒何也金石錄補

范史西域傳叙云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明帝時置都護戊己校尉建初元年章帝不欲疲敝中國迎還戊己校尉和帝永元三年復置戊己校尉更互屯焉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劉攽注

曰案文多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疏勒傳云戊己司馬曹寬劉攽注云案文亦多己字按西漢元帝時有事西域置戊己二校尉東漢明帝章帝和帝時或置或罷和帝又置戊部候順帝置伊吾司馬則建置無間焉劉攽注戊己校尉云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其注戊己司馬亦云多己字也至于書法所當攷者如字則知戊部校尉己部校尉本二官和帝以後止置戊部校尉一官又置戊部候其戊部司馬疑是戊部校尉所屬而史未詳也　碑有云敦煌效穀人也前漢書師古注曰本淵澤障也按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淵澤射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杜林曰古瓜州地效穀謂敦煌屬邑第三又云武威長史古今注曰史東漢書百官志郡當戍邊者丞爲長史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凡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又云巴郡胸忍令胸忍巴郡屬邑第三又云張掖居延都尉乃張掖居延屬國都尉也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凡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又云夏陽令夏陽左馮翊屬邑第十拔碑叙述全高祖敬曾祖述祖夙三世皆舉孝廉皆爲敦煌郡武威張掖金城北地長史都尉丞太守等

官全復舉孝廉拜西域戊部司馬立功疏勒眞所謂易世載德不隕其名也又云右扶風槐里令槐里右扶風屬邑第一又云酒泉祿福長祿福酒泉屬邑第一又云郃陽令郃陽左馮翊屬邑第九大雅在洽之陽元和志曰縣在郃水之陽郃水即水經之漾水也此其官位郡邑之可攷者也至于書法所當攷者如廓土斥境即斥境彰長碑斥字亦如此寫又和德弒父篡位弒字從戈又亥膺之仁亥即吮字前上聲說文噉也亦作啗蔡邕釋誨祇祇庶類合目吮滋又孩牟諸賁賁音彬後漢崔寔諫議大夫箴處有訓誦

出有旅貴又續遇禁冈即綱字去糸又人裹不安即懷字又賜瘁盲瘁即疲癃之癃又安硃亢字無草頭周憬功勲銘亢忽柳敏碑不癈亢兮費鳳碑絡于大亢沈子琯江堰碑田即亢皆如此寫說文亢水廣也此碑亏所考證九字既解庶幾無遺義矣金石

遺文錄

右曹全碑并陰字徑九分陰字徑七分在郃陽縣孔子廟東角門內西向　碑悞即快字金石圖

靈帝紀黃巾賊張角以中平元年二月反碑云七年三月按靈帝光和但有六年無七年其七年即是中

平元年張角以是年起兵豈當時邊報流傳亦復不實碑僅據流傳者書之耶抑王敞王畢等爲訣詞以媚官長故爲是文飾之語以張之也　又史作和平元年碑作河平元年（虜角逆賊）

按碑陰第一行縣三老金石文字記作故三老誤其處士超出第一層之上書之可想見當時處士之尊此碑文止八百四十餘字而碑陰有四百四十餘字惜乎搨工不揭碑陰使好古者不得盡見之也（雍州金石記）

石碑銘辭後空二三行許然後書年月一行又復書於行末今搨工惜紙別揭年月一行不知當置何所亏見舊搨未斷全本乃知其式如是　銘云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安世鳳云二足字可各押亏詔二足字本非一義其可連押何疑昌黎詩之重用韻亦即本此更考古人有連用韻而并非異義者如詩雲漢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兩遺字連押焦仲卿妻詩此婦無行節舉動自專由吾意父懷忿汝豈得自由兩由字連押亦用韻一奇例也前人從未有論及者姑識于此　陽曲傅山先生云謝承後漢書宋泉家有之明永樂間揚州刊

本初郃陽曹全碑曾以謝書考証多所裨益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今碑中如攻西域懼竇禹及戊部司馬之類皆與范書不合安得謝書一印証之　右曹全碑陰凡四列共五十七行內第一層一字者一行第二層一字者一行二字者一行三字者一行第三層左一字者一行又第一層故功曹泰尚孔都下但一二字而無千百之數審視拓本初無剝泐之迹似當時原未書鐫或有所剛疑故空而未刻也（雍州金石存）

碑以宪爲吮而宪豫之宪仍作宪又以睿爲癡以斐

爲妃以七爲七以聶爲昷以褱懷皆爲懷　碑初出時止缺一因字後乃中有斷裂又後乃乾字中日有穿連之直畫矣今日得乾字未穿者爲舊本也又中間咸曰君哉咸字咸內口上一畫是彎曲倒折之筆今石泐而其痕一小直畫不可見遂成二小橫畫矣

戰字威字皆闕末筆此與碑陰人名僅存一二字又秦尚孔都下有二字而無千百等字皆似書丹時偶然空闕不能臆爲之說矣　顧寧人以遂爲遴益出偶然審視之誤至巴郡胸忍令則胸忍縣名載於後漢書郡國志巴郡條下其文無異而顧氏以爲別三年朔日于左

體字則不可解矣兩漢金石記

右郃陽令曹全碑漢時重清議故雖邊方人士猶知敦孝友以立名譽若全之重親致歡見於鄉閭亦其一也其稱季祖母猶言庶祖母也官府所居曰寺碑云燔燒城寺又云開南寺門又云繕官寺開南門皆以寺爲官廨之稱也漢書地理志酒泉郡有祿福縣續漢志作福祿晉隋唐諸志皆因之此碑云拜酒泉祿福長魏志龐淯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事云祿福趙君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然則魏漢之間猶稱祿福其改爲福祿蓋在晉以後史無明文以知之矣碑末題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同年紀編修時嘗疑其僞云後漢書靈帝本紀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後七日其間不得有丙辰日恐是後人妄作予以四分術推之是歲入庚子蔀四十一年積月五百有七閏餘二積日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二小餘一百三十三天正壬申朔加朔實十一得十月丙申朔丙辰月之二十一日癸亥月之二十八日是月無庚寅庚寅乃九月二十四日本紀誤而碑不誤也今攷定中平二年三年朔日于左

中平二年正月辛未朔　二月庚子朔（本紀二月己酉朔十二日五行志二月有己酉庚戌庚戌月十一日又五行志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屋無故自壞月二十四日本紀作己亥誤）　三月庚午朔（本紀五行志俱有四月己亥朔二十日庚戌月二十八日寬碑二月丁卯朔三月九日戊謙敏碑三月戊寅以歷推之恰合）　四月己亥朔（本紀五行志俱有四月辛亥朔十三日鄭季宣碑有四月庚戌月二十二日鄭季宣）　五月己巳朔　六月戊戌朔　七月戊辰朔　八月丁酉朔　九月丁卯朔　十月丙申朔　十一月丙寅朔　十二月丙申朔

三年正月乙丑朔　二月甲午朔（本紀二月庚戌月十六日鄭季宣碑四月辛酉月二十八日）　三月甲子朔　四月甲午朔

五月癸亥朔本紀五月壬辰晦五行志同以歷推之恰合　六月癸巳朔　七月壬戌朔　八月壬辰朔　九月辛酉朔　十月辛卯朔天文志十月戊午月二十八日

右碑陰列出錢人名有鄉三老鄉嗇夫門下祭酒門下掾門下議傳督郵功曹門下曹市掾郵書掾門下史塞曹史法曹史賊曹史集曹史金曹史皆縣屬掾史也處士岐茂別爲一行不與掾史並者非其部民也義士五人亦別爲一列在掾史之下無職故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朱竹垞云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弒父德與得文亦不同予嘗推之漢一字石經論語何得之衰今文得作德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漢書項羽傳吾爲公得晉灼曰或作德然則得與德古字通也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今碑云光和六年所記與史不同蓋靈帝以七年十二月改元中平碑惟就其始書之三國志魏武帝紀亦云光和末正與碑符而與略誤爲光和中東方有張角史家不知詳推初始舛謬

聲馥按玉篇囚部無胸脗二字其爲後世俗作無疑顏戴說與碑合徐氏謬也廣韻上聲準部胸字音尺尹切注云漢胸脗縣名脗音閏去聲稕部脗字音如順切注云漢胸脗縣名胸音蠢此與徐氏閏蠢之音或从勻俗作胸非是倒互集韻胸字注云胸脗縣名或从匈此又沿冀廣韻而加武斷者桂馥跋

蕩陰令張遷表

碑高九尺五寸廣三尺二寸十六行行四十二字第十四行空末有一字額題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十二字篆書今在東平州學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己吾人也君出先出

自有周周宣王中興有張仲吪孝友爲衍
披覽詩雖煥知其程
用蕭肅在帷幕出內治勝負千里出外折
珪於留文景出間有張釋出建忠弼出謨
帝遊上林問禽狗所有苑令不對更問盡
夫盡夫事對於是進盡夫爲令令遷爲盡
夫釋出議爲不可苑令有公卿出才盡夫
喋喋小吏非社稷出重上從言孝益時有
張騫廣通風信開空毀寓南芭八蠻西羈
七戎北震五狄東勤九夷荒遠既殯各貢

所有張昱輔漢世載其德爰既且於君蓋
其纏綿纘戎鴻緒牧守相係不殞高問孝
弟於家中謇於朝治京氏爻聡麗權略塹
於從畋少爲郡吏隱練職伍常在股肱數
爲從事聲無細聞徵拜郎中除殼城長聲
月出務不閑四門臕正出僚休囚歸賀八
月共民不煩於鄉隨就雩落孝恤孫興刊
無拾遺率種宿堅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
縣獨全子賤孔奐其道區別尚書五敦君
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

垂其仁郎伯分陝君鑒于岐門帶弼君出軀棄能雙其勳流仁八基遷
蕩陰令吏民頌曰隨送如雲周公東征西
人怨思翼斯讚魯孝父頌既前詰遺芳有
功不書後無述焉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
載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惟
新
於穆我君既敦既純雪白出性孝友出仁
紀行來本蘭生有芬克岐有北綏御有劬
利器不覩魚不出淵國出良幹垂愛在民

蔡沛棠樹溫溫恭人乾道不綵唯淑是親
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千祿无疆子子孫孫
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紀日上
旬陽棗厥枯感思舊君故吏耆萌等僉然
同聲債跡孫興刊石立表
天祚億載萬年

碑陰

共三列每列十九行

故安國長韋祠玲錢五百

故從事韋口口錢五百
故從事韋元雕錢五百
故從事韋元冒錢五百
故從事韋世節錢五百
故守令韋物遠錢五百
故向令范伯犀
故吏韋金石錢二口
故督郵范脅公錢五百
故吏范文宗錢千
故吏范世節錢八百
故吏韋府卿錢七百
故吏韋季孝錢七百
故吏韋伯臺錢八百
故吏范德寶錢八百
故吏韋公隽錢五百
故吏記忠國錢七百
故吏韋閏德錢五百
故吏孫升高錢五百
故吏韋公遠錢七百
故吏韋排山錢四百

故吏范巨錢四百
故吏韋義才錢四百
故吏韋輔節錢四百
故吏韋元緒錢四百
故吏韋容人錢四百
故從事原宣德錢三百
故吏韋公明錢三百
故吏范成錢三百
故吏韋輔世錢三百
故吏范國方錢三百
故吏韋伯善錢三百
故吏記奉祖錢三百
故吏韋德榮
故吏范利德錢三百
故吏韋盛章
故吏騶衛義
故吏韋宣錢三百
故吏韋孟光錢五百
故吏韋孟平錢三百
故守令韋元孝錢五百

石漢蕩陰令張君碑云故吏韋萌等刊石立表益其
去思碑也字特完好可讀漢碑中之不易得者攷之
東漢地里志蕩陰屬河內郡即今彰德府之湯陰縣
已吾屬陳留郡即今開封府之陳州縣金薤琳琅載其文闕者五字以此碑按之
張君碑文辭翮翮有東京風獨敘事未甚詳覈耳至
謂其先有曰良曰釋之曰驁者按良韓人釋之南陽
堵陽人驁漢中人宗系絕不相及文人無實乃爾并州
山人四
部稿

其文有云荒遠既殯者賓之誤中謇於朝者忠之誤
而又有云爰既目於君則壟之誤古字多通而賓旁
加歹已為無理又何至以一字離為二字也歐陽趙
洪三家皆無此碑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之豈好事
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金石文
碑銘書蔽荊棠樹為蔀沛按堯母祝瞉冕元丕三碑
其書蔽字略同而芾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錢錄
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
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葬宜而外自葬叔
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隸書
金石文字記以碑中資諫資忠誤中壟誤既且疑好
事者摹刻按以殯為賓見禮記曾子問以中為忠與

魏吕君碑同訛在第一卷東真二頌惟以既且為暨
有不可解然字畫古折恐非摹刻也隸釋
石張遷碑金薤琳琅載其文闕者五字以此碑按之
徵拜下是郎字燒平下是城字流化下是八字間下
作彑當是要通作泛孔茂下是二字若爾則為全文
矣又張良善用下釋作諳何碑是籌策轂城長下釋
作墊碑是蠶字晉陽珮下釋作墬碑是瑋字吏民頌
下釋作頵碑是頑字于是刻石下釋作整碑是監字
此則南濠公之偶誤存恤高下釋作年宇孔茂下釋
作貳字碑皆漶滅難識此則南濠公之意測子子孫
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金石文
字相通也隸釋攷
孫石雪跋是碑辨之詳矣然以八基為子賤以下八
哥則未知基與則通八基謂八年也　碑云張是輔
漢是門氏字離劾後碑於是作於氏漢書地里志云
至元孫氏為亞聖公師古曰氏與是同三國志吳有氏
儀孔融剛之曰氏乃民無上儀遂改姓是　攀於從
政諸家皆作從政非也此益川學論求也攀子從政
平何行何政亡時徵行且壞遂與政字疑似竟釋

作敝于義不通　韓非子觀行篇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碑云晉陽佩璋西門帶弦顚倒用之豈別有傳耶抑筆誤耶　碑額題爲表頌銘文子子孫孫句之下方有一字上半不全下截似是表字豈即所謂表頌之意耶隸釋所載廣漢王君治石路碑亦以一表字表其首但彼書于前而此書于後則又有不同者　石漢張遷碑陰凡四十一人二名者多益皆書其字也惟范巨范成韋宣三人則又名而不字隸釋云漢人題名必書名字否則各有說也楊震碑陰孫定博諸人不名者別首相尊之也張納碑陰主薄白文以下不稱字者示其卑於從事李元也史晨後碑五官掾孔暘六人不稱字者亦示其卑於長史李謙也洪公之言其詳盡如此獨此則同是故吏而或名或字有異又不知當有何說以定之也　氾字音梵字本作氾與氾字音杞者形聲各別皇甫氏曰本凡氏泰亂避地于氾水改姓氾漢有氾勝之著書十八篇言種植事碑有氾姓二人非范之省文也又其字書作氾與

名者非其門生也逢盛碑陰崔孟祖數人不名者乃其父黨也題名于韓勅碑左凡八人魯之二應一傅不名者別首相尊之也張納碑陰主薄白文以下不稱字者示其卑於從事李元也史晨後碑五官掾孔暘六人不稱字者亦示其卑於長史李謙也洪公之言其詳盡如此獨此則同是故吏而或名或字有異又不知當有何說以定之也　氾字音梵字本作氾與氾字音杞者形聲各別皇甫氏曰本凡氏泰亂避地于氾水改姓氾漢有氾勝之著書十八篇言種植事碑有氾姓二人非范之省文也又其字書作氾與

石張遷碑陰皇氏二十六人范氏十人氾氏二人孫氏原氏駟氏各一人前碑云故吏韋萌等刊石立表旌此是故安國長韋叔珍以下皆從事守令及吏而不名何也不署郡邑豈皆蕩陰之人仕于外如安國者歟張君之所屬耶然故吏范巨范成韋宣忽書名字何也止載助錢之數別無文字故不可深考爾

碑云益其縗絰即聯聯也碑又以食狩爲禽獸以殖爲資以張是爲張氏相係爲相繼也碑中寒爲忠謇風墜爲佩章蕃沛爲蕃敝前羈即羈字蹇即蹇字僚即際字其即箕字其紀立碑歲月在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之

二月蓋丙寅歲也若唐鄜州寶室寺鐘銘云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蒼歲云云案是歲爲己丑次年乃庚寅而亦云攝提何也此尚有碑陰紀出錢姓名余皆有之都氏不載疑并額皆未之見也文後忽贅詩云舊國其命維新二語不曉所謂漢時風俗固不知有忌諱類如此抱經堂文集

碑文弟八行至弟十三行之間蓋碑文碑額二行居碑石而空其左也碑文十五行而十三行後空一行偏右而空其左也弟十四行也弟十四行末刊石立表句表字之方又刻衣字脩正力接弟十四行也弟十四行末刊石立表句表字之方又刻衣字脩正力接弟十四行也弟十四行末刊石立表句表字之

此說以謂此牛表字於後人所刻方綱按此牛字實是原石所有脩氏牛氏之說非也其碑陰下列無字處之末尾有楷書付託二字此則後人妄鑿非原碑也　碑以高爲策狩爲獸稜爲隃獲爲賨爲是爲氏中爲忠瑋即韋因佩而加玉也雖从玉今乃从吾與言相似隸之小變也祥即祚變示从禾漸開後人行楷之假脩亦集韻纏即纏字鍾陵延切鍾縷不解也此蓋以爲纏聯字也顧云美釋縛爲繃釋采爲綵非泰字　吳山夫云藝於從泰羈固非羅字采亦恐非泰字　吳山夫云藝於從政諸家皆作從畋非也愚按此說於文義極通然恐未審釋文多誤如以籌策爲蕭何之類八人等人見

胥王止仲之例者矣頌文無頌曰字而碑尾紀年月後又若頌詞者則是文與書皆不可以常格論爾碑陰玲即珍字吳山夫作玲非也故守令范伯犀故吏韋德榮韋武韋騊叔義此四行下原石皆無字吳山夫皆謂闕二字又於韋武韋下多出錢字皆非也其上列弟二人亦姓韋但其名二字不可識凡韋氏者二十六人吳山夫云廿五人亦非也汎定國錢七百韋孟平錢三百牛氏金石圖皆訛作五百兩漢金石記右張遷頌出於近代金薤琳琅書載其文都氏攷稽

後漢書皇后紀碑云八月　民不煩于鄉筭作莫益省文而都氏釋作莫字亦誤也碑云張是輔漢世載其德愛既且於君詳其文義謂張氏仕漢世世有德後有興者且于君也顧寧人讀作愛暨于君以既且爲暨字之誤釋愛爲愛雖本都氏尚在疑似之間以既且爲暨乃由臆斷遽誤碑爲訛謬豈其然乎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後漢書王霸傳遷穀城令而此云穀城長蓋縣之大小亦時有更易也　右碑陰四十有一人皆字而下名古人命字有祇一字者此范巨范成韋宣三人當亦其字也范伯口韋德榮韋武

章駒叔義四人不言出錢之數曹全碑陰亦有類是

考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碑遷爲穀城長多惠政後遷蕩陰令吏民追思其德立石紀之考東漢時東郡置穀城東阿二縣北齊省穀城爲東阿宋時凡三遷明時乃遷于穀城鎮即今東阿縣治今東阿屬泰安府在唐宋元皆隸東平府舊志云此碑明時掘地得之未詳其處意必漢時穀城舊境也碑中通借字近時諸家言之詳矣惟爰既且於君既且二字顧寧人以爲暨字之分遂疑是碑爲後人摹刻殊屬非是元案既終也且始也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和且平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風且曀不日有曀皆當訓既詩鄭風溱洧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往觀乎既且即終始之誼與此可相證也詳元所據釋且

篤山左金石志

碑載張君除殺城長蠶月之務未訖四門臘正之條休囚歸賀桂末谷說僚即蔡之異文余謂僚釋作祭何內臘正無所屬矣僚指祭祀之祭漢正臘曰有此舊典續漢書季冬之月星廻歲終陰陽已交勞農大享臘以送故初學記引今本無以送故二字獨斷臘者歲終大祭從吏人宴飲是也後漢書虞延傳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還華陽國志王長文傳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值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此皆因臘縱囚與碑所稱正合癸丑二月過桂君于歷下舉是以質君曰子言良是向所證誤也因附記於此　其支歷叙君之先出自有周張仲並列及漢張良張釋之張騫獨引釋之事以約漢書爲文而語尤拙滯張釋之傳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令碑作苑令自後漢始有此名又傳惟云志上林苑令一人苑令自後漢始有此名又傳惟云尉而故易作令爲文遷就皆於事爲失其實傳云詔

釋之拜喬夫爲上林令碑云進喬夫爲令是矣若云令更爲喬夫反多贅此一語何也其下更云釋之議爲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尤爲誤會釋之釋絳侯東陽侯以是二人爲長者足副公卿耳碑乃以苑令當之其亦粗涉史傳好以意爲之遂不悟其謬也與碑後又言詩云舊國其命維新經何亦可裁節便以成文愈爲巨謬矣惟舊國今作邦疑亦非避諱或漢時所傳本如此樊敏碑劉熊碑皆直書邦字可證也碑向爲歐陽趙洪所未目及獨近世始著錄其外誤爲亭林氏所指者尚遵略不及於此余故特著之然顧氏所指中爲忠之誤中忠白通用非誤也（授堂金石跋）

碑云臚正之僚休固歸賀都氏釋僚爲際案僚字不見於書僚即祭之異文隸書偏旁隨意增減如係叔放碑以漯爲泉孟郁修堯廟碑以棚爲閣此類不可枚舉小隸尤參法也尚書禹貢二百里蔡鄭康成注蔡之言殺減役其賦春秋左氏傳周公殺管叔而蔡叔注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說文作蔡玉篇云蔡書作蔡字漢書宣帝紀元康三年詔骨肉之親蔡而不殊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吳仁傑云蔡當作蔡說文蔡殺之也散與析同義此碑益謂張君治殺城未滅獄頌省刑釋囚故下文云尚書五教君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是則僚之爲蔡無可疑者都氏何據而釋爲際邪（桂馥跋）

金石萃編卷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十五

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二種

一長三尺三寸五分廣一尺八寸五分一行四字

府門卒父

府門之卒

一長三尺二寸廣一尺九寸二行行五字今竝在曲阜縣魯共王墓前

漢故樂安大守熊君亭長

魯王墓前東側一石人介而執殳高五尺腰圍七尺刻曰府門之口一石人兜而拱手立頷下裂紋如滴淚痕高五尺五寸胸刻漢故樂安太守熊君亭長一石人竝肩而西向相去者五六步　金石圖

守熊君亭口十字兩石人故皆有之

予初得二拓本諦審之其一云府門之下一字是卒字其一云漢故樂安太守熊君亭下一字是長字既而又拓得一本則并其弁首眉目皆拓出之乍氏雖云自腰以下陷土中不見然今所拓字實已全具非其下尚有字也　按漢書地理志樂安本千乘和帝永元七年更名樂安是此刻爲東漢時字無疑吳山夫金石存據鄭注畦說山東省志載魯恭王孫皆葬此因謂熊姓出於魯恭王之後亦未然也　兩漢金石記

漢制諸郡置太守王國稱相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爲樂安國質帝本初元年以樂安國土卑濕徂委鮮薄徙樂安王鴻封勃海自後無封樂安者蓋已罷爲郡矣此稱樂安太守其在桓帝以後乎熊姓不詳其所出韓勅碑有故涿太守熊季公故樂安相熊季公皆魯人也則熊固魯之名族矣季公故樂安相桓帝永壽中猶存此刻所云熊君豈即季公乎季公王國相而追稱之曰太守猶荀淑爲朗陵侯相而文若傳朗陵令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干乘國漢高帝置王其國者三人賢也　此一人前漢建也

伉也斃子罷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王其國者二人罷也嗣罷者鴻也質帝立本初元年徙王鴻於勃海此後王樂安者不聞焉國既無侯不應有相而桓帝永壽二年韓勅碑有故樂安相魯熊季公題名其曰故者則在質帝之前或爲罷相或爲鴻相而罷歸者也既無侯無相當罷爲郡則應置太守歷續之中子遂爲樂安太守者是也此石人字曰樂安太守熊君亭長其下尚有字也　按漢書地理志樂安本千乘和帝永元七年更名樂安是此刻爲東漢時字無疑吳山夫金石存據鄭注畦說山東省志載魯恭王孫皆葬此因謂熊姓出於魯恭王之後亦未然也　兩漢金石記

漢制諸郡置太守王國稱相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爲樂安國質帝本初元年以樂安國土卑濕徂委鮮薄徙樂安王鴻封勃海自後無封樂安者蓋已罷爲郡矣此稱樂安太守其在桓帝以後乎熊姓不詳其所出韓勅碑有故涿太守熊季公故樂安相熊季公皆魯人也則熊固魯之名族矣季公故樂安相桓帝永壽中猶存此刻所云熊君豈即季公乎季公王國相而追稱之曰太守猶荀淑爲朗陵侯相而文若傳朗陵令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干乘國漢高帝置王其國者三人賢也　此一人前漢建也

伉也斃子罷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王其國者二人罷也嗣罷者鴻也質帝立本初元年徙王鴻於勃海此後王樂安者不聞焉國既無侯不應有相而桓帝永壽二年韓勅碑有故樂安相魯熊季公題名其曰故者則在質帝之前或爲罷相或爲鴻相而罷歸者也既無侯無相當罷爲郡則應置太守歷續之中子遂爲樂安太守者是也此石人字曰樂安太守熊君亭長其下尚有字也

守鷹君者爲季公之後裔或族人而不可卽傳會爲季公也張墳跋

右二石人年久傾側其一已斷敲火礪角不護將毀元於甲寅春飭教授顏崇榘縣尉馮策以牛車接軸徙置今所洗拓其文於門下見卒字亭下見長字皆金石圖未備者按水經注載漢鄜食其廟亦有石人胸前銘云門亭長此稱亭長門卒殆同義歟山左金石志

仙人唐公房碑

碑高八尺八寸廣三尺三分十七行行三十一字額題仙人唐君之碑共六字篆書今在成固縣君字公房成固人益帝堯之□□□

遂享神藥超浮雲兮翱翔

右仙人唐君碑篆額漢中太守郭芝立今在興元唐君字公房王莽時人也博物志云城固縣塔鄉有唐公昉得道雞犬皆升仙惟以鼠有惡不得去鼠自悔每月一吐其腸胃更生謂之唐鼠總仙錄所引博物志又云鼠至窓中自噉腸出一月三易故山中有捕鼠水經云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公房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公房升仙之日塔行未還不獲同偕雲路約以此川爲居言無繁雷岐

虎之患其俗因號爲塔鄉二說唯鼠事小異神仙錄則云神仙李八百爲公房家傭僞爲惡瘡使公房夫婦及二婢舐之又索美酒三十斛浣瘡因以餘酒浴公房夫婦顏色更少授以丹經一卷公房入雲臺山作藥藥成服之仙去其說俱異惟鍊丹雲臺與水經同爾後漢志云褒中有唐公昉祠蓋隸法房字其戶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昉或作昉皆誤也羨即慕字

羣即塔字旨門鼠字孿即戀字　隸釋

昔葛稚川謂仙人可以盡求其言劉向所說列仙傳白劉奏大夫倉書中出之洪又采其遺者中黃仙人

石光康鳳子崔文劉元藥子長李文升子張子咏王杜董君異衛叔卿梁伯而謂李八百爲唐公昉作傭客後八百僞病公昉爲廢數千萬不以爲損又作惡瘡公昉與其妻妾舐之其瘡盡愈以丹經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如此不聞其與六畜俱逝然碑立於漢而洪爲書在後洪不取此知其謬也洪嘗論藥可飲牛馬鳥獸令其不死則如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則知當無其傳彼果有傳人亦不以信也　廣川書跋

華陽國志云晉以城固爲樂城碑與水經合第六期塔字作聖字而漢隸智字亦近聖字如碑云眞人期聖谷口山上及後聖鄉當作智字使公房有塔與眞人相期碑必詳言之矣夫水曰智水谷曰智谷則鄉爲智鄉無疑所謂塔鄉者乃妖妄之說予故全錄碑文以證之　金石後錄

右唐公房碑碑歐陽集古錄作公昉碑趙氏金石錄作仙人唐君碑洪氏隸釋作仙人唐公房碑碑篆額云仙人唐君之碑六字在碑額之偏右其篆字分二行君字在次行之首據隸續是君字今不可辨矣其弟一行弟三字篆書唐字甚分明今隸續刻本誤　又

按歐陽集古錄謂不載其姓葢隔陽公未見此碑額耳唐公房祠見於水經注華陽國志諸書隸續所引後漢書志即華陽國志文也 兩漢金石記

按碑稱公房以王莽居攝二年與眞人期于堺谷日山上則是公房未升仙之日其水與鄉已號曰堺矣并無堺行未還之說道元不知何所據也 關中金石記

碑文云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據集古錄作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疑隸釋所載碑文訛君爲在而衍西成也 按訂隸釋存疑

魯峻謁孔廟殘碑

金石萃編卷十九　漢十五　七

碑上下俱殘缺存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六寸九行行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illegible]許□　帝命莢授傅相于魯吉月令辰欽謁[illegible]
謁[illegible]光葛□藏寶覽鴻基之曠蕩觀林木之[illegible]訪[illegible]美風而動物和陰陽以興雨假爾汝仰聖德設章先民有[illegible]嘗[illegible]叭獲福答在周人[illegible]碑石因而銘之感自紀籍夫[illegible]
□□□□□□□□
□□□□□□□□
□史字叔德東海祝基人

[illegible]□□儒字仲雕東海郯人右無名碑首尾上下皆碎裂餘石纔有數行詳其辭非是誄墓中人者亦非頌德政紀工役之事前有帝命筴授傅相于魯吉月令辰欽謁十四字又云春秋烝嘗幾以獲福益是謁廟之文後有訪之儒彥稽之典誄聖德設章及昔在周人之句似皆是鋪張孔子也中云覽鴻基之曠蕩觀林木之窈深似指孔林而言或題爲駐驛亭前斷碑此亭葢在闕里趙氏著錄有魯相謁孔子碑而無其說疑即此也來有叔德仲雅題名皆東海人而亡其姓碑以況其爲祝其乃春

金石萃編卷十九　漢十五　八

秋夾谷之地又以假爾爲遐邇厥即質隸釋

按魯相史晨孔子廟後碑即前碑之陰而闕里舊志失載又廟中有斷碑一通志亦失載文字漫滅不可辛詰滋陽牛運震著金石經眼錄說題爲孔宏碑今就其字畫之猶可辨者證以隸釋所載無名殘碑文頗相合則題爲孔宏碑者誤矣孔繼汾闕里文獻考攷孔廟殘石孔宏碑土人名吉日令辰碑又曰魯相謁孔廟殘碑今第一行尚可辨曰令辰字牛氏金石經據舊搨本跋落如孔謙碣姓名漫不可辨讀金石經據舊搨本跋知是宏碑也方綱按此碑雖與孔謙碑製小而多沙

相同然不得援孔謙以例此者孔謙上下穿暈分明
碑式碑文可按隸釋而定之則與碑文明白者無以
異也此碑則上半之字前行之字皆不可識則未審
其上別有缺落與否而中閒露出諸字皆無地里尙
氏可據乃其六行文後別隔一行列二行云云則是
二人之鄉貫又與碑後題立碑出錢之式不同則實
未敢定爲何等碑矣且此碑之名爲孔宏者僅見於
牛氏金石圖牛氏所云讀金石錄據舊搨本者隱約
其辭並不確指出於何書且果有舊搨本則所摹碑
圖亦必較今日所拓明白處略多數字而以予得今

日洗搨稍精之本亦已較牛氏多識出其十許字則
牛氏未見舊拓本可知矣是以吳氏金石文存竟置
是碑弗著予則姑依牛氏題目著之而竊附其說如
此　第四行第五字牛摹作與第九行人上一字牛
摹作爸皆訛几牛氏圖中全字三十有五方綱所釋
者全字四十有四凡碑中可見之字除中閒空一行
無字外其有字者前後八行前六行行十三字後二
行行七字　後漢郡國志東海郡有祝其縣又有郯
縣此碑後另起二行其第二行是東海郯人無疑其
第一行則海上一字不甚分明未敢臆定爲東字海
下二字上一字或近於祝下一字其字下似多二小
畫者亦未敢遽定爲東海祝其人也然其爲二人鄉
貫則確不可易耳他碑此例甚少　兩漢金石記

石碑見洪氏隸釋今人題爲孔宏者其誤蓋自牛空
山金石圖始耳碑陰洪氏失載鄉來搨本亦俱無之
乾隆己酉冬錢唐何夢華洗滌孔廟諸碑始爲剔出
并得碑側有唐人題名云門人徐泗節度掌書記殿
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杜兼童子高簡大唐貞
元七年辛未春二月八日凡四行左行碑文存六十
六字較諸家所釋爲多茲因碑陰未有著錄故并載
之假爾卽遐邇已見隸釋　兒

海郡也　山左金石志

碑在孔廟卽俗傳孔宏碑按孔門負戴洙東太守孔
宏碑建寧四年立隸釋已言不可見矣　趙魏竹崦盦金石目錄
按此碑見隸釋第十七卷洪氏讀其文定爲魯相
謁孔廟殘碑所釋凡八行行十六字今碑九行而
第七行無字可見實亦八行也金石圖誤爲孔宏
碑翁鴻臚深以爲疑并據土人稱爲吉日令辰碑
謂碑首尙見吉日令字而不知隸釋已載且碑作
吉月並非吉日甚矣考古之難也丞嘗之嘗牛謂

為會稽亦仍之今驗碑作嘗字與洪釋合碑云覽洪基之曠蕩此句覽之蕩三字分明可見蕩上在旁尚露日字其為曠字無疑翁乃于之字下摹作山旁兩半字亦未深考

竹葉碑

通名共二列存第一列十一人第二列十人今在曲阜縣孔廟

□□曹□薛夏侯

□□□□蒋□

功曹史薛曹嘉

中部掾郡蕃郭尚

南部掾郡文陽侯脩

北部掾郡魯王壽

守□卿文陽張耽

左戶曹史魯孔元

右戶曹史薛□□

□□史□□□

□曹史□□□

奏曹史□□□□

辭曹史文陽□□

□曹史蕃仲□

中賊曹史陴荀璐

左賊曹史□□□

右賊曹史□韓□

左決曹史□虞□

右決曹史文陽馬宗

□曹史□□□

□曹□□□□

右漢碑陰載吏人官爵姓名似亦報德題名之為而頗剝裂不可讀正面無文字莫考其所謂然觀其碑形隸法足知其為漢矣是碑曲阜顏樂涛懋倫得之藏置其家碑兩面隱隱有竹葉文或謂之竹葉碑云

金石圖

碑上有穿穿之上隱隱似有字者右一行末微露山左一行末微露日然卻在其陰而其正面竟不可知矣陰凡十一行行十六字牛氏金石圖所摹者纔四十八字而已乾隆壬辰秋揚州羅兩峯聘持是碑拓本請予及錢辛楣同審定後數日見海寧陳竹厂以綱釋文後四年丙申秋曲阜孔荭谷繼涵以精拓本見贈於是合前後所見諸本及釋文重加審繹凡得可辨之字九十有八半字三而碑陰之文幾全矣其

缺泐處則實不能定其所缺字數耳故第就圖式書之陳竹厂釋者凡六十餘字其跋曰其職則有中南北督郵秦曹辭曹中左右賊曹左右決曹諸史皆屬吏也其貫則有舒解蔣汶陽皆魯國也考漢人碑陰脩廟者有出錢數幕碣則加門生故吏字且貫雜他郡惟紀本郡長官功德則不然張納馮煥二碑其例也此碑人不出屬吏貫不出魯國而書法與張馮二碑不異則魯國長官德政碑也後漢百官志曰都尉分縣治民者比郡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又曰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相相如太守則有五部督郵者知不僅太守及都尉則有此督郵者非魯相而何陳跋又云其人姓名惟存郭尚王壽二人而方綱今所審釋則縣名又得卞卞亦魯國屬也其人姓名又得曹嘉侯脩張耽孔元荀瑤五人而孔之名又足補隸釋所記孔氏譜牒人名之所未及不可謂非幸矣乙未四月屬曲阜顏運生拓此無字之正面來猶心諦審其正面穿下約有文十三行則其陰十一行者或亦有未辨之字未可知也第一行隱隱審度其字似是□□□□字□□□□

是漢第三行第二字是造餘則無字碑矣此碑洪氏所未見然即洪所已錄而今未見者尚多則山巔水涯井竈屋址片石隻辭可摩挲諦視者知復何限神物之遇合顯白當自有時願天下學侶凡遇舊迹名區一瓦一礫毋輕視之而督工繕役職有攸司者又不待言矣因跋此碑而重有感焉（兩漢金石記）

右碑繆來毓見碑陰題名二列乾隆己酉冬何夢華洗石精拓始知陽而有字七行漫漶殊甚惟首行第七字是之二行第六字是祖三行第二字是造餘皆不可辨矣碑陰存百餘字當是督相紀德碑也（山左金石志）

按碑本在曲阜顏氏近始移置孔廟所存字曰奏曹史曰辭曹史曰功曹史曰中部南部北部督郵曰中左右賊曹史曰左右決曹史曰左右戶曹史漢置督郵之官行部郡縣舉劾有法田延年爲河東太守尹翁歸徙署督郵部分南所舉應法長吏莫敢怨東漢時許慶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輜車督郵皆是也百官志戶曹主民戶嗣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賊曹主盜賊

事決曹主罪法事皆爲太尉公屬此碑陽今皆爲

竹葉文所掩無一字可辨必其人曾任都尉執法之官者故立碑之人皆其屬官曹史之屬但紀姓名里貫不載錢數非有事于率錢也陳氏以綱定為尉國長官德政碑其論最核予為申其說如此

文陽郎
汝陽

朱君長題字

碑高三尺三寸上廣二尺一寸下廣二尺七寸一行三字刻於碑下右方今在寧州學

朱君長

此石向在兩城山下前臨王子四月黃司馬易審為漢刻移置州學乙卯春元按試過此細玩石面多樵斧痕其製頗類曲阜墳壇二刻上有鑿齒一棱似從他處脫筍而出者想亦是墓開殘石耳山左金石志

殷比干墓題字

石高二尺四寸廣二尺二寸二行行二字今在汲縣

殷比干

右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大觀中會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水經又闕其三字畫尚勁乃東漢威靈時人所書收碑如歐趙皆未之見隸釋

水經云云今只四字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漢隸字原按衛輝府舊志云殷少師比干墓在汲縣西北一十五里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碑年深石斷字畫不全世傳孔子所書今此碑現存窺觀其體勢與周穆王時書吉日癸巳石刻相類其為古筆無疑謹用摹鐫以暴于世云曹安太師比干錄

比干墓碑隸釋漢隸字原辨其繆然比干為三古殺身之第一人而尼父是其族孫為之標識宜也以疑傳疑存之亦無不可劉青藜續金石錄

右殷比干墓四字字逕五寸許按洪婁二書所引水經及石氏語大略相同據水經則曰殷大夫比干之墓據石氏則曰四字而已若謂七字闕其三則殷字下當有沏裂之迹而今所見拓本則殷比二字連接自為一行干墓二字連寫自為一行與水經所云不同矣墓字下半沏去及其字勢之尚勁則皆與洪婁所云又無以異也而吳山夫又云字不類隸之批法疑是先秦西漢人書此則強作解事者仍以洪氏所云當是東漢人書者為正兩漢金石記

子荐殘碑

存字十二行

上闕允字子荐拾傳載下闕
上闕冥之難扶危翊放文下闕
上闕載不隕以傳亏下闕
上闕今名書系僭是下闕
上闕事人犯而勿欺下闕
上闕殘廣延術士刋初下闕
上闕小恵可不之間是下闕
上闕庶閑悼達近同哀載下闕

上闕而貴不朽之名故勒下闕
上闕散我漢道麻散伊何消下闕
上闕左聖漢有莒有荊君下闕
上闕□□□名下闕

右漢子荐殘碑斷剝僅存文十一行首行載允字子荐事跡略於傳載缺奚之難扶危翊放此當表其上世故文云□載不隕以傳於缺是其義也屬句者右書不倦犯而勿欺及廣延術士子荐事跡略可推見如斯然於廣延術士下有永初字似子荐當永初時有功績可紀閒行乃逃遠近同哀則其卒之歲未必在永初中矣銘詞口在聖漢有莒有荊考孟子以遏徂莒詩皇矣作旅旅與莒同毛傳旅地名也疏言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周此時在西莒固近周之地亦必在西漢永初中西寇最甚考見於後漢書安帝本紀元年六月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爲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春正月車騎大將軍鄧騭爲種羌所敗於冀西冬十月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於平襄尚軍收績十一月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

任仁討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沒臨洮四年三月先零羌寇褒中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蠡積歲爲患搖蕩西州疑銘所謂莒指叛羌也及元初二年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三年秋七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此即銘云有荊然則子荐之沒蓋于元初後矣碑前云廣延術士亦見永初元年詔文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見五年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

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於時子推必承詔以禮延之備蒿廉也又敝我漢道敝即補字碑石出土日爲妄人斷毀又鑿其撇捺都失舊觀然盤拏倔強之趣故在也嘉慶三年四月徐方于宣訪得之於曹樂鎮西門君祠內蠆歸移置縣孔廟戟門下碑埋土中久灰沙盤互字書塡結累日剔治始見全文後人宜善護惜之　按此碑及劉君元孫正直碑凡大小五石同棄毀于西門君祠當是士人之疫黠者侵種墳側荒田欲滅其跡而舁置此間遂致極鑿至此碑爲古今著錄家未能收採藉度斷石尚有埋沒土中者冀其精靈間世復出予亦拭好古苦晚之淚也趙希璜安陽縣志

字徑建初尺寸許第四行右上當是琴九行遺上當是昭按說文游字在是而勒下當是斯末行半字當是琴九行遺上當是昭按說文游字在尤部从汙聲此碑作斿从子聲此碑作斿蓋省文後人去水加辵則失六書之指矣　瞿中溶跋

劉君殘碑

存字六行

上闕口口子百下闕

上闕春秋博覽

存字五行

上闕其爾巳下缺一行

上闕國之裔亏蘭口口心凡之下闕

上闕丂爲國之口口口口口口亏當一下闕

上闕人去口口口口口口哀哉弋下闕

上闕口歲亏下闕

碑側

存字一行

上闕歲在辛酉三月十五下闕

右漢劉君殘碑鑿斷穿孔龕當西門君祠大門左右作門闕縣吏添仕麟偕工拓朱馬霈修祠碑于門側暨見拓之以歸其一石文凡六行又一石文五行前春秋字博覽字常百人字及前口口心民人去口字蓋有位而顯以澤於民者也國之商分商當是裔字既稱爲國裔於漢爲劉氏矣碑側歲在辛酉三月十

五東漢辛酉凡三見明帝永平四年安帝建光元年
靈帝光和四年明帝太遠疑在安帝靈帝時也（安陽縣志）
右殘碑二石皆方尺餘中爲大孔其一文六行其一
文五行第一行乃其辭曰三字後空一行第二行心
上當是帝又上一字以意度之必是在也三行爲上
當是兮四行人上當是艮五行歲上當是薦二石字
皆徑八九分結體亦無異然第一石文在上方自孔
以下皆無字第二石又與第一石行款文旬俱不接
且兩石後半並無字不可曉也歲在辛酉三月十五
八字字徑二寸強較前碑字大倍之又結體與前碑

絕不相類武君謂是劉君碑側未審然否（器中溶跋）

元孫碑

存字四行

上闕　口口徹遺列奉承小　下闕又
上闕　一人　大兄元孫早終　下闕
上闕　向二子名重字元　下闕
上闕　下一子ㄣ　下闕

右漢元孫碑棄置西門君廟場田間徐方子借柴望
之草堂趙仲原故尋出僅得遺字四行前云遺孤奉
承字葢述其家之式微故繼以大兄早終是爲可哀

也書之秀蘊當奉爲神品（安陽縣志）

右殘碑可見者十四字字徑七八分第一行後似空
三行二行人下空一字云大兄元孫早終葢敘其兄
弟三行云二子名重則又敘其子孫也（器中溶跋）

正直碑

存字八行

上闕　正直是以揚名於州里敦　下闕
上闕　部職究由口口糸右守曲　下闕
上闕　為案行口口口口且考為　下闕
上闕　終丰小口口口口口丰三　下闕

上闕　佳各ㄋ口口口口永喪廠　下闕
上闕　口慘慽ㄔ口口口莫不　下闕
上闕　口口熬六離曰　下闕
上闕　口口口口口女友言　下闕

右碑字幾二寸餘中鑿大圓孔毀殘元文最多凡得
字八行第一行正直是以詩小明作正直是與考儀
與則詩所謂與者今文此碑所據古文也後文六辭
禮鄉射禮執弓各以其耦進壯以猶與也今文以爲
曰集韻其古作六是碑足以證明古文字如此舊埋
棄西門君祠外頹坊下康熙某年建坊毀爲柱石今

往已折矣而碑猶存殘字若干古物淪毀白吾儕剔
治磨拭出之碑復光顯于世其亦有奇緣與此與子
游殘碑同日自方于得之故益可喜也碑無可題識
即以首行正直字題曰正直碑安陽縣志
碑字徑二寸許第三行孔下當是所考上當是祖七
行亓上當是勳末行二字當是孝信睢中溶跋
按以上四碑已爲後人鑿毀方圓無準尺寸字數
俱不可紀今並在安陽縣孔廟縣令趙君希璜向
在西安爲余屬官能詩文好金石及至安陽搜訪
漢唐舊刻不遺餘力因得諸碑于西門豹祠中祖
在京師趙君拓以見貽以無時代可系故盡錄此
卷之末云

金石萃編卷十九終

金石萃編卷二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十六

武梁祠堂畫象題字

畫象共三石今在嘉祥縣武宅山

第一石 高七尺二寸廣五尺九寸畫五層題字者三層隸書

第二石 高七尺三寸廣六尺畫五層題字者三層隸書

第三石 高七尺三寸廣九尺五寸畫五層題字者三層隸書

第一石第二層

神農氏因宜教田耨土種救以振萬民
祝誦氏煞所訪為未有者訛形器未施
倉頡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帝嚳高陽者黃帝之孫
黃帝多所改作造共甲冑
三
四——三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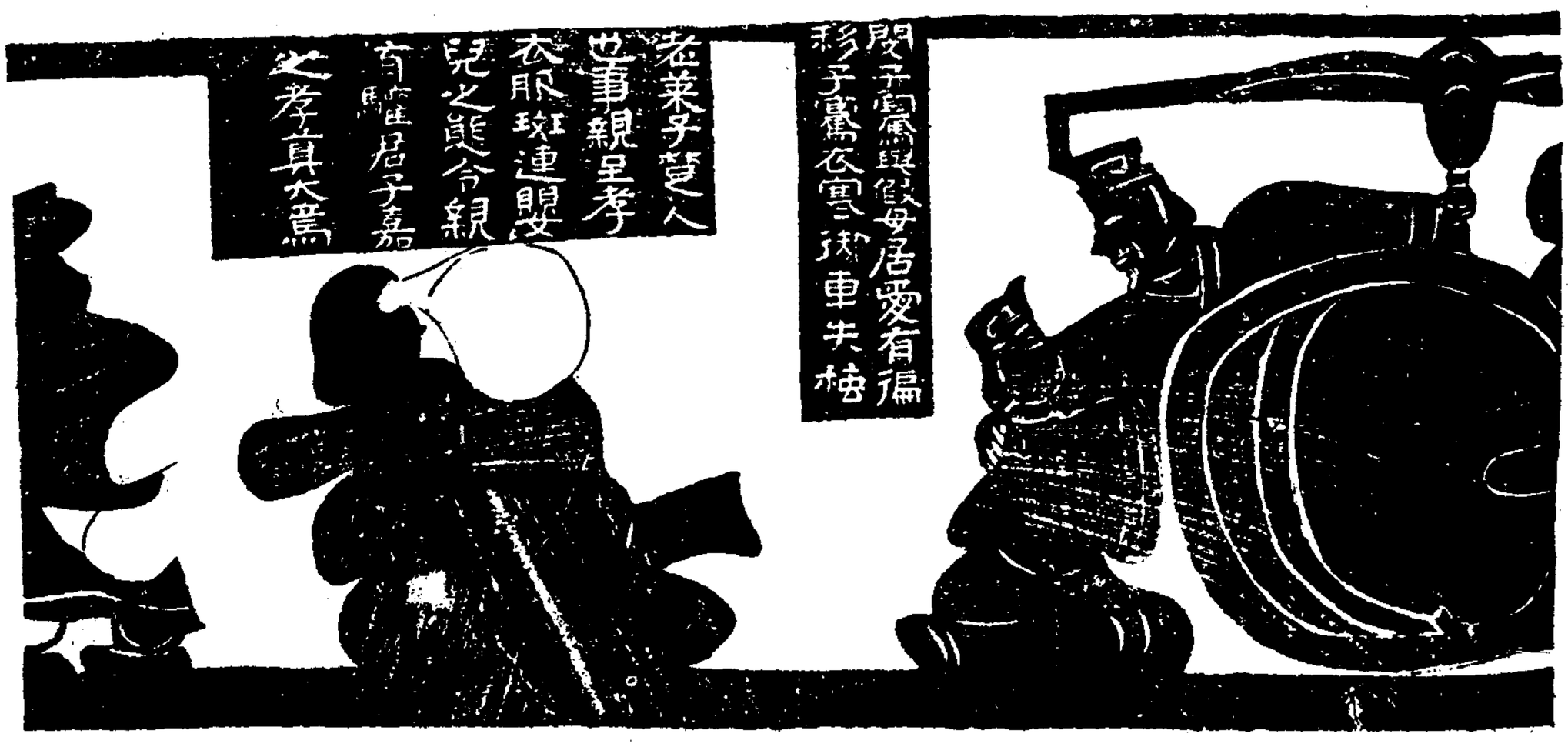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四

夏忠長於治理肺泉出隨時設防追名肉刑
帝舜名重華耕於歷山外養三年
五

六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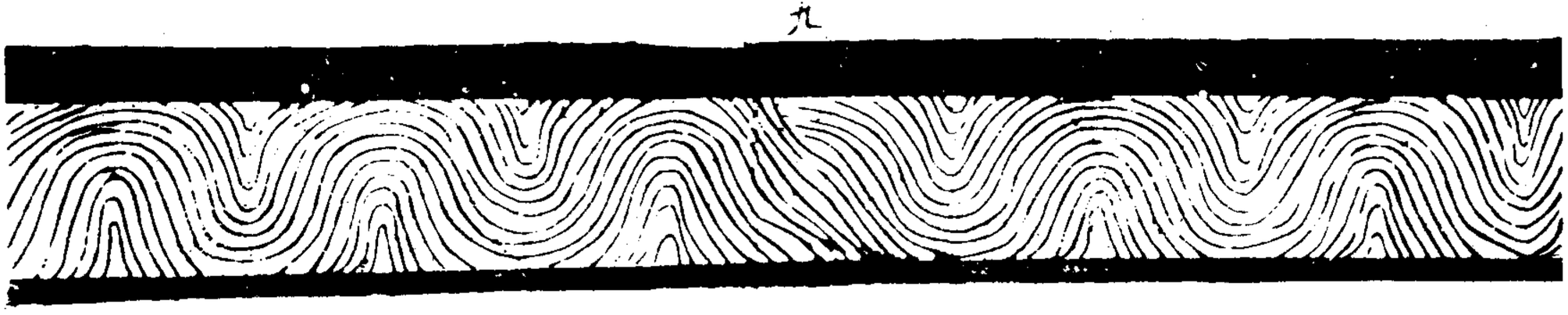
四—三三八


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
衫子騫衣寒御車失柚
茲茉子雙人
世事親呈孝
衣那斑連襲
兒之態令親
有驅君子嘉
之孝真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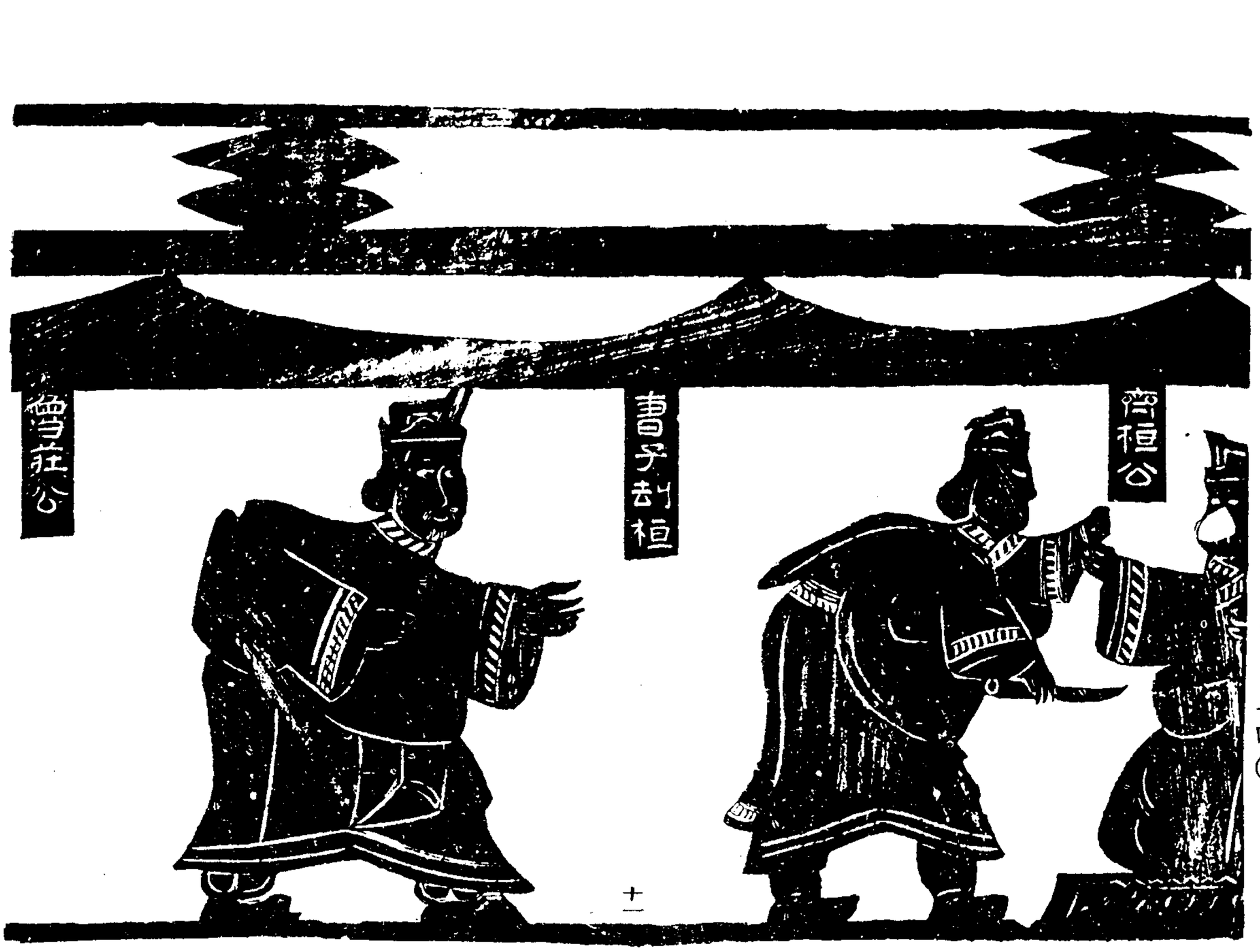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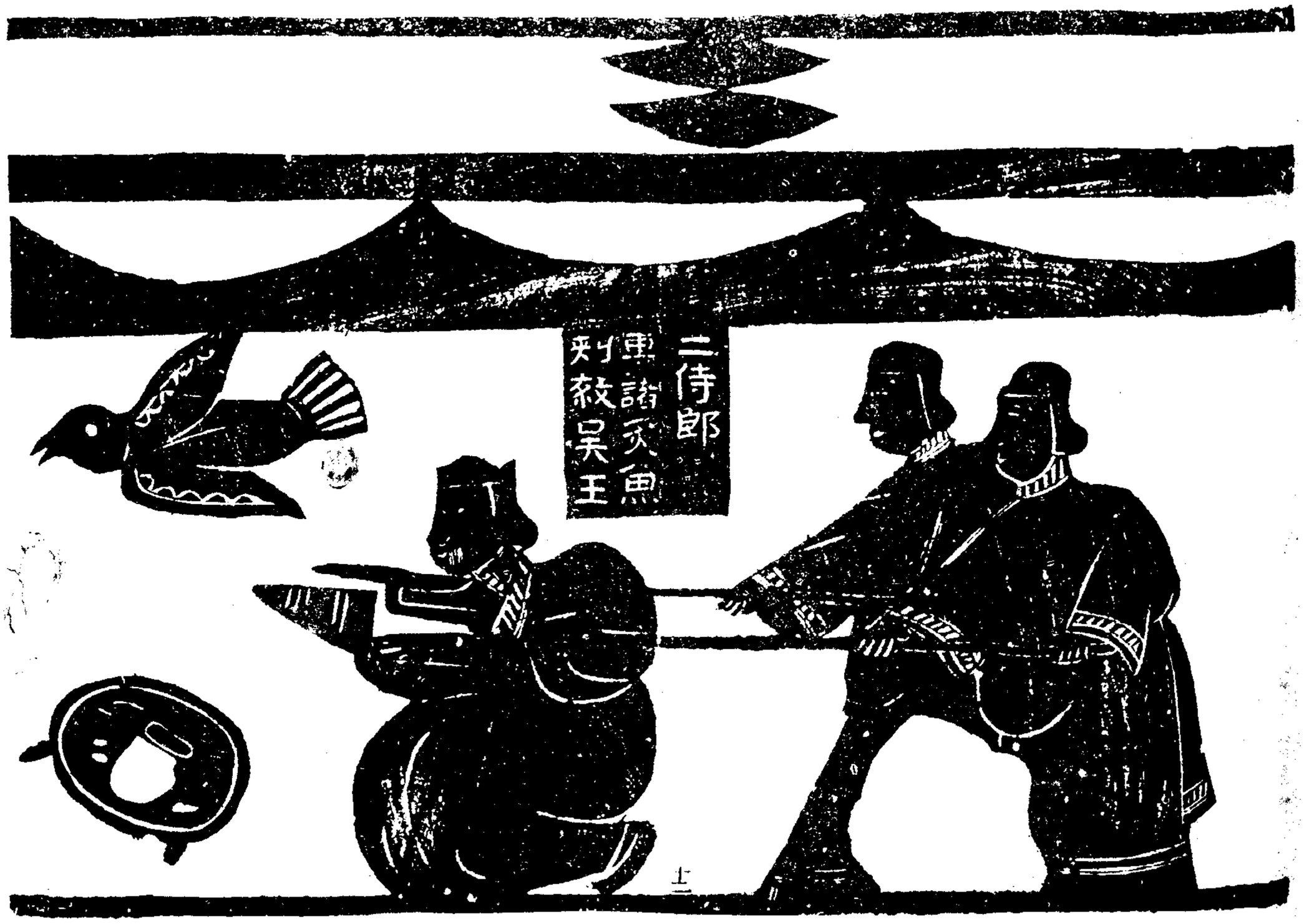
父子非
子非父

九



第一石第四層
管仲
子蘭亟終
歿立未為文
鄰人假物
乃借與


齊桓公
書予刻桓
齊莊公


二侍郎
專諸刺吳王

荊軻
秦王
樊於期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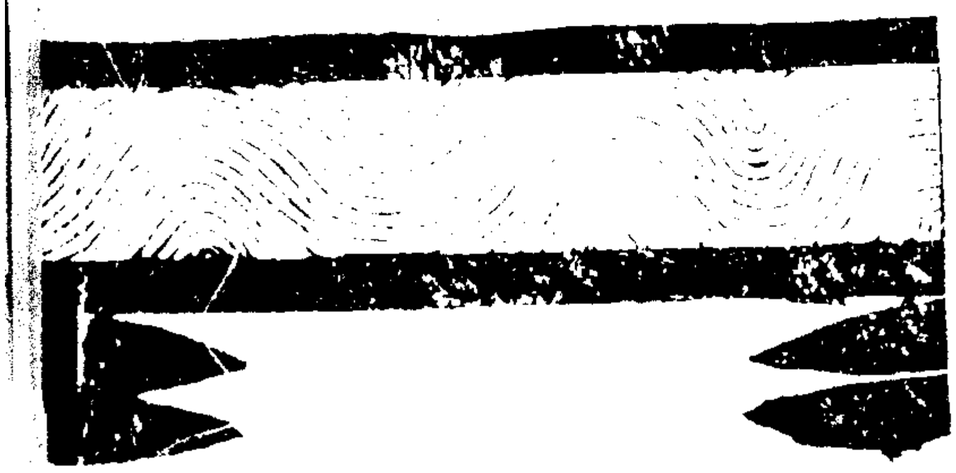
秦武陽
秦王

使者二
梁節姑姊
梁節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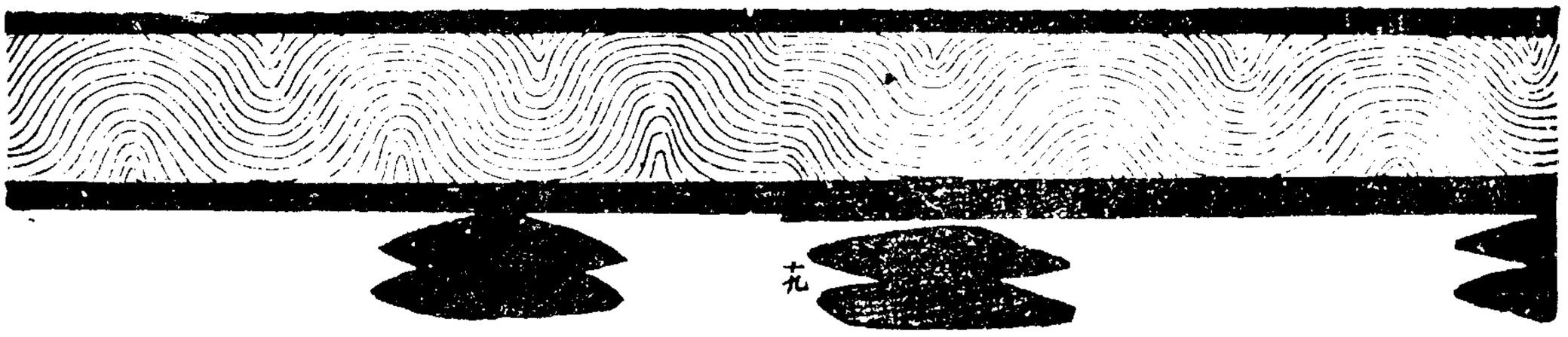
姑姊兒
追吏騎
抹者
姑姊甚屈先火取兒子抹藤得兒子赴火如已示其誠也
十六

前母子
後母子
東阿故女
繼母
死人
四—三四三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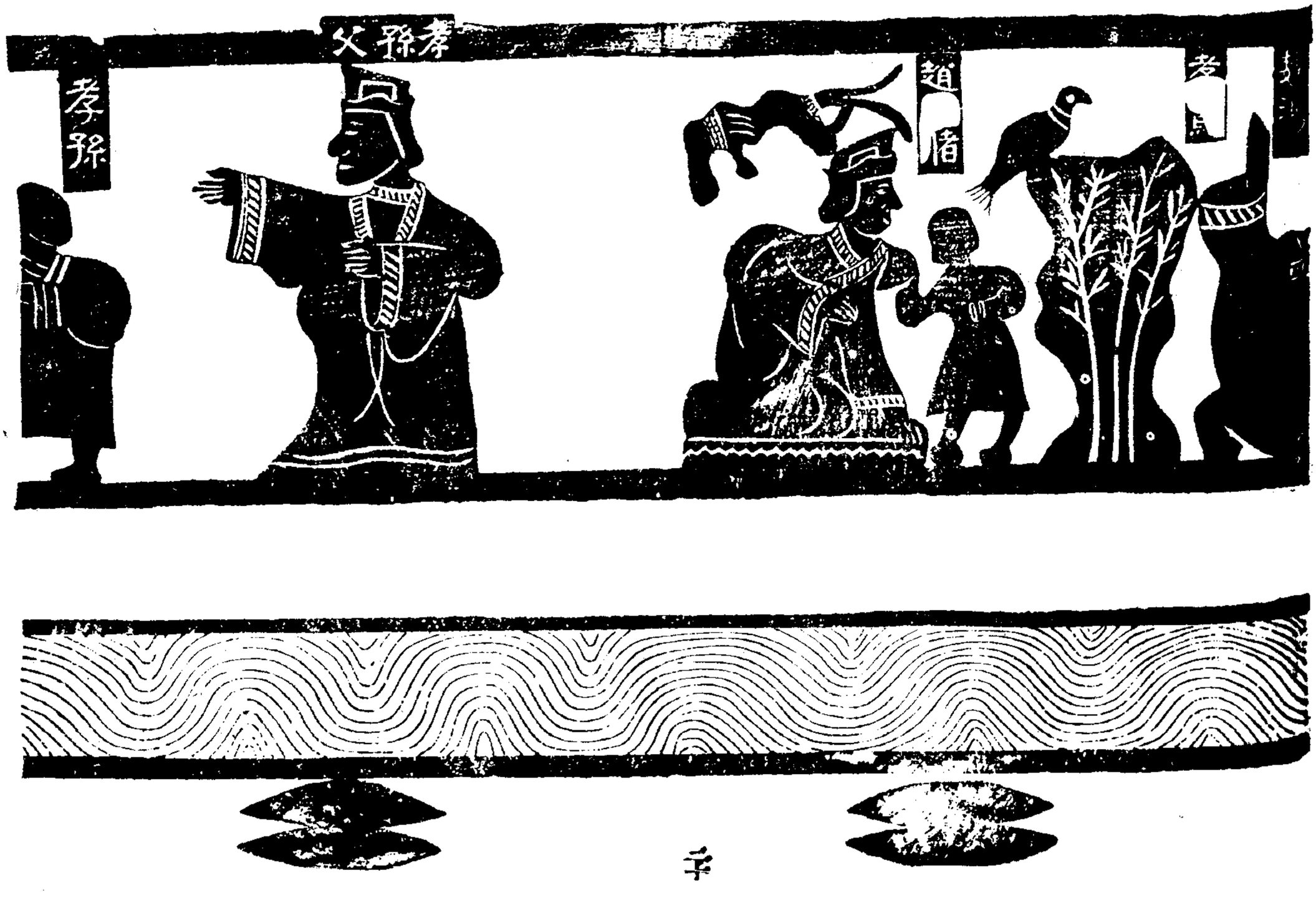
第二石第三層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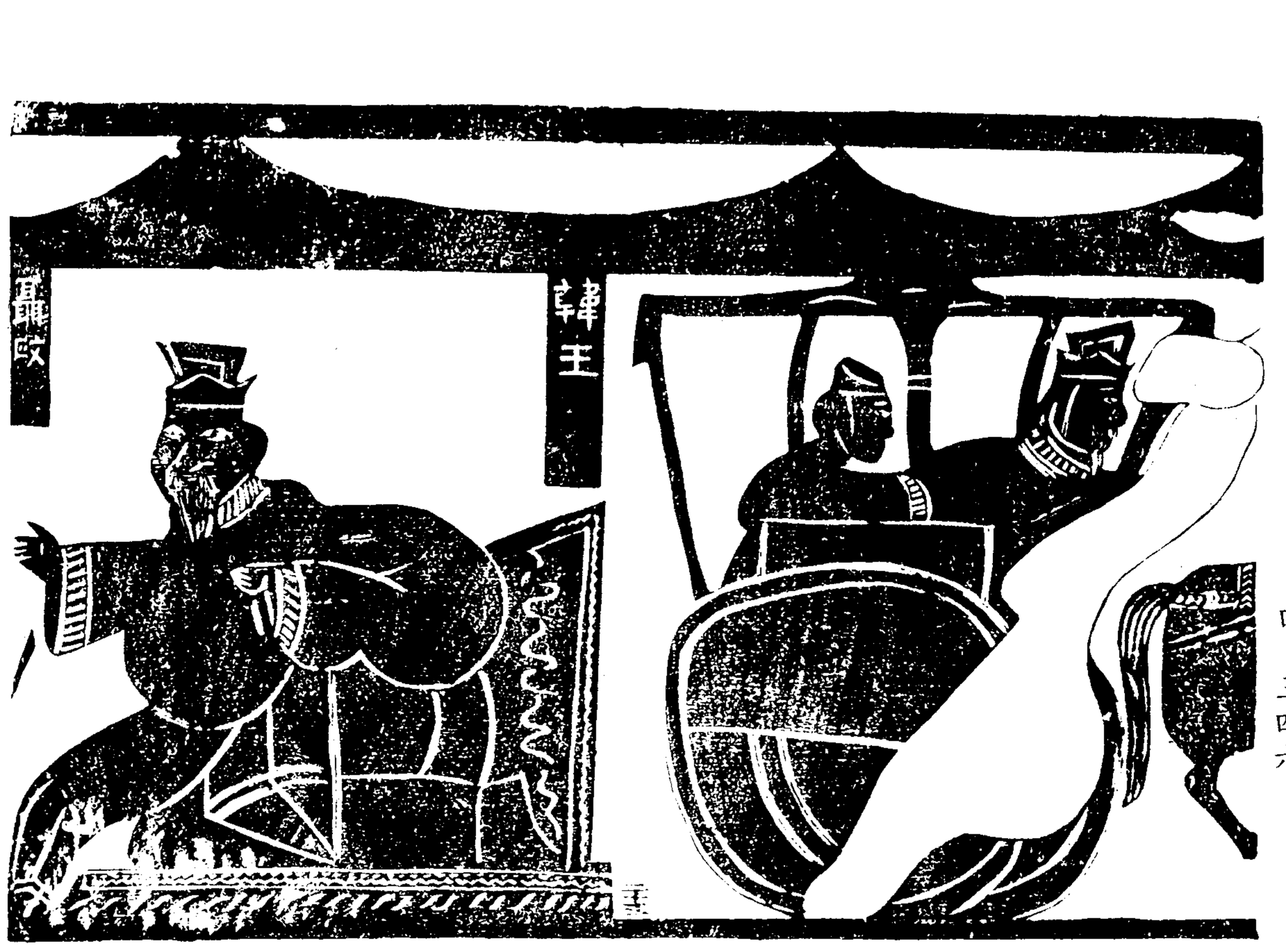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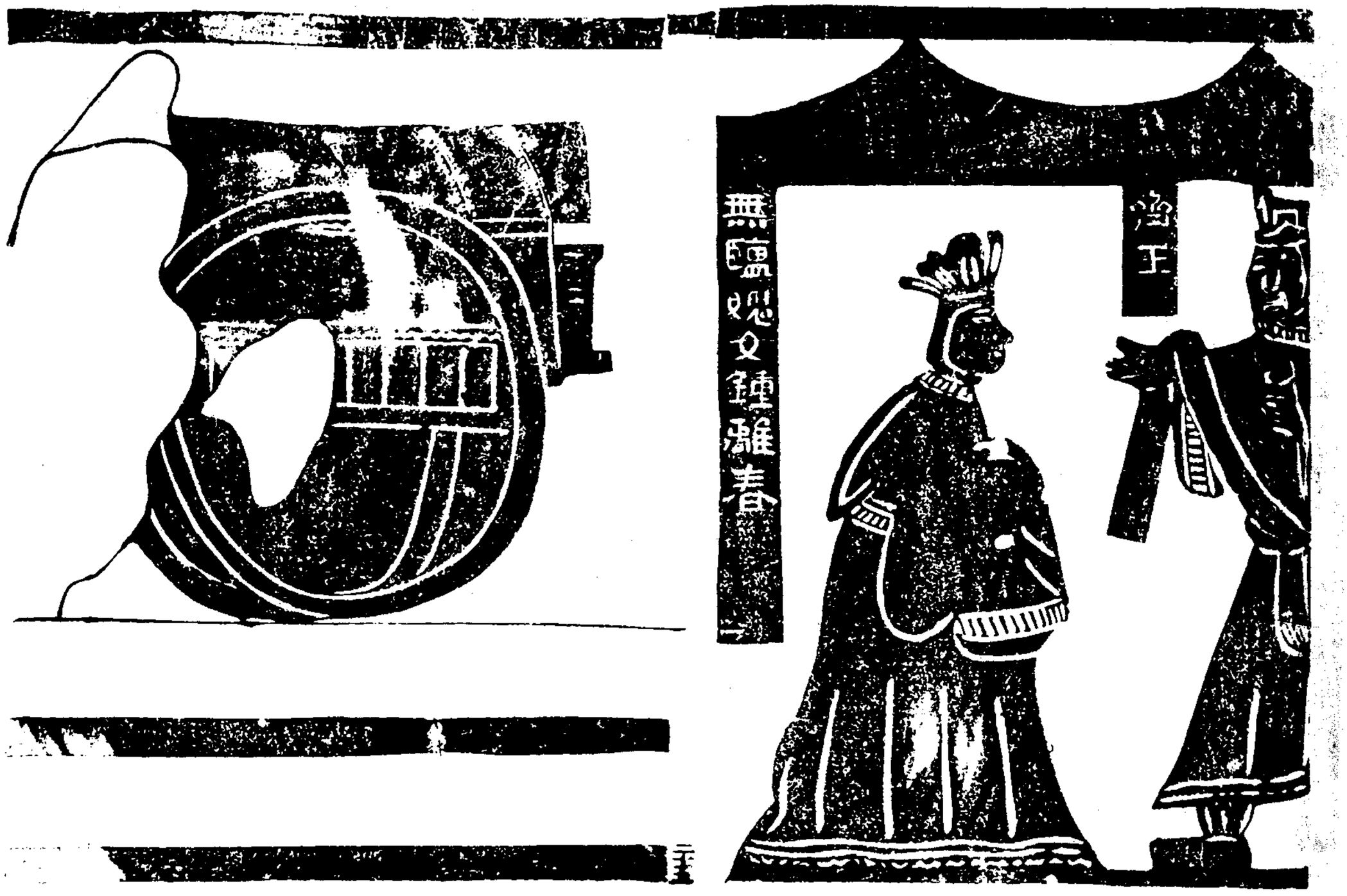

孝孫父
孝孫
趙盾
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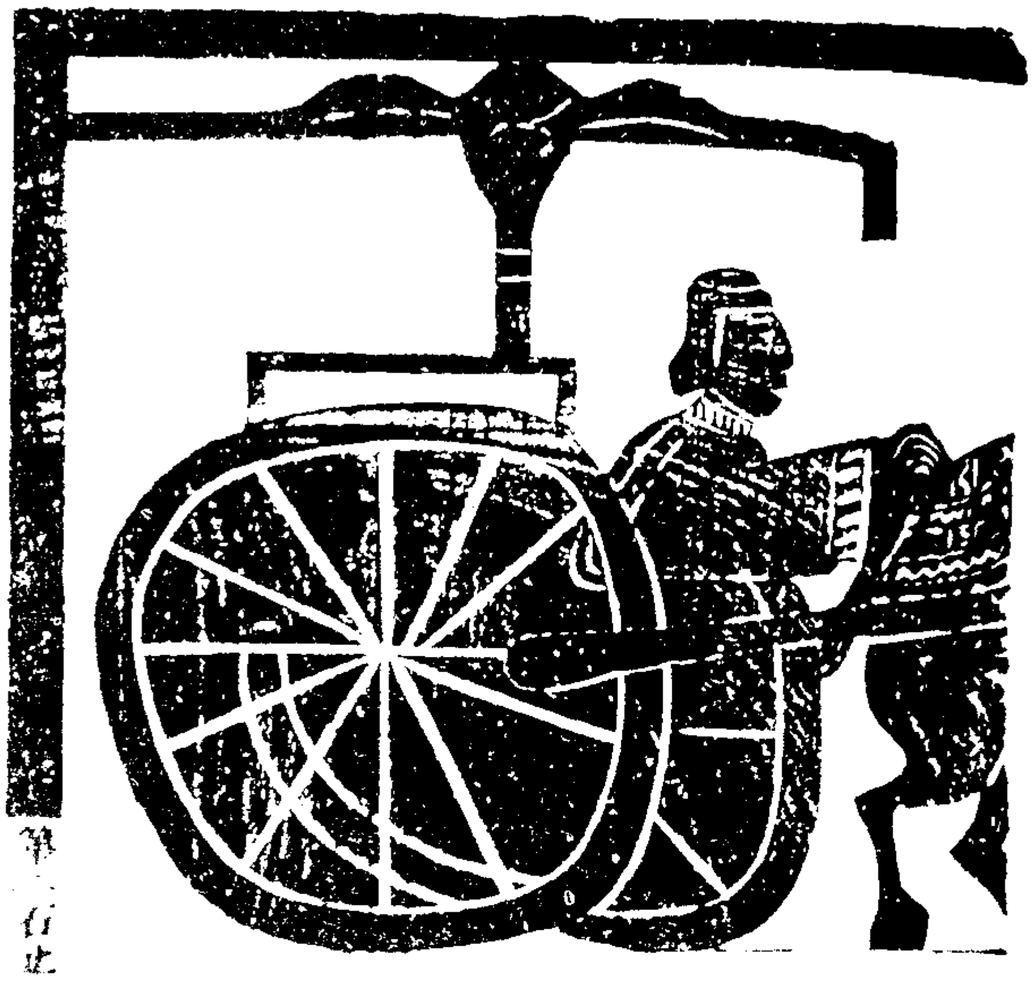
第二石第四層
忌慶王

孝孫祖父

豫讓敎寡以報知己


聶政
韓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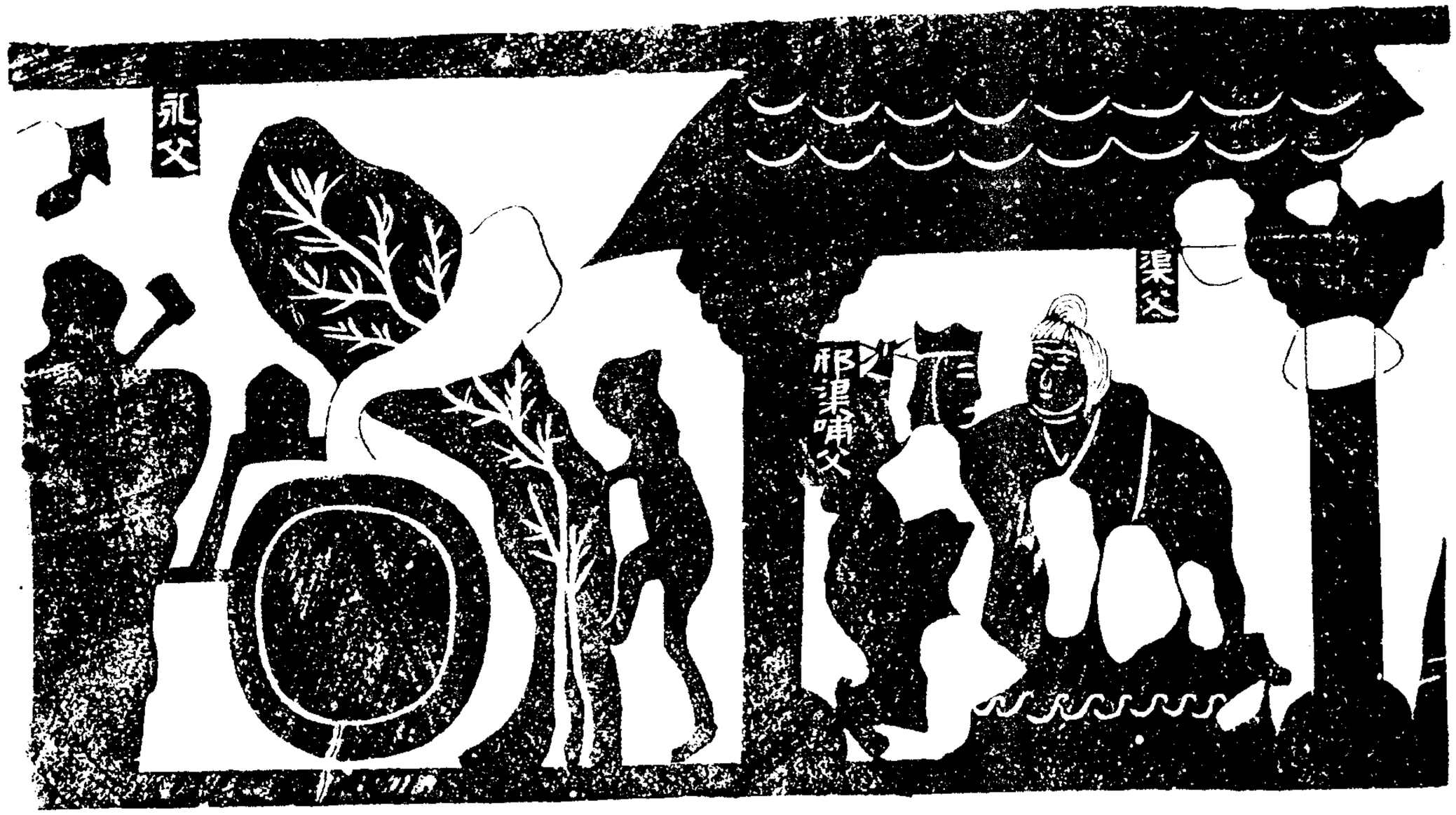
使者

元
魯秋胡

空拍

第行第一層
相隔下
親幸花藥之
恩澤
獅子

楚昭貞集


永文
渠文
郝渠哺父

朱明弟
明朝
董孝女
董元十乘人
朱明乃

宋明妻

第一行第四層
宋明妻

宋明妻

右武氏石室畫像五卷武氏有數墓在今濟州任城
故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畫像小字八分書題記
姓名往往爲贊于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喜故
盡錄之以資博覽金石錄
右武梁祠堂畫像爲石六其五則橫分爲二梁高行
前相如一段又廣於它石所畫者古帝王忠臣義士

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有爲之贊文者其事則
史記兩漢史列女傳諸書合百六十有二人有標題
者八十七人其十一人磨滅不可辨又有鳥獸草木
車蓋器皿屋宇之屬甚衆水經云金鄉有司隸校尉
魯恭家家前有石祠白書敘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
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皆刻之四壁今此碑無闕里
聖賢知其非魯石石祠中物也又云鉅野有荊州刺
史李剛墓其石室三間四壁雕刻爲君臣官屬龍
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今此碑不畫四靈又知其
非李剛石壁也趙德夫雖云嘗得魯君石室所刻而
題其所藏碑則云武氏石室畫像其就云武氏有數
墓在濟之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爲武氏雜人家前者
東人當知其實而不能辯此畫爲武氏雜人家前者
金鄉鉅野皆隸山陽與任城接境必是東州仟伯當
時競有此製子案任城有從事掾武梁碑以威宗元
嘉元年立其辭云孝子仲章季立孝孫子僖躬
脩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色
無斑黃前設壇壄後建祠堂良匠衙吹雕文刻畫羅
列成行趫騁技巧委蛇有章似是謂此畫也故予以
武梁祠堂畫像名之後之人身履其壤脩能四斯言

以求是先儒說三皇五帝者不一太史公采大戴禮
斆少昊而不錄經傳皆云帝嚳之後黎爲祝融益高
辛之火正也惟莊子以祝融氏與戲農赫胥同稱自
虎通既依史記五帝之序遂以戲農祝融爲三皇至
論五行則又以祝融爲南方之神初非通論此碑以
祝誦爲祝融而介於戲農之間則白虎通之說也帝
王世紀稱上古聖人牛首蛇身之類亦鴈孔子四十
九表所謂寵呑虎掌世之言相者有犀形鶴形之比
俗儒作圖譜遂有眞爲異類之狀者此碑所畫伏戲
自要以下若蛇然亦非也碑以隸於其爲異於明泰
武陽爲泰舞陽魏文爲魏

文凱式爲楷式斑連爲斑瑚者即嗜字
劃即劫字緜即漿字魏即魏字　隸釋

石武梁祠堂畫記自伏戲至于夏桀齊公至于秦王
管仲至於孝善及衆子母秋胡妻長婦見後母子義
漿羊公之類合七十六人其名氏磨滅與物無題識
者又八十六人得之括蒼梁季珩　范史趙岐傳云
岐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
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以獻帝建安六年辛家在
荊州古郢城中漢人圖畫於墟墓間見之史冊者如
此水經所載則有魯恭李剛碑碣所傳則有朱浮武
梁此卷雖具體而微可使家至而人皆見之喜繪之

事莫古於此也魯恭印殆峻　隸續

余大父武陽府君好古博雅生平精於篆隸行草殘
碑斷刻靡不搜訪自集隸格一冊以補洪景伯漢隸
之闕其中有一節云東州冢閒得三碑高廣各五六
尺皆就石室壁閒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
其質樸可笑然每事各有漢隸數字字止五六分筆
法精隱可爲楷式生平所閒漢隸未有若是之小者
而完好如新益不爲風日所剝泐且模印者尚寡故
也乾道丁亥五月子堅書余每閱之恨不得見其碑
石之正在何所然甚愛其伏羲神農黃帝帝堯之贊
及曾子老萊丁蘭之贊文旨精嚴簡古非後世所及
如祝誦氏不知其爲祖誦或祝融帝嚳氏作帝佶殊
可以証古辨今後因護溝攝憲梓部行部至資州則
此碑在州宅博雅堂下經兵火之後刓闕多矣制甚
又輦運寘之明新士夫殊無識者余奉祠歸過渝爲
學官言其事且以祖父所建知其果否也史繩祖學
齋佔畢

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像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
唐氏前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馬等後有褒文公順之
暨其子鶴徵私印梁祠人物最多洪适隸續具摹其

形今是冊存者僅帝王十八孝子四人而已山嶽帝至舜圖皆服冕禹手操鍤地之器冠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覩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桀以人爲車故象坐二人肩背隸續所摹失其眞矣曝書亭集

乾隆丙午秋八月自豫還東經嘉祥縣署見志載縣南三十里紫雲山西漢太子墓石亭堂三座久沒土中不盡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來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極纖巧漢碑一通文字不可辨易訪得揖取堂乃禁狂喜九月親履其壤知山名武梁碑爲武斑不禁狂喜九月親履其壤知山名武梁祠堂畫像三石久碎而爲五八分書四百餘字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八分書八字雙闕南北對峙出土三尺掘深八九尺始見根腳各露八分書武氏祠三大字三面俱人物畫像上層刻鳥獸兩闕有建和元年武氏石闕銘八分書九十二字武斑碑作圭形有穿橫闕北道旁士人云數十年前從坑中拽出此四種見趙洪二家著錄武梁石室後東北一石室計七石畫像怪異無題字惟邊幅隱隱八分書中平等字旁有斷石柱正書曰武家林其前又一石室畫像

宅又曰武翟歷代河徙填淤石室零落欠弟刷出武梁祠堂畫像三石久碎而爲五八分書四百餘字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八分書八字雙闕南北對峙出土三尺掘深八九尺始見根腳各露八分書武氏祠三大字三面俱人物畫像上層刻鳥獸兩闕有建和元年武氏石闕銘八分書九十二字武斑碑作圭形有穿橫闕北道旁士人云數十年前從坑中拽出此四種見趙洪二家著錄武梁石室後東北一石室計七石畫像怪異無題字惟邊幅隱隱八分書中平等字旁有斷石柱正書曰武家林其前又一石室畫像

十四石八分題字類曹全碑其一百六十餘字祥瑞圖石久風地上漫漶殊甚復於武梁石室北埳得祥瑞圖殘石三其八分書一百三十餘字此三種前人載籍未有因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畫像武氏後石室畫像武氏祠祥瑞圖又即此二石無題字莫辨爲何室有漢人刻世名存無多一旦搜得如許且畫像樸古八分特妙可謂生平奇遘拔武氏諸碑惟武榮碑恒立濟學武斑碑武梁祠像武氏石闕銘今已出土餘武梁碑二種未見安知不盡在其處嘉祥漢任城地趙氏云任城有武氏數

墓所指甚明何縣志訛爲漢太子墓然土人見雕石工巧呼爲皇陵故歷久得不毀失未始非訛傳之益也今諸石縱橫原野牧子樵夫皆知愛惜不急收護將不可問古物因易而山置之不顧實負古人是易之責也武斑碑宜與武榮碑並立濟學而石材厚大遠移非便易惟將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移至濟寧與劉刺史永銓敬置學宮明倫堂其諸室之石大而且多無能爲役州人李鐵僑東其家風好古按碑之功最著洪涧李梅村克正南明高正炎善書階碑勇於成美與之計畫宜就其地拂立祠堂壁石爲牆第

取堅而不求華飾分石刻四處置諸壁間中立武班
碑外繞石垣開雙闕於內廻門額曰武氏祠堂院地
樹以嘉木責主人世守地有古碑官捐易擾宜定價
貧其利而杜其累立石存記爲久遠之圖是役也非
數百金不辦易與濟寧數人量力先捐海內好事者
聞而樂從捐錢交鐵橋梅村明高董其役易與司土
諸君成其功求當代鉅公撰碑垂後仿漢碑例曰某
人錢萬某人錢千詳書碑陰以紀盛事漢人造石室
石闕後地已淤高與工時宜平治數尺俾碑石盡出
不問遺憾有堂蔽覆椎搨易施翠墨流傳益多從此

人知愛護可以壽世無窮豈止二三同志飽嗜好十
一時也哉乾隆丁未夏六月黃易修武氏祠堂記略
昔歐陽子集古錄以漢魏以來古刻散棄于山崖墟
莽間未嘗收拾爲足惜又自謂荒林破冢神仙鬼物
說怪所傳莫不皆有然而漢武氏祠象之文則錄所
未著也至東武趙氏始有武氏石室畫象五卷而其
錄弗傳惟鄱陽洪氏乃闢且釋之凡四百餘字而已
當宋南渡時已謂重刻本爲可珍而況逮今又六百
年乎錢塘黃子秋庵既于濟寧州學拓武氏祠堂石
得拓其全石已而復于嘉祥縣南之紫雲山得敦煌
易小松于嘉祥縣南三十里紫雲山得之嘉祥本析
鉅野置宋時故屬濟州也以洪氏隸釋隸續證之文

字大略相同惟檇母之前洪云闕一人名者今驗石
刻有檇母親年老氣力稍衰管之口癒心懷楚十有
六字而上下尚有闕文蓋圖伯俞事以檇爲俞也錢
唐何夢華云檇上一字尚存木旁當是柟字漢書古
今人表多以相爲伯也范且之後又有魏須賈一人
賈字雖洵且年猶可識職國奈漢人多以且爲名
讀子余切如樓且豫且夏無且龍且皆是且勿或加
佳如范雎唐雎文殊而音不殊也胡身之注通鑑輒

音范雖之雖爲雖是誤以爲目旁矣據此碑可證胡注之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武梁石室畫像第一石第三層題云曾子凡六行內著早來方字舊釋爲灵黃司馬易云以灵爲靈後人俗體而曾子之孝亦不必言著靈玩其筆法當是早字著早者著曾子之孝名也此說較長車前坐一童子爲閔子後母弟車後坐一人爲閔子之父曾子騫下云御車失棰棰諸家皆釋爲後一幅題云閔子騫下云御車失棰棰諸家皆釋爲秩字謂與鞅同今黃君小松云是棰字與上句移字爲韻蓋即鞭箠字也从木與从竹同意　第四層一

人冠服坐題齊桓公左一人俯身向右持七首作刮刺狀題曹子刲桓右一人執笏侍立題管仲又一人立曹子左冠服同齊桓公題魯莊公案曹劌（史記作沫）刲桓時魯莊公未嘗在列此書魯莊者蓋許反侵地時魯莊亦與盟也次一人手執兵器題吳王前跪一人兩手捧魚魚下似臧七首胷及臂有物相夾兩鰕甚長後有二人曳之上題二侍郎又題專諸炙魚刺殺吳王案左傳云門階戶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此二人所曳者殆即鈹也不云王親而云侍郎與左傳異器陳於座前意即受食物之具也專

諸本名總設諸吳越春秋云吳王嗜魚之炙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故云專諸炙魚也次一人作散髮狂奔狀柂題荊軻一人兩手反背夾特其腰地有一篋啟蓋內盛人頭題焚於其頭窮伏一人題秦武陽左有一柱柱間一刀下墜史記所謂荊軻引其七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者是也柱左一人作驚避狀柂題秦王秦王祇存右半左已泐矣其一人無題柂殆即侍醫夏無且歟其即期字案孔子閒居夙夜其命宥密注詩讀其篤基士喪禮度茲幽宅兆基注古文基作期是基其期古皆通用武陽即舞陽左傳蔡侯獻舞穀梁作獻武是舞與武通也王即王字見魯峻碑陰　第二石第二層屋瓦鱗次柱右一人右向左一人手持物如衛屋右柱一兒仆地題長婦兒一婦人被髮從左柱入右手欲援長婦兒題梁節姑姊後一婦人兩手援梁節姑姊之左手柂題救者救者上角二小兒兩手相攜橫題姑姊兒案此事見列女傳長姊兒者長婦是梁節姑姊之嫂兒則姑姊兒子也室既失火兒子與己二子俱在室中亟往援之先得己子次欲援兒子火勢已危故救者力援之出而姑姊不忍兒子之死

所謂赴火如士也次二人佩劒乘馬榜題追吏一見踧舉手作求訴狀題後母子一人被髮臥地榜題死人一人執物立題前母子一婦人題齊繼母案列女傳有齊義繼母者齊二子母也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旁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迺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召其母問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妾子也長者前妻子也其父疾屬妾善視之妾曰諾今豈可忘人之托而不信其諾耶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

母據此但稱吏而不云追吏且吏訊二子時母未嘗在旁也此畫蓋合前後總繪之其云追吏必有所本列女傳略之耳前母子手執之物似即致死之械傳所謂被一創者是也次一室室中一牀臥一人題京師節女住外一人撲入室中舉手向臥者榜題怨家攻者案京師節女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有讐人欲報其夫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謥父呼女告之女計不聽則殺父聽之則殺夫乃曰且曰在樓上臥者則是矣妾請開戶扁待之還告其夫使臥他所自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至斷其頭去明而視之乃其

妻也仇家痛其有義遂釋其夫事見列女傳　第三層左右二人相向中一人題三州孝口也次一人旁置一甕上有瓢題義漿羊公手相接題乞漿者案搜神記有楊雍伯義漿事此作羊字與彼異次一人拱立執物左向題榜題湯父左跪二人一髮尚髫髻一題巍湯次坐一人題趙口諸右一童子手拊坐者左肩又樹一叢棲一鳥榜題孝烏次一人左向立橫題題孝孫父前一童子執一器有二足榜題孝孫左坐一人題孝孫祖父　第四層有檻如舟檻外伏一人檻上一人以手捽其髮橫題王慶忌伏者榜題要離慶忌左右有二人執戈夾侍案要離刺慶忌事詳呂氏春秋及吳越春秋皆以慶忌爲吳王僚之子出亡在衛闔閭使要離如衛殺慶忌涉江拔劍刺之慶忌捽要離投之於江未死要離歸吳遂自殺此當云王子慶忌而直稱爲王慶忌所未解也次一車中坐二人前一人榜題趙襄子後一人殆御者也馬作驚躍狀旁一人仆地而無首榜題豫讓殺身以報知己豫讓右一人執劒意劒襄子豫侍之兵也事詳戰國策次一人狀甚雄偉榜題韓王案國策史記晉政所刺者爲韓相俠累此題韓王與彼異前跪一

人左手執劒右手執物如琴楳題聶政其後又蹠一人案史記云聶政杖劒至韓直入中階不言有人階行亦不言更執何物也又一人執劒俯身向聶政作欲殺狀史記所謂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左右大亂云云此從省祇圖一人耳次立一人左袖披物如帔巾楳題齊王左立一女子楳題無鹽媿女鍾離春齊無鹽邑女也貌甚陋年四十無媿卽醜字鍾離春齊無鹽邑女也貌甚陋年四十無所容自謁齊王謂有四殆王歎納之見列女傳隸續誤分爲二以右一人蹠者爲無鹽媿女左一人立者爲鍾離春不知蹠者本屬前幅在聶政後屬此無謂

洪氏辨之未審耳　第五層一車向左行車中人沏不可見楳題處土土卽士字左一車中坐一人是卽者車前蹠一人手捧物如書幣是迎處士者題縣功曹　第三石第一層一婦人左手援鏡右手持刀楳題梁高行右一人執物如旗左一人捧物蹠向右楳題奉金者後立一人手執節旄楳題使者案列女傳載梁高行蚤寡貴人多爭娶之不能得梁王使相聘焉高行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餘之人殆可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此圖其事與節姑姊一幅屈屈爲漢之梁國也次一車左有桑樹一婦人採之下承以筐首左顧左一人冠服向之楳題秋胡妻魯秋胡案列女傳載秋胡娶婦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見路旁婦人採桑悅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遂去至家與婦至乃卿採桑者也婦曰子東髮辭親仕五年乃悅路旁婦人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好色淫泆是汚行也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投河死此畫其途過事次一婦人題義姑姊右手抱一小兒楳題兒子左手下垂援引一童子橫題姑姊兒其左一車中坐二人後一人手執節旄題齊將軍按列女傳齊攻魯望見一婦人攜一兒抱一兒而行

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于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追之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兒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力不能兩護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于是齊將按兵而止曰魯未可伐也婦人猶知持節而行義況于朝臣士大夫乎魯君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次左一室中坐一人題曰楚昭貞姜其右一人執一旗又一人侍按貞姜楚昭王夫人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擊之上而去此所畫一室是也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不行使者還

取符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此書執旗者即取符之使者也昭王嗟曰守義死節不爲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曰貞姜　第二層柏榆母執杖扶地柏榆跪聳兩肩受母笞其首似俯而思象其楚悲之意楊題榆母又題柏榆兩行未落悲字不能容另書於柏榆之右肩亦古碑補遺之一例也有此悲字方與表字叶韻翁閣學云柏榆上闕幾行幾字不可計今案拓本此二行已過右角其上即是橫線無闕文也其事見說苑云韓伯瑜有過母笞之泣曰他日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瑜令碑

作柏榆次一室室中坐一人楊題渠父左一人跪一手撫坐者之肩一手舉雙筋楊題邢渠哺父邢渠事古今記孝行者遺之次一車一人坐轅上楊題永父左一人背立向地取物楊題董永千乘人也次一婦人楊題章孝母一人冠服拄劒立楊題朱明一人題朱明弟一小兒橫題朱明兒左一婦人右手援兒題朱明妻次多歲洲惟存一人左手撫僮肉小兒兒上題楊牛存孤字案隸續尚有李氏遺孤四字考列女傳東漢李固以梁冀肆惡遣子基茲變歸里變年十二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謀豫匿託言還京師

拓本祇伏戲至曾子二列視今所得三石不及十之二三且較之洪氏所錄又增補七十餘字具載翁閣學所漢金石記翁書有失檢處更爲校正之漢人畫像莫古如此其中人物器具皆圓下方畫連圍處橫列五層有題字者皆三層題字皆隸書徑四五分漢隸之最小者始見于此其字數多寡不等有單題人名者有紀其行事作贊語爲贊者畫皆黑文凸起所畫人物衣冠車馬室屋臺殿樓閣鳥獸花木

之類細筆鉤勒極工緻而又極古樸且能狀其情事神吻畢肖諸金石書著錄者惟洪氏隸釋載其題字隸續全摹此畫于碑圖中又隸續云始子聞建康寫舍有此碑嘗託連帥方務德訪之未至而書已成方亦刻之郡齋地遠歲久殆將亂眞也据此則宋時尚有方氏刻本在建康郡齋而久無傳矣又金石錄云武氏石室畫象五卷所謂五卷者是以三石搨本分裝爲五卷也又史氏學齋佔畢述及此碑前云東州冢閒得三碑是指此碑後云東州冢閒得三碑是指此碑後云護漕攝憲梓部行部至資州則此碑在州宅博雅題字最多者莫如此三石永幾雪磴所藏唐搨亦

堂下經兵火之後刓闕多矣云云此另是一種畫象並非此碑益刓闕既多一時不及細辨遂誤以爲卽此碑耳　本朝所傳搨本一冊稱爲唐搨者康熙閒爲海寧查氏仲安所得前後題識極多亦頗有考證內如朱竹垞跋一則載曝書亭集者墨蹟亦在此冊中後爲揚州汪雪礓所藏吳門陸貫夫先就此冊手摹一本翁閣學覃溪聞雪礓本索觀不可得後得陸貫夫摹本傳安邑宋芝山倩趙君鋐木行世此乾隆癸卯事也然所搨祇十四幅起自伏羲迄于丁蘭乃三石中之一石而又一石中之二三兩層以全碑計之祇十之二也至丙午歲濟寧黃同知小松親至嘉祥縣紫雲山武氏舊墓所在發土得武氏石室等碑凡四十餘石于是移一石于濟寧州學（孔子見老子畫象）餘則釀貲搆屋于碑所爲武氏祠堂環以周垣碑悉立于堂內四壁中奉武氏四人栗主而扃其門附祠有地十餘畝

就近畀玉皇閣道士種植收息主守祠碑有謁祠搨碑者司其啟閉拂拭茶飲頓宿之事其爲碑立法亦周矣爰命工椎搨分遺同好碑皆畫象畫中題字最多者莫如此三石永幾雪磴所藏唐搨亦歸黃同知同知復鉤摹畫象并錄諸跋鋟板行世然後翁閣學乃取諸跋更合三石全搨統加辨證詳載兩漢金石記中今按三石所畫有題字者大率帝王忠義孝子列女事蹟皆足以資考稽而寓激勸若僅詳其說而不見其畫則其說雖極精審而寶者茫然不能得其髣髴觀必待搨本以覈其全則穹碑鉅幅張之壁間玩索亦費目力且瞞見搨本殊非易事好古者徒付諸追摹神往而已因仿隸續之例全刻三石中畫象之有題贊者餘無字者不與焉三石之圖首一層第二石之第五層處士車之前一幅畫厨傳烹飪之事第三

石之第三層雕須賈後費樓閣神人花鳥及第四層車騎之屬今皆不載此外若所謂前石室後石室左石室諸祥瑞圖石柱等既無題贊且恐如洪氏所稱不皆武氏祠堂之物至嘉祥以外山左各州縣所得漢畫又不下數十石皆不備及舉此三石以概其餘又此編雖仿洪氏之例而有不同者洪氏僅取畫縮爲上下兩列三石牽連不甚分晰其所摹人物粗具形迹與碑參校全失其眞又題字另詳于隸釋而于碑圖但列人名二三字是畫與贊離而爲二觀者不能瞭然茲悉依碑畫贊全摹而於後跋中不復重列至每石五層各層之上下界畫處有山形水紋襞襀等畫雖無關係亦依樣並摹以見古碑刻畫之式皆洪氏所無者又第二石內有要離王慶忌一幅洪氏全佚今搨所有亦可補前人之闕也凡洪圖分明而今搨已物者則闕之以存其眞見石本之逾久而有損也

金石萃編卷二十終

公子口口魏信陵君左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侯氣口口口侯朱永言語口口口口口口不
侯言
王口口口獲拾楚陵爲漢口與項相距母
見漢使曰口口長者回伏劍死从免其子
此榜二行

右第一層六榜

義士詰贖陳留外黃兄弟詣寺門求代
考驅兄弟贖詣寺門求代　此下闕此榜二行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十七

武氏左石室畫像題字

畫象共十石惟第一石有題字在高三尺三寸廣五尺四寸畫二層題字九榜今在嘉祥縣武宅山

顏淵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七宿升堂入戶
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盡縮首續之
此榜二行

產汙握火
七宿婦
此榜二行

外黃獄吏
詛贖兄券
右第二層三榜

武氏左石室畫象第一石首有雲文巳泐下界一橫線中刻聚核形下刻山形畫分二層自右起上層一室二柱簷角飾二獸室中一婦人拱跪榜題乞宿婦三字右一人仰面右手執火左手向屋角抽薪榜題爇髻左向屈左膝右脛間繫一木左手案之右手舉斧以握火四字上二字半泐柱左旁題二行凡三十二字詩巷伯傳云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發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室壞婦人趨至顏叔子納之使有楹弗鼓弗考同皆爲攷之假借說文攷敏也敏擊也今俗作拷字次一室有二柱一人冠服左向坐右手向左指左手拊几一榜上半已泐存一令字右柱外一人執物侍立左柱外一人冠服執版向右跪次又一室祇露右柱一人執版向左立兩室間橫一獸前後足與兩簷角相接下有一獸作向上攀拊狀右武氏左石室畫像乾隆己酉秋李鐵橋等平治祠基時所得翁閣學兩漢金石記未及載人小松又得武祠畫像殘石二高四尺廣六寸餘中一小馬右題此口口金口口可辨者祇二字一高三寸八分廣四寸餘中一婦人殆一室之物也今製爲硯坿記於

此山左金石志

武氏前石室畫象題字

畫象共十五石無字今作孟祥縣武宅山祠子後石室畫象九石刻南通旁刻宋北墓間畫象各一石皆無題字不錄

第二石高五尺三寸廣九尺畫三層題字者二層共四榜

子路

右第二層一榜

沏沘車

此丞相車

門下

工匠

右第三層三榜

第三石高三尺廣六尺六寸畫三層惟一層有題字三榜

君車

門下功曹

門下游激

右第三層

第四石高二尺一寸廣一丈四尺三寸畫二層一層題字五榜

主簿車

令車

門下功曹

門下游激

門下賊曹

右上層

第五石高五尺一寸廣九尺四層惟一層有題字十七榜

此亭長

主記車

主簿車

此君車馬

此

騎吏

調閒二人

右第三層

第六石高四尺二寸廣九尺一寸畫二層題字共七榜八一

功曹車

尉卿車

右第一層一榜

游激車

賊曹車

功曹車

主簿車

主記車
右第二層五榜
第七石高四尺一寸廣一丈三寸畫
四層題字者二層共十八榜
𠂤𠂤
義𠂤
義婦親子
孝子刑口
刑罪
士寔蓋車
右第一層六榜

伯游也
伯游母
老萊子
萊子父母
乳母
口子載此二行合一榜
康村封
口寸夷
蔡村度
周公旦

八王發
伯邑考
文王
右第二層十二榜
第八石高二尺七寸廣九尺一寸
三層惟一層有題字五榜
此秦王
侍郎
魯秋胡
秋胡婦
齊王
右第二層
第九石高二尺七寸廣九尺一寸畫
三層題字者二層共四榜
此齊桓公也
右第二層一榜
君爲都口時
五官掾車
君爲市掾時
右第三層三榜
主簿
第十石高一尺三寸廣五尺四
寸畫止一層題字三榜

爲智郡時
行亭車
第十一石高二尺九寸廣四尺二寸畫
荊軻
秦武陽
上
闕也
右第一層三榜
行亭車
右第三層一榜
第十二石高二尺九寸廣三尺三寸畫
四層題字者二層共二榜

道吏車
右第三層一榜
主簿車
右第四層一榜
第十三石高二尺九寸廣三尺三寸畫
四層惟一層有題字一榜
賤書車
右第四層
武氏前石室畫象第二石第一層上銑下平居中一
人冠六稜左右二稜各綴三珠約冠有鬟飛起
右手拊膺左手案膝趺坐右一物捧其座右一人

鳥形者橫托之一人肩有翼執物如錐後一龍有翼
一獸上半已泐又三人二作鳥形一有二首又蟾蜍
二一有鳥尾皆橫繞向左左一人有二首相向一鳥三
三人皆鳥身下有小鳥又一人有二首相向一鳥三
首又一鳥有手執物左肘又一小鳥皆橫繞向右此
下橫界二線中刻禽核形仁和朱劭齋云西洋各畫
亦有人首而鳥翼者正與此同又濟寧火德廟所藏
明人水陸功德象中亦作雙人首而鳥身者是西方
異物皆出佛經漢人當亦本此乃知碑中所坐者爲
佛無疑矣沅案山海經一書所言鳥獸多與此合經

云似人形者不過略有相似未嘗言怪也碑或據此
以圖其異遂乃怪怪奇奇靡所不有余校刊山海經
嘗論及此書作於禹益非後人所能及劉齋拾此而
遠引外域佛經未免失檢然其說不爲無據姑附存
之　第二層上刻山形中列十九人皆冠服拱立向
左亦有回首右顧及執物舉手者似皆孔門弟子中
惟一榜題子路二字子路冠作雞形擅袂執簡有韇
履頗似武裝　第三層一車一馬向左行車有蓋中
坐二人在前者執版題榜存一車字上泐二字導騎
二人執物如曲尺後綴一獸次一車一馬蓋有五柱

中坐二人在前者執版榜題此丞相車四字車字已
汾步導二人執符杴後綴一小樹次一車一馬蓋
下坐二人前者執版榜題門下功曹四字下二字半
汾騎導二人後綴一鳥次一人執版右向立冠有纓
文此下橫界二線中刻鳥獸雲龍文下刻山形
第四石上兩層上下皆橫界二線前段岑樓二層左右阿
閤二層規制宏麗下層用杜上層及阿閤之柱皆鏤
人物揩拄之樓脊飾以鳳閣簷飾以龍及鳥獸闌檻

斗栱罘罳承雷靡不工緻樓中坐一人似女冠五梁
左右各侍三人捧盤盂者三執符者一拱立者二柱
外各立一人左者執物綴三珠右者以手接柱中之
人似皆女子右閤外一人一手上舉一手接住中人
之手下層中施帷帳坐一冠服者貌甚雄偉右手拊
膺左手案膝下橫一物如琴中有五弦右侍一人右
手執符左手執物如箭帛柱上一人首鳥身者以尾
蟠之坐者左侍一人似捧盤盂次一人冠服執版俯
立左柱外一人亦執版立皆右向後段合歡樹一本
枝葉蟠結上有衆鳥一人射之樹右綴一獸下停一
車車蓋立一獸一人攀轅立者殆御者也旁蹲一犬
樹左一馬似將駕車者車幔二木有轡下垂案諸隸

祇用一木爲轅者蓋從省耳
行蓋有四柱中坐二人一執符杴後綴一小樹次一車一馬蓋
字步導二人皆執符杴騎導二人執戈次二車二馬
蓋下皆坐二人一題門下功曹四字一題門下游徼
四字
第四石祇二層上下皆橫界二線下刻人物龍蛇鳥
獸之形中間自右而左一車一馬榜題主薄車三字
薄字从艸隸變也蓋下坐二人御者在前主薄在後
車後一人左手執版右手舉向主薄騎導四人前二
人執物如曲尺有鏤文上綴二鳥下綴二小樹次一
車一馬榜題令車二字蓋有四角中間一柱坐者二
人在前者執符步導二人皆右手執符左執木杴右
綴一小樹騎導二人皆執戈馬前綴一犬馬後一鳥
次一車一馬蓋下坐二人在前者執版榜題門下功
曹四字上綴一鳥次一車一馬蓋下坐二人榜題門
下游徼四字車後一獸向空舞次一車一馬蓋下坐
二人榜題門下賊曹四字騎導二人皆佩劍冠皆有
細鏤文車後綴一獸馬後綴一小樹前一人冠帶執
版向右左肘一鳥祇露前半
第五石第一層上銳下平一人中坐上半已汾坐下

蟠以交龍龍首昂上右作人物游龍異獸左作雙兎搗藥狀中有蟾蜍捧曰雲氣周繞次二人雲繞之又一人肩有翼橫飛右向下有烏二魚二此下橫界二線中刻聚核形　第二層上刻山形下列二十二人俱冠服拱立左向亦有回首右顧及執物舉手者惟右一人洲去後半中有四榜無題字　第三層一車一馬向左行榜題主記車三字蓋下坐一人執版車後坐一人步從一人執版榜題此亭長三字次一車一馬中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騎導二人皆洲次一車一馬中坐一人執符榜題此君車馬四字一人半洲一榜祇存此字右半騎導二人各執戈榜題此騎吏三字步導二人亦執兵器榜題調閒二人四字此下橫界二線中鏤鳥獸雲龍之象若近世雕闌式惜多闕洲下作山形俱橫貫右邊

第六石上層一婦人向右跽右手舉向婦人一人左執兵器拄地如弓中有柄右手舉向婦人一人執刀看向左後橫臥二人已過右邊祇存下半皆有械如弓執其柄以兩足抵其容內一人右手執物如箭一榜無字婦人左一車一馬無蓋向左行車坐一人面顧右兩手分張一人似鳥橫飛馬項有繩一人牽之于執刀仰圖有垂帶前一人執干盾向右立一人乘馬執刀又二車二馬俱向右行一榜題功曹車三字蓋下坐二人御者在前執版者在後車後綴一小樹騎從三人內一人執物如笏帛左角一鳥半洲下層一橋有闌中平左右斜殺橋上車馬奔馳有男子婦人亦有步卒如交戰狀皆執刀盾干戈弓矢之屬中一器如釜兩端上曲中凸起銳首如錐凡車六馬十三又二馬半洲男婦凡三十五人題榜五右三曰游徼車賊曹車功曹車左二曰主薄車主記

車榜各三字左綴一鳥右有小樹二中一人露其上半左似一人無首臥橋右角橋下亦有男婦兵士水戰者或乘舟或涉水兵器悉如橋上凡二舟舟各二人賊者凡五人中一人貌甚雄壯餘雜畫魚鳥有二鷺啄魚又設魚罟二漁者二人此段翁閒學失記蓋山取字而不取畫也此下橫界二線中刻棗核形下刻山形

第七石第一層一人冠服持節旄向左立後一人亦持節旄長幅下垂中有鏤文左榜題齊將二字半洲前一婦人抱兒向右跽榜題義婦二字婦字洲毀有

一兒傍題義婦親子四字次一車一馬向左行車有
蓋前坐一人車後二人相向一立一跪立者拱跪者
之背殆即閔子御車事後又隨二人皆泐前後凡三
榜俱無字次殘泐祇存帷帳似有二人一右向坐一
左向跪右一人手捧盤盂半泐左榜存刑渠二字右
榜存孝子刑三字刑即邢字蓋邢渠哺父事也次一
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一人榜題上宜蓋車四字上一
字泐車後一人向右立一人跪地拱器如缶上半皆
泐　第二層一婦人長服冠五梁向右立手向右指
榜題伯游母三字右一人佩劍跪向左榜題伯游也

三字後一人向左拱立下半泐左綴一鳥次男婦二
人並坐向右上施帷帶榜題蔡子父母四字左綴一
獸右一人跪向左手持杖杖頭橫飾鳩鳥右手向地
下有盤盂榜題老萊子三字次一婦人手持飾旄向
左立前一兒拱手回顧一榜二行首題乳母二字次
題口季載上泐一字季字半泐案此即文王子冉季
載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同母昆弟十人冉季載最少
此與後康叔封等稱名同婦人右一人執版向左揖
立次男婦二人並坐向右上施帷帳一榜題文王二
字左一人侍立右立九人皆有題榜而泐其三存者

惟伯邑考口王發周公旦蔡叔度口未康叔封六
榜而已毛上是叔字蓋即霍叔處　第三層三人並
坐向右內一人舉手作指顧狀座前羅列尊俎盤盂
前跪二人一向左舉勺一以手指俎一人長袖起舞
兩足立跣上一人兩手據跣兩足向上倒垂其首一
兒橫伏於上中間一盆蓋燕饗樂舞之事也次四人
左右相向立次車馬各三有蓋有廂皆向右祇見御
者三人餘殘泐前後四榜俱無字　第四層作庖廚
事有一器如桶二人並立各以手拊之上飛二鳥次
男女二人向井汲水綆繫木架上架端一鳥架旁一

人執物如犬倒垂左一人舉手似相助者一盆內盛
雁鶩二人對立同向盆中燔之上綴一鳥次一大盆
盛一豕左右對立二人一案其首一執其蹄上有大
鳥垂翼向下次一人左手執物右牽一牛向右行上
綴一鳥尾有三羽次皆泐此下有橫線刻棗核形
第八石上層左二獸右一龍一鳳一鳥又二人皆鳥
身餘泐　中層一人右向坐左手指右手執劍榜
題此秦王三字後一人執弓矢侍立前跪二人一撫
琴一拍掌皆左向右侍一人執刀盾又一人手曳其
衣上半已泐空處綴一鳥次二人一冠服一常服相

向立榜題侍郎二字郎字已泐次一人冠服執物向
左立榜題曾秋胡三字前有二婦人皆舉手向左又
一婦人有兒曳其衣榜題秋胡婦三字胡字从吉漢
鏡銘嘗有之兒上有小鳥一次一人冠服向左立榜
題齋王二字齋即齊字左一婦人相向祗露其首下
有一物祗存上半齊王右侍姬二人又一人執版拱
立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一執版一御
者騎導一人中綴小樹車後一人已泐次左一車一
馬蓋下坐二人有榜無題騎導一人次一車一馬車
有蓋下坐二人有榜無題騎導一人次一車一馬車

有蓋有廂祗露執符一人騎導一人左一人執版向
右立
第九石上層中坐一人肩兩翼座下雲氣繞之左一
人以手搏其肩右侍一人執符身俱有翼又左右向
四人橫飛皆鳥形有一龍一鳳在角一大鳥半泐
中層一人冠服左向立一手上舉一人亦冠服卧地
膝間一物似兵器榜題此齊桓公也五字即曹子刼
桓事右執弓執矢執劍者各一人執版者三人俱左
向立左冠服者一人右手執弓左手向右指後隨三
人一執版一兩手空舉一曳舉手者之袂俱右向一

人左向立回首右顧一手指向左左三馬具鞍轡無
人上有小鳥下有小樹右角似有一人如獸半泐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車全泐祇露執符者之袖榜題
君爲都口時五字都下似中字車後似有二人步導
二人俱一手執符一手執桿次一車一馬蓋下坐二
人一執符一御者榜題五官掾車四字騎導一人次
一車一馬蓋下二人皆泐榜題君爲市掾時五字步
導四人二執符桿二執節旄皆泐下半
第十石上下橫界二線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
榜題主簿二字車後一人執版隨行次一車一馬左

行蓋有四柱左右有廂中坐一人執符榜題爲督郵
時四字右角一鳥長尾口啣物左角一鳥向上步導
二人皆執符桿一榜存數筆似二卒二字不類諸題
蓋後人所刻也次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
行亭車三字騎導二人車左二獸一半泐馬左一鳥
此石翁閣學失錄
第十一石上層殘泐略見雲龍形次一人舉手向左
榜題荆軻二字一人在後挾制之手向右指右一人
執刀盾向左荆軻足旁一人伏地榜題秦武陽三字
左立一柱柱間一七首柄有垂帶下虛縣一物蓋所

絶之秩也柱左虛設一座鏤刻甚細座前有雙履上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榜題道吏車三字道即導字車後一小樹車前一人如烏騎導二人上綴一烏　第四層二車一馬左行蓋下坐二人榜題主薄車三字車前一獸騎導三人皆模糊此石翁閻學亦未錄

第十三石第一層一人作鳥形右一鳥三首而又有一首如馬左一大鳥雙首又一小鳥皆左向　第二層石一人摘之次一樹六極極各一葉下垂次一大樹枝葉甚茂右一人摘之次石甃一臺臺中一苗向上獨葉如焦右一人以刀斫之左一人執刀盾向右立前一人左弁右手執物高舉左無袖殆秦王也一榜上泐祇存也字次二人執戈卧地　中層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題騎導一人後綴一鳥次一車一馬左行車有蓋有廂有牖前坐一人後坐一人有榜無題　下層一車一馬左行益下坐二人榜題行亭車三字一人執版俯隨上有一烏下有小樹次一車一馬左行車廂上覆五席祇露御者一人手似執物有榜無題

第十二石第一層作人獸雲龍文　第二層二婦人捧一盤左右相向跪下置一物乃承盤者右跪三婦人皆執鏡奩盥盂左跪三婦人皆右向　第三層一車一馬左行蓋下前一人執版後一人殺弓佩劍

神具不休自朝五未旦成
口不劄船歿少則至
上闕至
上闕周時下闕
不濺池如漁則黃龍游牲池此榜二行
上闕英下闕
莫笑堯時下闕

右第一層八榜

六足獸謀及衆則子
白口口口者口則生
上闕女日下闕

右第二層四榜

白口口土者不暴声口白口仁不害人此榜
二行上闕白口如事下闕
上闕不方下闕
白口口王者口則至

第二石高三尺六寸廣九尺七寸畫三層題字者二層共二十三榜

上闕王者則至此二行榜
口馬口者清明尊賢口口口口口来口此榜
二行三者下闕
上闕此榜約四行首行一字餘闕
玉兴五常立口貝口口此榜二行一行闕
未罷仁姦息下闕
木連理王者德純治八方為一家則連理
生此榜二行
辟泳離王者不隱遏則至
願羅圭水泉泳通四海會同則至此榜二行
比翼鳥王者德及高遠則至此榜二行
比肩鄱王者德及鯀寡則至此榜二行
白魚武下闕津入于王白此榜二行
比目魚王口明無不游則至此榜三行
硯甕刊法得中口至

右第一層十四榜

上闕盈王者清廉門出
上闕則至
上闕上闕幽幸后稷
皇帝時安之乘鹿来獻三隅
口口王下闕

巢才来
白馬朱貁口夫口良刊口此榜二行
澤馬王者勞来口口口口此榜二行
玉券王者下闕

右第二層九榜

武梁石室右一石平露殘泐最甚其旁又得殘石三刻人物鳥獸有小八分書標題與武梁石室題字如出一手其語句孫氏瑞應圖及宋書符瑞志所載約略相同東漢崇尚圖讖故圖刻乃爾石背若瓦脊是爲石室之頂其內題刻可以仰觀也是刻前人著錄所未及嘉祥縣志云石室內刻伏羲以來祥瑞所指即此因名之曰武氏祠祥瑞圖黃易跋

武氏石室祥瑞圖第一石第一層蓮臺一座右一人右手拊之一人在下左手撲地右手執物如鍬斡間有垂帶右題一行惟存浪井二字案宋書符瑞志云浪井不鑿自成此左旁不从水未詳次已殘闕下題二行亦泐首行存一息字二行止則至三字次一鼎左題一行云神曰口炊自孰五未自口泐四字孰即熟字此與符瑞志神鼎不炊而沸五味自生同義次一獸如麟左向在神鼎下題榜一行云口不剖胎殘泐左有二榜一存白口如事三字一存不方少則至泐一字符瑞志麟不剖胎剖卵則至据此首當是麟字也次一物圓形有莖似垂三極左題一行已泐末似至字次磨泐無存次一榜微露山字次一龍形尾已泐左題二行云不漉池如漁則黃龍游於池凡十一字如讀曰而古而如通漉竭也月令仲春毋漉陂池謂不竭池而漁也此左又接一行題云冀莢時下缺左冀莢一株一莖直立左有各七莖皆莢落此象其十五日生足之時也右有樹一株在龍腹下樹分數椏未詳其名左榜惟存周時二字第二層右泐左一獸首如馬而前有三足後半泐上題一行云六足獸謀及衆則至凡八字惟至字半泐次似一獸殘泐莫辨右題一行云白口口口口者口口則至泐五字次全泐次草數莖莖各有葉已殘闕右一榜祗存英字次亦全泐似有二榜一無文一存次日二偏旁次一鳥在上已闕第三層一獸蹲伏左題二行云白口口王者不暴口口王仁不害人泐五字符瑞志云白虎王者不暴虐則白虎仁不害物孫氏瑞應圖云白虎者仁獸也一名騶虞即此次一鳥餘皆殘泐左有二榜一存白口如事三字一存不方

二字又一榜存白口王者口口則至五字
第二石第一層首一獸祇存二足一尾右統脊有毛
榜二行存口口王者口口則至四字次一榜二行存
口馬口者清明尊賢口口口口來口七字畫全泐案
瑞應圖云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是也　第二
層右殘泐僅餘二榜一存盜王者清廉則出七字一
榜半泐其字莫辨次一物左形榜題玉英五常口口
則口泐三字案瑞應圖云五常並修則玉英見是方
形即玉英也下一獸微露首及前二足題榜一行存
赤罷仁姦息五字此石自赤罷至後比肩獸碎裂爲
三層拓本赤罷有題無畫今合之始知玉英下獸即

屬此也次一樹穠葉同本雙枝左題二行云木連理
王者德純洽八方爲一家則連理生凡十七字次一
璧中作圓孔面有方罫文左題一行云璧流離王者
不隱過則至凡十字流離同琉璃次一圭上銳下方
面有斜斗文左題二行云元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
則至凡十二字海字半泐次一鳥二首二足左右二
翼尾有四羽上題二行云比翼鳥王者德及高遠則
至凡十一字次一獸惟存後二足前已泐上題二行
云比肩獸王者德及鰥寡則至凡十二字次一魚右
題二行存白魚武津入於王舟又二魚相並各一目上題三行
云比目魚王口明無不簡則至泐一字荷即禦字次
一甕右題一行云銀甕刑法得中口至泐一字瑞應
圖云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是也　第二
層右殘泐僅餘二榜一存盜王者清廉則出七字一
存則至二字次一人右向立冠分四丫下衣露其緣
次一人左向立左手拘膺右手向左其左作雙禾向
上形右題一行存前主后稷四字次一獸祇存後二
足次一鹿祇存其首前一人乘鹿冠有雙丫衣如鳥
翼手執一竿竿端有物纏繞如幌中右題一行云皇

帝時南夷乘鹿來獻巨暘凡十一字夷字半泐案符
瑞志云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秬鬯又云巨鬯三
升之禾此蓋以皇帝爲黃帝以巨暘爲秬鬯也鹿首
上似有題榜一行殘泐莫辨乘鹿者前題一行云渠
搜來三字符瑞志云渠搜禹時來獻裘據此則第二
字爲搜字無疑也此榜在裂縫處初拓時尚存今重
立殘損矣次一馬已泐微露首及前二足上題二行
云白馬朱鬣口口口口良則至泐四字符瑞志云白
馬朱鬣王者任賢良則至此以獵爲鬣也次一馬後
足泐右題二行云澤馬王者勞來口口則口泐三字

次一物形似方勝翁閻學所謂一物上下圓各兩翅中有直柄者也右題一行玉券玉者四字玉字下初拓本右旁作券疑是勝字符瑞志有金勝此或是玉勝也　第三層無題字首作人物大半殘泐次二人右向立又一人祇露下半左一車一馬向左行車坐一人導騎三人次一人向右迎立右有物作方斗文右祥瑞圖二石其第二石初出時拓本已裂爲三翁閻學貴司馬穉之頗多舛錯然自重立之後畫象題字更有泐蝕處益知初拓可貴也小松云此刻石背若五存是爲石室之頂其面題刻可以仰觀今以拓

本案之伏戲三石當屬右室其前後左右次序全備當日石室規模儼如在目矣山左金石志

周公輔成王畫象題字

畫象共三石惟第一石有題字高三尺九寸廣一尺八寸畫三層下層題字共三榜今在嘉祥縣劉村

成王

周公

周公

一首層一人拱立二人散髮一跪一立桂縣一繩立者右手曳之一人蹲身兩手抱柱口中噴氣若火然二層縣一輪輪下如月鉤反覆向背一人曳鉤一人

執物向鉤作剔削狀其左有三金一在中有橫木一金有人承之三層中一人正立冠五稜垂紳兩袖下垂身甚微小題曰成王左二人曲身拱立袖亦下垂一題曰周公一題曰魯公右二人一執蓋下覆一執圭左向立皆無題案漢武帝嘗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霍光畫本流傳爲後世祖述此像朝儀端肅周公立成王右山左金石志言左者就今日觀拓本而言凡著錄畫像皆仿此成王南面則周公東面矣古人以西爲上臣列東向爲尊此可驗矣四層一樹枝葉甚茂形如合歡下繫二馬山左

案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注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據是畫成王中立則記言天子者成王也康成氏解天子爲周公義過曲矣漢隸字源載成王周公畫像多齊魯間漢公卿墓中物近小松得之汶上兩城山足徵婁氏說非誣援堂金石跋

周王齋王畫像題字

畫象共二石今在嘉祥縣焦城村

第一石高二尺六寸廣二尺三寸畫三層惟上層有題字二榜

周王

第二石高二尺六寸廣四尺八寸畫上層中間有題字一榜

此齊王也

畫像四石二石有題字一上層中立王者冠五稜冕拱南面榜題周王二字左右各侍二人中層一車一馬車坐二人一人荷戈步導下層二人負畢有雉兔前奔　一上層樓二層左右有夾室二重規制甚古簷脊飾以鳥獸上樓縣一方圖圖中有文形似蝙蝠欞內坐二人左右柱外各侍一人夾室柱外似有二鶴下樓左向坐者一人右向伏地者一人左右執版

侍者六人右柱題云此齋王也四字齋即齊字與武氏祠前石室畫象同下層中停一車右休一馬左一人執笏立右二人執物立山左金石志

孔子見老子畫像題字

右高一尺三寸廣七尺題字共三榜今在濟寧州學

老子

孔子

孔子也

孔子車

右孔子見老子畫象人物七車二馬三標榜四惟老子後一人騎牛餘皆步從孔子面右贊鴈老子面左曳曲竹杖中間復有一鴈一人俛首在鴈下一物拄地若扇之狀石有裂文不能詳辨侍孔子者一人其後雙馬駕車車上一人馬首外向老子之後一馬駕車車上亦一人車後一人回首外向車兩馬一豎子同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子此畫聖與兩驂似是據此隸續

此文及畫象人物車馬之數皆具於隸續惟以爲人物七者則尚少二人益洪氏僅言老子車後一人回首向外而不言其後復有人也今驗拓本則車後一人所得拓本益失拓此段二人耳兩漢金石記

內之二人乃足明車後一人所以向外之故而洪氏孔子見老子畫象黃司馬易自嘉祥武宅山得之以是聖像敬移州學史記魯昭公與孔子一乘車兩馬一豎子同南宮敬叔適周問禮于老子但言適周問禮而不言見於何地碑狀孔子與老子皆下車相對致敬益塗遇迫案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贄大夫執雁士執雉孔子是時尚未爲大夫所執者當是雉矣空中又有一鳥鳥下一人石文已泐難辨姑闕之孔子後一人銳首若未冠狀殆即竪子歟車中人似南

官敬叔以弟子而執御也老子車亦有御者車後從
步三人皆捧觴開榜有四曰老子曰孔子也曰孔子
車其一無題山左金石志
按以上諸畫象拓本皆錢塘黃司馬易所貽今依
原石題榜摹其文如右憲甲寅乙卯間司馬所貽
漢刻畫象尚有二十餘種其在曲阜者聖府後門
及顏氏樂圖各一石在濟寧州者普照寺一石李
家樓二石晉陽山六石兩城山十六石在嘉祥者
縣署東華林村七日山紙房集四處各二石劉村
及湯陰山各一石在汶上者城垣二石關帝廟四

石在新泰者師曠墓四石皆無題字可見概不著
錄又曲阜白楊店一石有諸從官楚口少平二榜
四氏學一石有周公二字嘉祥縣隨家莊二石第
一石有大富二字鄒縣白楊樹村一石題食齋祠
圖四字隸體極古質定爲漢人原題然皆無關攷
據亦置不錄附見其目于此

寶應縣孔子見老子畫像題字

畫象共二石惟一石有題字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一寸畫三層上層題字共三榜今在寶應縣射陽聚

弟子
孔子
老子
江南寶應縣地名射陽者有古墓焉土人呼爲夷齊
墓蓋傳訛也墓有漢刻石二其一上層孔子見老子
像孔子在中面左老子在左面右弟子在孔子後手
執束幣八分書題三行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中層
糢糊不可辨下層三人并食器烹魚者膳鼎者其一
高與闕稍殺之亦三層上層大鳥中層獸首銜環下
層一人執刀楯者禮明堂位疏曰舞者左執楯右執
斧謂之武舞此蓋其遺意與周禮夏官司兵掌五盾
註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詩秦風蒙伐有

苑疏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左傳
蒙之以申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伐爲中干干伐皆盾
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今見此畫其亦干
戈櫓盾之類與大約此刻畫像與洪氏隸續所錄沈
府君江原長諸刻相近兩漢金石記
案此象爲門人汪子中所貽汪子來書云寶應東
七十里射陽聚爲漢射陽古城多古墓日雙敦者
有石門畫像遂取歸拓之以公同好蓋自淮以南
東南至于海西南至于徼外漢刻之存者惟深水
校官碑及此石耳而此石有先師遺像尤可寶貴

今汪子久沒已不知石之所在矣其畫意與黃司馬所得孔子見老子畫像相同題曰竇應縣者所以別于濟寧州學之碑也

朱長舒墓石室畫象題字

畫像共二十五幅惟第十九幅有題字高五尺一寸廣一尺七寸題字一行又四行行約十九二十字今在金鄉縣

朱長舒之墓

漢朱氏口口始約六字關上關相下關約十二字與可韋口分約四字關豫約四字關祥呆萬約四字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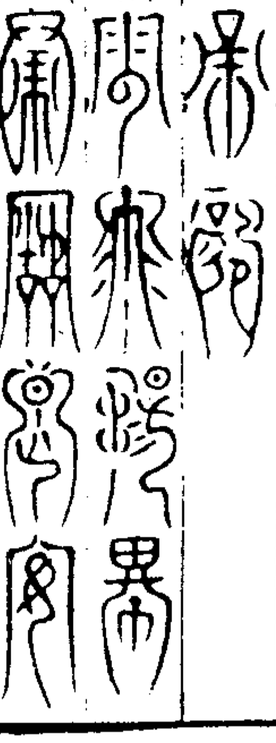
朱長舒畫象之末幅下有八分一段隱隱可辨者數字向求搨本多紙彙成一冊逐行審辨僅露數筆新得拓本一紙比前清朗漢鮪可萬祥等字灼然無疑相傳爲朱鮪墓不得其實今得一鮪字採淵如云鮪字頸長也長舒或即鮪之號亦未可定黃易跋

右朱鮪墓石刻按朱鮪墓見於水經注宋鮪墓石壁刻人物見於夢溪筆談以其畫像驗之與夢溪所說不甚合洪适金石記

朱鮪墓石室畫象本皆連屬拓者分爲二十五幅每幅有帷幕列屏及杯盤尊勺皆燕饗賓客之事凡男子冠有端冕者有紗帽者有如僧帽二脚者有如巾子雙梁者有裘幩向前如彩纓者有上仰作盂形者有下圓上銳者種類不一衣領及袖皆有褶無緣女象首有冠髻形圓而平或分二髻三髻髻上飾釵股間有綴珠者惟一幅上有八分書題朱長舒之墓五字大斜不工下又有八分書四行字徑三分祇存數字情勁獨絕惜剝落太甚文義難詳案濟寧州志云漢平狄將軍扶溝侯朱鮪墓石室畫象沈存中載入夢溪筆談以爲眞漢制今以拓本驗之其中人物衣冠肅疎生動頗類唐宋人畫法或是扶溝後人追崇先世而作耳山左金石記

大風歌

碑高一丈一尺廣四尺四寸四行行八字今在沛縣



漢高祖皇帝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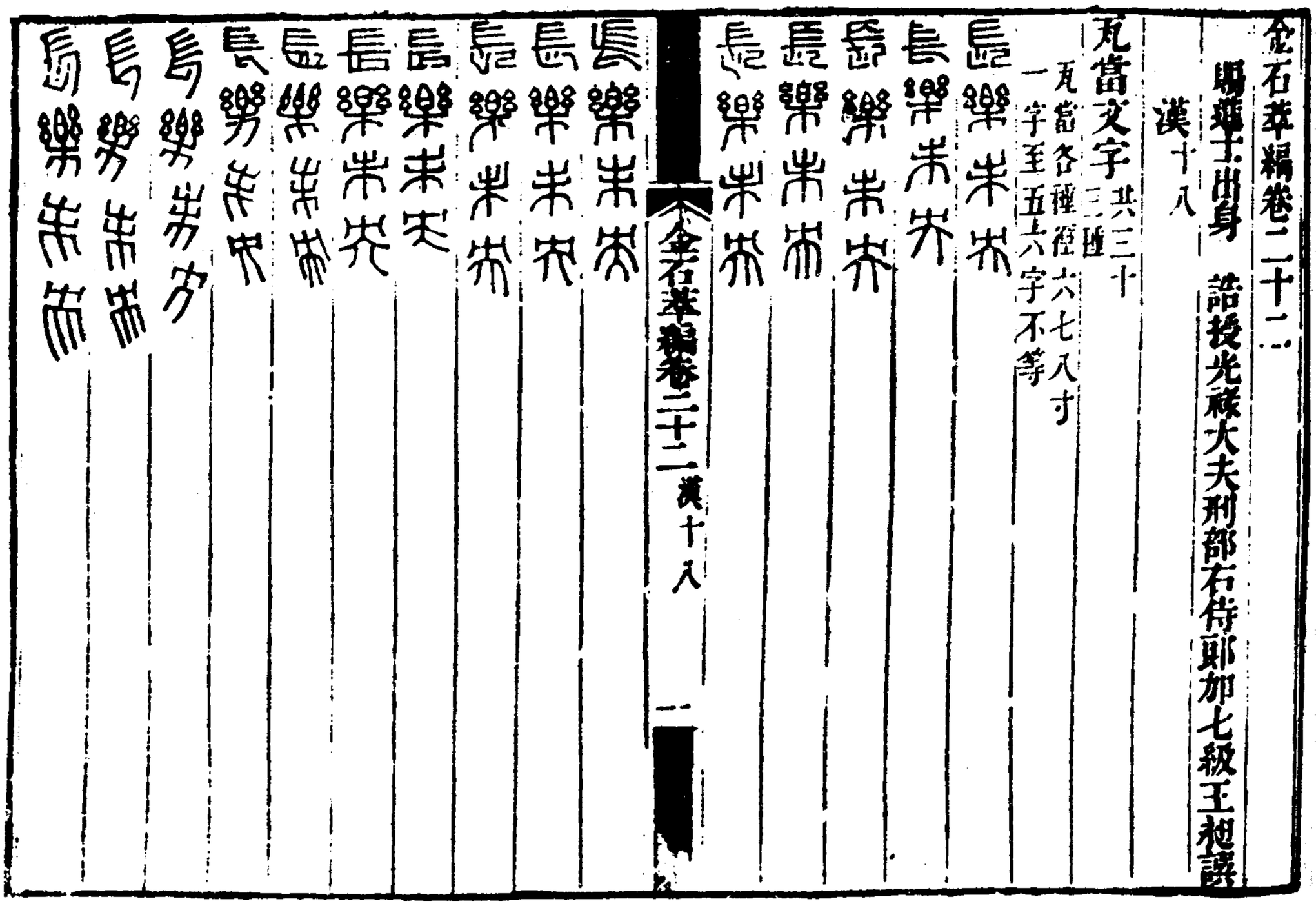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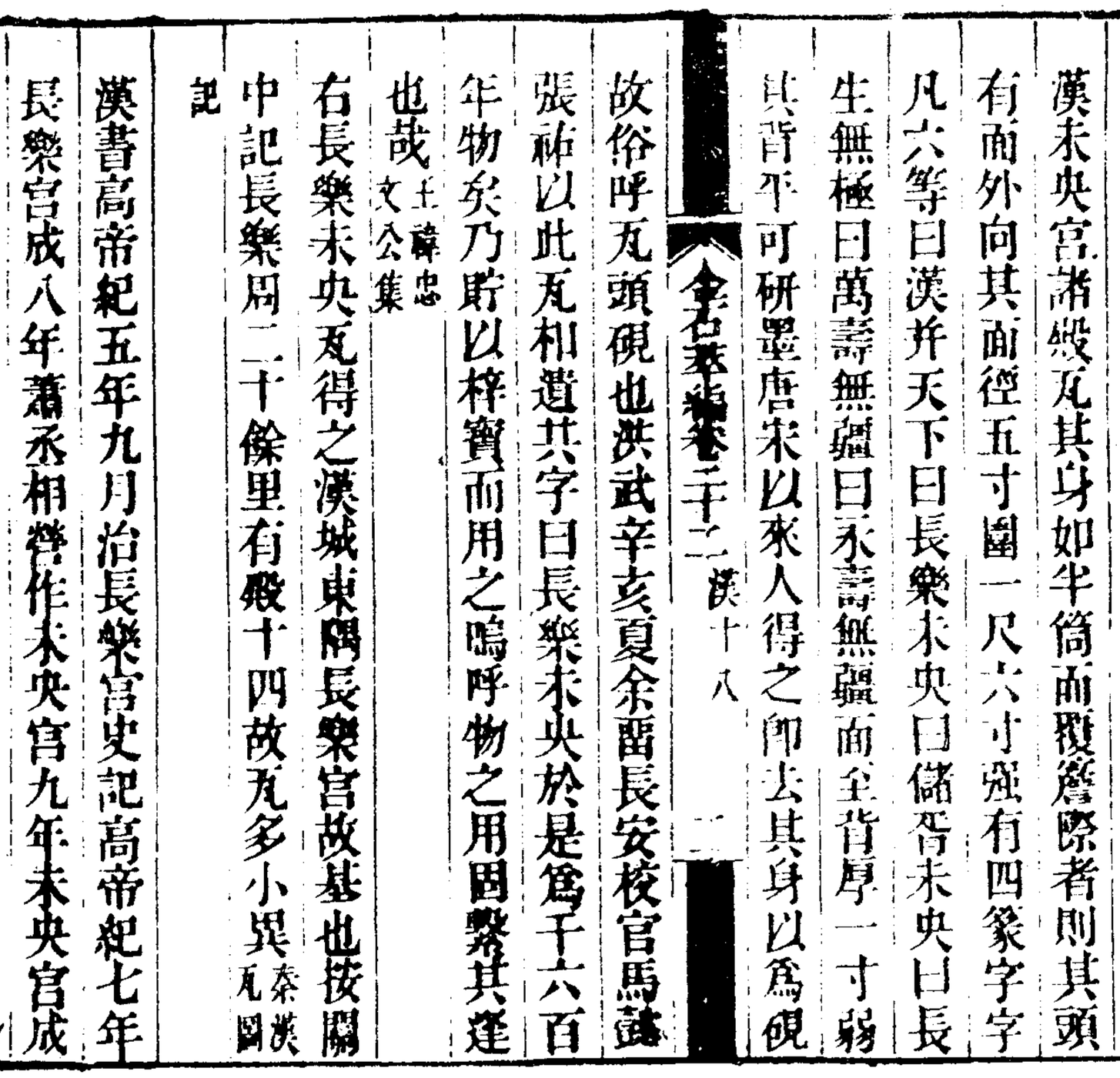
右漢大風歌碑徐州志歌風碑在沛縣歌風臺碑有二一豎于東不知年代西則元大德間摹刻者舊碑中斷東以鐵汪蛟門歌風臺記云元大德間摹刻于石者邑令羅士學也予按此碑不知刻自何時相傳爲漢曹喜書亦無可據碑自大德中已經重刻其舊碑即非漢刻亦必唐宋人所爲何近在彭城而歐趙皆不收錄也金石存

按大風歌首見於史記本紀此碑首題漢高祖皇帝字且篆體亦不類秦漢人書其非當時原刻無疑蓋後人以沛爲高祖發祥之地而歌內有歸故鄉之文遂書其文刻之於石耳或指爲曹喜書亦無確據今姑置之漢末云

金石萃編卷二十一終

瓦當文字共三十三種
瓦當各種徑六七八寸
一字至五六字不等





漢未央宮諸瓦其身如半筒而覆簷際者則其頭有面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而全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研墨唐宋以來人得之即去其身以爲硯故俗呼瓦頭硯也洪武辛亥夏余留長安校官馬誼張祐以此瓦相遺共字曰長樂未央於是爲千六百年物矣乃貯以梓寶而用之嗚呼物之用固弊其逢也哉（王禕忠文公集）

右長樂未央瓦得之漢城東隅長樂宮故基也按關中記長樂周二十餘里有殿十四故瓦多小異（秦漢瓦圖記）

漢書高帝紀五年九月治長樂宮史記高帝紀七年長樂宮成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九年未央宮成據此長樂未央本兩宮此瓦文合而一之亦取吉祥語意辭所弗施矣（秦漢瓦當文字）

長生未央
長生未央
長生未央

右十三瓦首一瓦林侗朱楓皆目爲甘泉宮瓦乃青浦王公收得者此瓦出於淳化秦漢瓦當文字

右與天無極瓦亦出自漢城此瓦應與長生無極同意然攷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上登封泰山注應劭曰刻石紀績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大祿永得據此則與天無極者亦頌禱之通辭耳或乃疑此爲郊廟祠室之瓦不知郊者壇而不廟獨郊祀志載文帝用新垣平言作渭陽五帝廟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五帝郊之有廟惟此然志又稱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海水云云則廟在渭北不在宮城可知又志載漢諸帝嗣室甚多供作於雍及甘泉諸處亦無在宮城者則此瓦總不得爲郊廟祠室之瓦也秦漢瓦當文字

此瓦亦未央故宮土中所出涵芬樓藏秦漢瓦當圖說

右億年無疆瓦不知所施或引漢書王莽妻死謚曰孝穆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侍文母名陵曰億年故以爲莽妻陵瓦然攷秦漢宮殿之以年壽命名者若昕年長年延年永壽益壽步壽萬歲壽安壽成之類甚夥率皆取頌禱之辭億年無疆亦即此意以爲莽妻陵瓦恐拘泥已甚所不取也秦漢瓦當文字

漢書孝武于甘泉宮作益壽延壽館史記又作益延壽觀東觀餘論所載首作益延壽三字者與史記正合排山瓦闕所載益壽存當與郊祀志亦合此瓦文曰延年益壽似與諸書所載無涉按三輔黃圖漢畿內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西都賦云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由此觀之此瓦亦千秋萬歲與天無極之類必以延壽益壽館瓦當之則鑿矣涵眞閣秦漢瓦當圖說

殿記秦漢瓦當文字

延年

延年瓦中作飛鳥形俞竹居所收錢獻之摹刻諸瓦編

以爲飛鴻延年當是延年殿瓦

延年

延年

右延壽萬歲瓦當亦萬歲殿或延壽館史記又作益延壽觀東觀餘論所載首作益延壽三字者與史記正合排山瓦闕所載益壽存當與郊祀志亦合此瓦文曰延年益壽似與諸書所載無涉按三輔黃圖漢畿內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西都賦云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由此觀之此瓦亦千秋萬歲與天無極之類必以延壽益壽館瓦當之則鑿矣涵眞閣秦漢瓦當圖說

右延壽萬歲瓦當亦萬歲殿或延壽館史記又作益延壽觀瓦史記索隱引漢武故事云作延壽觀高二十丈又案東觀餘論二館辨云漢郊祀志武帝因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令甘泉作益延壽觀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子案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即此觀當時瓦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二字耳顏說非是敦謂黃氏以所見瓦證小顏之誤是矣然今所得瓦既有延年益壽又有延壽萬歲安知非二觀之瓦況郊祀志因封禪書之文益下已增壽字云作益壽延壽館是其說已不始於小顏而漢武故事又有作延壽觀云云則黃氏之辨亦未可據爲定論也秦漢瓦當文字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萬歲殿王氏宮殿記西漢有萬歲宮以長樂長生例之或是萬歲宮殿之瓦（洵兵圖泰漢瓦當圖說）

右千秋萬歲瓦亦出於漢城案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未央宮有萬歲殿此即其殿瓦與（泰漢瓦當文字）

仁義自成

右瓦爲仁義自成四字出於漢城不知所施攷漢書

宣帝紀及三輔黃圖有鼎德宣德等殿長安志有昆德殿又引漢宮闕名有溫德觀是皆以揚成君德篤名有類斯瓦文辭之旨大戴記踐阼篇稱武王受丹書之戒於盤几戶牖悉爲之銘後世人君居處宮室師法此意著爲嘉言以垂雅訓或以數字見義或取篇章成文世襲遥遠史書佚載遂不可攷以斯觀之

漢瓦銘辭殆難意揆矣（泰漢瓦當文字）

右瓦得之淳化甘泉宮故基其中央有文曰劉（泰漢瓦當）

有宜富貴當一中有字從金右旁漫漶不知何字或說金旁作小爲劉字乃漢宗室府第瓦也攷案漢鑑銘及古錢文皆有長宜富貴等字此瓦銘或即其意（泰漢瓦當文字）

中劉字作劒無所據姑闕疑爲可耳（泰漢瓦當文字）

中間一字江氏藩謂是千金二字（南漢金石記）

萬物咸成

右萬物咸成瓦漢后宮長秋殿瓦也攷三輔黃圖云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以長秋長信爲名後漢馬后紀注稱長秋者皇后所居宮也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孰之初也故以名焉又漢百官表有中長

秋大長秋皆皇后之官師古曰秋者秋成之時長者常久之義以斯言之是皇后所居宮及屬官皆以秋成爲名取萬物成孰之意故知此爲后宮殿瓦黃圖又云長樂殿西有長信宮長秋殿長安志引關中記云長樂宮有長秋永壽永寧長定四殿蓋長秋等殿本在長樂宮中後因太后居之遂分以爲長信宮而太后亦恒居長樂故百官表有長信少府又有長樂少府張晏謂以太后所居宮爲名是其證矣又未央宮有長秋門亦以太后所居得名見漢書衛太子傳

（泰漢瓦當文字）

右長毋相忘瓦長安賈人云得於漢城此瓦不知所施敦疑爲後宮殿瓦漢書外戚班倢仔傳云爲倢仔居增城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城第三三輔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城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鴦等殿長毋相忘者或卽合歡鴛鴦之屬殿瓦銘與然長安志引漢宮殿名有相思殿不知所在又漢書叙傳有宴昵殿張宴曰親戚宴飲會同之殿也瓦銘四字亦類此等存以俟攷焉 泰漢瓦當文字

右瓦卽鳥蟲書書幡信者俞太學以漢書董賢傳云賢女弟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據此釋爲椒風嘉祥云椒字作朱反書風字上加虎形取易風從虎之義錢別駕寓書和成其說敦謂椒字卽作朱反書亦不類風上虎形取易義亦太穿鑿案漢書楊雄傳云甘泉本因秦離宮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據此當卽迎風宮瓦也迎字小篆作卬與首一字相似風字甚明白然筆畫亦有所加不必取易義也嘉祥二字甚明白然筆畫亦有所加增又何取義耶姑存二說以俟能擇焉 泰漢瓦當文字

右便字瓦攷漢書武帝紀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小顏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爲休息閒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敦案章元成傳注如淳引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小顏之說卽據此注然元成傳云京師上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

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據此則便殿之設他陵廟皆有之不獨高廟爲然黃圖特以武帝紀有高園便殿火之文遂爲高廟正殿其說不辨自明此瓦不知出自何陵要爲便殿瓦無疑也又諸瓦當字文皆突起此獨汚下爲異秦漢瓦當文字

右黃山瓦俞太學得自興平攷漢地理志槐里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此即其宮瓦與長安志云與平漢黃山宮在縣西南十里秦漢瓦當文字

右瓦文曰狼千萬延俞太學得於長安賈人不知所從來敦斷爲郎池觀瓦案長安志引關中記云上林苑有郎池觀三輔黃圖云西陵池郎池皆在古城南上林苑中陵郎晉灼引作波浪是郎池又呼浪池矣史記張良傳稱秦始皇東游至博浪沙中漢書作博狼據此則狼浪二字古蓋通用故定爲郎池觀瓦也易云鴻漸于干經典釋文引鄭說干水畔稱干蓋觀作於狼池之上林地廣於秦故屬之漢云秦漢瓦當文字

右瓦得之漢城承露臺基旁按秦行上林苑至漢武帝則廣開上林茲瓦之爲秦爲漢未可以臆斷而漢關中記上林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宮乎瓦當係多乃所見者僅耳朱氏一爲乎瓦趙氏一錢氏

一子二而已 漢瓦圖象說 瓦當圖說 秦漢

右上林瓦攷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又漢書揚雄傳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又東方朔傳使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乘鶩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除以爲上林苑爲之南山濱此則秦漢皆有上林苑漢特因秦益開廣之耳然上林苑中宮殿極多各有主名此特門署或垣衛之瓦也珍孟堅西都賦曰上囿禁苑繚以周墻四百餘里又司馬子長上林賦曰離宮別館彌山跨谷二賦所稱皆可據矣 秦漢瓦當文字

宗正官當

右瓦得之漢城中按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夫頗不讓數毀訾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治獄也正義如淳云律司空主收及罪人是都司空爲宗正屬官宜在禁中故附未央宮末 秦漢瓦圖記

右宗正官當申朝邑得於漢城攷漢書高帝紀七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又百官表宗正秦官掌親屬又史記文帝紀正義漢置九卿七曰宗正又應劭說周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是宗正猶不始於秦也

都司空瓦

都司空瓦

都司空瓦

右都司空瓦趙文學得於漢城攷漢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又少府屬官有左右司空見後 秦漢瓦當文字

司空

右右空瓦攷漢百官表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屬官有左右司空據此當是右司空瓦與 秦漢瓦當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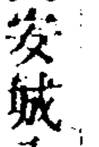
宮禁隱官

右漢上林農官瓦攷漢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廄辨銅九官又衛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焉所屬共十六官無農官又史記平準書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據此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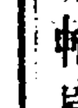
林之有農官或置於此時此瓦當即農官治事處之瓦與秦漢瓦當文字

漢書董賢傳賢字聖卿美麗上喜性柔和便辟善媚初爲太子舍人哀帝即位寵愛日甚封高安侯代丁明爲大司馬時年二十二歲妻父爲將作大匠詔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柱檻悉衣綈錦此蓋其私第之瓦也涵芬樓藏秦漢瓦當圖說

右高安萬世瓦錢別駕得於漢城自署曰漢大司馬董聖卿第瓦



右有萬熹三字瓦先是錢別駕於漢城獲一不全瓦但有萬熹二字後申朝邑於長安市上獲半瓦有一有字半萬字上下文藻皆相合因摹放成之然此瓦不知所施或說爲民舍瓦說文喜樂也熹說也漢書喜悅字多有作熹者後人乃喜熹通用秦漢瓦當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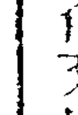
右金字瓦錢別駕得於漢城二輔黃圖云金馬門一名魁梧門廠大廠東馬廠軺梁廠騎馬廠大苑廄胡河廄駒駼廠在長安城內此瓦既出於漢城輪廓小而字不甚

美其金殿瓦與以此類推俞太學所得之大字或即大廄瓦也漢百官表太僕屬官亦有大廄令丞別漢

右瓦俞太學得於鳳翔文曰冢當萬歲篆法輭美非漢人所及益先秦墓舍間物有讀爲萬歲冢當者然瓦背之迹具存歲冢二字在其上方故不可倒讀也秦漢瓦當文字

右瓦文曰樂當大萬俞太學得於汧隴之交古隃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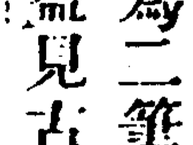
地乃神祠瓦也萬者舞名詩邶風簡兮傳云以干羽爲萬舞謂之大萬者凡樂皆以大稱周官大司樂云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漢亦稱大樂官後漢改大予樂皆稱大也樂當大萬者指樂舞極盛而言萬舞即八佾之舞非尋常神祠所可用故以爲稱漢地理志云隃麋有黃帝子祠岐即其祠瓦與



秦漢瓦當文字

右鬼氏冢舍瓦文與漢人刻隸書相同錢別駕得於馬鬼所謂鬼氏者古無此姓殆巍字省文長安志

引孫景安征途記稱馬鬼是人名觀此可證其繆漢
書游俠傳云原涉自以先人墳墓儉約廼大治起冢
舍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槖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
仟涉慕之買地門道立表署曰南陽仟人不肯從謂
之原氏仟益當時風尚如此故勰聖殘猶有留遺



秦漢瓦當文字

此瓦已著於秦漢瓦圖記朱氏釋爲益壽存當四字
至今者
錢趙諸君疑爲僞作之瓦以益下皿字不應多爲曲
折如此又富上不應加工也丁未正月敦於長樂鐘

室阯南檢得一瓦懷歸洗用膠黏合拓出即此文
也因攷漢書郊祀志王莽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
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因此知
爲八風壽存當乃八風臺瓦也八風壽存本可成文
緣八字筆畫疏少故與風字合爲一遂增當字以配
合之而當字北下作曰一筆分爲二筆使上半加長
亦欲與首八風二字相配於此益見古人繆篆分布
之妙又莽更名未央宮曰壽成室更衛館爲長存館
壽存二字正與莽一時宮館命名相合故知爲莽八
風臺瓦無疑也或謂說文云榭臺有屋也則臺無屋

秦漢瓦當文字

矣又安得有瓦然郊祀志有神明臺水經注謂神明
臺上有九室俗謂之九子臺又三輔黃圖長樂宮有
鴻臺秦始皇築上起觀宇云云據此二說則臺亦未
可盡云無屋矣

右大字瓦俞太學得於漢城不知版所施
瓦當者宋李好文長安圖志謂之瓦頭蓋屋瓦皆仰
當兩仰瓦之際爲半規之瓦以覆之俗謂之筒瓦漢
筒瓦長二尺餘兩端皆有筍距至覆檐際之瓦一端
下鬻爲正圓形徑五六寸有至七八寸者其面篆書

吉祥語意或宮殿門觀主名有十二字五字四字三
字一二字不等篆文皆隨勢詘曲爲之間有方整者
以當藻飾謂之瓦當者以瓦文中有蘭池宮當宗正
官當官富貴當八風壽存當是秦漢時本名說文解
字云當田相值也韓非子外儲說玉卮無當注家謂
當底也瓦覆檐際者正當瓜瓦之底又節比於檐端
瓦瓦相值故有當名關中爲秦漢故都去西安城西
北十餘里俗名楊家城即漢舊城也從此直抵咸陽
境上延袤二三十里居民數十堡盡其地漢城闕宮
殿基阯隱隱尚存瓦礫雜糜土中滿目皆是其仰瓦

之背橫縱作繩痕故舊相傳用以固泥有此痕者悉
爲漢瓦瓦當有華有字字者至爲難得耕夫牧豎偶
然値之則收弆於家貴人鬻以入市字中最多者爲
長生無極長樂未央次則長生未央與天無極上林
衛字等其他則不數覩然同文之瓦而字又有不同
處蓋當時非一人一手所造至三原耀州淳化亦往
往有得者終不及漢城之多瓦當文字不著於宋歐
陽文忠公集古錄蓋當時人猶未之見逮元祐六年
寶雞縣民權氏瀦池得古瓦銘曰羽陽千歲乃秦武
公羽陽宮瓦其事載王圌之滙水燕談錄瓦當文字

之見於記籍始此後李好文著長安圖志所見有長
樂未央等七瓦號爲至多又黃伯思東觀餘論稱有
蓋延壽二字瓦自是而後聞無聞焉　國朝康熙間
侯官林侗游甘泉宮阯得漢瓦文曰長生未央一時
知名士爲文賦詩者幾徧宇內乾隆初浙人宋楓以
其子官關中獲瓦當三十異文者多至十六七因作
秦漢瓦圖記瓦當文字之有專書始此乙巳丙午間
敦客西安友人仁和趙文哲魏塾搜集古金石銘識
獲瓦二十餘獨珍祕之不輕示人既而嘉定錢別駕
坫亦出重値購瓦三十餘以與趙君相抗厥後兩君
皆去全椒俞太學肇修旣好尤甚故獲瓦四十餘爲
獨多三人各爲拓本皆有識別不相紊也其時舊朝
邑令陽朔申君兆定亦深好古篆籀之文得瓦之多
不及三君然一瓦出卽用舊搨模放其字能使蒙髮
無差繆雖塵坌滿前錐鑿之聲丁丁達夜分不息不
自以爲苦也以故三君所得瓦背有異文奇字申君
皆放而弆之靡有遺者敦與四人者皆友善是以有
其拓本特備先是鎭洋畢公巡撫陝西著關中金石
記采瓦當文字十餘入記中幕府之士若吳縣張舍
人塤獲長毋相忘瓦安邑宋學博葆醇獲十二字瓦
後俱攜入都門一時名公鉅卿皆爭先睹爲快久之
青浦王公爲按察使亦獲瓦十餘而海內通博之士
依兩公以游咲者歲不乏人亦往往獲瓦以去若錢
趙諸君乃其最著者也逮兩公相繼遷移而諸人皆
已星散瓦當之後出者率爲申俞二君所有近亦不
可多遘益物之顯晦有時誠有莫知其然者敦以諸
君聚之不易無所記載久恐散亡爰剌取其文之不
同迄文同而字異者都爲一卷每文之下著所從獲
更爲覆檢摹籍知秦漢宮殿門觀所施用以遺世之
嗜古者題爲秦漢瓦當文字而曰不著秦漢字者蓋

疑以傳疑不敢以臆見斷也泰漢瓦當文字

案瓦當始見於滹水燕譚錄及長安圖志東觀餘論等書至　國初林佶乾隆中朱楓而搜采日多四十八年秘按察西安與同年巡撫畢公均有金石之好而趙子魏在幕中申子兆定孫子星衍爲予門人與錢子坫俞子肇修程子敦極意搜求共得三十餘種子皆見而撫摩之搨成兩冊而程子好之尤摯恐其日久散佚因編考史漢志傳疏其出處爲瓦當文字刻之臨潼書院大抵如長樂長生未央上林延年益壽宮苑之瓦也宗正都司空

右空農官官署之瓦也鬼氏冢舍墟墓之瓦也其餘則皆宮府通用者然古人於奉御之物亦寓規勸微意如仁義自成長毋相忘視三代盤盂几杖必勒箴銘者正復相同益可寶貴也至格古要論稱員外王鉉云有太極未央一等今未之見則淪落不傳者尚多矣瓦當制度大小行款約略相等其工整有法則當時十大夫之書也其侷離破碎者則出于工匠之手也當之下如竹筒之半今所存皆殘缺不可修倫故好事之流往往斲磨爲硯其後僞造者頗多然堅緻辟暴文亦庸劣識者猶能辨之又門人孫子星衍所得甘林甘泉上林平樂宮阿三種昶皆未有並附識之

金石萃編卷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魏一

上尊號碑

碑高八尺七寸廣七尺三十二行行四十九字額題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八字篆書陽文今在許州繁城鎮

相國安樂鄉侯臣歆太尉都亭侯臣詡御史大夫安陵亭侯臣朗使持節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口口臣仁輔國將軍清苑鄉侯臣若常耳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輕車將軍都亭侯臣忠冠軍將軍好時鄉侯臣秋南單于臣泉奉常臣貞郎中介臣治衛尉安國亭侯臣昱大僕臣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大鴻臚少府臣繇大農臣蕭水校尉關內侯臣茂福射聲校尉關內侯臣質振威將軍溫鄉亭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質振威將軍樂鄉亭侯臣觸振武將軍都亭侯臣翻討寇將軍成遷亭侯臣慎懷遠將軍常樂亭侯臣勇舊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褒侍中領軍中陽鄉侯臣暢侍中護軍臣陟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照步兵校尉關內侯臣祖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茂射聲校尉關內侯臣質振威將軍溫鄉亭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振武將軍樂鄉亭侯臣翻討寇將軍成遷亭侯臣慎懷遠將軍常樂亭侯臣勇舊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褒大理東武亭侯臣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大鴻臚少府臣繇大農臣蕭少府臣祖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茂步兵校尉關內侯臣暢侍中領軍中陽鄉侯臣陟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照步兵校尉關內侯臣祖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茂射聲校尉關內侯臣質振威將軍溫鄉亭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振武將軍樂鄉亭侯臣翻討寇將軍成遷亭侯臣慎懷遠將軍常樂亭侯臣勇舊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褒侍中領軍中陽鄉侯臣陟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照步兵校尉關內侯臣祖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茂射聲校尉關內侯臣質振威將軍溫鄉亭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振武將軍樂鄉亭侯臣翻討寇將軍成遷亭侯臣慎懷遠將軍常樂亭侯臣勇舊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褒大理東武亭侯臣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大鴻臚少府臣繇大農臣蕭少府臣祖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茂步兵校尉關內侯臣暢

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以先王聖德遭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臣等伏讀詔書於是益甚臣等聞易稱聖故不得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人奉天時而論曰君子畏天命有去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造於華喬

武功勳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寒者以充遠人以德服施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茂于放勳网漏吞舟末葬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涌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麀鹿莞咸棄

親衣甲而冠冑沐甫而櫛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遏過於前葉而始有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遝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徵禹吾其魚乎撤大墓大夏火欝色於會稽之山陰盛王必不悅於陵之廟謹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奄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大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爲之邱虛當此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

會萬載壹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
拘攣狹口永施於此時又稽天命罷石臣
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
上帝祇奉神之禮須裡祭畢會羣寮於朝
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所以施行臣謹拜
表朝堂臣歆臣詡臣朗臣仁臣若臣輔臣
忠臣秋臣采臣洪臣真臣休臣尚臣霸臣
郤臣晃臣遵臣靈臣京臣貞臣洽臣昱臣
夏臣繇臣霸臣林臣照臣楙臣陟臣祖臣
淩臣福臣質臣題臣觸臣當臣生臣圖臣
皇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右魏公卿上尊號奏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集古錄

右公卿上尊號奏篆額在潁昌相傳為鍾繇書其中有大理東武亭侯臣繇者乃其人也曹氏父子睥睨漢祚非一朝夕勢極事就乃欲追大麓之蹤竊箕山之節後世果可欺乎又自比媿汲黯二女豐碑至今不磨所以播其惡於無窮也當時內外前後勸進之辭不一此蓋刻其最後一章魏志注中亦載此文

有數字不同非史臣筆削之辭也皆當以碑為正碑自造于華裔之後石理皴剝字跡晻昧今世所傳者多是前一段耳隸釋

魏公卿上尊號奏篆額二行文三十二行行四十九字先王及高陵兩武王三陛下皆平闕有奕局之紋自陛下即位後十行刻于碑陰二陛下亦平闕篆額黑字隸續

公卿上尊號碑拓本殘缺按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金石文字記

梁鵠字孟皇安定人以善書為比部尉後依劉表及荊州平曹瞞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曹常縣其所書帳中或釘壁上玩之庚子銷夏記

漢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冊詔魏王禪代丕上章辭讓再四尚書令桓階等奏亦再四此表則相國安樂侯歆等最後之奏蓋在延康未革命之時趙明誠列于受禪表後似誤或因黃初中刻石故後之耶金石後錄

右魏上尊號奏亦名勸進碑不書立石年月額寧人云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按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歐陽公集古錄謂魏志是年十一月

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也方綱考通鑑目錄是年十月癸卯朔歐陽子之言信矣然延康是漢年非魏年通鑑目錄既不著延康之號而魏志書於文帝紀正恐覽者或未之詳耳　洪文惠云碑白造於華裔之後石理皴剝字跡晦昧近日晁山夫金石文存亦載至華裔句止至近今數年拓碑者始知併後段拓之雖極剝泐然尚略辨其槩但與受禪碑俱已模糊不若華裔句已上前半石本尚筋骨具備耳

柱即柱字倉即蒼字泉即泉字至於光被四表則漢末之文亦已如此建安黃初間爲將相者必非臨

文時前就經師取料則其爲東漢以來傳誦如此之本可無疑者而戴東原必謂古文堯典作橫被四表橫轉寫作桄桄又脫誤爲光以此矜言復古其亦可以不必矣　吳禪國山碑亦有格于上下光被八幽之文去此碑不遠亦可相證也愚嘗平心論之借使古本有作橫被者亦當兩存以相參質不必定斥光字之非況於義理光字更爲足乎　兩漢金石記

碑載勸進之詞裴松之注三國志有其文按碑云可謂信矣著矣口矣裕矣高矣卻矣志作可謂信矣省矣碑云民命之懸於魏邢民心之繫於魏政志作民命之懸於魏邢民心之繫於魏政榮碑爵不卻德是福

命之懸於魏政俱是傳寫脫文餘文亦稍有異當以石刻爲正　中州金石記

碑中賈詡証之本傳文帝即位以詡爲太尉今在碑當勸進時已書太尉領亭林云碑當刻于黃初之後以此也又三國志註載首勸進者惟相國欽太尉詡御史大夫朗及九卿今考碑題額作公卿將軍上尊號則當時武臣皆因劉若首唱而蟻附之矣　授堂金石跋

碑云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之望今本隸釋作福祿之福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副字本爲福從衣福聲張平子西京賦仰福帝居東京賦順時服而設福傳寫誤爲衿衣轉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馥按裴松之魏志注載獻帝冊魏王詔曰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語意正與碑同漢隸分韻屋部福字下有福字從衣注云魏臣奏蓋隸釋元作從衣之福轉寫誤從示廣韻福敷救切衣一福亦不應收入屋韻中鑒政體篇云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福亦當從衣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音副尹宙碑位不福德武榮碑爵不卻德是福即副也　桂馥札樸

按碑前段所列諸臣銜名微有剝落然證之隸釋

尚可全讀其著於魏志者相國安樂鄉侯臣猷忠者王忠見王粲傳注後將
軍華歆太尉都亭侯臣謝卽買謝御史大夫安陵亭
侯臣明卽王明使持節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口
陳侯二字臣仁卽曹仁衞將軍國明亭侯臣
洪卽曹洪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鎮西將軍東鄉侯
臣眞卽曹眞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征
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卽曹休使持節行都督督
軍征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卽夏侯尚使持節行
都督督軍徐州刺史鎮東將軍武安鄉侯臣霸卽
見武帝紀餘如領軍中陽鄉侯臣琳疑卽夏侯琳
臧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臣郃卽張郃使持節右
悖之子附庠傳也騎校尉都亭侯臣祖疑卽郭祖

將軍建鄉侯臣晃卽徐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侯
臣遼卽張遼郎中令臣洽卽和洽衞尉安國亭侯
臣昱卽程昱太僕臣羣疑卽鍾繇少府臣林卽常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
千秋亭侯臣照卽董昭武衞將軍安昌亭侯臣楮
卽許褚皆有傳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者鮮于
輔渡遼將軍都亭侯臣柔者閔柔附公孫瓚傳冠
軍將軍好時侯臣秋者楊秋見郭淮傳大農臣霸
者袁霸附袁渙傳懷遠將軍關內侯臣與者傳與
輔國將軍清苑鄉侯臣若者劉若並見武帝紀注

輕車將軍都亭侯臣忠見王粲傳注後將

見呂虔傳步兵校尉關內侯臣福疑卽任福見文
帝紀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疑卽焦觸見武帝紀
翼衞將軍都亭侯臣衢疑卽趙衢綏邊將軍常樂
亭侯臣俊疑卽李俊皆見楊阜傳其生平官爵與
碑不甚相合或史有缺漏不敢質以爲實也忠義
將軍樂鄉亭侯臣生或以爲溫恢子攷恢在文帝
時歷仕數年未有侯爵卒後詔賜恢子生爵關內
侯則此樂鄉亭侯非溫生也射聲校尉關內侯臣
質或以爲吳質攷王粲傳注太子卽王位與質書
曰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時質

爲長史則此關內侯非吳質也以及中護軍臣陟振威將軍涅鄉亭侯臣題振武將軍尉猛亭侯臣當安衆將軍元就亭侯臣神討夷將軍成遷亭侯臣愼安夷將軍高梁亭侯臣榮襄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並當關疑以侯博攷也其各傳及帝紀載黃初初諸臣歷官封爵與碑微異者賈詡傳云進爵魏壽鄉侯而不書其先封都亭鮮于輔傳但云封關內侯而不書都亭侯而不書安昌亭侯帝紀注稱昌鄉亭侯昌鄉當即南昌之譌閻柔傳但云封關內侯而不書都亭董昭傳不書督軍御史許褚傳不書安昌亭侯皆可據碑以補史闕也徐晃爵建鄉侯傳作遂鄉侯則爵平陵亭侯傳皆作鄉侯董照傳作董昭許褚傳作許褚程昱封安國亭侯傳作都亭侯皆傳寫之譌當以碑爲正表進於延康元年顧氏炎武以爲當刻於黃初之後偃師武君億舉賈詡傳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而勸進時已書太尉以實亭林之言和細儉紀傳而知其說之未允也魏志於詡傳卽位之上偶遺王字武氏遂以卽位爲踐阼不知曹洪傳亦云文帝卽位爲衞將軍此皆傳刻者脫誤攷文帝紀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已數月矣武君竟未一檢帝紀以攷誤解卽位之文遂謂勸進時詡未爲太尉碑在黃初中刻乃追改稱太尉亦疎於攷古矣惟公孫瓚傳書鮮于輔虎牙將軍閻柔渡遼將軍夏侯尚傳書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常帝踐阼後是則陳壽紀事之誤讀史者所宜知也又按庚子銷夏記云梁鵠字孟皐以善書爲比部尉攷武帝注作孟黃字取黃鵠之義當從黃也鵠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銷夏記旣謂北部爲比又以比部尉屬之梁鵠極謬

受禪碑

碑高八尺四寸廣四尺六寸二十二行行四十九字額題受禪表三字篆書陽次今在許州繁城鎭

維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　皇帝受禪于漢氏上稽儀極下考前訓書揔錄帝王遺事義其顯於禪德美其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　大麓傳稱歷數在□□是以降

丑且二百丰幾三千堯舜之事復孚于今
凡皇代之上儀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
以昭德口義焉、　紹有虞之黃裔九德既詵欽明文塞齊光
日月林兼三極及嗣位　皇帝體乾罔之懿姿
國撫乘黍民化以醇享德崇在寬之政邁愷
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擬陽春以播惠開
禁倉散滯積豪臣口　陪臺蒙賙饒之養興
口口口口之錫衆地
勞獲金爵之賞褒褓之　孤食舊德之祿書

無徵而不旌功無細而不口口戎士哀
矜庶獄罪戍役焚丹書圄圉虛靜外無曠
夫　劉讀澤雲行冏不沾柔允宜乾叱之德陰
陽口口口口口口類
育物黃庸造化之道四時之功也寬容淵
嘿恩洽羣黎皇猷之質堯舜之姿也孜孜
業業邁德　齊民伯禹之勞口口口口叡
智神並料敵用兵殷湯之略周發之明也
廣大配天地茂德苞　聖鴻恩洽於區夏
仁聲播於八荒　雖象　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和而來王是以休徵屢集和氣烟熅上降
乾祉下發　珎天關啓闓四靈具臻涌醴
檍流山見黃人　所以顯受命之口口口口
之期運也其餘甘露零於豐草堅蠶薦
於茂樹嘉禾神芝奇禽靈獸寫祥極瑞者
　禪讓紹天明命釐嬪二女欽授天位
暮月之間蓋七百餘見自金天以口口口
口口嘉祥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
漢氏覩歷數之去己知神器之有歸稽曆
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於是
肇公卿士僉曰　陛下聖德彭伴兩儀
皇祇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煞然之興地出大
蠁夏后承統木瑞冬敷殷湯革命白狼銜
鉤周武觀口口口口方之今日未足以
喻而猶以一至之慶寵神當時紹天即祚
負依而治況於大魏靈瑞若茲者乎蓋天
命不可以辭口口口口以意距大統不
可以久曠萬國不可以乏主宜順民神速
承天序於是　皇帝乃
庶徵上在璿機並之周易
卜以守龜龜並

龍吉五反靡建乃覽公卿之議順皇天之
命統吉日□□唐典之明憲遵大鹿
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設壝宮踡圭辟
偕儀牲延公兵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節
岳牧邦君虎□□□□匈奴南單于東夷
南蠻西戎北狄王侯君長之羣入自旗門
咸旅于位　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
天夫龍袞龍穆穆皇皇物有其容上公榮祝
燔燎柴槱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烟于六宗
晏祥風来臻乃名有司
偏于羣神□□□□

大赦天下改元正始開皇細闡帝載殊徽
懿革器械脩廢官班瑞節同律量衡更姓
改物勒崇垂鴻創□佐則永保天祿傳之
罔極

右魏受禪碑世傳爲梁鵠書而顏眞卿又以爲鍾繇
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
遜位魏王稱天子乂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
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悕奉璽綬庚午王
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
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

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益
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悕奉璽綬而魏王
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
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
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
壇受命益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
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
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
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行一字爾丙午
張悕奉璽綬者辭讓往返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
爲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
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
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集古錄

右魏受禪表篆額在潁昌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
表奏之表也碑以隸爲楷以楷爲篆以楷爲細以
細爲楷于六宗爲禪于禪爲釋隸釋
魏受禪碑篆額一行文二十二字行十八字先王
及陛下五皇帝皆平闕亦有奕局文篆額黑字隸續
受禪表黃初元年立在潁昌府臨潁縣文帝崩劉
禹錫嘉話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漢隸字源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爲王朗文朗字景興東

海郊人也史稱其文博而富贍觀此碑益可見矣潛溪集

右魏受禪表云惟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於漢氏益紀受終踐阼月日也魏志庚午王升壇即阼歐公據裴松之注及此碑證庚午之誤固矣漢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遂制詔以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夫改元在即位以後事不應初受禪時竟書黃初意者與嗣君即位踰年改元不忍沒其親之殘年不同耶其文有云堯舜之事遂於繁昌築靈壇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即此碑及尊號碑漢隸字源云碑在潁昌府臨潁縣魏文帝廟內今爲漢獻帝廟者後人毀斥文帝像復爲之也中州金石記

復存于今是言漢獻下禪于魏也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是言已之受禪于漢也不直以己無媿于舜禹故爲此言而是時公卿大臣又以天下後世爲可欺復勒此表說文云表識也所以揭其事而記之也成湯放桀曰予有慚德恐來世以爲口實魏之君臣良心陷匿至于乃爾遂借堯舜爲口實唐虞受禪果若是乎金石錄

右魏受禪碑小歐陽集古錄目云碑不著所立年月今按辛未是黃初元年之十月晦也　洪所未釋者

孔子廟碑

碑高六尺二寸廣三尺五寸分二十二行行四十字額題魯孔子廟之碑六字篆書今在曲阜縣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廣開統應廟諱毅以廣厥德之遐改物揚仁風以作敎於是揖五瑞班宗彝肅六玉修郊祀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禮畢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孝二代三恪之禮秉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

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娑大聖之中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口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汶泗之上栖栖焉皇皇欲屈己以孝道貶身以救世當時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卬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遺天下大亂百祀陵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紹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之大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爲宗聖侯色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頓觀俎豆之制靈遺世霩亂莫顯其榮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寖廢禮學滅絕世餘半方口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

皇上懷仁聖之齡德兼二儀之化育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慶臻殊祥酋酋編髮而莫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大晧遊龍以孝道貶身以救世當時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卬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遺天下大亂百祀陵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紹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之大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爲宗聖侯色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頓觀俎豆之制靈遺世霩亂莫顯其榮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寖廢禮學滅絕世餘半方口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

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猷無頓乎已哉爾乃感啟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洋洋之事以爲高宗僖公之盛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名頌騰聲乎千載況今皇上懷仁聖之齡德兼二儀之化育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慶臻殊祥酋酋編髮而莫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大晧遊龍以孝道貶身以救世當時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卬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遺天下大亂百祀陵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紹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之大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爲宗聖侯色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頓觀俎豆之制靈遺世霩亂莫顯其榮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寖廢禮學滅絕世餘半方口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

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猷無頓乎已哉爾乃感啟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洋洋之事以爲高宗僖公之盛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名頌騰聲乎千載況今

洪聲豈假神祇來和休澂雜遝瑞我邦家
內光區域卜枚靈遐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
彬彬我后越而又之並于億載如山之基

魏陳思王曹植詞

梁鵠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謹記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僖傳注

以羨爲崇聖侯亦誤也文帝履位之初首能尊崇先聖知所本矣使其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則豈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隸可珍者四碑此爲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鑿碑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爲梁鵠書者非也碑以烟煴爲絪縕樂毅軍傳辨髮作編髮

隸釋

魏修孔子碑篆額二行有穿文二十三行行四十二字制詔皇上聖皇三行皆平闕隸續

梁鵠字孟皇學書于師宜官舉孝廉官至選部尚書

梁霤帝重之曹孟德愛之王逸少學之梁武評其書

云龍威虎震劒拔弩張是其書亦可重者此碑結法古質遒健未知果爲鵠書否碑後題曹植詞鵠書出張稚圭亦曰按圖記與卒史碑同殊不可曉石墨鐫華

胡三省通鑑注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爲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宗聖侯邑百戶金石文字記

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卽阼事訖改延康爲黃初而碑辭敘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曝書亭集

隸釋字原作修孔子廟碑金石略作封議郎孔羨爲宗聖侯碑金石錄補

碑有云吞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吞歎聲一字爲句東魏孔廟李仲璇碑亦有吞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意當時文體如此漢書二典

用咨發端者甚多古人重其事重其詞則爲嗟歎之聲以聳人聽非若後世之用噫嘻呼等字止于悲涼感慨也金石後錄

隸辨云文廿三行行四十二字此本凡二十行行四十字與顧氏所記不同然文字完美無甚缺壞此必

隸辨誤記也　爾雅釋詁茲斯咨此也此也那昜疏云咨與茲同碑云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

已漢隸字原云義作茲茲非假借咨實有此義也金石存

碑以縱爲蹤揖爲輯斑爲班婺爲資恪爲恪霧爲瞀

咨爲茲大碑爲太娘　尋之爲尋蒸涉偶移左右耳

至於世代之世則下橫畫右出與卅爲三十字之廿

窃加一者迥不相同今諦審石本卅餘年卅字右邊

直畫垂下之勢宛然此亦講隸法者所宜知也隸辨

第引武榮碑年世六之字以爲與世代字無別而不

知引此碑也其可以魏人之隸而少之耶　中閒慨

然而歎下一段有韻育與測爲韻即可知杜屋職同

用之理矣　汝帖掇集此碑之字因題曰梁鵠書雖

不必其果足徵信然其書實自遒勁不必盡以漢隸

一概律之孫退谷嗤其矯厲方板過矣 明漢金石記

繆荃蓀 蛾術編

按表乃表揭其事特標貞初元年斯貞魏受命之第

一件事也較之大饗碑公卿上尊號奏行於漢延康

末改新號時尤大彰明較著乃陳壽盡削不載所載

惟漢帝冊文不及百字若蜀志於先主爲漢中王羣

下上漢帝表全載之約六百字若吳志於先主爲漢中王

主上言漢帝亦全載之約五百字即皇帝位君臣述

符命上言亦全載之約八百字即位告天下亦全載

之凡二百字共二千二三百言此其全予罰以繼漢

甚明陋儒尚言壽全以正統與魏而斥漢爲蜀豈不

繆荃蓀 藝術編

碑文稱追存二代三恪之禮非紹宣尼褒成之後魏

志祇載封孔子後詔書而不及存三恪事乃史之闕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漏爾

碑中假借變體字具載諸家著錄惟指五瑞與今尚

書輯五瑞不同段若膺大令尚書撰異云揖唐石經

以下作輯當是衞包改也王蕭尚書注揖合也五帝

本紀作揖正義曰揖音集漢書郊祀志揖五瑞字從

手凡揖訓合凡輯訓和似同實別王篇廣韻皆曰輯

和也不言聚也按此說甚精今諸家以此碑揖字與

輯同是不知揖輯二字絕不相通且不知尚書本作

揖字其作輯者唐以後譌本也山左金石志

碑以太昊作太皓漢石刻淳于長夏承碑皓天不弔外黃令高彪碑愚如皓冀州從事郭君碑皓天不弔外黃令高彪碑愚如皓春李翁析里橋郙閣頌精通穹皓義並作昊然則昊與皓文皆通用也又荀子成相篇皓天不復楊倞註皓與昊同楚詞遠遊歷太皓以右轉兮注皓一作皞侯事在黃初元年碑所言美孔子二十一世也史記

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幽都賦昊爾太虛服虔曰宇宙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謂浩浩爾太素用是知漢人于文字通義有所依據如此美封爲宗聖屈君耕野珍藏於家捐以遺余屈石芭庵生博學好古於古人碑版皆之尤篤余前有跋中金石相助爲多

正義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爲崇聖侯既差數多一世而又誤宗爲崇不知改封崇聖當北魏太和之十九年正義子此宜不致此舛謬或亦傳刻者遞也碑書黃初元年胡三省通鑑注乃以二年宋史孔宜傳亦云羨仕魏爲議郎黃初二年封宗聖侯其疎與胡氏同凡此皆宜依碑爲正

少昊國爲　授堂金石跋

黃初殘碑

碑共三石第一石二行第二石三行第三石二行字數皆不可紀今在郃陽縣苗氏

疾病卒　授堂金石跋

九以黃初又

灼灼靡所瞻

我君

授退乖美

乾隆例十人取十得碑十中僅十二字中有黃初五字故定爲魏碑其書法絕類漢人又有六字與此碑如出一手字之大小行之疎密皆同應同爲一碑

屈君耕野珍藏於家捐以遺余屈石芭庵生博學好古於古人碑版皆之尤篤余前有跋中金石相助爲多

雍州金石記

魏殘碑在夏陽許考廉來簡家乾隆初年許隣人發土得之雍州金石記云在屈氏墓從加購得搨本遂誤謂在屈氏耳關中金石記所云是承雍州金石記之說也屈耕野先生余之蒙師許則余之表兄攸知其由來如此康弼跋

十三字殘碑

石高廣各四寸許文四行今在郃陽鞏康氏

弟故

脩德義休

牧伯納
庸事叹
辛酉之冬白下鄭公谷口寄予札云故人王山史從華陰來篤中有東漢廢碑十三字高妙醇樸書體酷似酸棗令他碑不及也古光片羽幸入補錄特摹寄上適山史游吾郡攜此札訪之出揭本相校不失毫髮谷口始得漢隸之神者耶金石錄補
十三字碑書法與曹全碑相似宰宰退食記云郃陽曹全碑存今亡矣不知康氏移歸何所宰莅馳化如神
珍藏耳屈君耕野揭以遺余可愛玩也又有六字疑為一碑書法古勁當為漢人所書亦藏康氏雍州金石記
十三字右乃是夏陽人家女牆物得之最後跋康弘
膠東令王君斷碑
碑止存上截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寸十八行行九字今在濟寧州學
自王氏之先出口季下闕
九世口口乃復聞下闕
衆勝郜鄴之圍強下闕
其爵有日侯曰王景武下闕
溺而濡足至孝昭二幸下闕
夏甫舉孝廉武口令下闕

嗆字卅恭博士徵陽下闕
已後塋于京師者五世下闕
陽大守自高平執學下闕
宗直道者舉國而後畏
子勃海府丞次子尚書郎下闕
茂舉孝廉為謁令去官下闕
仇牧之忿奮大節雖名下闕
弱弟居荒亂之中口鮮下闕
為郡功曹去家拜下闕
令口所宰莅馳化如神
辰也舉卅有一黃初五下闕
張氏稱于光姑仰堂宇下闕
有漢故膠東令王君之廟門十隸字為額子新獲此全碑其中白紙相去數字許如八行是敘事之文下段少一行是四字韻語判然非一碑必是二石毀缺好事者匯而一之藏碑之家隨行剪貼故文意錯亂不可曉解其所欽仁兩人舉孝廉者有以博士召者有丞勃海者有為太守為尚書郎為謁令為郡功曹者其一人名字可辨曰嗆字叔恭下云凡所宰莅馳化如神年四十一黃初中卒韻